
武俠世界
驚濤（新派武技智慧奇情故事）司馬翎·著
「公門强人」沈神通隱退兩年後，他徒弟龐照在一個溪潭邊找到正在垂釣的他。
命運有如畫筆，在每個人的一生中，有時塗抹上陰沉灰黯痕跡。有時揮洒幾筆絢爛綺麗的色彩。
只不知龐照這回帶來的這一筆在壯闊延綿的人生畫布上，究竟是灰黯抑是綺麗？抑是平平淡淡毫無奇處的一筆？
$4.00
1146

編者話

名作家司馬翎今期爲我們撰寫一部新派武技智慧奇情小說：﹂驚濤﹂。是篇爲作者花了半年時間精心構思之作，內容描述公門强人沈神通在本故事裡發揮他的靈巧智慧和不凡武功，抱着不屈不撓的精神和毅力，苦幹到底……

沈神通原本退隱了兩年，過着優悠閑靜的寧謐生活。一天，他的徒弟龐照在一個溪邊找到正在垂釣的他，且看他又踏上了一段怎麼樣的歷程？和有什麼離奇際遇？看過本文，自有分曉。

＊＊　＊＊　＊＊

曹若冰今期又有新作品，﹂飛刀小李﹂是部民初時代作爲背景的巨著，描寫當時社會惡勢力之橫行霸道，一般熱血俠士同仇敵愾，揭竿而起，群起鬥爭，過程緊張刺激，鬥智鬥力，精采非常，今期開始連載，愛好曹君作品之讀者，敬希先睹爲快。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快刀浪子故事﹂鶴舞神州﹂，這個故事集可說是讀者們百看不厭的一個，深受歡迎。今番場面特別熱鬧刺激，原班人馬傾巢而出，且看江湖浪子憑快刀，伸正義，怎樣勇挫群邪吧！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92.00
	一年港幣	$ 18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97.00
	一年港幣	$ 19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10.00
	一年港幣	$ 218.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4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智慧奇情故事

驚濤

司馬翎・文
盧　令・圖

暗潮洶湧

綿綿細雨落在屋瓦上，發出低微持續却並不吵耳的淅瀝聲。

由於瓦片好像有條裂痕，所以夏少庭兩隻眼睛一味瞪住那條裂痕。看看到底會不會漏水。在床邊地上有個木盆，大概是準備用以承接漏水的。

但事實上這種「梅雨」一旦開始就好像永遠不會停止。故此屋瓦若是漏水，應該早在十幾天以前就漏了。

除非雨水也會論交情講義氣，但世上那有這麼可愛的雨水呢？

有人推門進來了。夏少庭連眼睛都不轉。

那人是個壯健漢子，有一對空洞冷漠的眼睛。聲音口氣相當粗暴：「我是陳光宇，我回來啦！」

夏少庭皺一下眉頭，年輕清秀的面龐擠出幾條皺紋。他冷冷應道：「我知道你是誰，而且老早就知道。難道你每次進來都不能不報姓名？你是不是覺得你的姓名很神氣很威風？」

陳光宇吶吶道：「不，我沒有這個意思。只不過你沒有瞧我，我怕你不知道我是誰……」

夏少庭道：「你以爲還有誰？這兒除了我們就沒有第三個人進來。我既然在這兒，那麼進來的人不是你是誰呢？」

陳光宇裂開咀笑一下。他一定是被夏少庭指責慣了，所以一點也不在乎。他抬頭看看屋瓦，問道：「這些瓦是不是很値錢？」

磚瓦自古至今都是粗賤之物，人人皆知。陳光宇自是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他跟着又問：「如果不是很値錢的東西，你爲何天天瞧個不停？我倒是希望你能瞧出一個嬌滴滴美人來。免得我東奔西跑到處去找。」

「少說廢話。」夏少庭現在才把眼光落向陳光宇面上：「你大概已經找到，才顯得這麼輕鬆，也變得油腔滑調。」

他跟着又注意陳光宇的雨傘使地上積了一大灘水。若以後果看來，人爲的漏水比之屋漏嚴重百倍還不止。

幸而陳光宇的回答使他們煩惱頓消，簡直爲之忘記漏水那回事。陳光宇說：「我找到了，所有條件都合適，她長得漂亮極了，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咀巴是咀巴……」

夏少庭居然不出聲斥責。那是因爲這種形容詞本身自有簡樸力量，的確能使人泛起美感。

「她大概只有廿二三歲，有丈夫但沒有孩子，家道還算過得去。」

夏少庭道：「你好像漏了最重要一件事。」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漏。我一看到她眼睛瞟來瞟去，聽到她講話的嗲聲嗲氣。還有那搖搖擺擺的走路樣子，不必問就知道她从前幹過甚麼，知道她是甚麼出身了。」

「她究竟是甚麼出身？」

「兩年前她在蘇州做妓女。」

「好極了，她叫甚麼名字？」

陳光宇雙手攤開，道：「我問過，可是却給忘記了。」

夏少庭反而安慰他，說道：「不要緊，叫甚麼名字其實都是一樣，最要緊的是別弄錯她的男人留宿的時間，因爲當我和她身上都沒有穿衣服的時候，我絕對不希望她的丈夫忽然回來闖入房間，還掀開帳子。」

陳光宇吃吃笑道：「我也不希望，不過我可以先替你把風，然後輪到你把風，那樣在床上的人就不會被嚇一大跳了。」

夏少庭道：「就算不在床上而在房外，但吃一驚總是不大好，你再去把那男人的時間查清楚一點。」

陳光宇道：「如果那男人夜夜都住在她那兒，那我們怎麼辦？是不是要另外再找？」

「你放心，凡是替妓女贖身帶回家裏，很少是做髮妻正室，所以一定不會天天在她那兒過夜，你去查清楚，我們馬上動手。」

踐踏泥水的脚步聲漸漸遠去，終於消失。

× × ×

眼光透過木槿和七里香等灌木籬笆，可以清楚看見乾爽走廊上，那個年輕少婦美麗的面龐，以及全身豐滿的曲綫。

那少婦忽然驚訝顧視，同時嬝嬝娜娜行到走廊末端。這樣便大大縮短走廊與籬笆的距離。也因此，就可以把她看得更清楚些。

她只略略驚訝一下，仍然很大胆地向籬笆那邊張望。說她很大胆並不是沒有根據。假如是一般年輕女性，聽到和感到籬笆外有異動異响，一定嚇得趕快躲入房間。就算還敢留在走廊，却也必定不敢一面張望一面妖冶微笑。

現在雖然還是光天化日的午後時分。可是一來由於淫淫梅雨使得天色昏黯，二來這間屋子的確稍嫌偏僻了些。

無錫是全國知名亦相當繁華的地方沒有錯，可是任何都市也仍然有偏僻地方。

所以這個冶艷少婦實在大胆使人驚異。尤其是籬笆上忽然出現一個人，她居然還能够眨眨眼睛，又笑得花枝亂顫，這種胆識大概連男人也很少有。

那人仍在籬笆外，只不過半截身軀高過籬笆，所以彼此能够得見。如果這個人站在地上也有這麼高的話，他至少有八尺高的身材才行。

一把油紙雨傘很快就替那人擋住了雨水。

他把傘柄靠放肩上，然後用持傘的手轉動雨傘。傘面像車輪一樣旋轉，不少水

花向四面飛濺，相當好看，而顯示出這個人悠閒心情。

那少婦首先開口，聲音果然很嬌嗲。「你很年輕也很好看，可是我記得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你？」

「妳說得對，我們從來沒有見過。」

他的表情聲音都使人覺得他是個斯文的讀過書的人，故此就算有點驚慌也很容易消失。何況那少婦根本沒有驚慌過，面龐咀角更是一直保持着使人垂涎心動的笑容。

「那麼你到底來找我？還是不是找我呢？」

「我討厭潮濕泥濘。假如我站在乾燥潔淨的地板上，頭頂又沒雨水淋下來。不論妳問甚麼我都一定能夠回答得很快。」

乾燥地板而又不遭雨淋，目前除了走廊或房間之外，似乎沒有其他地方了。

籬笆靠屋牆那邊有一道後門。那少婦答允之後，持傘年輕男子就打那兒進來。

那少婦忍不住吃吃掩咀而笑。原來那年輕男子能夠那麼高，敢情是「蹲」在一個壯漢肩膊上。

那壯漢為了不使上面的人摔跌，便用雙手托住他屁股，所以瞧來甚是滑稽。

三個人在走廊上碰面，雨傘和木屐都放在外面，所以走廊地板仍然保持清潔乾燥。

這年輕人衣履雖不算光鮮，但既然是讀書人，又有忠心僕從，顯然必是出身富有或官宦之家。這是那少婦的觀察所得。她平生已看見過不知多少形形色色的男人。所以很有自信大概不會看走眼。

但她第一個錯誤正是看走眼，第二個錯誤是邀他們入房間喝盃熱茶談話。

這房間一明一暗。暗間即是套房，通常明間可以當作起居室，暗間則是寢室。

在暗間胡天胡帝不論幹甚麼事都可以。但明間却很易被男主人或婢僕進來撞見。所以明間應該相當安全。只不過那壯漢站在門邊，如果他不讓人進來的話，明間暗間都沒有甚麼區別了。

「妳胆子很大，我很佩服。」那年輕人說。

艷麗少婦親自斟一壺熱茶送給他。兩個人的手指手掌相碰到，誰也沒有避開。

「你們男人能把我怎樣呢？」她笑了笑：「大家無怨無仇，那麼除了刦財刦色之外，還有甚麼呢？最了不起也不過碰到很下流的，刦了財還要刦色……」

她的話極合常理，如果她沒有很多財物放在家裏，何須害怕刦財這回事？如果她的色身已曾佈施過無數男人，自然更不怕刦色這種事情了。

年輕好看的男人歎口氣，說道：「幸而我沒有娶妻，更幸而沒有娶到妳這種女人，否則我一定一步也不敢離開妳，連睡夢中也非得緊緊抓住妳不可。妳叫甚麼名字？」

「我姓鄭，從前人家都叫我牡丹。」她媚笑兩聲，又道：「如果你睡着了還緊緊抓住我，那你根本甚麼都不必怕了！你呢？你貴姓？」

「我姓夏……」他只說了三個字，話聲就被牡丹笑聲打斷。

她邊笑邊說：「我知道你叫甚麼名字，你不必說了。」

年輕男人驚愕得睜大眼睛：「你知道？眞的知道？我叫甚麼名字？」

「你姓下，單名流。所以我叫你一聲下流少爺就可以了，對不對？」

「對！對！……」年輕男人喃喃道：「我眞姓名雖然是夏少庭，但他們都叫我夏流（與下流二字同音）。你怎麼會知道的？」

牡丹又笑得像花枝亂顫，不過就算千百朵艷花一齊搖顫，却也遠遠比不上她胸前雙峯跳蕩顫動的強烈魅力。

「我問得很愚蠢很可笑嗎？」夏流問她。

牡丹好一陣才停止笑聲，不過內心裏却沒有停止。男人個個都愚蠢可笑，你又怎能例外？

她還有一樣本領，那就是不必轉眼瞧看，也能夠知道門邊的壯漢面上必有垂涎欲滴的表情。這一點她清楚得比親眼看見還清楚。

關於夏流的疑問，其實在秦樓楚館在風月場中根本是最普通的玩笑，許多客人不願意說出眞姓名，而用假名字。其中有些人喜歡開玩笑，所以古靈精怪的姓名紛紛出籠。像「夏流」這種姓名已經是最普通的了。

夏流雖然沒有得到答案，却也不再追問，他興趣忽然轉到房間的氣味上。

「妳喜歡用甚麼香料的？」他用力嗅了兩下之後問她：「味道很不好，你的男人忍受得了這種可怕氣味？」

牡丹訝道：「從來沒有人認為我的房間氣味不好，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意思是妳的鼻子分不出香味的好壞，因為妳從來未嗅過眞正好的香味。」

牡丹聳聳雙肩沒有回答。她雖然認為自己是沒有嗅過上佳香味的人，但既然這男人作此評論，可能有點道理。所以她何必多咀反駁？聽聽他的意見，豈不是更上算？

夏流拿出一個金色的扁盒，牡丹就知道是純金打造的。她心中立刻少了一樣顧慮——刦財。因為這個純金盒子雖然扁薄而又只有手掌那麼大小，但最少也須十兩黃金才行。一個有十兩黃金在身邊的人，大概很少會是貧窮到不得不偷盜搶刦的可能。

黃金扁盒打開，盒內上下都有雪白絲棉襯墊，牡丹看見有四枝碧綠色像現在火柴枝一樣長短大小的東西。

她已經嗅到一陣陣沁人心脾的甜香，使她無端端想到美得不可形容的仙女，也使她全身懶洋洋，舒服得連眼皮也不想眨動。

夏流拿出一枝，把金盒關好，隨手就把那枝碧綠細梗插在盒蓋一個小孔上。

他好像甚麼東西都準備妥當，只聽拍的一聲，一枝火摺在他手中發出一朶小小火焰。

火焰點燃那支碧綠細梗，輕烟裊裊昇起。

整個房間剎時已經瀰漫着說不出的醉人香味，使人不由得不貪婪地用力嗅吸。

牡丹低低輕輕地發出「噯噯」聲音，她的面色忽然紅艷得連脂粉都掩蓋不住，

眼睛也變成水汪汪的。

但她仍然能發現夏流的神色表情很奇怪，也可以形容為非常可怕！

其實夏流的面孔並沒有變成青面獠牙，也沒有七竅流血，在他面上五官唯一有變化的，只是那時眼睛的神氣而已。

別人會不會從夏流眼睛窺見他靈魂深處的風景，牡丹不得而知，但她却知道自己看見可怕的景象——冷漠如虎豹碧睛，激烈如山崩海嘯。

人類可能有這種眼睛麼？即使有，那又代表甚麼意義？

牡丹本不是擅長思索深奧問題的人，故此縱然有很多時間給她，她大概也想不出甚麼名堂，何況她根本沒有時間，因為一來另一張面孔代替了夏流的位置，二來她心中一陣迷惑腦子就好像不會工作了。

另一張面孔，是跟隨夏流的壯漢陳光宇。

他的樣子簡直好像一頭野獸，眼中佈滿紅絲，口鼻微微扭曲。

牡丹身上的衣服一轉眼間就扯成無數碎片，白晳豐滿的身子，精赤暴露於空氣中。

但牡丹並沒有躲避也沒有驚慌，她還幫助對方扯爛自己的衣服，一面發出興奮笑聲，使得幽靜的院落忽然熱鬧起來。

滿房氤氳異香，加强了神秘狂野的氣氛。

夏流反而站在一邊，變成觀衆。

時間被那女人滑嫩肥白的大腿不斷勾踢而趕緊溜走，自然還有嘶叫，喘氣和呻吟等聲音伴奏。

天色漸漸昏暮，夏流仍然站在床邊凝視。

×　×　×

天氣很意外地轉為晴朗溫暖，同時又是在近午時份，所以不論是戶外室內，到處都十分光亮明朗。

牡丹的房間內擠着八個人，除了男主人和兩個僕婦之外，其餘的五個人都是公差。

床單掀開之後，五個男性公差都禁不住深深吸一口氣，因為床單下面是個赤裸美女。

老實說這些公差們對於女人的裸體，不論是死是活，都已經看過了不少，故此他們奇異的反應絕不是由於土包子未見過世面，而是床上這個動也不動的裸女，竟然比平日嬌嗔媚笑擺腰扭臀時更誘惑更迷人。

無錫地方說小不小說大也不大，總之這些公差們，人人都曾見過牡丹就對了。

一個三十多歲的公差定定神之後，用不悅聲音道：「張發，你是仵作頭兒，又是老手，但我好像還沒有看見你們動手相驗。」

講話的人是無錫總捕快龐照，此人精明幹練，在公門中當眞是响噹噹人物。

當張發率同一名助手檢驗屍體時，沒有一個男人能夠不兩眼發直同時在心中猛叫可惜。

尤其是男主人感受更強烈，也只有他比較得出牡丹生前的魅力居然遠遠比不上死後。

初步檢驗結果是，死者生前與男人有過性行為，死亡時間不能確定，因為她全身肌肉皮膚甚至把骨節彎曲之時，好像是剛剛才斷氣一樣，但眼珠以及下陰肛門等隱蔽部位，都又顯示已經死亡一段時間，大約的估計應該是昨天傍晚便失去生命。

最重要的報告是死因，在牡丹雙乳下各有一點黃豆大小的紅印，由於她乳房相當豐滿巨大，紅印恰巧是在雙乳稍稍垂下時的肌肉摺縫內，所以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忽略過去。

只有龐照心中知道自己決計不會忽略這個部位，因為他最近才接到江浙兩省總捕頭的密令，所以他知道近兩個月間兩省境內已經有七個漂亮女人離奇死亡。

離奇的意思是她仙死狀死因都一樣，還有一些相同的情況，例如在出事現場四圍五里左右，必走也有一個男人暴斃。

這些男性死者都查明死前曾經有過性行為，各種證據顯示與女死者有關。

此外，所有女性死者都是曾在風塵打滾過的娼妓，而男性死者都是有過强姦非禮等前科的人。

女性死者都在雙乳下各有一點紅印，而男性死者也都有兩點紅印，不過他們都是在左右太陽穴而不是乳下。

龐照以近乎吼叫聲音把所有人趕出房外，連男主人也不例外。

房間內霎時賸下他自己和仵作頭兒張發，當然還有一具漂亮的赤裸女屍。

兩個男人的眼光一直釘在那具栩栩如生的裸女屍體，從未離開過。彼此都不交談，張發有時還拉開那裸女手臂或者大腿，東瞧瞧西捏捏的總算有點行動，但龐照却連動也不動，像木人一樣站在床邊。

張發忽然打破緘默，道：「她死因雖然很神秘，但從表面上看，仍然可以猜到她是被某種奇異武功手法點穴致死的。」

「我也這樣想，但你他媽的『表面』是甚麼意思？」

「表面就是只從外表視察之意，任何東西都有表面和裏面，連小孩子都懂，難道鼎鼎大名的龐總座居然不懂麼？」

「你的話好像常常都很幽默！」

張發得意地笑了兩聲，臉孔因笑容而出現很多皺紋。

龐照忽然一把揪住他胸口衣服，幾乎把他整個人揪離地面，龐照另一隻手握住拳頭，惡狠狠在他面前搖幌，道：「如果我打破你的鼻子，你還笑得出笑不出？」

「我當然笑不出！」張發吃驚哀鳴：「你為甚麼要打破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又沒有得罪你老人家！」

「你的鼻子的確沒有得罪我，但你的咀巴却有，所以我可以公平一點，只打掉你的牙齒而不打破鼻子好了。」

張發眼中忽然閃動狡獪得意的笑意。「打不得，打不得。」聲音仍然保持哀求害怕調子，其實眼睛已洩露相反意思：「假如我咀巴被打壞，它便不能把一些有用的話告訴你了。我猜想你老人家絕對不容許有這種事情發生吧？嗯？」

龐照果然放手，又很耐心等他扯扯拍拍弄好衣服，才道：「我討厭你的聲音，不過若果有點意義的話，或者就變得不討厭了。」

張發大概也不敢再胡扯下去，立刻道

：「我記得我還年輕的時候，聽一位前輩談論過，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姓夏的武林高手，外號是醉鄉甚麼的，我已記不清楚了，這傢伙可不是好人，雖然老早已經家財萬貫有兒有女，但仍然殺人越貨，偶然還採採花，這些都不去說他，最重要的是他獨門秘藝『落紅指』，被殺死的人都有兩點紅印。」

龐照道：「唔，這些話有點意義，所以你的聲音似乎不討厭了。」

張發又道：「據說女人屍體上現出的紅印正是在雙乳下面 但男人却又不同，不過我已記不清男人出現紅印的部位。」

龐照道：「你不應該只記得女人的事，如果你不是已經五十多歲，我一定不准你幹下去！」

張發苦笑道：「幹我這一行其實有甚麼好處，整天驗屍只跟死人打交道，像現在這個女人活着的時候肯脫掉衣服任我擺佈麼？」

「我就是怕你只對死人有興趣。」

「有些人的確對死人有興趣，我却不是那種人，而且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所有的屍體都骯髒噁心極了，只有這一具是我平生所見到的最美麗漂亮女屍，但這一具屍體大概很難看得到，所以你替我放一百個心。」

「你已經五十多歲，早已不是小孩子，所以你不必担心我會替你担心。」

張發皺起雙眉：「你也已經是第二次提到我的年歲，你平時好像不是這麼囉嗦的人。」

「那是因為你的年歲使我想起了一些人。」

「但願不是女人。」張發說。

「為甚麼？」龐照詰問：「女人跟男人有甚麼不同？」

「這是我的經驗之談。」張發回答：「女人四十幾五十歲就不會生孩子，也就是說已經過了『生育年齡』。這時候她們就很不幸失去激起男人情慾的魅力了。」

龐照道：「原來如此。不過人總是會老去的，不管男人女人都是一樣 所以這只算是自然的規律，不能稱為不幸。」

「但男人到了八十歲，只要身體够硬朗只要還有精力，仍然可以跟二十歲女性生孩子，所以男人到了五六十歲，有些仍然很有魅力，能够吸引女孩子，你可曾想過這個問題？」

龐照道：「我才卅一歲，暫時不必研究這類問題，你已經五十多歲，所以你拚命找些理論安慰自己，對不對？」

張發歎口氣，道：「你已經第三次提到我的年歲，究竟為了甚麼？」

龐照道：「因為我沒有法子不想起『中流砥柱』孟知秋，他老人家今年大概不會超過六十歲。」

「可是孟老總已經失踪了三年之久，」張發說：「你想起他有甚麼用？」

「你錯了！」龐照沉吟道：「我其實不是想起孟老總，而是想起了沈老總沈神通，我一直置身處地的想，如果是沈老總在此，他會怎樣做怎樣着手。」

張發搖頭道：「沈老總也已經退休了兩年之久，你倒不如想想別人，例如現在江浙兩省總捕頭彭璧大人？」

「我當然會想到他。」龐照說：「但我從眼睛裏看出你好像有點問題。」

張發大驚道：「問題？甚麼問題？我向你保證這些命案絕對不是我做的。」

「我知道。我也相信你不會做。但你為何好像隱藏了一些甚麼事不告訴我？」

房間內沉默了好一會。張發才道：「你的眼睛似乎比貓還厲害。」

「我記得沈老總曾經誇讚過我這一點的。」

「你剛才老是提到年歲，現在却老提到沈老總，為甚麼？」

「因為這是沈老總教我的。他說過如果你覺察某人心裏藏起一些話。你若是想知道，最好兜個小小圈子。否則你往往會駭得那個人一個字都不敢講出來。」

「照我看你這個圈子兜得不算小了。其實我心裏也沒有甚麼秘密。只不過我隱隱覺得死者的死因，似乎不是『武功』二字就可以了事。」

「除了武功還有甚麼可能？」

「還有藥物，巫術等等。」

「你的意見很寶貴，我一定注意這些方面。但老實說我寧願問題出在藥物方面而不是巫術。」

他隨手把床單拉上遮住了女屍。

房間內兩個男人忽然都有鬆了一口氣之感，好像心理威脅一時已經消失。

外面傳來匆遽步聲。龐照苦笑道：「老張，咱們生意又來啦。這回一定是個男屍。」

張發訝疑交集，忙問道：「你怎麼知道？」

龐照道：「你管自己的事。記住小心點相驗。更要記住我要的不是官式驗屍報告，而是你心中的懷疑。」

× × ×

距離牡丹裸屍兇案現場，大約是三里許的一條小河邊，有人發現一具裸着下體的男屍。

公人們很快就查出死者姓陳名光宇。從杭州監獄釋放不久，服刑罪名是强姦。

他兩邊太陽穴各有一點紅印，其餘全身上下別無傷痕。但就算普通人也看得出他死前不久曾經與女性發生過性行為。

雖然那時候還沒有檢驗血型精液以及剖驗體毛的精密方法，但用粗略的比較方式，仍然能够弄清楚他性行為的對象——牡丹。

因此這兩件命案其實等於一件而已。

名著江浙地區的驗屍高手張發本來很迷惑。他迷惑之故是想不通龐照怎會知道還有這麼一具男屍？

其次他也很不滿意，因為他與龐照搭檔了六年之久，龐照實在不應該把一些事情瞞住他。在公事上說，他獲得資料越多，驗屍之時便更有把握更不會出錯。在私人交情而言，龐照為甚麼不告訴他呢？這就是張發嘴巴裏嘀嘀咕咕表示非常不滿意的兩大原因。

不過不久之後張發從另外一些消息來源，得知江浙地區（其實只是蘇杭一帶）已經發生過七件同類型命案。連現下無錫這一宗一共已是八件。他就知道龐照守口如瓶保持秘密實在是極之有理由的。

相類似的案件一連串發生了八宗之多。如果傳揚出去，請問上至朝廷下至庶民，將會發生怎樣的反應以及帶來怎樣的風暴呢？

× × ×

龐照粗壯的身軀通過濃密花樹幽徑時不止是「分花拂柳」，簡直碰斷了很多橫生岔長的樹枝，所以弄出相當嘈吵聲音。

他終於在一道清澈溪流邊停了一下，然後溯溪向西北行去。只轉了兩個彎，就看見陡然寬闊宛如湖潭的溪岸邊，有一個戴着斗笠的人正在垂釣。

垂釣的人左前方處，溪水中，有個竹編的魚簍。

龐照走過去，先拿起魚簍瞧了瞧，又放回原處。然後一言不發在垂釣的人背後一方石頭落坐。

南風輕輕吹拂，偶然有幾朵落花在風中飄搖然後掉在水面，却幾乎連一絲漣漪也沒有。

時間悄悄流逝，至少過了大半個時辰之久，垂釣的人扔掉釣竿。他的聲音很清朗，咬字尤其清楚。就算喝醉了酒的人，也絕對不會聽錯任何一個字。

「人跟魚好像沒有太大的分別。」垂釣人說：「你釣他的時候他不來。你不理他，他偏偏就來了。」

「但我仍然是人而不是魚。」龐照說：「無論如何人跟魚總是有區別的。」

垂釣人抬手拿下斗笠，露出一張俊秀面龐。雖然看來至少是四十歲左右的人，却仍然有年輕人一樣的眼睛以及吸引力。

他又用清清楚楚的聲音說：「你被名利被慾望被感情釣住。你沒有一刻空閒。你跟魚有甚麼分別？」

「我絕不跟你爭論這類問題。」龐照笑道：「你休想將我扯落這種陷阱裏。」

「彼此彼此。」垂釣人說：「我也不想跌入你的陷阱裏。你最拿手擅長的絕技，就是用『難題』作魚餌，用『好奇心』做魚鈎。在這等情況之下，我不得不承認你剛才的見解有點道理。你剛才說過無論如何人跟魚總是有區別的。我不想像魚一樣上釣，我看我還是做人比較安全一點。」

「你的確不像是被人釣起的魚。」龐照仍然笑着說：「天下公門第一强人沈神通怎會像一條魚呢？」

那垂釣人原來就是沈神通，就是被譽為天下無雙的公門强人沈神通。他當然不像一條魚。以他的仇敵看來，他甚至比最凶惡可怕的鯊魚還不像魚。

沈神通略略皺起眉頭。道：「那麼我像甚麼？總不成連人也不像？」

「你像我師父。」龐照跪下去恭敬叩頭行禮。起身之後又道：「無論怎麼樣，你是我的師父。你想不承認也不行。」

沈神通倒是沒有否認這一點，但他忽然墜入無邊無際遐思遙憶中。

在以往的歲月裏，有過多少悲哀多少愛戀？還有過多少痛苦和多少樂聲……

「命運有如畫筆，在每個人的一生中，有時塗抹上陰沉灰黯痕跡，有時揮洒幾筆絢爛綺麗的色彩。

只不知龐照這回帶來的這一筆，在壯闊綿延的人生畫布上，究竟是灰黯抑或是綺麗？抑是平平淡淡毫無奇處的一筆？」

× × ×

凡是算得上是富裕的人家，屋子總是盡量寬敞深邃，予人以庭院深深深幾許之感。這大概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羡慕希冀的「五代同堂」思想作祟。所以屋子決不嫌大也不嫌多，能够六代七代一齊聚於一堂更好。

在鄉下這種大房子跟茅檐矮屋的對比更為强烈突出。所以任誰一眼望去，必定能够知道貧窮和富裕的區別。

只不過中國式的大房子，往往有空氣不够流通以及採光不足的毛病。後一種缺點，正是蕪湖方家集一幢大房子內，何以正當大白天中午時分，還點上許多燈燭之故。

由於房間內出了奇怪命案，所以不得不盡量弄得光亮一點，同時七八名捕快也用各種方式儘快趕到，這些捕快們平時都在城裏極少下鄉。現在一來就是七八個，倒敎鄉下人大大開一次眼界。

本來還算寬大陰凉的房間，由於人多燈多，所以既悶熱而又擠擁。

所有的光綫以及眼光，全都集中在床上。

不出看官們所料，床上正是有一具赤裸的女屍。

這具裸體女屍的吸引人誘惑人程度，決計不在無錫那件牡丹艷屍命案之下。

換句話說，牡丹的屍體當時能多麼震動一衆捕快心靈，現在這一具女屍亦是一樣。

雙手叉腰站在床口正當中的人是許義。才二十四五歲的一個小伙子，氣派却蠻大。因為他昨天才剛剛榮任副班頭之職。而現在房間裏連他在內七名捕快兩名仵作，看來好像以他官階最高，所以他也就當仁不讓大剌剌站在最當眼最重要位置了。

許義也和其他的男人一樣，好一會才能够把眼光從女人（不稱為女屍，是因為她實在不像是沒有生命的屍體）裸體上收回，而落到床舖房間各處巡視一番。

他忽然大聲叱問：「這女人當眞不是本宅的人？」

房間內除了公差之外，還有兩個本宅的人。一個是中年婦人，乃是掌當家大權的方李氏，另一個是老管家方忠。

方忠忙道：「不是，不是，她絕對不是我們家的人。」

「既然她不是你們方家的人，為何會在你們家？而且脫得光光的躺在床上？」

像這類問題表面上好像提得很合理，其實却狗屁不通之至。方忠口裏不說，心裏却連連大駡。假如知道這女屍是誰？又知道她為何會一絲不掛死於這張床上？當然老早就說出來了。正因為通通都不知道，才希望拿俸祿的政府警探趕快偵破呀！

許義大概也知道自己過火了一點，立刻又道：「至少這個房間是誰的你總該知道吧？他的人呢？有沒有把他找來？」

方忠道：「這兒是敝宅二少爺的房間。二少爺時時喜歡獨寢，所以特意佈置了這麼一個房間。喏，這位就是敝宅二少奶奶。本宅上上下下一共一百二十一人，全由二少奶奶當家。」

那中年婦人道：「我是方李氏，見過捕頭。」

許義眼睛一瞟，又向床上艷麗女體一

瞟。心中歎口氣，道：「好啦，妳不必講甚麼，我有不明白的事我會問老管家。」

世上有些事情是雖然明明知道而最好却是不提起不談論，以免有傷感情，尤其是男女之間的事。

所以許義已經算是很通達人情也很有同情心了。不論換了任何人家中發生這種怪事，有個赤裸美艷的女人，死在丈夫的獨宿房間床上，做妻子的不管怎麼說心裏也一定極之不是味道。

既然不想她難堪痛苦，而暫時又不必立刻盤問她，許義就很想這個女人快點走開。

原因是這方李氏雖然已有三十多歲（從前卅餘歲的女人已經算是中年了）。可是她胸脯鼓挺，面頰雙手皮膚很白嫩，樣子也很端正。因此她算得上是還能夠吸引男人注意的女人，而絕對不是屬於不必顧忌——太老或太小那一類女性。

所以當驗屍的仵作們作第二度相驗，而這一次必定驗得比上次詳細得多。這時候有個女人在場當然是有點尷尬的事。

但方李氏顯然絕對不會乖乖自動迴避，她甚至有一種趕也不走的堅決態度。

許義心中很煩悶，覺得這個女人很不懂事。她跟這麼多男人在這房間擠個甚麼勁呢？現在要驗的屍體既不是男性又不是她丈夫，何況這具艷屍外表種種跡象，已顯示死前有過性行爲。那麼驗屍之時自然有許多不雅觀的景象無疑。她爲何竟不識趣不趕快迴避？

假如許義年紀大一點，經驗豐富一點，他一定沉得住氣容忍了她。但他年紀既不大，經驗也不豐富，再加上一點好心熱腸，所以他向方李氏說：「這兒沒有妳的事，妳且出去。」

方李氏眼中盡是驚奇詫異之意，同時又好像看見怪物一樣上上下下打量許義。

連許義自己也認爲面上或身上一定有甚麼不妥，否則方李氏怎會這樣子瞧他？

當他正要設法檢查自己之時，方李氏已經問道：「你叫我出去？」

許義忙道：「是呀，妳好不好快點出去？」

方李氏聲音透出憤怒：「當然不好，這張床是我丈夫的床你知不知道？」

她提起這層關係，許義立刻醒悟，不禁暗吃一驚，知道自己實在是錯了。

正因爲床是她丈夫，床上屍體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她才更加不肯走，更要瞧個明白。

她的話再度表明堅定不移的決心，她說：「就算那死女人忽然變成殭屍會走會跳，我也一定不走，一定瞧個明白。」

碰上這種「視死如歸」的女人，許義只好聳聳肩頭，自認吃了一次小小敗仗。

不過他也有一手可以小小反擊一下。

他盡量用平淡聲音說：「妳既然是當家的人，我提議你找個泥水作修一修瓦頂，你看，那面粉牆已經漏濕一大片，而這個房間却是妳丈夫睡的。」

× × ×

許義腦海中仍然不斷出現那個美麗裸女屍體的景象，他不但記得艷屍每一寸肌膚，甚至連她有多少根頭髮，也幾乎數得出來。

現在已是深夜，他和手下們都暫歇方家特地撥出的一座跨院內。

他們住在這兒並不是貪便宜混吃混喝，更不是偷懶，而是一直忙得人仰馬翻，根本沒有返回府城機會。

中午時忙的是那具艷屍，不久終於查出她姓曾，今年才廿一歲，不過她十六歲時已經是杭州麗春院最紅的妓女之一，脫籍從良也已是三年前的事，在妓院中名字是綠珠。

稍後不久，失踪了的方家二爺終於有了下落，而且把他找回來，但回來的不是活人而是屍體，是在五里左右一條河邊發現，蓬首赤脚，身上雖有一件長衫，裏面却沒有內衣褲。

就是方二爺屍首使許義等人一直忙到晚上。

話說回來，許義縱是曾經再三驗過綠珠，故此對她身體特別記得清楚，但既然其後又反覆驗過方二爺屍首，何以還不能冲淡綠珠的印象？何以腦海中老是浮現那曲綫美好皮膚白嫩的女體？

許義自問雖然也「知好色而慕少艾」，但決計不至於色情狂到念念不忘那具艷屍的程度，所以他心中隱隱覺得有問題，不是他心理有問題，而是有關命案「綫索」問題。

有人輕敲房門，接着推開了門進來，原來是方李氏，手上有個銀盤，盤裏有一盅不知甚麼東西。

許義現出吃驚神色，望住銀盤裏的瓷盅。

方李氏聲音平靜却有點嘶啞，自然這是由於她丈夫暴斃，曾經搶天呼地大哭過之故。「盤子裏是可以吃的東西，不是血淋淋的人頭，我還沒有斬下仇人首級的本領。」

許義苦笑一下，道：「我有眼睛，我看得見不是人頭，而且你就算能够斬下仇人腦袋，你根本不必送來給我。我猜妳只須把人頭往亂葬崗一扔就可以了。」

「你有時候很聰明，我傍晚時忍住心中悲痛，特地爲你小心燉了一盅官燕。這是珍貴貢品，普通人很難嚐到。但如果我們再提人頭的事，我怕你會沒有胃口。」

官燕即是進貢官家的燕窩，方李氏可沒有吹牛，在那時候的確是珍品，不像現在那麼普遍，至少許義就連見也沒見過。

許義面上仍然掛着苦笑：「你不必担心我的胃口，我隨時隨地可以吃得下十斤牛肉。但我却担心這小小一盅珍貴官燕，會使我永遠消化不艮。」

但不管他怎樣說，這個仍然相當吸引男人的女人，她堅持地使他喝光燕窩。

燙熱清甜的燕窩使許義眼睛裏的疲倦消失，他也不能不承認道：「的確是好東西，但我記得這種東西好像對肺最有益，也能使女人漂亮，如果我沒有記錯，我現在似乎不急需補肺也不急需養顏。」

「那麼你急需甚麼東西？你雖然忙了一天，但不至於體力不支吧？」

答案是那就得要看是那一種以及那一方面的體力了，這是許義心中的想法，他的經驗告訴他，通常來說年輕女人容易應付得多，像方李氏這種卅來歲的美婦，大概是最難擺平的。

而且，像她這種女人，雖然有吸引男人的風姿魅力，但也有端正秀麗的韻味。以這種大家閨秀味道的女人，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在丈夫屍體剛找回來就……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是她想達到某一個目的，有些人往往爲了達到目的而可以不擇手段。

方李氏的話初步證實了他的猜疑，也使得他胃部有點不舒服起來。

她說：「我希望你能够偵破我丈夫的命案，爲了這個原因，你要我怎麼樣都可以。」

許義開始認爲這個女人講的話有時有點道理，像她說過他「有時候很聰明」，這話背面意思就是「有時候不聰明」。

如今他最不聰明的是住宿時接受她的安排，別人都是兩三個人共用一個房間，但他身爲副班頭，是領隊長官，故此他獨自用一個房間。

一個房間只住一個男人，再闖入一個女人，一個仍然有相當吸引力的女人……

許義好希望這個房間忽然漏雨，所以他的眼睛趕快向屋頂以及四邊牆壁巡視，但結果很令他沮喪，因爲四周上下光潔乾燥之至。看來不但完全沒有漏雨，恐怕最近的將來也絕對不會。

他才深深歎息一聲，却忽然已陷入沉思中……

誰是釣者

清冷澄澈的湖水，以及同樣清冷澄澈的面龐眼睛，使得心緒大見急燥的無錫總班頭龐照，忽然間平和舒坦，忽然發現並非到了世界末日。

龐照親自棹舟以最快速度在太湖某一角幽靜汊灣找到沈神通，當他出發之時，心中既着急而又憤怒，因爲第八宗命案雖然發生於蕪湖而不是無錫，但他敢打賭如果還不能趕緊偵破還不能趕緊抓到兇手的話，這類命案繼續發生下去。

「爲甚麼你認爲兇手還要繼續做下去呢？」

問的人是沈神通，但這正是令人迷惑之處。因爲如果是普通人感到奇怪而詢問，還說的過去，但他是沈神通！有甚麼理由連我龐照都瞧得出的情勢，你沈神通反而會不明白？

但是龐照却不得不回答道：「因爲到現在爲止，一共已有八宗相類似的命案，行兇者顯然是心態失常的瘋子，你難道認爲他會忽然痊癒而停止這種可怕邪惡的罪行？」

「當然不會，我可以跟你打賭。」沈神通心中輕輕歎氣。他想起了目下長江下游勢力仍然最大的帮會「大江堂」。那個帮主嚴溫正是這種人。

自然還有一些別的人也讓他想起來。例如遠在北方天津的富豪，也是一代武林狂人金算盤（但此人已死去，不必太費腦筋）。

然而前面提到的兩個人，加起來却只怕也比不上「人面獸心」的陶正直一根指頭。

「我只希望幕後的眞正兇手，不是陶正直，假如是他，我給你一個忠告。」

「師父請說，弟子洗耳恭聆。」

「我的忠告是你立刻辭掉公職，那些兇殺案便跟你完全不發生關係了。」

龐照露出難以置信神情，咀巴張得比離水之魚還大些。這怎麼可能？天下無雙的公門第一高手沈神通，居然也有不能和不敢偵捕的罪犯？是不是耳朶出毛病聽錯了呢？

沈神通等了一陣，好讓對方恢復冷靜，才又道：「你不但覺得我的話難以相信，而且進一步攷慮到我有沒有發高燒？我是不是還正常？」

龐照道：「我正是這樣想，不過既然你能够一口道破，可見得絕對沒有發高熱也沒有不正常，我也知道『人面獸心』陶正直不是容易對付的傢伙。可是連你也擧手投降的話，我就覺得無法接受了。」

「陶正直不是『傢伙』，他是一流一的高手，各方面都是，例如武功、智計、古怪本領等等。甚至瘋狂也比任何人都高明。」

「我聽你提過這個人的事蹟，我最記得有關武功方面，你說他的劍法掌力輕功都是第一流的，曾經有一次武當派特級鷹系高手司馬無影，再加上『猛將』朱愼的悲魔之刀，他們聯手圍攻仍然收拾不下此人。」

「你沒有忘記就好。武功是玩命的學問，生存或死亡，勝利或失敗，只繫於一綫之間，一絲一毫也勉强不得。」

「但是你又說過『機智計謀』可以補武功之不足，難道這一方面你也失去信心嗎？」

沈神通沉思了片刻，才微笑道：「你擊中了我的要害，我在這一方面還不肯認輸。假如這一連串香艷兇殺命案，幕後兇手是陶正直的話，顯然他想做漁人，想把我這條魚從茫茫江水裏釣起來，我不想讓他成功，你也不想對不對？」

「我當然一萬個不想。」龐照大聲說：「但你已經是第二次提到幕後兩個字。莫非還有幕前幕後的分別？」

「這一點我們等着瞧。」沈神通又微微而笑：「喜歡獵射水鴨的人都知道，他必須藏匿起身形，還要吹哨子發出水鴨叫聲，才可以把天空飛過的水鴨羣引下來，獵人既可以僞裝水鴨子，我當然也可以僞裝變成一條大魚。」

龐照怔了一會，才爆發出响亮爽朗大笑聲。好不容易才停止大笑，道：「誰要是把你當作大魚，想法子把你釣起來。我保證這個人遲早忽然發覺自己才是大魚，才是被釣離了水的大魚，哈，哈，哈……」

但究竟誰是大魚誰是釣者，還待事實揭曉，目前龐照好像笑得太早了一點……

× × ×

夏流（原名夏少庭）從噩夢中掙醒，已是一身冷汗。

那場噩夢內容很簡單。他只不過一直被人追殺，而自己却永遠跑不快。

世上大概很少人沒有嚐過這種可怕滋味。不論夢中是由於甚麼原因而逃跑，反正總是跑不快總是瀕臨被抓到的邊緣。這一類噩夢不但令人筋疲力竭，甚至可以使不强壯的心臟停止跳動。

夏流心臟還算强壯，所以他清醒之後

，體能很快就復原如常。不過他却老是忘不了夢中那一張英俊漂亮男人面孔，就是這個人追他抓他要殺死他。

然而現在淸醒之後一想，實在好像沒有道理？這個人只應該像守護神一樣，只施用「保護」的神力而絕對不是追殺，不是毀滅。

但爲何在夢中會懷疑「他」？難道「他」竟然會是靠不住不可信賴的人？

他到底是誰？他叫甚麼名字？

夏流也知道有些事情例如身份姓名等，並不是躺在床上就可以憑空想得出來的，所以他很快就放棄無聊的空想。轉眼打量一下這個房間。

在他看來，這間房雖然是在蕪湖城內一家客棧中。但比起方家集方二爺的房間好像沒有甚麼差別。所以嚴格的說，他並非看這個房間，而是看自己腦子裏的思想。他看見那個英俊漂亮的男人，交給他一張字條，紙上寫着方二爺名字身份地址等等，又寫着綠珠的資料。

雖然一切情形都進行得很順利。但夏流却雙眉深鎖想道：「以往七件案子，都是由我找到從前在監獄裏認識的人做拍檔，跟住再查訪適合的女人才向她下手。但這一回完全是『他』給我資料。而且怎樣做法怎樣講法可以順利帶那女人見到方二爺，也都是『他』指示的。雖然他的指示完全正確，但問題是他爲何改變了作風？將來又會變成甚麼樣子？我現在到蘇州去，一切還會像這一次般順利麼？」

× × ×

蘇州也像江南其他地區一樣，梅雨連綿不停，好像天空已破了一角而永遠會漏水似的。

但中午時分飯館子裏仍然很熱鬧，外面的梅雨似乎毫不影响人們的食慾。

他走入館子裏，馬上至少有七桌的人都站起身，也都恭恭敬敬行禮打招呼。

這一個「他」就是當今蘇州府總班頭韓濟傑。只有三十歲不到，樣貌很兇，雙眉很濃，還有一股精明驃悍之氣。

他居然很和氣地向所有的人抱拳笑笑。然後叫伙計包了幾式著名點心，以及幾式精美菜餚——自然不外乎鷄鴨豬魚等——帶走。

以前他很少給這些只會吃喝嫖賭的有錢人好臉色，通常他總是裝作看不見他們行禮打招呼。

但任何人每當知道大禍臨頭情況不妙時，反而往往會改變平時習慣作風。

韓濟傑把美酒佳餚輕輕放在一張木桌上。桌邊的老頭子抬頭用昏花老眼望望他，搖頭歎道：「現在日子艱難，你何必亂花銀子？你平日對我這個老伯父已經很孝順，爲甚麼今天買了這麼多酒菜來？你是不是要娶媳婦了？」

韓濟傑抬目打量一下這間屋子，道：「咱們這間祖屋好像也應該叫人修飾翻新了。」

老頭子沒有被他的話岔開，用頑固聲音道：「你買許多酒菜，又要翻修房子。但你却好像不是打算娶媳婦，你肚子裏究竟有甚麼鬼主意？」

鬼主意也即是心懷鬼胎之意。韓濟傑果然露出馬脚，縮頭縮腦地應道：「我已決定娶房媳婦侍候您老，所以屋子也不能不修一修。當然這一切要等我把這件案子偵破結束才有閒心有時間。」

老頭子滿面狐疑神色，道：「你這個人也懂得甚麼是閒心？我看未必。」

韓濟傑抗議道：「姪兒我辦好這件案子，就辭職不幹。我若沒有公職在身，怎會沒有閒心？」

老頭子面色大是蒼白，然後忽然跳起身。以他如此年老的歲數還跳得那麼高，若是在年輕力壯時只怕腦袋全碰到屋頂。

他聲音非常難聽：「你又出賣我這把老骨頭是不是？我告訴你……」老頭子的手指點點戳戳巳弄歪了韓濟傑的鼻尖。

「我告訴你，我已經受够了，我今年七十一歲，我決不再替你坐牢。」

「坐牢」這件事，對任何豁達樂觀之人也絕對不會變成輕鬆愉快的經歷，何況韓老伯的口氣顯示根本不是第一遭。所以他氣急敗壞以及惱火心情實在很有理由。

原來從前做公門捕快雖然可以隨便發狠欺負良民老百姓，比現代的警探威風十倍都不止。但有一宗却是比現代警探慘百倍的，那就是他的家屬隨時隨地有「坐牢」之虞。

簡單的解釋就是上級長官要他的家人充作人質，担保他一定破案，同時也不會逃之夭夭。

從前交通不發達，地方大而又沒有人口登記這一套。所以就算是受公職的捕快，若是撒手逃走到別省別州過活，顯而易見是極難查獲的事。

故此若有大案件發生，捕快們——尤其是那些捕快頭兒——的家屬就得受點活罪了。

在那種環境、條件、制度之下，你要是當上了府縣父母官，担保你也一定會使出這一套，以免大案子破不了，而又沒有人頂罪替死。

韓老伯的手指軟弱無力，大概再戳上一百下韓濟傑的鼻子仍然會好好的。他老人家似乎終於想通這一點，所以停止這種無聊動作，開始享受美酒佳餚。

反正「牢」是坐定了。不吃白不吃，誰叫他是韓濟傑的嫡親伯父，而且又是唯一的親人呢？

× × ×

蘇州不是小地方，雖然也不算很大，但却非常著名，諺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全中國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知道我國有這麼兩個富庶美麗的地方。

因此，能够在蘇州公門中坐第一把交椅的韓濟傑，自然不是泛泛之士。

蘇州事實上還沒有甚麼驚人大案發生。韓濟傑只不過從兩省總捕頭彭璧密令中，算來算去知道問題快要輪到自己頭上。所以才早一步先向老伯父打個底。倒不是馬上要老頭子去坐牢。

古語有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韓濟傑平時對這句格言最是服膺，所以他做任何事都多想一點也遠慮一點。像這次的奇異命案事件。他不但先讓老伯父準備坐牢，而且已經發動所有力量早作準備，現在蘇州水陸碼頭城內城外，至少有幾百對眼睛暗暗監視任何外來的人。

但韓濟傑在府衙簽押房裏，坐下了又

站起來。站一會又坐下。看來他心神不寧的程度大概快到要找心理治療專家。

他的手下們固然不敢惹他，連一些師爺們平時雖然可以藉上頭命令支使他，但現在也都躲得遠遠。這叫做「拳頭在近，官府在遠」，明哲保身的讀書人，當然極懂得此理。

韓濟傑終於大步出衙，冒雨走到一間外表鑾漂亮新淨的寓所。在那寓內一間佈置得很精雅的小廳內，看見一個最多是雙十年華的美麗苗條女郎。

這個美麗女郎瞧瞧他身上雨水，又瞧瞧他濃眉深鎖煞氣騰騰樣子。居然連一句話都不問他。溫溫柔柔找出一些衣服，侍候他換好了又用春葱似的玉手捧上一盃熱呼呼香茗。

韓濟傑放下茶盅，倒在舒服的躺椅中長長透一口氣，道：「我本來想過幾天才找妳的。」

「你告訴過我。」美麗女郎的微笑很溫柔，聲音又悅耳：「你昨天說，蘇妙妙我這幾天很忙，大概沒有功夫來看你。」

「我記得我這樣說過。」

蘇妙妙的眼光也像她微笑那麼溫柔，她望住韓濟傑眼睛：「但你還是來了，爲甚麼？你有甚麼話不敢對我說麼？」

韓濟傑歎口氣，道：「有，但仍然是老話，我雖然極之喜歡你，但我却不能娶你。」

「的確是陳年舊話了，可是你難道爲了這句話特地跑來找我？」

「當然不，我是爲了一件案子傷腦筋。我現在根本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說出來聽聽吧！」蘇妙妙說：「雖然我只是蘇州的妓女。但我和旁的人多少有點不同。例如人人都知道雖然是自由身的妓女，也必須住宿妓院裏。但我却托你的福，可以自由自在住在外面。

「這正是我很担心的一點。」

「你很担心？莫非那件案子牽涉到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

「案子還未發生。」韓濟傑說：「但蘇杭附近幾個府縣一連串發生了八件案，案中有一個女主角都很像妳這種身份。」

「這樣說來，雖然那是許多可怕事件，但跟我們的交情沒有牽連？」

「一點也沒有。我估計那兇手大概是個瘋子？」

「武林中有沒有武功很高的瘋子？如果沒有，你大概就比較安全一些。」

韓濟傑沉吟一下，道：「從前我還跟師父沈神通跑腿之時，好像聽他講過，東海地方有幾個近乎瘋狂的高手，東海離這兒幾千里路遠，他們跑來幹甚麼？」

「既然是瘋狂的人，那就甚麼事都說不定了，你從前開口閉口都提到武林，但這一次反而是我提起。爲甚麼你不提？」

「大概是因爲我忽然討厭武功吧？」韓濟傑沉重歎息一聲，又道：「假如我不是修習少林正宗童子功，我老早就娶了妳，現在兒子恐怕也有兩三歲了。但我現在還不敢丢掉這門神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少仇人？」

「這些話你不必講下去了，你先應付這件案子要緊。不過案子既然還未發生，也還沒有疑犯，你怎樣應付？你能抓甚麼人？」

「我担心妳。」韓濟傑只說了一句，像雙眼發直，沉思好一會才又道：「因爲每件奇異命案的女主角，身份大致和妳相同。只不過她們都巳經從良嫁人，而妳還沒有而巳。」

蘇妙妙欣然笑道：「還不簡單，你日夜陪着我，就不必怕甚麼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了。」

「這是個好主意，我剛好也想到這一點。」韓濟傑又攷慮了一陣，道：「但我仍然要趕緊查明蘇州地面，還有多少個巳經從良的年輕女孩子，我也不能不管她們的安危對不對？」

「但這樣聽起來你好像要暗中行事？」她沒有掩飾她的失望的心情。

所謂暗中行事，就等於不是公開陪她保護她，換句話說他只是多注意她一點，而不是形影不離地陪着她，以蘇妙妙這種女孩子來說，當然覺得不够而大大失望。

不過她仍然給他兩個巳經從良妓女的資料，以她的立場來說 她巳經算是很能尅制自己的了。

可是韓濟傑連連搖頭，道：「她們都沒有資格，雖然不算老却不够漂亮，妳知不知道，越是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出事，就越能够轟動一時，假如這個年輕美女居然又是本府捕頭的妻子，當然更轟動了！」

× × ×

就這樣第二日蘇州府人人皆知總班頭韓濟儕，替紅妓蘇妙妙贖了身娶作老婆。

他們的新居地址也無人不知 甚至許多小孩頑童都聯羣結隊去討糕餅糖果吃。

只有知府姜明誠大人，以及鴇母毛三娘知道內裏緣由。

局勢外弛內張，韓濟傑白天上班，身在府衙，其實却至少有一百多人嚴密監視他的住宅。任何面生可疑之人出現於附近，至少要經過二三十個人，用二三十種不同方法測試——當然是不露痕跡的測試——才過得關。

× × ×

夏流經過「賜福坊」，回到寓所之時，巳經冷汗濕透了衣衫，完全是一副驚魂未定樣子。

所以他看見那壯健醜陋的袁維，不但躺在床上咿咿呀呀大唱小調，手中還抱着一罎紹酒一口一口灌到肚子之時，就不由得加了三分怨怒 幾乎連鼻也豎起來了。

袁維面目雖是醜陋，但却不愚蠢，他馬上發覺情形不對，跳落床問道：「你荷包被人摸走了麼？」

他看見夏流搖頭，立刻又道：「莫非你吊膀子被人家逮住？被人家駡個狗血淋頭？」

夏流瞪他道：「別亂猜，我很煩。」

然而袁維躺回床上繼續喝酒哼曲之時，夏流就更煩了。不過「賜福坊」的危險情況可萬萬洩漏不得，否則袁維一知道了，反而會出岔錯。

老實說夏流對那總班頭韓濟傑的高度警覺性，也是十分佩服的。這個捕頭居然警覺到可能會有危險，所以派出許多人看守住他的家，但有甚麼用？誰教他碰上的對手是犯罪天才夏少庭（即夏流）？

雖然韓濟傑的佈防嚴密而又五花八門

，很多花樣，但這等手段只能瞞過愚蠢罪犯，遇到我夏少庭，哼，哼！我總有法子叫你出洋相，叫你叫苦連天。

他走過去捏住袁維大鼻子，直捏得他哎哎叫出聲，才冷冷道：「我問你，如果你已經一身大汗，疲乏得連脚也幾乎抬不起來，這時若是那種小妞兒在你面前，你還動得了動不了？」

是那一種小妞兒沒說清楚，不過袁維大概很明白他意思，所以立刻裂咀而笑，道：「當然動得了，你敢不敢打賭？」

「好極了，我們這次稍稍改變計劃，我敢用人頭担保，今天晚上韓濟傑回家一定恨不得把自己一頭撞死！」

袁維眼睛因興奮而瞪得很大，却也凶光四射，道：「我希望你不要出錯，韓濟傑絕對不是好惹的，而我若是落在姓韓手中，我就算不想供出你也一定不行，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這個人的種種態度行徑雖然近乎瘋狂，但推情度理之時却條理愼密得很，這是夏流的直接感覺。

跟這種人打交道合作，小心翼翼還是不够的。除了事情敗露時，會被他出賣而危險外，還有就是將來永遠都有把柄在他手中，那時候他要你圓就圓，要你扁就扁，一輩子都吃定了你……

夏流仍然微微而笑，絲毫不洩露心中的警惕和嫌厭，因爲既然他明知袁維會有這種後患，却仍然叫他去做這件案子，自然另有辦法另有把握，由此推論，既然夏流有把握有辦法，他何須露諸神色？

× × ×

無錫雖然剛剛發生了離奇命案，曾經轟動全城好一陣子，但現在却只有公門裏的捕快們仍然很緊張，居民們以及市面上一切都有如過去日子那樣生活，沒有絲毫改變。

外表仍然瀟瀟洒洒的沈神通，走在大街上時，仍然忍不住對身邊的龐照（無錫捕頭）說：「你千方百計把我弄到無錫來，我雖然拗不過你終於來了，但你們的方向很可能錯了。」

「我們？」龐照訝道：「除了我之外還有誰？」

「當然是彭璧，他給你甚麼指示？」

「啊！是的，還有彭老總，」龐照連忙承認：「他給我一封密函，說是有些綫索顯示那瘋狂兇手可能再回到無錫做案，他還給我一些連我都不知道的資料，那就是本城除了被害的綠珠之外，還有一個當年杭州紅妓杜曉春。這個風韻猶存的美人，一切條件都適合。」

沈神通脚步放慢，一面思索一面說道：「彭璧既然有些綫索，也不能完全不信，我可能已經太老，所以感覺已沒有從前敏銳。」

龐照立刻反對，道：「你才四十歲最多四十一二吧？那得言老？」

「如果我不是太老，爲何在無錫走了這一陣，還沒有會出事的感覺？」

龐照只好乾笑兩聲以冲淡對他不利的氣氛，老實說他絕對不敢忽視沈神通的「感覺」，因爲從前已經有過數不清的例子，證明沈神通的「感覺」比任何跡象、任何綫索都準確幾倍。

沈神通又道：「同一個兇手，同一性質的案子，極少會在同一地點再發生，這話我記得告訴過你。」

龐照連連點頭。這道理其實就像現代的軍事常識——剛剛中了炸彈炮彈的坑洞，必定是最安全的地方，因爲任何大炮决不會永遠瞄準同樣目標不停發射，而空中丟下來的炸彈，更加不會落在同一地方。此理甚明。

所以除非那兇手無可選擇（例如不能到別處去），或者故意要這樣做之外，他當然不會在同一地點再做同樣性質的案子，此理亦甚明。

沈神通索性停下脚步，還拍拍龐照寬厚結實的肩膀，微笑道：「你願不願意聽一個老人的建議呢，這個建議就是我們趕快重新檢討一下，因爲彭璧和你的估計都可能已弄錯方向。」

龐照深深歎口氣，道：「師父，請你原諒我，我的確存有私心，我用盡方法把您老人家請到無錫，就是要知道本城還有沒有可能發生那種奇怪命案？既然你認爲沒有，我不但安心了，而且我都已準備好，我馬上跟你走，我們非抓到兇手不可，對不對？」

沈神通聲音很和藹，甚至可以形容爲「偏袒」「護短」等等。他說：「好！咱們走。此案若是不破，你的屁股遲早遭殃（從前慣例是上頭限期破案，有關的捕快們就要挨板子）。」

他抬頭望望迷濛灰黯黯的天色，雨絲打在臉上令人有清涼醒腦之感。

他又道：「這種天氣，不管是兇手也好，辦案的人也好，能够往甚麼地方走呢？我們是辦案的人，我們既不願也不能離開江南。我看兇手大概也差不多，他却是不願以及『不肯』冒雨跋涉離開江南，除了杭州和蘇州之外，你看還有甚麼其他城市更合適的？」

「好像沒有任何城市，能比蘇州或杭州更合適。」龐照說：「如果我是兇手，在蕪湖做完案之後，當然不是到蘇州就是到杭州去。」

沈神通道：「假如這連串命案的動機，滲有對付我的因素的話，那麼杭州暫時不會有事，所以我們應該立刻去蘇州。」

龐照忙道：「一路上的車馬舟船全都準備妥當，我們馬上走。趕到蘇州我担保一點不勞累。」

「但現在趕去蘇州却又可能太遲了一點。」沈神通連連搖頭，聲音變得很是嚴肅。

「太遲是甚麼意思？」

「意思是如果兇手決定在蘇州做案，這件命案已經發生已經不可避免了。」

龐照不但不敢粗率大意地忽視沈神通的猜測，相反的簡直百分之百相信，故此面色登時變得很難看。

假如他不是私心自用，硬把沈神通先拉到無錫，則現在他們兩人很可能已趕到蘇州，也有可能來得及制止命案的發生，龐照面色變得難看，便是此一自責想法之故。

「那麼我們現在怎麼辦？去還是不去呢？」

沈神通想了一下，忽然露出微笑，反

問道：「你以爲呢？」

龐照平生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這位師父叫他猜猜看。試想那沈神通乃是當代全國知名智慧人物之一，他腦子裏想法豈是容易猜得出的？

所以龐照也只好使出他的殺手鐧，他說：「我怎麼知道？如果我能够猜得出，我就是沈神通而不是龐照了？」

沈神通對於他的無賴辦法倒也毫不在意，還笑一笑才道：「我們先不趕去蘇州，先等等消息再說。」

他要等甚麼消息，如果蘇州眞有發生命案，就算在路上也可以得到消息，甚至比在這兒等還可以早一點知道。

除了連串命案的新消息之外，還有甚麼別的事情別的案子値得關心呢？

× × ×

沈神通終於再度出山了，不管他的「釣魚理論」有多麼深奧，但事實上他已經像向來潛隱於百仞江底的大魚極浮到可以看得見也可以釣得到的地方了。

× × ×

身子彎曲得像煮熟大蝦，躲藏在黑暗中的龐照，忽然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魚鈎——把沈神通引離了安全的深水。

他歉疚地搖搖頭，順便把夜風吹到頭上面上的雨水甩掉。

沈神通的「釣魚理論」細想之下好像極之有道理。但究竟誰是大魚誰是釣者？

一劍光寒

橋頭右邊那家打鐵店舖，八塊厚木板門扇已經上好。

那赤着上膊的李跛子，他是師傅又是老板，直到這時才丟下巨大鐵鎚，伸個懶腰。

六七個學徒不但已吃過晚飯，還洗過澡。人人累了一天，都恨不得倒頭便睡。

但老板兼師父還沒有休息之前，他們當然也只好盡力撐大倦眼，有些還走來走去作出勤奮而不疲倦樣子。

天知道這些個年輕小伙子心中，竟是暗暗怎樣厭恨？以及用了多少粗鄙字眼暗駡這個跛子老板？

但話又得說回來。現在還未到初更時分，只不過陰雨天黑得早，而陰雨時節人們心情又會比平時差些，好像幹甚麼都沒有興趣。

所以大家都想早點躲在被窩裏而已。假如是好天氣恐怕這些小伙子們還要踏着華燈往城裏到處逛逛而不肯睡覺哩！

李跛子穿過店後一條巷子，走入一間屋子。那就是他的家。他雖然跛了一條腿走路時拐呀拐的，但仍然和一般人一樣，也有老婆。

廳堂和房間的燈燭陡然光亮了許多。

使人不容易置信的是屋子裏等候着李跛子的少婦，竟然極之美麗。除了臉蛋眼睛都很妖冶迷人之外，還有高聳的乳房以及長長的雙腿，更增添艷麗魅力。

但如果你知道這個美婦就是杜麗春，就是以前在金陵杭州兩個大地方，曾是花國魁首曾經紅極一時的人物，你就絕不會覺得奇怪了。

但仍然令人奇怪的是：以杜麗春的姿色和身價，怎會喜歡一個跛子？她怎肯捨棄了無數王孫公子的追逐？怎肯捨棄了繁華富貴？却跟着一個跛子——鐵匠兼老板——隱居於並不寬大漂亮的屋子？

在她細心體貼服侍之下，李跛子很快就洗完澡，洗掉一頭一臉身上手上的煤烟鐵屑。

不過就算洗完澡之後，李跛子仍然是個跛子。唯一不同的是他看來好像俊秀年輕了一些。

杜麗春好像絲毫不覺得他是殘廢之人，她嫣然微笑之時，美麗甜蜜得簡直是面對着皇帝一樣。她說：「你這兩天收工似乎比平時早了一點？」

李跛子說道：「對，我早知道瞞不過你。」

杜麗春道：「我喜歡你早些收工。但我又有點担心。因爲你這樣做必定有原因的。」

李跛子道：「沒錯，我有原因。可是請妳原諒，我暫時不想把原因告訴妳。」

「沒關係。」她笑得既溫柔又可愛。「我可以不問你。我也絕不會不高興。」

氣氛融洽和諧得使人心軟神醉。如果世上的女人（最重要是既美麗又有本事的）都像杜麗春這麼溫柔體貼的話，這世界上的麻煩災難至少減少了一半還不止！

他們輕鬆歡愉地交談，有時還拉着手甚至摟抱。自然最不可缺乏的是美味菜餚和香醇的酒。

一切都有了，李跛子看來比王孫公子更有福氣也更會享受。

假如他仍然不滿足的話，那麼別的人只怕早就應該跳落糞坑裏溺死算了。

杜麗春白嫩滑膩的面頰，還有香噴噴的味道，輕輕磨擦跛子的面龐。

在如此親密旖旎光景中，杜麗春用輕如蚊叫的聲音道：「你好像老是注意床頭那一口雕花木箱？」

李跛子也以耳語聲音回答：「那口箱子很小，一定裝不下一個屍體。」

「那麼裏面可能裝着甚麼？」

李跛子深深歎口氣，把她推開一點，以便看見她眼睛和表情，他說：「你已經跟了我兩年有多。這口箱子在床頭也放了那麼久。但妳居然還不知道裏面有甚麼東西？」

杜麗春道：「我眞的不知道。我爲甚麼要知道？難道我應該知道？」

「不，當然你最好不知道，但任何女人如是處於妳現在的地位，一定老早就知道箱子裏有些甚麼東西了。」

「我不是任何女人。」她說：「我只不過是一個痴心的妓女罷了！我既然曾經是人盡可夫的妓女，就絕對不應該痴心，對不對？」

「不，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你究竟是甚麼意思？」

「箱子裏面共分三層。第一層是十二件珠寶玉器，每一件都是價値連城。不論是誰得到了其中的一件，必定可以一生富裕！」

杜麗春笑一下，道：「這話在你口中說出來，我一點兒也不覺得詫異。」

李跛子也微笑道：「妳這種反應使我講不下去了！妳應該表示很驚訝才對！」

杜麗春在他嘴唇上親了一下笑道：「我們又不是現在才認識，我爲甚麼要驚訝呢？」

李跛子道：「好吧。就算你不爲奇珍異寶也不爲鉅大財富驚訝，但第二層第三層都是可以殺人的劍。這一下妳可以驚訝了吧？」

杜麗春搖搖頭道：「你可錯得太厲害了。你知不知道做過妓女的女人，往往會知道許多別人不知道的事？你現在還會不會認爲那些可以殺人的劍，還能够駭住我呢？」

李跛子苦笑搖頭，道：「我不認爲能够駭住你。」

那個既美麗又像蛇一樣的女人，忽然緊緊黏着他貼着他。同時她櫻唇的熱度也告訴了對方，她的情慾巳經爆發了。

李跛子連手也不必怎樣動，杜麗春巳經忽然變成剛剛蛻脫外殼的蛇。由頭到尾都那麼白那麼嫩，看來只須用一支小小牙籤就可以刺透她的身體。

同時只要是正常的男人，也一定可以看得出一件事，那就是杜麗春絕不會在乎身體被刺透，她也絕對不會感到痛苦，反而如果沒有人對她那樣做的話，她才會覺得痛苦。

李跛子上衣唿一聲飛出七八尺外。

在這種時候任何人也不會分心做其他的事。但李跛子却可以。不過他做的却也是合情合理之事——把房間裏燈燭通通弄熄。

× × ×

龐照的身體雖然像煮熟大蝦，彎曲得有如一隻大魚鈎，但他的腦子並沒有被任何東西鈎住。

所以當他眼前一暗看不見任何東西之時，就伸出一隻手輕輕扯扯旁邊一件衣服的摺邊。他扯的這件衣服自然不是他自己穿的，故此那件衣服的主人有了反應，用耳語聲音道：「幹甚麼？」

「我看沒有甚麼看頭了！」龐照聲音也低得使人必須聚精會神才聽得見。「這邊燈火巳滅，如果您老人家還有興趣，我帶你到別處去！」

「不必，不必！」那人回答：「這兒很好很精采。」

龐照訝道：「您老人家還看得見？」

「當然啦！否則我爲甚麼還不肯走開呢？」

「但是房間那麼黑暗，您眞的看得見嗎？」

「唉！我自然看不見。但你却忘記了，我常常是用腦子看而不是用眼睛的！」

「是的！是的！」龐照連忙承認。接着又歎氣道：「唉，唉！我眞是連做你的徒弟的資格都够不上。我看我還是自動降級爲妙！我做您的徒孫大概還勉强可以混一混！」

「你嘴吧多閉，腦子多用就不必降級了。」

「您說的是，然而黑漆漆一團的，我腦子也變成烏漆馬黑，我只希望能看見一點甚麼影子就可以使腦筋開始轉動！」

房間內忽然火光乍現，接着燈燭都點燃了。

× × ×

杜麗春雖然全身赤裸寸縷不存，而李跛子也壓伏她身上。不過誰也看不見他們正在幹甚麼！因爲他們身上還有一張薄被蓋覆着。

不過只要是超過了「兒童不宜」年齡的人，大概都猜想得出一男一女以這種姿勢躲在被子下面，將會有些甚麼活動正在進行。

何況房間內燈燭忽然大亮，竟然不是李跛子也不是那美麗女人杜麗春做的。

使房間忽然光明，也因而使李跛子壓伏在杜麗春身上的情景（在薄被裏面）給人看見。是由於房間內忽然多出了兩個男人。

點燈亮燭的是個黑衣勁裝大漢。看他點亮燈火後立刻垂手站在一邊的情形，顯然身份較低。

另一個男人年紀很輕，看來一定不會超過廿五歲。

他身上一襲淺藍色細綢長衫，左脅下挾着一口連鞘長劍，面貌五官端正，可以稱得上是英俊少年。除了英俊之外，又頗有瀟洒味道。

然而他的眉毛和眼睛，却散發出令人寒顫驚懼的殺氣。尤其是被他冷冷盯住的杜麗春，忍不住巳經簌簌發抖。

李跛子做了一個卑鄙的動作。那就是他身子忽然從杜麗春身體上滾下，滾的方向是床舖裏面，所以距離床口的挾劍少年遠了一些。這一點還可以算是人之常情，誰在那種關頭肯自動湊近對方呢？

但他却不應該把杜麗春抱起翻壓在自己身上。因爲她是人而不是「盾牌」，而且她是「女人」。

那挾劍英俊少年冷冷道：「李跛子，杜麗春，你們可認得我？」

杜麗春拚命搖頭。李跛子居然還會回答：「不認得，你是誰？你想幹甚麼？」

「我是宋清泉。但我相信你們從來沒有聽過我的名字？」

「沒聽過。」李跛子話聲還算清晰：「宋清泉，你這樣半夜闖入民居，這是犯法的行爲。你知不知道？」

宋清泉道：「我當然知道。橫豎巳經犯法，我不妨拔劍殺死你們。死了的人一定不會告訴官府誰是兇手，對不對？」

李跛子吃吃道：「對，對極了……」

杜麗春似乎忽然更爲驚恐，道：「你……你只要殺人？你不是想得到我？」

她震懼程度大幅增加實在是可以理解的。因爲一般說來，有人半夜裏挾劍闖入臥室，除了「報仇」「刦財」「刦色」之外，還可能有甚麼其他動機？

既然彼此互不相識，報仇這一項就可以剔除。如果「刦財」，則多半不必行兇殺人。剩下來就是「刦色」一項。以杜麗春的姿首艷色，的確極有資格引來貪淫好色之徒。但如果又不是的話，問題就一定極之嚴重，很可能還未弄明白原因之前就巳經被殺死了。

其實若是巳經被殺死，則知道或不知道原因又有甚麼分別？

「對，我並不是要妳！」宋清泉說：「不過我並不是說妳長得不够漂亮，妳絕對不是不够吸引力，但可惜你曾經在南京賣笑，而且是在秦淮河的紫香舫上。」

宋清泉話聲倒是相當眞誠懇切，一聽而知不是假話，可惜目前的眞話對杜麗春他們來說，反而不如是謊話更好了！

由此順便可以知道，有的謊言却也並不一定不好，古代西哲蘇格拉底的正統邏輯學固然指出了這一點，即使是更古老的佛家思想，亦對於人類有時不得不講些假話（即方便妄語），也認爲不算是觸犯了五大戒之一的不妄語戒。

假如你拿了刀子要割斷某人喉嚨，但你告訴他沒有這個企圖，則至少某人在喉管被割斷之前，心中驚恐痛苦便沒有那麼大。

但反轉過來說，你一直表明非割斷他喉嚨不可之決心，你猜某人會不會更痛苦呢？

杜麗春的情形正復如是，連李跛子也强烈感覺到抱住的是一塊冰而不是溫香軟玉的美人。

不過李跛子還能够開口，他說：「沒有任何女孩子願意鬻身賣笑，除非是環境所迫不得不做，但如果是被環境所迫，她本身便好像沒有犯甚麼罪也不必負甚麼責任了，然則她究竟犯了甚麼死罪？」

宋清泉眼中閃過驚異光芒，道：「你的話絕對不是普通鐵匠講得出的，哼！如果你不是跛了一條腿，我一定認爲你就是雷不羣。」

杜麗春身子大大一震，道：「你找他？你找的是雷公子？」

書中交代，宋清泉提到的那雷不羣乃是當年金陵「海龍王」雷傲侯的獨生子，雷不羣本人日日流連花酒，平生沒有仇家，但他老子雷傲侯不但有仇家，而且都是天下武林一等一的腳色。

所以雷不羣也就等如有了仇家，而且最頭痛的是他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仇家？

當年雷不羣時時在秦淮河最著名的紫香舫尋歡買醉，外人得知他這種風流往事不足爲奇。

但雷公子的風流往事跟那曾在紫香舫紅過一陣的杜麗春，有甚麼關連？宋清泉爲何找上她？而且看樣子好像要殺死她？

莫非凡是認識雷公子，或者凡是跟他要好過的女人，都巳犯了死罪？

杜麗春忍不住又問出心中這個疑問！

宋清泉聲音雖然很冷，却也很坦白，答道：「是的，我找的是雷不羣，由於你曾經是他的女人，所以妳該死，妳非死不可！」

李跛子趕快問道：「宋少爺，那麼我呢？」

「你也一樣。」宋清泉回答。

「連我也得死麼？」李跛子大驚之下，一把推開杜麗春，自己直往床裏面縮退，大概他巳經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杜麗春只是個女人而不是盾牌。如果宋清泉的劍够鋒利，他的手力氣也够的話，他只須一劍就可以刺透叠起來的兩個人身體。

不過李跛子這麼一縮，床上立刻洩漏滿眼春光，只見杜麗春白嫩光滑曲綫起伏的裸體巳經完全暴露在明亮燈燭光輝下。

反而李跛子下身還裹着一張薄被單，只露出巳坐起來的上半身，但見他肌肉虯突，甚是壯健有力樣子。

「宋少爺，」李跛子又道：「你這樣好像很不公平，我根本不認識那個姓甚麼的傢伙，爲甚麼連我也要死呢？」

宋清泉稍稍向前俯身，這樣他當然更看得清楚床上的人，尤其是那具裸露的女體。

不過他居然連一眼也不投向那美女裸體。他的眼睛冷如冰雪毫無情感，盯住李跛子面孔，道：「的確有點不公平，但誰教你看見了我？又知道我的姓名？」

李跛子抗議道：「是你自己點着燈火，自己說出姓名呀！我可以賭咒發誓，我絕對不想看見你，也不想知道你是誰！」

只是現在賭咒發誓好像巳沒有甚麼用處。要把一個人看見聽見的事從腦子裏抹掉，將他殺死大概是世上最好和最穩妥的方法。

宋清泉仍未出劍，冷冷問道：「你們剛才在床上幹甚麼？」

李跛子雖然覺得對方這個問題滑稽愚蠢兼而有之，却仍然答道：「你以爲男人和女人在床上會幹甚麼？尤其是脫光衣服之後？」

宋清泉道：「你很有幽默感，但我却是很認眞問你，有時候男人女人雖然脫光衣服在床上，却仍然可以研究學問，要不然也可以睡覺。不一定非要幹甚麼事情不可，對不對？」

宋清泉顯然沒有聽取答案之意，因爲他巳經跟着又道：「不過你們的姿勢却又好像有做過甚麼事情似的，你們到底有沒有做呢？」

原來他眞正想知道並非做甚麼？而是究竟有沒有做？至於那是一件甚麼事情巳無須追究，因爲猜不出來的人大概不多。

李跛子伸手把床頭架上的雕花木箱拿下來，抱在懷裏，才道：「我還有些積蓄，我願意付錢，你說，多少錢才可以贖回性命？」

宋清泉眼中閃過怒色，右手慢慢伸出，抓住床柱。床柱就是從前那種古老大床，因爲有床頂（好像天花板），所以有四根柱子。

床柱自然是用上好木料做成，本應堅實得有如鋼鐵，可是宋清泉抓住的這一根好像是例外，或者當日那木匠偷工減料吧？總之宋清泉的手指好像並沒有怎樣用力，但木柱巳經劈啪裂開，而且木屑簌簌直洒下來。

話說回來，就算那根床柱木料甚是鬆劣，但能够用幾隻手指抓裂捏碎，顯然巳是極不簡單的事，尤其是那幾隻手指有可能改爲抓住你的身體，此一想法焉能令人不驚駭汗下？

李跛子徬徨回顧，但看來巳是無路可逃，所以他眼光回到宋清泉面上，道：「我想用錢贖命，這本是人情之常，但你何以忽然很生氣？」

宋清泉冷冷道：「我的家財就算比不上你，至少也不會少過你，你瞧我像是爲了錢財殺人的人麼？」

原來他是由於自尊驕傲受損辱而生氣的。

李跛子透一口大氣，表示心情反而安定一點，他說：「我可以認錯，但任何人到了我這種關頭，不免會病急亂投醫。你大可不必爲此而生氣，不過我這張床被你

這麼一抓，肯定已經報銷了。你知不知道這張床值多少錢？」

宋清泉居然沒有立刻做聲，只冷冷盯住那鐵匠，過了好一陣工夫，才道：「假如我不是查過你的底細，查明你的確是從揚州徙遷此地，幹的仍然是老行業，以你的表現，我眞會懷疑你其實就是雷不羣，只可惜你不是他，所以我不得不多殺幾個人！」

杜麗春當眞是迷糊不懂，所以又忍不住問道：「你殺死我們，跟雷公子有什麼關係？你殺的不是他，他既不痛又不癢，他甚至可能完全不知道……」

宋清泉道：「他遲早一定會知道。我聽說他不但風流瀟洒，而且也是很自負的人物。所以他遲早會到無錫來查訪這宗雙屍命案。」

其他的話似乎無須再說了，這個姓宋的人顯然正在用一切法子引誘雷不羣露面，由於他不惜使用殺人手段，便也可以看出其間仇恨有多麼深了。

一直站在門邊的黑衣大漢忽然低聲道：「少爺，好像有人來了。」

宋清泉道：「聽脚步聲顯然是有兩個人往這邊走來。唔，他們現在已穿過院子來到門口。」

黑衣大漢眼中射出凶悍殘忍光芒，同時緩緩掣出鋒快長劍。

房門傳來啄剝聲音。

宋清泉眉頭大皺，道：「爲甚麼？難道你們都不知道會有甚麼人來找你們？」

他仍然是向李跛子杜麗春說話　他的劍也仍然挾在脅下。

李跛子滿面迷惑之色，搖頭道：「不知道，你就算拿刀子頂住我咽喉，我仍然不知道。」

杜麗春低低道：「會是誰來呢？家裏沒有一個人，前面店裏工人學徒決不會進來……」

宋清泉忽然微微冷笑，道：「這還不容易解決？把門打開不就知道了？」

李跛子忙道：「不，不可開門。因爲不管來的是甚麼人，但一進來看見了你也就跟我一樣活不成了！待我打發他們走好不好？」

宋清泉冷笑道：「當然不好，俗語說一件穢兩件也穢，多殺兩個人有甚麼關係呢？」

房門啄剝聲又起。宋清泉道：「宋阿勇，開門讓他們進來。」

宋阿勇就是那黑衣驃悍大漢，他一伸手就抽門閂拉開了房門。

兩個男人先後走入房間，都穿着長衫。前面那個人已屆中年，樣子清秀斯文。後面那個人却軀體壯健，雖然一襲長衫，却仍然沒有斯文儒雅味道。

宋清泉稍稍側身側面　這樣他就可以同時看住床上的人和剛剛闖入來的人了。

那當先入房的清秀中年人在七八尺外停步　連連搖頭道：「不像話，實在太不像話。」

跟他進來的人沒開腔，反而是宋清泉說話。他道：「甚麼事情不像話？難道你從來沒有看見過不穿衣服的女人？」

中年人道：「我當然看過，不過像她這麼漂亮好看的却不很多就是了。」

「那麼你多看兩眼。」宋清泉說：「我知道你們不認識李跛子，我一看他表情就知道了，但我同時又知道你們決不是易與之輩，你們可能大有來頭，只可惜碰上了我宋清泉，所以我勸你們多看一看那女人，因爲以後你們恐怕已沒有機會再看見赤裸裸的女人！」

中年人搖頭道：「宋少爺你錯了，我說不像話並不是這個美女赤身露體之故。而是你，你太不像話了。」

宋清泉道：「這話怎說？」

中年人道：「我本來不想管你們的事，那李跛子和杜麗春活也好死也好，我都沒有時間管了，我的時間非常寶貴，我現在應該已趕去蕪湖才對。」

宋清泉疑惑不解，道：「那你們爲甚麼來呢？」

中年人面色一沉，道：「現在是我問你而不是你問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宋清泉年輕傲氣的面龐上泛起諷刺笑容，大聲道：「我知道你是鼠輩。」

中年人並沒有生氣，只搖頭輕歎一聲：「年輕人往往就是這樣子，目空一切以爲全世界的人都比不上他，而這種過份驕傲自大的個性，又往往是從名門世家的溫室裏培養出來的。」

宋清泉居然只是瞪眼睛而不作聲，這是因爲他終究是見過世面　見識過不少高人異士，同時本身也相當有才智有學問，所以他一聽而知對方絕對不是普通的高手（包括智慧在內），對方必定是高手中的高手。

不過左脅下挾着的長劍却又使宋清泉安心不少。這把劍不但不是無名之劍，而且他曾經痛下十年功夫苦練過。

「十年」有時候很短，有時候又很長，若是天天走馬章台風花雪月，十年就只是很短促時間。若是由童年時開始，捨棄一切玩耍，每天黎明即起就開始專心一志練功練劍，這十年就會變得很長很長了！

宋清泉右手忽然出現一口三尺六寸光芒四射的利劍，劍鞘仍然在他左脅下，也好像沒有人看見過拔劍的動作。

但修長鋒利的長劍却的確已經出鞘並且在他右掌中。「右掌」的意思就是他已經可以隨時發出劍招殺人之意。

不過那七八尺外的中年人竟然也和他一樣，像變戲法似的手中忽然多了一條金光燦爛奪目的鎖鏈。在時間上絕對不比宋清泉慢。

很可能由於那中年人取出的手法快得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宋清泉才沒有出手，只持劍冷睨，面色有如染上一片寒霜。

房間內還有別的人，這兒特別要提到的不是床上那對裸體男女，而是門邊的黑衣大漢以及跟隨中年人入房的壯漢。原來宋清泉雖是壓劍未發，黑衣大漢的劍却已洒出八朵劍花，因而在明亮燈燭光下，炫耀出千百道劍光霞彩。使得人人都有眼花繚亂之感。

劍光固然眩目驚心，那陣陣劍氣寒冽冰冷得令人泛起魂飛胆裂之感。

幸而那首當其衝被八朵劍花電急罩射的壯漢，竟然不曾身僵手硬，而且還能够極之及時地拿起一張長方形木几，當作盾牌擋於身前。當然他並不是死板板拿着木

几擋劍。事實上他雙膝微屈，身軀稍稍彎曲，加上右手已亮出一條銀色鎖鏈。又加上他豹子般的悍厲眼神。種種條件合起來，變成大有淩厲反擊的氣勢。

因此黑衣大漢不得不斜跨四步，還須得虛空劃出兩劍，發出絲絲劈風聲，才算是封住了敵人反擊之勢。

「你是沈神通？」宋清泉問：「這一位是誰？我看他武功好像眞的很不錯的樣子！」

中年人正是名震全國，號稱公門强人的沈神通。他微哂道：「你猜他是誰？」

宋清泉道：「你先猜我是誰！」

沈神通道：「剛才那一招『八仙過海』，在木几上面留下的劍痕，就好像寫字一樣明明白白。這一劍取襲人身奇經八脈八處穴道。天下除了無錫桃花溪宋家，那得有這等神奇奧妙劍法？」

宋清泉皺眉道：「假如你事先不知道我姓宋，你能想得到桃花溪宋家麼？」

沈神通笑一下，看來目前這種陣仗氣氛，對於他好像只是很平常的事情。他說：「我即使一時不知道你們來自桃花溪，但我却老早知道眞正的殺手，不是你宋清泉而是他！他好像叫做宋阿勇對不對？」

宋清泉宋阿勇都忍不住楞駭瞪眼。其實這時還有李跛子，神情也非常古怪。好像他忽然聽見一個沒有辦法可以相信的消息一樣。

宋清泉終於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不錯，你是眞的沈神通，我今夜縱然死於此地，也不算寃枉了。宋阿勇，準備拚命！」

宋阿勇應了一聲，橫劍瞋目。氣勢之兇厲，竟使得房間內登時氣溫下降，寒氣侵膚。

沈神通聲音一點也不驚不急，道：「宋清泉，你的仇人到底是我沈神通，以及我的弟子龐照？抑是雷傲侯的獨生子雷不羣？」

話聲一出，宋清泉宋阿勇登時氣勢大洩。他們有甚麼辦法不洩氣呢？本來沈龐二人已不是仇人，何況就算殺死他們，只要稍有腦筋之人也知必定「手尾」極長。

試問拚了性命去殺死的竟然不是仇人而是大有後患的人，是不是明智之舉何須多論？

「我宋家仇人是雷傲侯。如果找不到雷傲侯，雷不羣也是一樣。」

「很好，你們先把劍收起來。」沈神通用平淡而又很有權威聲音說道：「暫時我還不想控告你們妨礙公務阻差辦公的罪名！」

宋清泉怔一下，終於收劍入鞘。宋阿勇看他這樣，便也把長劍歸鞘。

沈神通和龐照手中的金銀鎖鏈也很快不見了，龐照還走到床邊，扯了另一條薄被遮住杜麗春美麗誘惑的肉體。

沈神通又道：「我先說句老實話。今天晚上我心中已列出長達二十五人的名單。但其中却沒有桃花溪宋家在內。」

宋清泉訝道：「除了我們之外，居然另外還有廿五個嫌犯之多？你沒騙我？」

「我爲甚麼要騙你？」沈神通反問。又道：「我再講句老實話，你宋家雖然是天下有名劍道世家，但惹上我沈神通，只怕也不是好受的，你相不相信？」

宋清泉沉吟一下，才道：「我相信。但若是我沒有親眼見過龐照擋住阿勇那一招『八仙過海』之前，我還是不相信！」

沈神通道：「既然你相信了！你自應立功贖罪。這跟談生意做買賣一樣的。」

宋清泉的頭都大了，問道：「這跟做生意有甚麼關連呢？」

「我們先別談理論了。」沈神通說：「反正你們可能已誤了我的事，所以你們必須表示表示……」

龐照像唱雙簧似地接口道：「我們叫你們殺，你們拔劍就殺。叫停就停，知道了沒有？」

宋清泉宋阿勇都像傻子一樣張開咀吧，幸好他們還會點頭表示知道。

×　×　×

房內雖然只有一支殘燭，却顯然不比外面院落明亮得多了！

所謂「院落」其實是一個天井，只不過從前的土地沒有現在那麼値錢，所以就算是普通人家的天井，却也寬敞得使現在住在白鴿籠裏的人羡慕得要死。

時間才不過二更過一點，但四周早已經很寂靜，也幾乎看不見任何燈火。所以夜行人出沒總是喜歡選擇二更過後直到四更左右這段時刻。

四道人影先後飛落院子裏。他們散開查聽查看了一會，便又聚攏在一起。

這時又有第五條人影颯一聲飛落他們當中。東首一個身量最矮小，下巴蓄着把灰白鬍子的人低低怒聲罵道：「混帳，你幹麼下來？」

第五條人影站定靜止就顯出身材魁偉以及很年輕的特徵。他嗓音也很渾厚雄壯，道：「謝老大，我潘老五不是把風的材料。」

白鬍子矮個子面孔皺得像塊柿餅，道：「那麼你是甚麼材料？」

魁偉年輕的潘老五說道：「我會殺人，會拚命，就是不會把風。你還是叫別人幹吧！」

謝老大冷冷道：「你爲何不早點反對這差事？」

旁邊一個脖子特別長的中年人冷笑一聲，接口道：「對，小潘你爲何不早點說？叫你把風又不是第一次。從前你好像都沒有異議？」

世上有些人天生一開口那股聲音就會使人覺得討厭，這個長脖子的中年人正是這類人，他姓李，在這集團中排行第二。

排行第三的是個姓吳的小胖子，雖然東起頭髮，却仍然看得出他半邊頭髮漆黑，但另半邊已變成雪白，對比之下非常觸目。

小胖子吳老三緊張跟着道：「對，李老二講得對。咱們『趕盡殺絕五行使者』，出道二十年來，每次有行動任務，必定是老五把風的。」

現在只賸下老四還沒有開口，此人身材壯碩面肉橫生，雖然很兇悍樣子，但頭髮竟也有一半灰白，顯然應該已經不像是爭强鬥勝的年紀了。

他大概不甘緘默，插咀道：「我熊老四講幾句話行不行？」

謝老大瞧瞧有微弱燈光透出的房間，

大概認為沒問題，點頭道：「你說，但大家講話聲音輕點！別把人家好夢驚醒！」

熊老四道：「潘老五忽然不想把風，必定有某種原因，咱們何不先問問他弄個明白？」

謝老大道：「有理由！潘老五，該你說了。」

潘老五慢慢道：「咱們這個集團雖小，名氣卻很大。全國南北武林不論黑白兩道，只要收到『趕盡殺絕五行使者』五彩帖子，恐怕沒有人能够不魂飛魄散的。我記得我參加之後一共出動過八次，而每次當事人都按照咱們規矩，早幾天就自殺了，這一來咱們按規矩也不能屠殺他們全家大小，因此江湖上並不怎麼閧動，咱們名氣好像越來越小了。」

謝老大說道：「趕快把話講到正題上吧。」

潘老五點頭道：「我在這八次行動中，簡直都是翹起二郎腿坐在屋頂，一點心也不必担，只等着分銀子。」

小胖子吳老三道：「分銀子還不够過癮不够舒服麼？」

潘老五道：「不，就是因為太過癮太舒服，所以我有時會用腦子想想，何以都是老五把風？何以『趕盡殺絕五行使者』二十年來，前四人從沒變動過，只有老五常常換人？唔，據我所知，我已紿是第六個『老五』了！」

謝老大面色變得很難看，却又不能不承認道：「沒有錯，你是第六個，這便如何？」

潘老五道：「我剛才在屋頂上，也像往日一樣翹起二郎腿搖呀幌的。忽然想到以前那些老五英年夭折，會不會也是因為二郎腿搖幌得太舒服，是不是銀子賺得太容易呢？」

李老二使人討厭的聲音插入來：「難道那些老五多賺了一些銀子，我們就謀財害命？你居然以為我們眼光這麼短窄胃口這麼小？」

潘老五道：「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我只不過忽然想到壁虎而已！」

「壁虎是甚麼意思？你今晚好像有點神經兮兮？」熊老四低聲斥責。又道：「不要再講了，快上去把風。有事咱們回家商議。」

潘老五說道：「四哥，我不必把風了。因為此地已變成羅網，咱們已經陷入網中。」

謝老大怒斥道：「你為何不早點發出暗號？又為何囉囉嗦嗦講一大堆廢話？」

在斥罵聲中，吳老三、熊老四已經飛身上屋，四下張望傾聽一下，隨即躍落院內。

他們點頭表示潘老五之言不俗。換言之，江湖上鼎鼎大名的「趕盡殺絕五行使者」，現在已經陷入羅網，但這張羅網能不能困住他們？那就要等事實證明了。

謝老大居然一點不急，眼中反而射出烱烱精光，聲音也比平時更為冷靜。他說：「不必急。現在讓我們想想看。這一次行動有誰知道？假如外間無人知道，那麼奸細就出在內部了！」

所有的目光忽然都集中在潘老五身上。不過潘老五仍然保持泰然冷靜樣子道：「自從我第一次參與行動，變成了『老五』之後。到現在為止，至少有一百個機會可以出賣你們。如果我早知道有事情之時，你們第一個懷疑的就是我，我賭咒老早出賣你們了。」

吳老三道：「如果不是你，誰會洩漏行動計劃？如果計劃不外洩，誰能張好羅網，等我們掉進來？」

潘老五身軀一挺，看起來好像更高大雄壯。他嗓音也忽然响亮許多，說道：「我通通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從現在起脫離這個集團。假如我安然無事還活着的話，我有生之日決不再灣入江湖一步。」

李老二冷冷地說道：「你這話說給誰聽？」

潘老五還來不及答話，已經有人接着應道：「他說給我聽！」

答話之人仍似乎還在房間之內，不過他的聲音却又似乎並不陌生，因為謝老大等人都連連點頭，也都沒有喝問是誰接口答腔。

房間內又傳出剛才那人的話聲，他說道：「潘老五，我不能答應你，你一定沒有事，但我會盡力而為。我希望你相信我的話。」

潘老五苦笑道：「沈神通的話當然可以相信。但我却好像變成賣友求榮的小人了。」

李老二道：「難道你不是？哼！」

潘老五道：「沈神通，我拍拍屁股走開，等候你處分是可以的，但我却請求你一定要回答我兩個問題。」

房門無聲打開，走出一個穿着長衫的清秀中年人（天井雖然沒有燈火，但房間有光綫透出，同時這些人個個有夜眼功夫，所以彼此都可以瞧得清清楚楚）。

這人自然就是沈神通，他微微笑道：「你有沒有覺得貪心一點？一個問題已經不算少了，但你居然有兩個之多？不過，我也沒有甚麼不敢回答的問題。你開始問吧！」

潘老五道：「據我們老大講，近兩年才有擊敗你的信心，所以才千方百計找你，但我們行動却很秘密，我知道自己沒有洩秘，也知道其他的人亦不可能洩露機密。因此，你怎可能知道我們計劃？你怎會在此等候我們？」

其他的人絕對沒有不想知道內情的，所以就算現在有機可乘，就算可以一刀砍下沈神通腦袋，他們決不肯出手。

沈神通道：「這還不簡單，我只要有足够資料，得知此宅的女主人跟那些命案的女主角有相似之處，我就可以預防一下，你知不知道那些已死的女主角，跟此地女主人最相似的是甚麼？」

潘老五張口結舌，吶吶道：「我……我不知道。」

「她們都很漂亮迷人。這是使平平凡凡命案變得轟動的主要因素！你們殺死十個一百個女人都不是費力之事，但是，你們一定要揀中她看上她，就是因為她很漂亮。」

沈神通微微冷笑又道：「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例如她從前在金陵和杭州兩地，都曾經艷幟高張而又紅極一時。所以像她

這種女人鬧出被人姦殺命案，消息自是傳得又遠又快。剛好我的耳朵好像比別人長些尖些，所以我必定會知道。我知道之後的結果，不外是從隱居的地方跑出來偵查。這樣你們就可以找到我。不必費甚麼氣力，這個算盤的確妙得很。」

李老二用冰冷討厭聲音道：「你却的確出現了！我們總算沒有白幹！」

潘老五搶着發話：「沈神通，我第二個問題是，你知道壁虎是甚麼意思？」

在這等風雲緊急時機中，還特地再提這句話，莫非是極秘密的聯絡暗號？換言之，潘老五會不會是密探身份？會不會是奉命滲入這個組織的人？

沈神通點頭道：「我當然知道。壁虎是一種奇怪的爬虫；遇到殺身危險時，牠的尾巴會忽然斷落，而這條斷了的尾巴，還會屈伸跳躍，於是就可以容容易易引開敵人注意，讓牠很快逃走，牠的尾巴掉了不要緊，因為牠很快就可以再長出一條新尾巴。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就是這個集團的尾巴呢？」

潘老五道：「難道不是，我已經是第六個老五了。」

沈神通說道：「那你就是第六條尾巴？所以你很生氣？所以你決定脫離這個集團？」

潘老五反問道：「我這個決定有沒有錯呢？」

沈神通沉吟一下，才道：「你不做他們的尾巴，就做我的，你且回到屋頂替我把風！」

潘老五大訝道：「替你把風？你又不是做案？為甚麼也要人把風？」

沈神通道：「辦案亦是一樣，我希望你不會變成斷落的尾巴。」

潘老五笑道：「不可能，你放心，我向來是寧為鷄口莫為牛後的性子。」

他足尖一點，雄壯身軀如輕烟飛絮一般飄飄飛上了屋頂。

沈神通連望也不望謝老大等四人一眼，只仰頭瞧着潘老五動作，然後忽然沉聲道：「殺！越快越好！」

更闌夜深，萬籟俱寂之時，沈神通聲音雖不高亢，却已經是四下皆聞。

黑暗中東北角屋脊最末端處，驀地出現兩道劍光，宛如蟹鉗一般包抄電射。

這兩道劍光的「攻擊點」正如蟹鉗尖端合攏時一樣，不但是同一目標，而且時間沒有先後之分。所攻擊的目標則正是剛剛躍上屋頂的潘老五。

雖然兩道劍光一齊出現一齊攻到，但潘老五却清楚感覺得出右邊劍光剛猛如奔雷閃電，大有開山裂地之威，但左邊那道劍光，却輕柔如春風落花，如春蠶吐絲。

這還不打緊，因為劍術正如其他武功，必有剛柔之別。可是為甚麼左邊輕輕柔柔的劍光，反而使人泛起了「危機」「死亡」這一類可怕感覺？

這並不是說右邊的凶猛劍光沒有殺人的威脅，而是兩者比起來，竟是輕柔美觀的劍光壓力更强，這一點就好像有點不可思議了。

潘老五右掌中已多了一把兩尺四寸闊刀厚身短劍。這把闊厚短劍甚麼時候出來也沒有看見，總之他粗壯右臂一揮，銀虹旋繞飛舞。一方面使人眼花繚亂，另一方面又能教人清清楚楚看見他一共舞出十二朵劍花。因而左邊那道輕柔如春風落花的劍光，雖然利時連攻十二劍之多，却都被潘老五短劍銀光一一封住。

事實上潘老五也沒有閒着，只見他勾摘纏拿，掌指翻飛，以短促得只不過眨幾下眼睛時間，竟也使了七種擒拿手法。

他自然不是閒得太無無聊而表演給人家看，如果他左手不是及時地又指又掌奇招迭出，無可置疑已被右邊擊到那道劍光在身上刺了七個窟窿了。

不論那兩道劍光也好，潘老五應付的兩種不同武功也好，却都是人寰罕睹精妙上乘武學。天下千百萬無數練武之士，只怕其中只有很少人能够有運氣有本事看得到這種上乘武功。

屋頂上現在一共有三個人，却分為兩陣對峙。潘老五目注右邊的年輕人。此人輕輕柔柔瀟洒空靈的劍法，曾經使他幾乎有兩劍封不住。封不住的後果自是屍橫就地，決沒有第二條路走。所以現在他想知道的是此人是誰？何以每一劍都是殺着？剛才連攻的一十二劍是不是已用全力？是不是已發揮極限威力？

那年輕人居然還微微而笑，斯斯文文地道：「我是宋清泉，你呢？」

「我是潘老五。但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的眞姓名，那麼我也就是聲名狼藉的『可憐香客』何奇。我本來也不願意坦白告訴你。但沈神通既然在此，而我也已經使出我壓箱底功夫，看來大概已瞞不過沈神通了！」

院子裏的謝老大駭一跳，厲聲道：「甚麼？你是憐香客何奇？你既然是何奇，你名氣本事絕對不在『趕盡殺絕五行使者』之下。但你却寧願做我們的老五。你寧願低首下氣聽我們命令行事。為甚麼？」

潘老五現在是「憐香客」何奇了。這何奇名氣前幾年在江湖上甚是响亮，因為任何人若是家裏的妻子或女兒長得漂亮動人的話，就很可能被何奇這傢伙賁夜拜訪以及「憐香惜玉」一番。

聽起來好像有點誇大其詞故神其說。但此處所提及那些必須提心吊胆的人，却只限於武林人物。普通之人反而不怎麼知道世上有這麼一個「憐香客」何奇。

由於武林中人的媳婦兒或女兒長的極漂亮動人的不算多，故此有過那麼十幾二十個美女出事之後，何奇的「惡名」就全國皆知了。不過眞正的武林高手對何奇十分戒懼重視的，並不是他貪淫好色行為，而是他的右手「銀龜劍」和左手「幻影擒拿十八式」。這兩宗上乘劍掌絕藝，幾年前連少林寺武當等七大門派的掌門人都驚動了。他們不但親自研創破法，還親自傳授一些門人。由此可知，「憐香客」何奇在武林中的地位份量竟是如何！

連少林武當等七大門派掌門人，也十分重視的人物（當然這不是說那些掌門人們害怕何奇，也不是說武功不及何奇。但由於他們每一個都是武林頂尖角色。沒有不深知武學之道博大精深難有涯岸之理。所以他們對任何武林絕藝決不輕視。都一定想法子弄到一些資料，並且找出破拆之法。這樣門下弟子才不至於措手不及而寃

寃枉枉傷亡），若是只論武功，當然不必屈居「趕盡殺絕五行使者」的末席。

那麼「憐香客」何奇何以肯做他們的老五？他究竟想怎樣？

謝老大的問話，何奇還未回答，沈神通已經插口道：「老謝，你問得蠢不蠢一點？」

謝老大訝道：「我蠢？我不應該問他嗎？」

「當然不應該。」沈神通說：「何奇一定有堅强可信的理由回答你，大概也可以使你滿意。可是你怎知道他的答案是不是眞的？任何人若是有一兩年時間去想，都必定想得出很好理由。何況是何奇？」

李老二、吳老三熊老四一齊點頭道：「對，對極了。」李老二還招手要謝老大靠近一點，低聲道：「老大，咱們今晚就算通通活不了，都還不要緊。最要緊的是潘老五……不，那憐香客何奇也活不了才行。」

此是一拍兩散之計，試想假如他們四人都活不了。那麼，爲何要讓何奇能活下去？

沈神通根本不必正眼觀察，只用眼尾一掠就知道他們的結論。所以突然大喝一聲「殺」！接着又道：「不死不休！」

這個命令是對屋頂的宋清泉宋阿勇兩人發出的。

宋清泉仍然以輕柔如春風姿式招數，長劍劃出六道短短亮亮的光華，攻擊何奇左邊六處要穴。

宋阿勇舌綻春雷大喝一聲，手中長劍也已使出强攻硬打招式，迅猛攻擊敵人右邊。

何奇左右手一齊施爲應敵。「銀龜劍」和「幻影擒拿十八式」果是名不虛傳。看來雖是守勢，但守中仍然有攻，絕對不是一面倒那種可憐情況！

只不過片刻工夫，雙方已互拆了十八招以上，如果每一招平均以兩式計算，那麼桃花溪宋家這一邊的兩個人已攻殺了七十二劍之多，此所以屋脊上劍光虹繞電閃眩人眼目，實是合理之至。

這其中加上何奇闊又厚身「銀龜劍」的劍光，當然更是光華閃掣宛如銀蛇萬道，教人幾乎以爲是在看烟花奇景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正在捨命相搏。

何奇對拆到第十二招時，已經發現眞正殺氣來自宋清泉瀟洒空靈的長劍，至於宋阿勇那把長劍外表上雖然凶毒迅猛，其實並非主力 所以不必付出一半心神力量對付他。

到了十八招之後，更證明這個判斷沒有錯。

那是因爲宋清泉的劍法越來越靈翔輕靈，他每一劍碰到或點中何奇「銀龜劍」之時，何奇便立刻感到隱藏於瀟洒空靈後面有一種凶險殘毒的殺着。

另一方面何奇左手使出「幻影擒拿十八式」絕藝，只用三成功夫就能够完全擋住了宋阿勇的凶猛劍招（外人瞧得出瞧不出並不重要，何奇心中知道就足够了）。

又片刻時光飛逝，那何奇已被宋清泉宋阿勇一輪急攻，又互拆了十八招之多。

這時連沈神通也爲之搖頭深深歎息因爲何奇精妙絕世武功實在極之簡單極之可怕。

假如不是碰到桃花溪宋家兩大高手的話，今夜的情況以後的歷史大概就要重寫了。

換言之，沈神通龐照還有李跛子杜麗春等四人，在「五行使者」圍攻之下，結局如何殊難測料。

當此最緊張的刹那間，沈神通居然做出一件很不近人情的事，那就是他把眼光從屋頂戰場中收回來，却落在謝老大等四人面上。

要知現下宋家兩大高手已經等於是沈神通方面的人手，所以宋家二人的勝敗存亡，沈神通自應比別人要關心緊張十倍才對，然而別的人都沒有法子移開眼光，只有他移開了，豈不是極之不近人情的事？

而且就在沈神通眼光移開之時，屋頂交戰拚鬥情況也隨即就有了變化。

戰況變化乃是「憐香客」何奇主動令致的，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何奇左手擒拿由快變慢（當然並不是眞的很慢，只不過是比較式的說法而已），變得既不擒也不拿，而是劃出由小至大一連三個圈子。

這三個圈子並無天崩地裂雷鳴電掣之威勢，可是宋阿勇却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感到，他一口氣攻出的「拔山」，「迴日」，「摧木」三招一十二式，本來就算不能一劍刺穿敵人胸膛，也可以迫得那何奇手忙脚亂，或者至少露出一點手忙脚亂的樣子。

可是宋阿勇却發現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那「拔山」「迴日」「摧木」三招一十二劍攻刺出去，好像小針丟到大海裏一樣•對方一隻空手劃出的圈子顯然含有陰柔陽剛兩種勁道，使他的劍招完全發揮不出威力。

如果單單是三個圈子，咬咬牙就可以忍熬過去，但何奇並沒有停手，也就是繼續猛劃圈子之意，每三個圈（由小到大）成爲一個單位，每個單位都好像無底深潭摶吸了任何物事（包括兵器威力在內）進去。

自然這時候何奇右手的「銀龜劍」亦忽有佳作。

只見那宋清泉的長劍撒出一排又一排眩幻耀目光芒之時（每一排劍光大約是迅急刺出七劍組成），本來這一輪靈翔飄逸攻勢委實不易抵擋。然而何奇那把寬劍橫亙身前，所移動的位置和角度都十分有限，却已經出現奇異現象——宋清泉每排劍光都刺在那口寬劍劍身上。

假如宋清泉所發之劍全部只能刺中敵劍劍身，那也沒有甚麼關係，最了不起結果就是刺不中敵人不能殺傷敵人而已。

可是宋清泉却感到十分不妙，因爲他每一劍點中「銀龜劍」劍身的，都好像忽然陷入泥沼流沙一樣，要費不少氣力才可以收劍再發。

所以表面上看，那宋清泉瀟瀟洒洒，一排又一排劍光如潮如浪攻去，好像佔到了上風樣子，其實都不是這麼回事，大概如果他叫苦也不會丟臉的話，他必定已經震天價叫苦了。

總之現在情勢忽然變得很奇怪，那宋阿勇好像吃醉了酒脚步歪歪斜斜，每一劍迅快如故只失去兇厲威勢，而宋清泉則好

像玩魔術的人，表演得手脚又快又好看，無奈人人心中都知道是假的而不是眞的。

這時反而是最可厭的李老二用手肘碰碰謝老大，又低低說道：「這情況不妙得很。」

謝老大瞿然說道：「咱們快逃，好不好？」

李老二仍然很低聲說：「不好，因爲我們還不知道憐香客何奇爲何混入咱們集團。」

謝老大道：「他當然不會太無聊而這樣做，咱們出手助宋家一臂之力如何？」

李老二說道：「你忘記這兒還有一個沈神通？他難道會坐視宋家之人落敗被殺嗎？」

謝老大茫然道：「那怎麼辦，既不能逃？又不能戰？」

他們話聲很低，照理說別人應該聽不見，但沈神通忽然插咀，這就表示他，竟然都聽見了。

「李老二說得對。」沈神通聲調中大有悠悠然味道，至於現下還在屋頂以命相搏的險惡戰況，似乎既不足以令他關心，又與他全不相干一樣。

沈神通接着仍然用不急不忙的聲音說道：「你們現在的確既不能戰又不能逃，戰就是上去帮宋家兩人之意，但問題是你們就算帮忙殺了何奇，便又如何？你們總不至於爲了洩一時之忿而去冒生命之險吧？況且宋家兩位高手其實亦不見得要你們帮忙。」

李老二冷冷道：「我們本來不想逃，但情形有了變化，我們的決定也可以改變的。」

沈神通道：「逃？逃到那裏去，我們打個賭怎樣，今天晚上有我沈神通在此，你們若是能够在一千里之內擺脫我追踪，我就不姓沈，我跟你們姓。」

當世之間恐怕也只有沈神通這種人物，胆敢誇這個口打這個賭，而且還敢担保對方必定不敢接受打賭的挑戰。

李老二兩條眉毛皺得簡直黏在一起，他的確沒有胆量跟沈神通打賭，所以他提出另一途徑：「沈神通，我們就算逃不掉，但起碼現在仍可以跟你拚命，你和龐頭兒一共只有兩人，但我們有四個之多，你好像划不來，你何必趕狗入窮巷？」

龐照只不過站在門縫後，並沒有出房，可是李老二居然一口叫出姓名，這種本領連沈神通也不能不佩服。

至於李老二提到「拚命」的威脅，沈神通反而好像沒有聽清楚而不加理會。

沈神通抬頭看了一眼，忽然厲聲道：「殺！快殺！我說過不死不休，你們並非聽不見？或者已經忘記了。」

他這話使人感到有點糊塗，因爲宋家兩人分明屈居下風，難道他們本來有能力擊敗和殺死那何奇，却一直不施展毒手殺着麼？

事實立刻解開衆人心中之疑，只見宋家兩大高手忽然劍路互變，也就是說本來瀟瀟洒洒的宋清泉變得兇悍威猛，而宋阿勇則反轉過來。

這宋阿勇劍招一變，那種空靈瀟洒味道，比宋清泉大有過之而無不及。

尤其是五招之後，他微微含笑完全停下脚步，已經不再被何奇劃出的「圈子」扯得跟蹌進退，顯然何奇的「圈子」已經套不住他。

更進一步就是宋阿勇的長劍忽然也劃圓圈，比起何奇的手更快，却毫不匆遽急促。

現在輪到何奇變成醉漢，身形歪斜脚步跟蹌在窄窄屋脊上進進退退。

何奇心中大叫一聲「我命休矣」，同時又勇起强烈的悔恨情緒，因爲桃花溪宋家劍道，不但曾經號稱天下第一，而且已曾久聞宋家大周天神劍這一路「大衍如環」，乃是劍道中至神至妙絕學，所謂「生中有死，死中有生」，永遠在生死交界點循環不停。

明明聽過也明明知道人家有這種劍道絕藝，何以還要使出「無極圈手」這門功夫？何奇悔恨的是這一點，莫不是鬼迷心竅硬是拿羊肉往虎口送。

「武學」之道也正如其他的學問一般，不但淵深無涯，博大精微，甚至比其他學問還有過之。

世上任何學問或科技理論，每個問題及主張往往會有相反的學說，甚至三種以上的學說，使人看了迷迷糊糊莫衷一是。

武學也有這種情形，不過武學比較現實些，也可以說是殘酷些，那就是錯誤的一方很難有機會修改他的看法，因爲他已經死了——由於他的錯誤。

種種現象和證據，顯示世上眞有「相尅」的事實，物性固然有相尅（例如你喝一大瓶牛奶，如果再喝檸檬汁或醋，保險你必定肚子很不舒服，因爲牛奶遇酸便凝固之故），武功自然也是這樣。

那憐香客何奇的「無極圈手」，乃是「幻影擒拿十八式」之中最精最妙的一手，向來所向無敵未曾敗過，但師門秘密相傳，這一手秘技絕對不可以碰上桃花溪宋家的「神劍」，如果碰上了那就有如飛蛾投火自焚命喪。

但我一直都不相信師門密誡，因爲桃花溪宋家久矣人才凋零，近幾十年來從未聽過「神劍」重現江湖。

——我也曾夜入宋家好幾次，查證得知那宋家神劍已經失傳湮滅。

——但爲何這兩個年紀輕輕宋家劍士，居然使出「神劍」，莫非我命該絕？

以上是何奇的想法，話說時囉嗦，其實他還用不了眨一下眼的時間就想完了。

何奇的江湖生涯也跟着完了，因爲他師門密傳的警誡一點不假，宋家大周天神劍的確尅死「無極圈手」。

只見宋阿勇的長劍，在那忽生忽滅、繁密如春花的劍光圓圈中，忽然直直地刺出。

這一劍畢直刺穿憐香客何奇胸膛。

不過何奇從屋頂摔下之後，居然頭不破脚不斷（其實他的頭就算多破幾個洞也沒有關係了）。

這是因爲公門强人沈神通，很及時地接住他之故。

沈神通竟然還跟他說話，沈說：「何奇，你和五行使者他們都死有餘辜。不過我仍然希望最近蘇杭附近各村縣的姦殺奇案，並不是你們做的。」

何奇喘幾口氣，答話時聲音已很微弱

。他道：「不是，不是我們做的。」

「你今夜死於桃花溪神劍絕藝之下，應無遺憾（意指兩種武功先天相尅之故）。只不知你還有甚麼心事沒有？如果我沈神通辦得到，我替你辦。」

何奇輕輕嘆息，說道：「我沒有後事拜托你，我只有一個疑問，你或者能夠回答。」

沈神通微笑道：「大概可以吧？你知道我本來就靠這門功夫在江湖上混日子的。如果連我也猜測不透的疑問，你老哥根本不必費心了，我希望你不會認爲我太驕傲自誇。」

「當然不會。」何奇說：「現在，我只想知道五行使者除了我之外，究竟誰是眞的老大？表面上是謝行做老大，但好像不是又好像是。」

此人參加了「趕盡殺絕五行使者」集團，已有兩年之久，却仍然弄不清楚究竟誰是眞的首腦，這當然是很令人懊惱的疑問。

沈神通使個狡猾，只在何奇耳邊低聲說話，別人都聽不見，後果自是人人都爲之心癢癢而又疑神疑鬼。沈神通說：「我知道你一直猜側那李老二才是眞正首腦，但你又不敢肯定，所以心中甚是苦惱。」

何奇連連點頭，不過他的動作已經很衰弱很沒有氣力了。

沈神通又在他耳邊說：「你本來沒有錯，李老二的確才是五行使者之首，你如果不是有患得患失心理，你老早就可以看出了，現在你願不願意告訴我，你爲何有患得患失的心理？」

何奇聲音有如蚊子叫，他倒不是怕被別人聽見　而是實在已經發不出甚麼聲音了。

他說：「我有一個好朋友林風，他不但家中財物被刦　不但他的姊妹被淫辱，連他性命也不保，而這個案子就是他們做的。」

「他們」無疑就是指五行使者這個罪惡集團。但他憐香客何奇本身不是也常常刦財刦色　以致於天下武林皆知他的臭名麼？既然他本人也是這類人物，就算朋友受害　却又何至於記仇記恨如此之深？

而且，像何奇這種人也有「好朋友」麼？

何奇微弱的聲音解答了疑惑，何奇又道：「林風是我小孩子時候的朋友，他不是後來才認識的朋友，而且他的人很熱情善良。他甚至連牛肉也不肯吃。」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沈神通心中連說兩聲。同時也勇起既了解又同情之感。

以人生的複雜以及變幻，對任何朋友你最好採取「今天有酒今天醉」的態度。也就是說今天的朋友，明天却可能變成敵人。所以不要期望太高。更不必作長遠打算。

這樣說來「友情」豈不是虛假的？豈不是卑賤的？假如連友情也不可以信賴的話……

我們倒也不必太悲觀。因爲問題關鍵在於有沒有牽涉利害關係。

但凡是自小相識的朋友，或者年輕時意氣相投的知己。其時毫無利害關係，這種「友情」當然可以相信。至於我國自古欽羨傳誦的「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這話，其實只不過指出知己難得這一點而已。萬萬不可以當眞。試想世上那有由小時候交到頭都白了的朋友，還像新朋友？反而在官道在旅社或酒肆裏，才一相逢就眞的像幾十年老友一樣？

沈神通輕輕放下何奇，好像怕驚醒他，怕使他好夢中斷似的。

謝老大道：「憐香客何奇好像已經死了，連我們也瞧得出，難道你不知道？」

沈神通道：「我用鼻子聞一下就知道，連眼睛都可以不用．你還差得遠哩。」

謝老大道：「那麼你還那般溫柔幹什麼？」

沈神通道：「我替他的朋友林風哀悼他，也稍稍表示我一點敬意。你一定要記住，任何可惡該死的人，往往也有高貴可敬的一面。」

謝老大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以任何人的立場來看，憐香客何奇死有餘辜．他絕對沒有高貴可敬的地方。」

「那是你的看法而巳。」沈神通說：「我不打算說服你，我只希望今夜能夠把你們一網打盡，你們若肯投降，若肯束手就縛，我個人保證你們不受私刑，並且得到公正審判機會。如果你們恃强拒捕，那就只好格殺不論。」

李老二大大冷笑一聲，道：「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滑稽可笑的話。」

「我講的都是眞心話，」沈神通聲音旣鄭重又嚴肅：「我看不出有那一點滑稽可笑？」

「就算不滑稽可笑，也只是廢話。」李老二說：「但我並不怎麼怪你　因爲你沒有坐過監牢．也沒有吃過寃枉官司。」

「你的意見不妨講出來聽聽。反正我不是施展緩兵之計　我們多談幾句也沒有關係。」

「很好．」李老二說：「假如現在我們束手就縛，讓你們抓回去鎖在監牢裏，然後你會控告我們犯了某些搶刦殺人强姦等等罪名。這時高坐在上面的法官大拍驚堂木，直拍得連旁聽之人也心驚胆跳爲止，然後你猜法官大老爺怎麼說？」

沈神通當然知道，當下答道：「他問你們有甚麼理由證據答辯，對不對？」

「對極了。」李老二說，但由於他還帶有冷笑聲，所以人人皆知他完全沒有贊許之意。

李老二又道：「沈神通，我請問你，任何人若是被囚鎖在監牢裏，甚至可能有一段時間不准與外間通消息（法律稱之爲禁止接見，以避免有串供之可能）。在這種情況之下稟就算是你沈神通，你能不能收集和取得支持你自己的證據？」

沈神通以輕得無人聽見的聲音歎了口氣。

李老二又道：「你們做官的先假定我有罪，要我找證據證明我沒有罪。好，這也可以，但我人已關起來，叫我怎樣找證據？假如用理論方式證明我沒有可能做這種事情，例如你控告我偷隣人一隻鷄宰殺了打其牙祭，但我回稟說，我是虔誠佛教徒，我甚至巳經奉了長齋，所以我旣不可能吃肉，更不可能殺生，然而你猜結果怎麼樣？」



宋清泉與宋阿勇二人雙雙圍攻「憐香客」何奇。

沈神通又在心中歎口氣，顯然他也有同感，他深切了解對方想表達甚麼，但「制度」是這樣規定，他又有甚麼辦法呢？

李老二冷笑聲有如冷箭，使人十分不舒服。他冷笑完才說：「那法官大人先瞧瞧辦案的人是誰，如果是普通捕快差役，他可能會攷慮一下，但也靠不住，而如果辦案的人是你沈神通沈老哥，這個該死的法官大人根本連腦子也懶得動了。他大概把驚堂木連拍三十下，然後宣判被告答辯理由不足採信。我聽說這叫做『自由心證』，這竟然說法官他老人家對理論上的供詞證據既可採信也可以不採信。然後……嗯，我看我不必再講下去了。」．

所有的人（即是屋頂上宋家兩大高手，以及房間裏的龐照李跛子杜麗春等）都不禁動容，雖然他們的表情在黑暗中沒有人看得見，但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實。

試想像李老二所說的所形容的審判制度，如何能教人信任依賴呢？

註：上述假定嫌犯有罪並且要他本人找證據證明自己無罪，只屬大陸法系。像英美等國則屬海洋法系，必須控方提出足夠證據。如果證據有疑點，利益歸被告。所以在香港，由於證據有疑點而當庭撤銷控罪常聞常見，沒什麼稀奇。反過來說，德法等國就少有這種情形。我國更是自古就有「生不入公門，死不入地獄」的諺語。這就是因爲無論是誰，若然一旦被逮入官衙只怕費九牛二虎之力也拔不出來。

現在沒有人知道沈神通還能夠用甚麼理由反駁對方？甚至連龐照都很担心。

這時沈神通發出的歎氣聲，顯然巳表示那李老二的攻訐是對的。

因此謝老大李老二吳老三熊老四，四個人一齊得意冷笑。

龐照實在不忍心讓沈神通受窘，當下拉開房門大步走出。

但沈神通用手勢阻止他開口，等到那四個人冷笑聲停止了，才徐徐說道：「你們這些年來惡名四播，你們總不至於在我面前，否認曾經做過殺人搶刦强姦這些壞事吧？」

在沈神通面前當然不能抵賴否認，但好像也沒有親口承認的必要，所以他們都緘默着。

沈神通又道：「理論和制度的缺點，對於你們犯罪事實有甚麼關連呢？難道法制有了缺點，又被你們指出之後，你們犯過的罪就變成不是事實？」

簡簡單單幾句話，忽然巳使得謝老大等人啞口無言。

「我們不是來討論法制得失。」龐照心頭一亮之後，也會開口說話了：「我們來辦案。由於你們犯案纍纍，所以非抓不可。你們就算不同意也不行。」

話聲未歇，他和沈神通手中都忽然出現一條鎖鍊。

他們取出兵器手法固然好像變魔術一樣，但五行使者他們（現在只有四人）也一點不慢，每個人右手都是一柄闊刀厚身短劍，形狀跟何奇的一樣。

不過他們左手却不像何奇那樣空着，人人都戴上一枚「鐵拳頭」，四隻手指外緣的「拳刃」都突起兩寸高稜角，若是被打中身上，担保會多出四個洞，流血骨碎自是不在話下。

那沈神通龐照兩人的取出兵器手法固然快得驚人。但謝李吳熊等四人其實更早了一點亮兵刄。只不過他們摸出「鐵拳頭」後還要套入四隻手指，故此遲滯了大概眨一下眼睛的短短時間，這樣在速度上就被沈龐二人追上，變成一齊亮兵刄出來。

關於亮出兵刄快與慢這一點，乍看似乎無關重要，這話通常情形下沒有錯，但今天晚上情況就不同了。

原因相當簡單，那是由於沈神通還要講話之故。假如沈龐這一方不能及時取出兵器對方每人必定搶快出手，一出手就形成激鬥鏖戰局面，那裏還有機會說話？

現下雙方雖是如劍出鞘如箭在弦，但還要「一觸」才發，這時沈神通已經有足夠機會開口。

他聲音仍然舒徐悠閒．有如平常時候

談天說地一樣：「宋清泉宋阿勇……」

屋頂上宋家兩大高手不能不各自應一聲。

當然謝李吳熊等四人，便因而更不至於忘記屋上還有兩名劍客的情勢了。

沈神通接着又說：「無敵天下的崆峒絕藝大周天神劍，雖然傳於桃花溪宋家。此事武林無人不知。可是近百年來，也就是說自從被尊稱『劍聖』的宋不凡前輩仙逝之後，就從沒有在人間出現過。」

他現在談的不但是武林軼事掌故，同時也是上乘精妙武學。凡是修習武功之士，誰不想聽聽這種秘聞？尤其是沈神通乃是談論者，他淵知博聞天下武功的聲名，早已家喻戶曉無人不知。

所以謝李吳熊四人像石柱一樣紋風不動，全然沒有出手攻擊之意，還個個豎起耳朵，實是不足為奇。

宋清泉聲音從屋脊上飄下來：「沈神通，你到底想說甚麼？」

沈神通道：「我想告訴你們，既然你們都施展得出大周天神劍，你們就等於我的天羅地網。如果這四個罪犯有一個逃掉，我誰都不找，只找你們算賬！」

宋阿勇怒道：「這算是那一門子的道理？我們為甚麼要負責任？」

人人都暗暗同情宋阿勇的抗議。試想他們一不拿俸祿不吃公糧，二來又與沈神通沒有交情。他們憑甚麼要負責？

沈神通自然有他的道理。他說：「誰叫你們練成了大周天神劍？據我所知昔年『神劍』石軒中大俠，縱橫天下所向無敵，特別是這一套神劍不施展則已，一旦使出來，世上任何高手都無法逃遁。你們就算比不上昔年的石大俠以及宋不凡前輩，但至少也絕不能讓罪犯逃掉，你們認為我的要求有沒有太過份？你們難道連這一點信心都沒有？」

他並非用激將法，只不過把事實說出來。

想當年（二百年以前了）那石軒中大俠挾青冥寶劍，三次力鬥天下第一高手鬼母冷婀終於得勝，同時又挫敗當世無雙劍道宗師「碧螺島主」于叔初。

這些事蹟武林之人至今津津樂道。而談起來又無不都泛起高山仰止那種緬慕無盡之情。

屋上飄落宋清泉歎氣聲，他的心情一定很沉重，是甚麼原因？是不是他們的「神劍」並未練到巔峯圓滿境界？所以他們根本沒有封鎖把握？他歎氣之後說道：「好的，沈神通！現在我才不能不相信寒家秘傳劍譜上一句格言。唉！我聽命就是，他們一定逃不掉的，除非我們落敗被殺，那時我們也沒有法子了。」

李老二的長脖伸得更長一些，厲聲道：「那是句甚麼格言？你他媽的甚麼不敢講出來？」

宋清泉對他的粗言穢語沒有甚麼反應，只道：「劍譜上那句格言是『智慧比劍更重要』。唉！」他再歎口氣又說：「假如沒有碰見沈神通，我這一輩子恐怕都不會了解這句格言的眞義。」

李老二脖子仍然伸得很長，咯咯而笑好像一隻公鵝。他道：「宋清泉，你錯了。你必須記住一件事，那就是智慧也必定靠實力，才有所作為。你想想看，假如我們一舉擊斃了沈神通和龐照，你猜我們這時能不能安然離開此地？」

宋清泉道：「那當然可以。可是沈神通他們誰殺得死？你們恐怕還不行吧？」

李老二道：「你太小瞧我們了，你不妨想想看，趕盡殺絕五行使者的聲名難道是天掉下來的？我們窖藏裏的幾萬黃金難道是路上檢到的？我們若沒有相當實力，沈神通老早抓了我們，早就要了命又搬走黃金。所以你們最好小心想一想，不如在我們這裏拿兩萬両去花花。我這建議你們還聽得進耳朶麼？」

宋清泉笑道：「兩萬両黃金？當然聽得進耳。我幾乎連耳朶都豎得像兔子！」

「那麼他呢？」李老二問。「他」就是指宋阿勇，由於宋阿勇一聲不哼，使人大有莫測高深之感。

宋清泉道：「阿勇麼？這個人有點騾子脾氣。我猜想至少要另加三萬両黃金，也許可以使他點頭。」

一個二萬，一個三萬，加起來就是五萬両了。李老二不禁哇一聲大叫，道：「一共五萬両？你以為我們找到金礦，是不是？」

當然他們大可以突圍脫險之後，來個不認賬。這時宋家只有兩人，要講和或是講打，他們都可以奉陪。

然而這只是謝老大吳老二熊老四的想法而已。

李老二決不肯這樣想。因為他已看得出情勢對他們極之不利，縱然能斬殺了沈龐二人，自己這邊大概也最多只剩下一兩個人沒有受傷。因而這時決計鬥不過宋家兩大高手，其理甚明。

宋清泉冷冷道：「那就算了。五萬両黃金雖然令人垂涎。不過既然你們不答應，同時我宋家也不算窮。我相信我這一輩子仍然可以過大少爺生活，所以這個交易吹了，也沒有甚麼關係！」

沈神通直到此時才開口，道：「你們沒有關係，他們却有關係得很。」

老實說沈神通老早就知道這件交易一定談不攏，所以故意縱容雙方談判，目的是想多知道一些資料。現在既然知道「五行使者」有好幾萬両黃金窖藏，已經够了。他腦海中甚至看見許多被他們害死的人的家屬，由於意外地獲得不少黃金可以解決生活困難那種快樂的神情。

這就是沈神通的風格──在法律無法照顧範圍外，盡可能予受害者一點補償。

通常受害者的家屬，多是婦孺老幼，在社會競爭壓力下不易生存。所以雖然這樣做並不合法，但沈神通也只好暫時忘記法律有些甚麼規定了。

話說回來，如果沈神通沒有法子收拾這批惡人，當然任何想法都屬多餘。故此沈神通一開始就已經極之小心觀察。

這四個惡人中，眞正的首腦是李老二。這一點他也已告訴了潘老五（即已經死了的憐香客何奇）。但僅僅這一點還不够，因為李老二固然已知是智謀武功都最好的人，但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是誰？每個人弱點是甚麼？一出手必須先殺死那一個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武林中常常出現一言不合拔劍便鬥的

情形。很少見到像沈神通這種囉嗦麻煩的人，他咀巴並不囉嗦，只是說他想得太多，攷慮得太週到而已。

這時屋頂上的宋清泉問道：「交易告吹也好，談得攏也好，總之都不免一戰，所以交易告吹對他們有甚麼關係呢？」

沈神通道：「你的問題讓事實解答。現在我問你，以你和宋阿勇聯手施展宋家劍道絕藝，能不能困住李老二？」

宋清泉傲然道：「你要不要打賭？」

沈神通道：「好，李老二交給你們。小龐，吳老三是你的，你若是能够打個平手，事後重重有賞。」

第一個面色變白的李老二。因為沈神通的調配簡直好得不能再好。

故此他連哼也不哼，手中闊厚短劍忽然劃出一道光虹，電擊雷奔疾攻龐照。

李老二只要纏住龐照，沈神通的全盤計劃就必須重新調整。因此龐照揮動銀光燦爛的鎖鏈，全力封擋他攻勢之時，李老二可眞禁不住有點沾沾自喜，因為他已成功地擾亂了沈神通的計劃。

沈神通健腕一振，手中那條金色鎖鏈變成百十道光芒，疾取謝老大。

剩下來便是吳老三熊老四兩人。他們無論幫誰的忙，都一定足以使人頭痛傷腦筋，然而他們却好像傻瓜一樣站着不動。

其實他們並非完全沒有動作，只不過他們的動作都是針對屋頂上宋家兩大高手，所以對謝老大李老二來說，他們就等如沒有動作了，但屋頂上遙遙罩射下來的森殺劍氣並不是假的，故此吳熊兩人想不理睬也不行，如果他們不予理睬，則劍光射下來取了他們性命，那時更沒有機會可以幫助謝李兩人了。

先說龐照情況。他似乎很糟糕，一下子就被李老二的短劍和鐵拳捲住，五招不到已經退了十步之多。

這李老二形貌言談雖是使人憎厭，可是武功招式完全是走的大開大闔强攻硬打的路子。他的鐵拳頭尤其威力十足，砰嘭連聲打中對方銀鎖鏈，迫得龐照沒有一招能够完完整整使完的。

同時之間兩邊謝老大却被沈神通的金鎖鏈捲住。在沈神通原先的調配中，這謝老大本來也屬於他的獵物，而且還要加上一個熊老四。但現在既然少了熊老四帮忙，沈神通能够輕易佔取上風，好像就很合理很應該了。

這謝老大不但劍招陰柔惡毒，連左手鐵拳頭亦是這種路子，可惜在沈神通金鎖鏈猛攻之下，根本欺不近三尺之內。換言之，他的兵器招式都够不上尺寸，因此自是毫無威脅。

龐照一退再退，不覺已經退到房門前。他這時使了一記連李老二也想不到的招數。那就是忽然一肘撞開房門退了入房間內。

假如他是被緝捕的人，這一招合理之至。但問題是他的身份乃是緝捕者，他若是躲藏逃走，還緝捕甚麼呢？

李老二回顧一眼，已把整個形勢看清。因而禁不住咀角牽動發出冷笑。姓沈的今天大概輸定了，就算不至於垮得爬不起來，至少也大傷元氣……

這李老二的判斷是：只要謝老大能够咬牙再支持一會，又只要他衝入房內能够在五招之內殺死龐照，天下定矣！

此時屋頂上宋家兩大高手，馭劍化作兩道耀目精虹疾射院子。他們各取一人，每道劍光都有江山如畫氣象萬千之慨。

那李老二竟自不管吳老三熊老四能不能抵擋宋家高手的劍光攻襲，自己咬緊牙關一逕衝入房間。

房間內並不黑暗，那是因為有燈燭之故。

李老二身形快逾鬼魅，倏忽已飛落龐照身前。當然他的短劍鐵拳也一齊施展，因為他知道現在乃是分秒必爭的關頭，如果他能够比宋家兩高手，以及沈神通等都早一步殺了龐照，大概就還來得及援助謝吳熊任何一個。

此是最樂觀的情況。李老二同時也已攷慮到悲觀的一面。那就是如果他殺死龐照時，外面宋家二人和沈神通已經大獲全勝。這時他還可以從後窗遁走，不至於落在天羅地網中。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李老二似乎有百分之百把握必能殺死龐照，問題只差在「時間」的長短而已。

但龐照眞的那麼容易殺死？

龐照出任無錫捕頭已有七八年之久，已是身經百戰歷涉險難，他豈是那麼容易被擊敗被殺死的人物？何況他是沈神通很欣賞愛惜的弟子，大凡是沈神通的人，必定會練有一些古怪本領，必定有幾下「古惑」手法。

李老二在武功上能不能一定取勝尚是未知之數。但在「古惑」方面他顯然已經一敗塗地無可挽救了。

過程精采而並不複雜，當時李老二劍拳齊飛打得龐照連連後退，並且一下子就退到牆角已經退無可退，在這緊要關頭，龐照的「古惑」立刻發揮妙用。

原來龐照退入房間內竟然大有深意，因為房間內還有兩個人──李跛子和杜麗春。

問題就出在這兩人之一的李跛子身上了。

誰也來不及追究何以房間內忽然多了一道劍光，只知道這道劍光矯矢如神龍盤繞飛舞，一時房間內氣溫驟然下降，杜麗春首先被砭骨寒氣侵襲得牙關打戰索索發抖。

李跛子不但沒有發抖，事實上劍光正是他發出的。

那道劍光與他相距尋丈，但却好像握在他手中一樣的聽話，眨眼間已向李老二凌厲攻了七劍之多。

這七劍自然是有先有後，但由於所攻取的穴道一處比一處重要，所以在被攻擊者的感覺中，就好像是七把劍一齊刺到一般。

這口飛劍加上李老二手中的闊厚短劍，驀地映出千百道光華，使人眼睛都幾乎睜不開。

不過龐照全然不受影响，叱一聲「着」，李老二立刻劍拳皆垂，人也像木頭一樣僵立不再移動。

因此誰也顯然沒有再出手攻擊他的必要。李跛子的飛劍，龐照的銀鎖鍊一時都不見了。

李老二其實還未死，只不過心脈要穴重傷，所以已經不能提氣不能運功而已。

他深深歎口氣，道：「七尺飛紅？唉，這宗絕藝怎會在此地出現？」

龐照道：「爲甚麼不能？如果他是雷家傳人的話。」

李老二轉眼望住李跛子，忽然發覺此人其實意態軒昂風神洒逸，便又不禁歎口氣，道：「原來，你就是海龍王雷傲侯的公子雷不羣，我眼力比不上龐照，事先不能瞧出這一點，我眞的覺得很抱歉……」

李跛子沒有否認，所以等如已承認他就是雷不羣，他苦笑一聲，道：「你不必難過，這一門觀測之術天下誰贏得過沈神通，老實說我的情況也很糟糕，並不比你好多少，很可能不久我們就在黃泉路上碰面了。」

李老二砰一聲跌倒，他有沒有聽完雷不羣的話誰也不知道了。

雷不羣面上還存留着苦笑，向龐照道：「我一出手就知道上了你的當，可惜那時已來不及了，你這樣做法對你們有甚麼益處？」

龐照沒有立刻回答，因爲外面院落的戰況，激烈凶險得連房間內的人也可以感覺到，所以他先向外面瞧看。

雷不羣却沒有放過他，又道：「你好像有點担心，爲甚麼？難道你認爲沈神通武功已經非復當年？」

龐照剛好瞧見沈神通從劍拳夾攻中間不容髮地閃出，因而背上不禁沁出冷汗，也因此覺得雷不羣的問話很討厭，因爲好像有很不吉利的意味，所以不答理他。

雷不羣向外面戰局上看了兩眼，就一拐一拐退回床邊坐下，自己抱住箱子，叫杜麗春也坐在他身邊。

在院落中，至少宋家兩大高手這時都不能不承認「趕盡殺絕五行使者」有那麼大的聲名，果然是有眞才實學。

宋清泉一邊揮劍進攻，一邊禁不住想起沈神通的話，這個公門强人的確眼力高人一等。假如李老二乃是這個犯罪集團首腦，同時武功又最好的話，那就的確非得有兩個人合力服侍他不可了。

目前只看吳老三熊老四的武功，已經可以抵擋得住他宋家兩大高手，若是換了李老二或謝老大，後果不問可知。

但既然李老二武功最强，而這一邊則很可能是龐照最弱，以敵方最强對己方最弱，結局不問可知，可是沈神通何以一點都不着急？

宋清泉他其實也沒有甚麼餘暇可以想這些事，因爲吳老三的短劍忽然使出一路綿綿密密，有如天孫織錦全無縫隙的劍，而另一方面他的鐵拳威力陡增，一連三拳幾乎把他迫退。

要知「大周天神劍」昔年在石軒中大俠手中，可以輕輕易易就擋住了那天下神力無雙鬼母冷婀的黑鳩杖，這意思就是說，如果這一路神劍練成之後，便不怕任何威猛凌厲的攻擊。

但既然吳老三的鐵拳能够幾乎把宋清泉迫退，便等如證明宋清泉還未練成「神劍」了。

此所以宋清泉趕快收斂心神排除一切雜念，一心一意對付吳老三。另一方面宋阿勇也發生相似情形，故此宋家兩大高手根本就不能分心查看房間內情形了。

沈神通的武功這幾年是進步或退步不得而知，反正這個人的事情總是像謎一樣令人莫測高深。

他好幾次從敵人劍拳下逃生——亦即是幾次都很危險之意——眼看謝老大劍法越發森嚴緊密，而鐵拳則越見凌厲。

沈神通好不容易退到院子角落一株老槐樹旁邊，因此得以憑藉槐樹躲過三招凶厲殺着。情勢頓時大見緩和，這是因爲槐樹樹身不在乎刀槍劍戟攻擊，就算有人能够一刀斬斷它，保證那槐樹也不會叫痛以及不會有任何反應，而將來長大的槐樹後代也絕對不會來報仇這一套。

謝老大爲之氣得瞪眼睛吹鬍子，因爲這株槐樹的確使他有力難施，然而又由於現在距離吳老三熊老四他們很遠，以至無法叫他們過來帮忙堵截（只怕沈神通正是要使他遠離吳熊二人）。

這棵槐樹對沈神通還有好處，那就是沈神通的兵器乃是相當長的鎖鏈，可以繞過樹身攻擊謝老大，但謝老大的短劍和鐵拳就最多只能用來抵擋敵人兵刃，免得自己被兩條會拐彎的金鎖鍊打死，却沒有法子可以透過粗大樹身反擊敵人。

連傻瓜也看得出謝老大已經是有敗無勝的局面。即使是在最喜歡打賭的英國，恐怕也得要一對二十的盤口，才會有人肯扒逆水落注於謝老大身上。

那邊宋家兩大高手貫注全神馭劍，在空靈瀟洒外表裏面，却又極之恭敬專一。突然間宋家兩大高手都超越了「敵我」，「劍刄」「勝敗」「生死」等等局限，而進入無障碍無痕跡的奇妙境界。

雖然他們每個人都只不過是這一招，忽然進入此種境界，可是在事實上，却也一招就足够有餘。先說宋清泉使出的是「大匠運斤」之招，此招望去儼如天下無雙巧手大匠，正以無跡可尋的細膩奇妙手法使用斧斤。

因而吳老三綿密細緻的劍招馬上變成極之粗手笨脚，同時又由於這是個無從補救的缺點，所以根本不必提到他左手鐵拳，只見宋清泉長劍輕輕細細劃過吳老三咽喉，吳老三就立刻躺下，連慘叫聲音也沒有。

與此同時宋阿勇則使出一招「龍牙打版」威勇劍法，劍光挾着風雷之聲，那熊老四的兇悍氣勢本如兇殘豺狼，却一時忽然變成豹子爪下之狼，根本巳是待宰的獵物，只有等死的份兒。

那宋阿勇劍光過處，「波」一聲砍下一個人頭，這個人頭自然就是熊老四的。

所有事情好像一齊發生一樣，因爲沈神通亦在此時被謝老大正面堵住，也就是說他們之間本來隔住一棵槐樹，現在却沒有了之意。

雙方相距那麼近，所以謝老大灰白鬍子的顫動，沈神通額上的皺紋，彼此都瞧得十分清楚。

鬍子顫動大概表示憤怒，而皺紋則必是表示焦急憂慮，謝老大沒有出言安慰沈神通（他會安慰沈神通才是奇事），他全力刺出一劍和擊出一拳，這一劍一拳無疑是對方焦憂原因。不過如果沈神通挨了任

何一記，那也是鐵定不必再焦憂了。

沈神通身子一側，看起來就只這樣側一下，其實巳宛如水中荇藻柔柔飄擺了幾次之多。

此一奇異身法只不過躲過「鐵拳」而巳，至於謝老大的短劍却是用另一種方法應付。

沈神通用的是金鎖鏈，抖手一洒一圈就纏捲住敵劍。那謝老大但覺金鎖鏈上傳來沉重如山的內力，若不抵擋內臟馬上就得受傷，而受傷還是好的，大概「死亡」成數比受傷大些。

所以謝老大當即也使出內勁，他內功倒也極之精純深厚，堪堪抵住沈神通內力侵襲。

不過沈神通居然還能够講話，這就使得謝老大灰鬍子尖端之處，忽然聚滿了汗珠。

那沈神通說：「如果你是李老二，我絕對不敢不用全力。你一定也知道，出手不用全力的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宋清泉宋阿勇巳結束戰事，走過來壓劍掠陣，因此現在謝老大的處境更危險，也就是說他除了逃出沈神通的金鎖鏈之外，還要逃得過兩個一流劍手的利劍才行。

沈神通微笑道：「我不怪你不回答，因爲你的『小五行神功』目前還無法應付我。你爲了不想被我鎖住脖子，只好拚命全力運功抗拒了，不過有一點你一定大意疏漏了，那就是你難道寧願被利劍刺入身體而死？却不願被我鎖住脖子而活？」

謝老大身子一震，灰白鬍子抖動好幾下，忽然雙手一垂，讓一條金鎖鏈套住了脖子。

沈神通道：「你是很聰明的人，你們五行使者以李老二爲首，你一聽李老二無聲無息，所以你才決定不反抗，這樣做當然對你的健康非常有益。」

謝老大聲音變得很枯澀，道：「你究竟想怎樣？現在我巳經是魚肉，你是刀俎，你想怎樣何不快點說出來聽聽？」

沈神通手指一勾，那謝老大身子立刻旋轉靠近，沈神通一手勾住他肩頭，才道：「現在才可以說……」

宋清泉收劍躬身行禮，道：「你公事在身，我們理該迴避先走一步。」

沈神通道：「等一等，這件事我沒時間分身去辦，還得你們兩位帮忙才行。」

宋清泉的面色變得有點不好看，他說：「寒家之人受到很多規矩束縛，我們恐怕不能替沈公您出力效勞，假如你代表官家的話。」

沈神通道：「我明白，但這件事却非你們帮忙不可，因爲幾萬兩黃金不是小數目，除了桃花溪宋家的人之外，我豈敢相信別人？」

幾萬兩黃金在任何地方任何世代，都不可能是「小數目」。

所以宋清泉諒解地頷首，心中也不禁感到被信任的光榮。

× × ×

古語說「獨木不成林」，又說「牡丹雖好，也要綠葉扶持」。

這意思是說任何人不管本領怎麼好，也都不能沒有忠心能幹的手下。

蘇州總班頭韓濟傑當然也不能沒有忠心而又能幹的手下。其中最忠心的是鄧精明。二十六七歲的小伙子，人如其名相當精明。

他所率領的公差由十二名剩下四名。那是因爲城郊發生了兩件兇殺案，所以暫時把人手調離「賜福坊」。

現在巳是落暮時分，一頂轎子出現在人羣中，此處特別提到轎子是因爲兩名轎夫之中，有一個叫做阿忠，此人不但鄧精明認得，而且還時時有交易，鄧精明不是要轎子，要的是綫報，所以換言之阿忠可以算得是「綫人」。

然而前面的轎夫却面生得很，此人相貌醜陋，身體看來十分强健，鄧精明看了又看，手下一名公差也發現了，正要邁步過去攔截，却被鄧精明所阻止。

鄧精明說：「那廝雖是面生，你們看見沒有？他脚步虛浮得好像大浪裏的小船。他身體很壯健，可是現在巳快要脫力倒下。你知不知道抬轎子也很有學問？不管你氣力多大身體多好，但如果不懂得方法，包你一天下來就變成奄奄一息。阿忠遠遠比不上那廝强壯，但他就是沒有事。」

公差連連點頭，笑道：「合該那廝倒霉，他跟着阿忠，大概還有一段時間好受的！」

× × ×

在一條僻靜橫巷裏，轎子停下。

阿忠本來不想停下，但前面的醜漢巳經蹲下，他自己就沒有法子可以硬挑起整頂轎子，何况轎裏還有一個人？

轎裏其實也巳經沒有人，因爲那個斯文清秀的客人巳經站在他前面，向他裂唇而笑。說道：「袁維身體向來很好，但他巳累得走不動，你還沒事。難道你身體比他更好？」

他口中的袁維就是前面的轎夫，阿忠笑道：「我身體向來不錯，何况這件事跟身體强壯關係小一點，而跟技術關係大一點。」

那斯文相公道：「好極了。我聽說如此，却一直不知道是眞是假。現在你巳經證明，你也可以回姥姥家了。」

「回姥姥家？你是甚麼意思？」

但任何意思對阿忠來說巳經失去意義，因爲他巳經心脈斷絕呼吸停頓。

那斯文相公自然就是夏流，他將阿忠擺成靠牆坐歇樣子，然後走到袁維身邊，踢他一脚，道：「你不是說過就算累得連脚也抬不起來，但那個小妞兒在你面前，你還動得了麼？」

袁維抬起疲態畢露眼睛，道：「我當然動得了。可是那小妞兒呢？」

「你只要站起身，穿過這一戶人家。」夏流微笑說：「你就很容易從一道後門走到一間又香又漂亮的房間，當然你也可以看見那個嫩滑得揑得出水的小妞兒。」

「我這就去。」袁維忽然精神振作很多，還能站起身。「但你呢？你不去？」

夏流道：「我當然去，但不是現在，你先走一步，我相信你穿過這戶人家之時，還能够不驚動任何人，而且進入韓濟傑家裏，在看見那白嫩美貌的蘇妙妙以前，就算有一點阻碍你獨力也擺得平？你能不能呢？」

袁維挺胸獰笑道：「你等着瞧吧！」

「對，我的確等着瞧。」夏流說：「如果一切順利，我會瞧見你怎樣蹂躪整治蘇妙妙。如果你不順利，我只好瞧瞧那鄧精明他們怎樣才過得我這一關。這就是我要你先走一步的原因，你大概也贊成我這個計劃，嗯？」

× × ×

蘇妙妙在明亮而又柔和的燈光下，那對水汪汪的眼睛，嬌嫩得吹彈欲破臉頰，還有上下極之豐滿但當中却纖細如楊柳的身裁，眞是足以使男人看完再看，還加上饞涎欲滴。

她並不是沒有穿衣服，但衣服只有一件而且又柔薄貼身，便不大能够隔斷色狼的銳利眼光。

這時蘇妙妙覺得自己在那陌生人袁維注視下，簡直和赤身露體毫無分別，所以不知不覺拚命用雙手去遮掩女人身上的重要部位，可是在那時候人們觀念中，女人的乳房並不像現代的上空女郎可以任人觀賞，嚴格來說重要性簡直與下身陰部一樣，故此她兩隻手就沒有法子同時遮掩住三處寶貴重要的部位了。

蘇妙妙的羞窘驚慌可想而知。尤其是她曉得韓濟傑出了城查勘命案，一時三刻之內決計不會回來，至於外面那些手下們，既然不知道有惡徒登堂入室，則他們也就等於不存在。換言之，現在一切問題她必須獨力應付解決，所以她除了羞窘之外又十分驚慌。

袁維眼睛佈滿了紅筋，一身汗臭連七八尺外的蘇妙妙也嗅得到，他動作不算慢，却也不能算快，這一點蘇妙妙很有經驗。她見過不少年紀較大身體不算好的男人，却由於情慾火熾之故，動作比這個壯漢快得多又兇猛得多。

另外她也看見袁維腰帶上插着一口短刀，這是很危險的徵象。通常强暴女子的人，任何兵器都一定先拿在手中以增加威脅力量，如果有兵器而不拿出來，絕大多數案例顯示，這件兵器是用於事後滅口的，蘇妙妙在青樓中聽得多了，所以又多一重恐懼。

袁維並不費甚麼時間和氣力就捉住蘇妙妙，他覺得最順利合意的是這個美女雖然駭怕的全身抖個不停，却沒有尖銳嘶叫，這樣連隣房的人都不至於驚動，屋外的鄧精明和幾個公差更不會知道了。

他又發現蘇妙妙全身不但白嫩滑膩，而且又很有彈性，後面這一點正是年輕的特徵。不過當他自己也完全裸露之時，蘇妙妙就開始作怪了。

這個惹火的像蛇一樣的女人，在床上扭來扭去。每當要緊關頭，總是滑開一點，以全他總是功虧一簣，總之不得其門而入。

在女人方面這些動作簡直不費甚麼氣力，可是在男人方面，幾次這等情況發生之後，必定喘得像夏天的狗一樣，也一定累得一身大汗而恨不得一頭碰死自己。

總之袁維雖然沒有動過一頭碰死的念頭，但一來疲倦劇增而眞想先睡一個大覺。二來男人受到先天的生理上的限制，要一直維持雄糾糾狀態不是容易的事。所以他忽然迷迷糊糊進入一種朦朧飄渺的情境中。

——他好像已經忘記了爲甚麼會到此地？爲甚麼會摟抱住蘇妙妙？

——這件事的後果如何？他應該怎樣處理？也都好像是別人的而不是他的事。

——他原已預定獸慾發洩之後，就立刻殺死這個女人，這叫做死無對證。但現在殺人滅口的決定完全沒有在腦海出現。

蘇妙妙滑嫩柔軟的身體，對於溜出袁維懷抱很有帮助。由於袁維忽然間睡着而且鼾聲大作，使她十分高興並且慢慢滑離他的身體。

不過她立刻發覺危機依然存在，可能比剛才還凶險以及還難應付。

這是因爲房門口出現夏流身形，他入房後沒有忘記順手閂上房門，此外他斯文的面龐上，那一抹陰險笑容更令人驚懼。

「人家都叫我夏流。」他自我介紹說：「我也的確不是上流人，所以我常常對女人很不客氣。尤其是像妳這種女人。」

蘇妙妙盡力觀察這個人，口中順水推舟反問道：「我這種女人怎麼啦？難道就配不上你夏大少爺？」

她還故意誇張地挺挺高聳乳房，身子扭擺幾下。又道：「你們是不是韓濟傑的仇家？如果是的話，爲甚麼不找他？你們知不知道我從前是幹甚麼的？」

夏流道：「我們當然知道。」

蘇妙妙道：「既然知道，請問我多兩個男人又有甚麼分別？韓濟傑總不會爲我這種事氣得上吊吧？」

「他大概不會。但是他一定非追究不可。」

「我希望他是這麼多情的人。」蘇妙妙回答。現在她身無寸縷，而且是站着，但她反而完全不用手遮掩全身任何部位，因此在任何男人眼中，她的誘惑力實在十分强大。

不過蘇妙妙由經驗形成的感覺中，夏流這個男人很有問題，他不像其他男人，所以她不遮掩全身，在他灼灼目光之下也不覺得不妥。蘇妙妙又道：「韓濟傑向來是很實在的人，我如果沒有私自儲起三千兩黃金，他會不會娶我大成疑問。」

提到「黃金」，而且是三千兩之多。她可就看見夏流眼中閃過奇異光芒。

她暗暗鬆一口氣，因爲現在她總算以自己的經驗（即對各種各樣男人之深刻觀察）以及機智，似乎暫時可免殺身之禍。而這時那該死的韓濟傑却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如果只靠他的保護，担保眼下已經是死第二次了。

夏流道：「妳的話是甚麼意思？」

蘇妙妙嫣然而笑，道：「不要緊張。你們男人就愛大驚小怪的。我的意思不外告訴你，黃金是很有價值也很可愛的東西，不過對於一個人來說，却又跟糞土沒有分別了，所以我寧願沒有黃金，也不願變成死人。」

夏流仍然冷冷道：「是不是韓濟傑教妳這樣說？他如果不是預料有事，外面怎會把守得那麼嚴密？」

蘇妙妙作出吃驚之狀，道：「我聽他提過甚麼『趕盡殺絕五行使者』，你就是嗎？」

假如韓濟傑大張旗鼓應付「趕盡殺絕五行使者」，那眞是合理之極。所以夏流

登時減去百分之九十五疑心，道：「我不是五行使者他們。但三千兩黃金大概可以讓妳仍然做韓夫人。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弄清楚才行。」

蘇妙妙忙道：「甚麼問題？如果我知道我一定老實答覆。」

「妳當然知道。」夏流說道：「世上一定沒有人比妳更知道。我的問題是妳何以不讓袁維發洩？妳反正不在乎多幾個男人，而另一方面像袁維這種男人，妳不讓他發洩是十分危險的事。妳爲何要冒此險呢？」

由於現在氣氛好像變得友好很多，所以蘇妙妙走向房間角落拾取衣服。她這一走動，胸前乳峯跳盪，下面盛臀搖顫，再加上兩條雪白玉腿交錯移動，實在是一連串活色生香的圖畫。

蘇妙妙自然完全不在乎多被一個男人看見她的身體，雖然平時她在妓院的作風很拿蹻很自高身價，但這不過是「手法」而已，並不是她害怕也不是不喜歡男人甚麼的。

不過她却也極少使出這種最高段的「烟視媚行」秘技，因爲對一般男人來說，這門秘技固然馬上可以使對方血脈賁張心跳劇增，但同時也可以使男人「死火」，亦即是「拋錨」之意。

近代許多性學專家指出，如果「愛撫」過於刺激或太長久 反而會使男人垂頭喪氣。

就是同樣的道理，所以蘇妙妙等閒不敢施展這種太過厲害的功夫，不過既然夏流這個男人與衆不同，她當然也不能用普通手法了。

她總算測探出夏流仍然是「男人」，仍然對「女人」有相當反應。於是她暗中鬆了一口氣，因爲如果這個男人竟沒有「男人」的反應，那麼他就算不能被認爲是女人，却也絕對不可能做男人，或者稱爲「不男不女」最貼切。

然而誰能期望一個「不男不女」的人會是正常的人？又怎能猜測他的情緒以及他的反應？

如果一切情況都很混亂都不能預料，只怕天下第一軍師諸葛孔明也束手無策。

蘇妙妙已披上衣服，背向着牆角，雙手在後面繫結腰帶。一面媚笑道：「以你這種人才，我就算連人帶黃金都雙手奉上，也好像很值得，可惜現在氣氛不太對，你要人就沒有黃金，要黃金就沒有人，你自己選一種，可不許後悔。」

又是黃金又是美人，場面一時變得輕鬆浪漫，不過夏流並沒有減少警惕，他小心查看牆角上一截，直到肯定沒有任何絲帶布索之類，也就是說蘇妙妙雙手雖然在背後活動，却沒有扯動帶索傳出警報，夏流才放了心，同時也記起三千兩黃金的無窮妙用。

不過他也沒忘記剛才的問話，由於沒有得到答覆，所以再問一次：「妳告訴我，何以妳不讓袁維洩慾？妳雖然拒絕得很巧妙，但似乎很危險，妳爲何不直截了當讓他洩去慾火？豈不是可以一了百了？」

蘇妙妙笑道：「我的方法已證明我是對的。因爲我知道男人很奇怪，當他發洩了慾火，神智恢復清醒之後。他會後悔，並且立即攷慮怎樣消除後患，別的男人可能只想到用多少錢才可以使我不講話。但那個人（指睡着了的袁維），他大概只用刀子而不用銀子。至於夏大少爺你……」

「你看我怎麼樣？你認爲我是那一種人？」

「你比袁維更可怕，你絕不會忽然睡着，也不會用銀子塞住我咀巴。」

「那麼我會怎樣？」

「你？你甚至連碰都不會碰我一下，你雖然還是男人，却已經不是平常我見到的男人。」

「妳爲何要告訴我？這樣做法對妳豈不是非常不利？」

「我有三千兩黃金，我相信你大概會對我客氣一點？或者說優待一點。」

提到「三千兩黃金」之時，她眼光轉到右壁邊兩座揚州「孔雀牡丹」漆櫃。

揚州的漆器天下聞名，而且這麼大一個櫃子，自然很值錢，何況櫃上還以貝殼寶石等鑲嵌出「孔雀」和「牡丹」的美麗圖畫？當然更加名貴罕見，可是蘇妙妙她生死未測之時，爲甚麼會向那漆櫃望上一眼？

夏流不但看見，而且似乎明白其中緣因，所以他笑一下，忽然走到那座大櫃前，不費甚麼氣力就打開櫃門。

蘇妙妙沒有驚呼或抗議，這一點使夏流對她頗有好感。

他果然找到他想找的東西，雖然只是一張紙，但這張紙却價值一千兩黃金，因爲這是一張見票兌現的銀票。

他搖搖頭不滿意地道：「妳花樣不少，這兒只有一千兩，還有二千兩呢？藏在那兒？」

蘇妙妙道：「我最好不張開眼睛，也不開口講話，因爲你比猴子還精，你怎麼能够一眼就看出我有東西藏在櫃子裏？」

「我問的是還有那二千兩黃金在那裏？我不打算跟妳磨菇時間對我很重要。」

「時間對我也一樣重要。我希望多活幾年，只不知你反不反對？」

「這一點我不反對。」

「如果大少爺您不反對，你就要做一件事表示你的誠意。」

夏流訝然想一下才道：「甚麼事？」

「跟我好一次！」蘇妙妙挺挺一對高聳乳房，聲音嬌媚異常：「你這種人跟袁維又不相同，如果你和我要好過之後，你大概就眞的會對我優待了。」

夏流又想了一下，才露出目瞪口呆有如傻瓜的樣子，問道：「我自問果然如是，但妳怎麼知道的？」

「因爲我是很有經驗的女人。」蘇妙妙笑道：「而你，不管你本事多麼大，你仍然是一個男人！」

夏流重重喘了口氣，忽然用很快的動作脫衣服。一面說道：「如果妳對，那就是陶先生錯了。」

他身上衣服的扣鈕和帶子好像早已解開，所以快得令人難以相信就變成赤裸的男人。

當他將蘇妙妙也是赤裸的身體壓住之時，蘇妙妙笑着輕推他胸膛，問道：「陶先生怎麼說的？」

她一點也不在乎多一個男人佔有她。

可是她仍然盡可能拖延一下，那是因爲她却很在乎這種情形被別人看見。尤其是被韓濟傑最忠心的手下鄧精明看見。

由於她已做了手脚（扯動過一條報出警訊絲帶），夏流雖然很厲害很精明，但他却料不到這條絲帶是從地下通出外面，並非像一般所見都是由上面通出去，所以當她扯動過那條絲帶，而絲帶也悄悄跌墜地上之後，休說是夏流，就算是沈神通恐怕也無法發現。

——可是鄧精明這小子何以還不見影踪？是不是這條絲帶警訊出了毛病有故障？如若不然，又會不會是鄧精明這混蛋存心要她出洋相？唉，鄧精明小王八蛋，你爲何還沒有趕到？你死到甚麼地方去了？

沈神通離開快艇踏上陸地，便已忍不住搖搖頭，好像自言自語道：「如果是在北方，又有關外大牧場精選快馬，我們至少可以提早一個時辰到達。」

健項矯捷的龐照在旁邊接口道：「咱們行動其實已經很快，如果騎馬，我保證比快艇還慢。」

這是因爲由無錫到蘇州雖然不算遠，却是河川縱橫，若是騎馬，渡河之時必定要等渡船，這樣浪費的時間往往超過最大預算。

龐照又道：「現在才開始天黑，我們大概還有個把時辰做準備工夫。」

沈神通仍然不滿意地咕噥道：「假如能提早一個時辰，那就更妥當了，總之是越早越好，假如不是被五行使者幾萬兩黃金之事絆住，我們應該今天早晨就已經站在這裏。」

那「趕盡殺絕五行使者」平生作惡萬端，殺人無數，他們攢下偌大一筆財富，最後還是落了空，如今只剩下一個謝老大還活着，但健康已經不大好（武功被廢身體自是大有害處）。即使是這種半死不活的健康，却也須得付出六萬兩黃金呢。

取金之事如果不是有桃花溪宋家的人帮忙，只怕他們還要一兩天才能够趕到蘇州，故此沈神通對宋家那兩人印象甚佳。

快艇已悄悄滑走得不知所踪，沈神通才肯舉步，這也是他平生辦案作風之一，因爲現在就算有人抓到兩名快艇好手，不論怎樣拷打，也只知道沈龐二人已送到蘇州，至於他們往那邊走？有沒有人接應？就算打死了也一定問不出。

×　×　×

在那間古老房屋裏，韓濟傑的老伯父高興得眼睛都眯起來，他熱心忙碌地泡熱茶以及拿出許多點心，還告訴沈神通，這些點心都是韓濟傑昨兒娶媳婦辦喜事剩下的。

「沈老總，這條野牛終於也娶了媳婦兒。我既開心，又放心，總算有人綰住他了。」

沈神通微笑一下，顯然對此事一點也不熱心贊助支持。

爲甚麼沈老總會這樣呢？老人驚疑忖想，沈老總不但是韓濟傑上司，而且又是師父，他應該十分開心高興才是，他向來又不是那種冷淡沒有人情味的人。

於是他趕快把韓濟傑前幾天要他準備坐牢的事情先告訴沈神通。

沈神通聽了便道：「你不必瞎猜疑，濟傑不是爲了怕你坐牢所以趕緊娶媳婦兒，他另有圖謀，我聽到消息立刻派人來阻止，看來好像遲了一點，所以生米已變成熟飯。現在你老人家快點替我去通知濟傑，叫他暫時不能離開那女人，連一步也不要離開。」

韓老人驚道：「您這麼說一定有事情要發生了，可是阿傑下午已經出城，聽說鄉下有兩件離奇命案……」

他看見沈神通神色不動，自己立刻也平靜下來。又道：「我大概太過大驚小怪了，鄧精明已經暗暗告訴我，賜福坊裏裏外外至少有百兒八十人盯住，而且都是很能幹的江湖人物，有這麼多人一定不會有甚麼問題。」

沈神通記得鄧精明這個人，當然也知道他有多大本領，當下略一沉吟，便道：「韓老你不必出去，等濟桀回來告訴他一聲我已經來了就行。阿照……」

龐照趕快應一聲。沈神通道：「你立刻去賜福坊，見到鄧精明也好見不到也好，總之你留在那女人身邊，等到濟傑出現爲止。」

龐照道：「我馬上去。您呢？」

沈神通道：「我丟不了，我會找到你的。」

龐照又問道：「濟桀這一招很有問題麼？」

沈神通道：「本來這一招極好，可以叫做『請君入甕』妙計。但可惜天時地利人和他却失去了兩種。一是天時，就是時間不對操之過急之意。第二是人和。他沒有高手助陣，普通的人來上一千個都沒有用，假如幕後人物是『人面獸心』陶正直的話。」

×　×　×

由於暮色已籠罩大地，所以房間內若不點上燈火，便使人有朦朦朧朧感覺。

不過夏流和蘇妙妙可能是面孔貼近，故此雙方都能看見彼此任何表情！

他們身無寸縷，像原始人一樣。

通常來說，一男一女這等狀態之下旁邊必定不會有人，所謂「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但他們旁邊偏偏有人，而且是個全身也脫得清光的男人，還有就是他的鼾聲相當响亮，使人沒有法子忘記他的存在。

蘇妙妙笑得很蕩很媚，好像是個飢渴而又沒有腦筋的女人，事實上她當然不是，她腦筋一直轉得飛快，第一，鄧精明何以至今還沒有趕到？第二，夏流究竟是那一類的男人？他何以盤馬彎弓箭在弦上却仍然能够按兵不動？是不是旁邊袁維的鼾聲使他懸崖勒馬？

「本來我可以在妳身上痛快發洩，」夏流在她耳邊說：「我已經好久沒有試過了。」

「你爲甚麼不這樣做呢，我有拒絕你麼？」

「你沒有，但我的腦子提出了一些問題，所以我知道我就算發洩了，也不會痛快。」

「我聽不懂！」蘇妙妙說。她心中情緖由佩服變成疑懼，佩服是由於夏流能够按兵不動，以她所知男人在這種情況之下，肯定是揮軍進擊，一切後果都不管了，但夏流居然能够不越雷池一步，所以她不禁大爲佩服起來，而現在疑懼之情亦是由此而生。

試想夏流既然到了如此地步還不動她，剩下來還有甚麼呢？他對她尚有何眷戀的？

這種反常情況對蘇妙妙顯然極之不妙，尤其是看見夏流忽然在地上而不再是覆壓在她身上。

夏流現在樣子當然非常不雅觀，因爲他不但沒穿衣服，還保持某種狀態，但有時候却不可一概而論，要是一男一女到了可以赤裸相對之時這種樣子就大概要比「雅觀」好得多了，尤其是蘇妙妙現在的情況，她除了肉體這件原始武器之外，就完全沒有了，假如她有武功或者有伏兵帮助自是不同，所以她無疑希望夏流越像男人越好。

夏流說道：「你在蘇州是大紅大紫頭牌姑娘，旣年輕又貌美，但你却選中這個時候嫁給本府總捕頭。爲什麼這麼巧？」

蘇妙妙沒有回答，只稍稍扭動幾下豐滿白皙的身軀，她此擧很聰明，如果你的確有問題的話，越辯白給人越露破綻。

夏流又道：「妳應付袁維和我，都十分鎮定，你甚至沒有問過我如何找上了妳，唉，陶先生的話終於還是對了。」

此時蘇妙妙忍不住問道：「陶先生是誰？」

「你不必知道，現在我看看還够不够時間，我不希望被人堵住房門變成甕中之鼈。」

他一邊說一邊在地上的衣服裏找出一個純金盒子，才一打開，滿房香氣瀰漫。

蘇妙妙機伶伶打個冷戰，心知這香氣大有古怪，因爲以她歷盡滄桑的經驗，這種香氣竟可以立刻使她感到情慾在身體內上昇膨脹，這種香氣自然大有問題，當她及後又看見夏流取出一截細香點燃了，她更知不妙却又不敢抗議。

那支長度大約像火柴梗的細香，點燃之後冒起絲絲白色烟霧。

誰都可以看見蘇妙妙雪白迷人的身軀，忽然扭來擺去，簡直像一條白蛇，而同時也可以看見她不時咬着手指一枚翡翠戒指。那枚翡翠又綠又透，看來價值不非，如果被她潔白牙齒咬碎，無疑是很可惜的事。

但蘇妙妙好像忘記翡翠是很值錢的東西，而夏流亦似乎全不在意，他甚至希望蘇妙妙由於血脈賁張情慾激盪而咬碎翡翠，假如她不咬碎翡翠而咬下旁邊袁維的鼻子，他一定更不反對。

此時袁維鼾聲突然消失，代之而起是發自喉嚨的咆哮聲，他眼睛也已睜開，雖然紅絲滿佈，却顯然已看見正在咫尺那具女體。

他像猛獸攫肉一樣一下子就摟住那具女體，然後……

×　×　×

龐照在街角看見鄧精明背影，立刻加快脚步上去拍拍他肩膀。

鄧精明肩頭猛歪，但仍然被龐照手掌拍中，只見他像驚兔一樣跳起兩尺，頭也未回却已有一道刀光刺向龐照面門。

龐照幾乎用盡全力才避開這可怕致命的一刀。

鄧精明迅快回頭，第一眼看見龐照不悅的神情，第二眼才認得出這個人是誰。

「你的刀法好像很有進步，」龐照聲音充滿譏諷意味。「但如果我躱不過你這一刀，你猜你有沒有一頭碰到牆上陪我死掉的義氣？」

鄧精明連忙躬身行禮，一連鞠了七八個躬，龐照大概有點不好意思了，道：「好啦，你幾時跟磕頭虫結拜爲兄弟呢？」

鄧精明對他的諷刺，一看而知道全然不放在心上，因爲他站直之後喜容滿臉，好像剛檢到一個大元寶似的。

龐照裝模作樣地皺起眉頭，道：「好在我有先見之明，把你放在濟傑這邊，如若不然，我一定受不了你這種人才。」

鄧精明根本不答理這話題，他說他的：「照叔，你也趕來我就放心了，你知不知道我出了多少冷汗？」

龐照也恢復正常樣子，問道：「濟傑那口子情形如何？」

「很正常，」鄧精明答：「她房間裏有三條絲帶，都由地底通出來，如果有任何不妥，她一定有機會發出警訊，請您注意，這三條絲帶都是由地下通出來，所以一定沒有人能看得見，當然更無人能够事先勘破機關。」

「聽起來好像沒有錯。」龐照顯然不怎麼同意，所以聲調並沒有贊許意味。「但如果這個假想中敵人，連沈公也認爲是非常可怕人物，你的信心還有沒有現在這麼堅强？」

「沈公？唉，他老人家有這種看法？既然沈公覺得這麼嚴重，問題當然極不簡單。」

龐照回瞧一眼，道：「現在家家戶戶都掌燈，時間不早了。我想立刻瞧瞧濟傑那口子！」

鄧精明的心忽然一沉，所以聲音也變得十分深沉：「是，請往這邊走！」

暮色朦朧中，家家戶戶的燈火都閃耀出昏黃光芒，必須等到眞正夜色降臨之後，任何繁華城市才會顯出「城開不夜，燈火如畫」的氣象。

只不過若是「等」這麼一陣子的話，世上便很可能已經發生很多悲喜劇了！正是：「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人間的事情，往往是不能留也不能等的。

×　×　×

若在往時，夏流眼見床榻上那對男女這般瘋狂地纏綿交歡，必定也十分興奮而得到滿足。

但這一次却有點不一樣，因爲他自稱有「犯罪天才」的頭腦告訴他似乎有些不妥。

「犯罪」這種事情，尤其是屬於重大刑案，做案的人决計不可以失手，連一次都不行。

由於這種來自犯罪天才的靈感，使夏流心有旁屬，所以無法有如以往地專心欣賞和投入，雖然袁維和蘇妙妙表演得極爲精采，但他仍然分心思索一些別的事情。

現在他已經是第三次回想蘇妙妙的情形——由開始見到她直到現在的情形。

過程既不長久也不複雜，甚至可以由蘇妙妙設法擺平袁維那時開始。然後夏流他現身了，蘇妙妙用美麗赤裸肉體挑逗他，還加上黃金。這期間她曾經披過一件衣服（當然後來很快又被剝掉）。

之後就是夏流他本人壓在她身上好一會，接着以奇異香氣刺激袁維回醒，並且攫住蘇妙妙……

這個過程中出了甚麼問題？何以老是覺得不妥？對了，夏流終於找出頭緒。第一點，蘇妙妙鎮靜得不合情理。初時見到袁維沒有大聲驚叫，而後來見到夏流也沒有叫過。為甚麼？難道她並不想驚動外面的人？

第二點，她不但色誘，還加上黃金。這是任何女人都很難做得出的事。別的女人若是把身體給了你，她不向你要些黃金已經很罕見，何況還付出黃金？

第三點，韓濟傑此時此地公開娶她，已有設下釣餌之嫌，何況他動員許多江湖人物嚴密監視此地，顯然他預期會發生事情。

關於第三點推論還有尾巴，而且正好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既然韓濟傑「預期」有事發生，他本人何以敢放心大膽遠遠離城（那些命案是夏流做的，目的要引誘韓濟傑出城沒有錯）？答案是除非韓濟傑自以為有足夠嚴密安排，才敢揮揮袖瀟灑走開。

那麼何謂「嚴密安排」？有人在外面守着當然還不算嚴密。換言之，並不能保證萬無一失，事實上也證明韓濟傑已經大大「失」了。

所以幾個疑點合起來，就可以看出蘇妙妙另有巧妙詭計，她可能真的不在乎被任何男人佔有，但她反擊之計必定已經展開。

夏流算來算去，忽然跑到牆角，那是蘇妙妙披衣結帶的地方。牆角上面已經查看過沒有報警設施，所以他向地下查看。

這一看之下，夏流登時為之心跳加劇，地上果然有一條絲帶。老天爺原來她早已報出警訊，只不知何以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出現？

夏流根本連再轉眼看看蘇妙妙的企圖都沒有，立刻像飛鷹也像兔子竄出後窗。

×　×　×

龐照和鄧精明腳步輕捷迅快，在昏暮中踏過庭院，由於房門敞開着，所以這兩個大男人一望之下，已經楞住。

房內雖然昏昏暗暗，但龐鄧二人眼力自是强過常人甚多，所以別人可能瞧不清楚，而他們却連蘇妙妙張開咀巴滿頭大汗，一副不勝蹂躪表情也看得明明白白，自然那正在瘋狂得如狠似虎的袁維，他一切表情動作也逃不過這兩人眼睛。

鄧精明連退數步，龐照也只好跟着他，低聲問道：「你怎麼啦？你不敢抓那狂徒？」

「我當然敢。」鄧精明說：「我活活揍死他都敢。你要不要打賭？但我却不敢看見蘇妙妙，因為她現在已經是韓夫人。假如她是你的夫人，我也一樣不敢看。」

龐照眞想給他一個咀巴子，這種事情豈可以拿來舉例？也不嫌不吉利？幸而這位龐總捕還未娶妻，所以能够比別人大量些不予計較。他說：「抓人要緊，這是我們唯一出口氣的機會！」

他們一齊闖入房間內，却見那蘇妙妙白皙身軀上的男人，剛好忽然變成一塊木頭或一堆泥土那樣，躺在她身上直喘氣。

龐照鼻子翹兩下，低聲道：「小鄧先閉住氣。抓到人也要到院子裏才講話。」

話聲未歇，蘇妙妙身上的袁維忽然像彈簧一樣跳起尋丈。雙足一落地便向外飛奔。

任何人奔跑之時，都可以看得出大約的速度和勁道。袁維也不例外，他讓人感到他好像一條野牛，而且是瘋狂的野牛，既快又勁，好像世上不會有任何東西能阻擋得住他。

龐照手中忽然出現一條銀鎖鏈，毫不客氣疾掃如風，一下子捲住袁維雙腳。老實說以龐照的身份，對付一個似乎神智不清而又空手的人，怎麼能够使用兵器呢？

不過龐照好像方法很對，因為袁維雙腳被捲住而跌倒之後，還拚命前後踢動，做出奔跑似的動作。只是他姿勢不對，一個人怎能躺在地上奔跑？於是袁維就好像現在健身減肥的人騎腳踏車一樣，動作是對了，而腳踏車却永遠還在原來的位置，連一寸也不移動。

說也奇怪，袁維雖是氣喘吁吁做出拚命向前奔跑動作，却不會說話也似乎不像很想爬起身。那是他試過幾次爬不起來之後，雙腳就一直保持橫躺着邁腳跨步的交替動作，看來他一定在幻想中跑得很快，所以他已滿足了。

龐照哼一聲，走到床前，一面打個手勢叫鄧精明點上燈火，他低頭望住床上那一具使男人不禁心跳的肉體，等了好一會，也就是等到鄧精明第二次出去院子又回來之後，才道：「你看看她，但你為何像尿急的人，老是跑出去？難道你眞的尿很急？」

鄧精明指指鼻子，口中唔唔連聲。

龐照不禁笑一聲，道：「好啦，現在不必閉氣了，快來看看濟傑這口子。」

原來鄧精明早先奉命閉住呼吸，所以到了閉不住氣時，自然不能不急急跑出院子換口氣，他怎麼曉得忽然間又不必閉住呼吸？所以這一點他的確有點怨怪龐照。

他剛才是閉氣，意思是不呼吸，並不是閉住鼻子。但現在他却淸而楚之閉上雙眼，道：「我不看，韓夫人我不能看。你老人家看够了，告訴我一聲就行啦！」

龐照笑着摑他一個咀巴，道：「別胡說八道，我意思說韓夫人好像跟那野漢大大不同。」

鄧精明其實不是不敢看，只不過作一下狀而已。現在他眼睛睜得比水牛還大，看了一下，道：「對，她雖然有點昏迷狀態，但沒有動作，完全不像那個該死東西，是不是她雖然受藥力支配，但藥物之力還不够强？」

「對，看來只要能把她救醒救活，我們就有最珍貴最可靠資料了。」

他們先用冰冷井水潑在她面孔上。蘇妙妙頭髮雖然濕了，却又另有一種迷人風韻。同時幸而她一下子也就睜眼回醒。冰

冷井水果然很有效。

蘇妙妙呻吟數聲之後，才軟弱無力却又火氣十足罵道：「小鄧，你死到那兒去？我扯了絲帶那麼久，你連魂也不見，你一定是存心叫我好看，存心要我被那臭男人……」

龐照忙道：「我是龐照。我跟濟傑是好朋友也是兄弟，我剛從無錫趕到，所以妳絕對可以相信我不像小鄧那樣子存心叫你好看。」

鄧精明一聽這話，登時啼笑皆非，却又不能插口爭辯，因為龐照只停頓那麼一下就又說道：「韓嫂子，快點定一定神，然後告訴我，那個狗娘養的傢伙有沒有同黨？」

蘇妙妙不去思索，道：「有呀！有一個名叫夏流的男人，外表很斯文瀟洒，是他點着一支香，那個袁維就忽然變成大色狠。」

鄧精明苦笑連連，因為現在他連任何辯白機會都沒有了，不過他却又不得不承認龐照這一手非常高明非常漂亮，否則至少要牽扯老半天才可以問到這些關鍵問題上。

「夏流？這名字有點耳熟。」龐照一邊說，一邊拉一條薄被遮蓋住她的裸體。又道：「嫂子，我們現在已抓到一個　又知道另一個惡賊的名字樣貌，妳幫助濟傑的苦心，以及妳的犧牲總算沒有白費，我先替江浙兩省的同事和弟兄們向妳道謝和致敬。」

蘇妙妙頓時覺得十分舒服，心坎裏一點氣都沒有了，還嫣然而笑連連點頭。

鄧精明這時連忙跑開，去檢查那三條報警絲帶情形，所以龐照便只靜靜地瞧着蘇妙妙那張鮮花也似的面龐，這個人似乎有點過份，因為連蘇妙妙（蘇州最紅的妓女）居然也被他瞧得有點不好意思而垂下眼皮。

不過蘇妙妙仍然看見龐照露出愛惜憐憫的表情。所以她低低問道：「你為甚麼這樣子瞪住人家？你看女人一向都是這樣子的麼？」

龐照道：「不，我沒有這種習慣。但妳却不同，我假想我是濟傑，所以放肆了一點！」

連蘇妙妙這等歷盡滄桑的人，也禁不住大吃一驚，道：「你假想你是濟傑？我和他不但是好朋友，而現在也是夫妻了。你怎能假想自己是他？你假想中算是好朋友呢？抑是我的丈夫？」

龐照道：「別緊張，我只是想如果我是濟傑，究竟配得上配不上像妳這麼美麗多情的女孩子呢？妳想不想知道答案？」

「當然想。」她坐了起身。因而薄被滑落露出雪白高聳的乳房。她並不遮掩，反正這個男人，甚至那鄧精明在內，已經看見更加暴露更加不堪入目情景，所以她還忌諱甚麼？

她說：「請你告訴我，你的想法是甚麼？」

「他幾乎配不上妳，但如果妳肯湊和一下，也勉强可以。所以我認為他是天字第一號混球，因為他還煉那甚麼少林童子功，對不對？」

「是的！」蘇妙妙深深歎口氣。

「我會罵他一頓。」龐照說：「說不定給他幾個咀巴子替妳出一口氣。當然這樣做法沒有甚麼用處，不過我另外還有辦法，但暫時不能告訴妳，妳現在也別追問，好麼？」

蘇妙妙那種感激的樣子，好像想投身入他懷抱中，剛好給鄧精明看見。鄧精明立刻皺起雙眉，大聲叫道：「照叔！」

龐照吃一驚，道：「聲音小一點，我又不是聾子。」

「我也不是瞎子！」鄧精明回了一句沒頭沒腦的話。但究竟龐照是提拔他出身的人，所以也不好怎樣多說。當下又道：「三條告警絲帶全都斷了，怪不得我接不到警訊！」

龐照的反應使鄧精明相當不滿意，因為他好像不捨得失去欣賞蘇妙妙惹火動人身體的機會，所以他只擺一下手表示聽見，他仍然面對着蘇妙妙，仍然瞧住她裸露的身體。

關於最末後一點，只不過是鄧精明直覺而已，事實上他看不見龐照眼睛究竟是瞧着蘇妙妙的鼻子抑是乳房？但龐照坐在床邊跟她這麼接近，好像已經有了替韓濟傑不高興的理由，所以他重重地發出一下不悅哼聲。

龐照看來簡直忘記房間內還有別人。他聲音十分溫柔，道：「我知道妳担驚受怕吃了很多苦頭，所以有些話現在不應該問妳，可是我又想趕快抓到夏流，妳肯不肯幫這個忙？」

蘇妙妙面對這麼一個知情識趣，强壯而又溫柔的男人，竟然能够微笑了。她說：「我肯。你要我怎樣做呢？」

「妳把經過情形告訴我，任何說話任何細微動作，甚至他有甚麼表情都不要遺漏。」

蘇妙妙很樂意這樣做，當她娓娓道出一切經過情形時，敍述和形容得極之詳細。鄧精明聽着聽着可忍不住自己用力鑿一下腦袋，他實在不得不承認龐照這種「師父」級的人物就是師父級人物，這種頭腦這種手段，豈是一般的捕快公差所能做到的？

×　×　×

衣服光鮮外表斯文的夏流　走出賜福坊時，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因為既沒有警訊，而且又是採取「來時困難去時易」的策略——進入賜福坊範圍的人，都受到嚴格盤查測探。但離開之人却不予理會——故此夏流毫無困難就走出這百餘對眼睛監視的地方。離開了賜福坊被監視範圍，他便不必故作斯文從容之狀。只見他腳步輕鬆忽然閃入一條窄巷，然後進入一間破舊木屋內。

木屋內臭氣揚溢，進出的人居然不算少，起碼夏流剛進去，就有兩個人離開而又有三個人進來。

每一個進來的人都腳步匆遽，面上神色不大妥當，但離開的人却個個很「滋油淡定」，即很從容之意。

絕對沒有人會覺得這種現象奇怪不合理，因為這兒正是附近六間飯館，酒館合用的「公厠」。凡是趕着到厠所的人，無疑必是「入門三步急」，而離開之時不用說已是「出門一身輕」了。

還有就是任何人奔入此地，肯定不必說出理由不必釋解。

所以夏流關起一扇隔間木門之後，雖然皺皺鼻子皺皺眉毛，却又不能不承認這個地方甚是適合於秘密會晤，也適合秘密傳遞消息。

隔壁薄木板後傳來清晰語聲。由於語聲好像有脚會走動的東西一直「鑽」入夏流耳朵。所以他知道此是內家傳音功夫。是像神話一般的奇怪本事，絕非普通武林人物做得到的。

那聲音相當年輕，說：「蘇妙妙怎樣了？」

夏流低聲地應道：「已經被袁維那樣啦！」

隔壁清晰聲音道：「可是，你爲何急急離開韓宅？你發現甚麼地方不妥麼？若是已發現不妥，爲何你還要跑到此地與我聯絡？」

「那臭婊子預設了告警絲帶。我一查到趕緊就跑。但如果我不來告訴你，你怎能知道情況？」

「聽起來果然很合理。」那聲音說：「我也記得你的成績一直很好，你不但聰明胆大，同時性格也够邪够惡，所以我不願意失去你這個最佳助手。」

薄薄板壁忽然出現一扇兩尺長一尺闊的窗子。於是雙方都可以透過窗洞而互相看見，通常厠所內的隔間絕對不會有窗子。蘇州亦沒有這種古怪習俗，却因爲夏流隔壁那個英俊年輕的男子乃是陶正直，於是乎許多奇怪的事情都會發生，而且變成不足爲奇之事。

陶正直眼睛明亮而又友善，微笑道：「既然韓濟傑新房裏有告警絲帶，想來蘇妙妙這類聰明女人一定已經有機會使用的了？」

夏流道：「對，這女人難弄得很，連我也幾乎被她騙上床。」

「蘇妙妙若是已發出警訊，你爲何還來得及逃走？居然無人攔阻或追趕？」

夏流道：「我可能發覺得早，那袁維還在蘇妙妙身上瘋狂，我已及時溜掉。」

「只答對了一半。我看見無錫名捕龐照走入賜福坊。此人是沈神通訓練出來的出色人物，所以他決無理會有沒有警訊，也都一定入屋查看蘇妙妙情況，你幸而頭腦好而反應快　才及時跑掉。但你沒有說對的一半是蘇妙妙根本沒有傳出警訊，因爲由地底通到外面的三條絲帶，已經被我割斷！」

夏流露出又佩服又歡喜神情，道：「唉！有陶先生你來撐腰，好像誰都不必怕了！」

「這話講得還早了一點。等我們眞正安全在虎丘塔下會合，才可以鬆一口氣，你現在把衣服脫下來，動作快點。」

夏流稍稍遲疑一下，終於照做，他遲疑之故是因爲口袋裏那張一千兩黃金銀票，以及那個藏着「落紅迷仙香」金盒，這兩樣他都捨不得交出去。但轉念一想，萬一引起陶正直不滿意的話可划不來。

陶正直果然還伸手過來搜查他內衣，不准帶有任何東西，才忽然離開小隔間，不過他一眨眼就回來，手中抓着一個商賈打扮的人。此人全無聲息，不知死了抑是被點住穴道。

「這厮算他倒霉，趕上這時候上茅房。」陶正直說：「你穿上他衣服，我替你化粧。如果外面有人窺伺，必定已看見這人的樣貌和衣服，這樣才萬無一失。」

陶正直兩隻手靈巧快速得使人難以置信。在那麼狹小空間裏，他和那商人本已大感擠迫，但他替那不會動彈商人脫衣服時，竟然好像在寬大地方而又有七八個人帮忙一樣容易。

尤其是當夏流穿衣服時，陶正直伸了一隻手穿過寬洞替他化粧，不管夏流面部怎樣動法，都全無妨碍全無阻滯。

陶正直自己也迅快化粧，再穿上夏流外衣，夏流看了實在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爲連他也幾乎以爲陶正直就是自己，至於他自己變成甚麼樣子他也不知道，必須等到有鏡子時才搞得開這個謎底。

「我先出去，」陶正直說：「假如已有人監視，我可以引開他們，只要不是沈神通親自出馬，我一定能够脫身，你要記住一點，這個生意人脚步很穩定有力，所以你要提聚內力流貫雙脚，這樣就絕無破綻了。」

夏流感激和佩服得無法形容，目送陶正直出去之後，稍等片刻也自大步離開這個臭氣燻天的地方。

一切情況極爲良好，極令人滿意，直到出了城郊，夏流自己用盡全身本事查看清楚，的確沒有人跟踪。

路邊涼亭右側有條清澈山溪，夏流奔入亭內，舒舒服服透一口大氣，然後憑着欄干抱頭伸出去，像明鏡似的溪面上，清清楚楚現出他的面影。

夏流定睛看時，不覺吃了一驚，原來他竟是變成陶正直而不是那個商賈。

陶正直相貌甚爲俊美，所以變成他並沒有甚麼不好，但夏流却覺得非常不妥，顯然陶正直一定有甚麼花樣，但既然他已假扮自己，引走了跟踪監視之人（假定夏流歸家出來時已被釘住的話），還會有甚麼問題？如果沒有問題，何以不用那商賈面貌而用陶正直的？

水面上的面孔忽然多出了另一張，夏流當然爲之大吃一驚，但他還沉得住氣，沒有抬起頭，而是透過水鏡觀察那張新面孔。

那是一張清秀的中年人面孔，微帶笑容，似乎覺得很有趣很好玩而也在水鏡中瞧他。

夏流腦子裏「轟」一聲，沈神通，這傢伙一定是沈神通，陶正直已經形容過千百次，使他聽得多了連想要忘記也辦不到，唉，怪不得陶正直要變成夏流，而夏流却變成陶正直。

看來陶正直這一招果然收效，可算是打贏一次小仗，不過陶正直這樣做眞的很聰明？抑是他知道實在沒有法子躲得過沈神通，所以不能不先求脫身自保？

夏流自忖大概已沒有機會可以親自詢問陶正直，何況就算陶正直回答也不敢相信，所以他改向沈神通詢問，同時也掬水洗乾淨面孔。

沈神通現在是在涼亭與他面面相對，一邊觀察他一邊說道：「陶正直的確已贏了第一陣，第二陣他仍然可能是贏家，因爲他已經很成功地引走了韓濟傑龐照，韓龐二人武功不及他，因此他們如果够機警的話，能够保住性命已是上上大吉！」

連夏流自己都忍不住狠狠質詢道：「既然你知道他們有難，你爲何還坐在這兒跟我這種小角色講話，你爲何不趕緊去支援帮助他們？」

「如果連你一聽這種情勢都會替我着急，我當然比你着急百倍，所以我爲甚麼還要趕去？我爲甚麼要讓陶正直得償使我露面之願？」

「話是不錯。」夏流又點頭又搖頭說道：「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自應是搶救韓龐性命爲重，露不露面是次要的事。」

這也是陶正直的想法，他洞悉人性，也有本事利用一切人性弱點，所以他雖然不是以武功稱霸武林，但其實他到今日爲止，他才是眞正橫行無敵之人，你看，連我退隱了兩年之久也被他『釣』出來，我眞想不出世上還有甚麼人能够擊敗他殺死他！」

沈神通停口輕歎一聲，又道：「當然我也是屬於不容易被擊敗的人，所以我一發現你不是陶正直之時，就已經下了決心不去馳援韓龐二人。只有這樣他才會死記住我，連睡夢中也忘不了我，現在你可已明白我的策略？」

夏流順着他思路推想，一時反而迷迷惘惘，只好打住，却聽沈神通問道：「你們連做八九件案子，用的是甚麼藥物？」

夏流大吃一驚，道：「藥物？你怎會想到是藥物？陶正直向我保證天下任何人，包括你在內，也測不透這是藥物的奇異魔力。」

「這幾件離奇雙屍姦案都留下『武功』痕跡，例如蕪湖那一件，主辦的副班頭許義，發現房頂漏水，他再三勘查之後，認定是人爲的而不是屋子年久失修，他打出這綫索甚是興奮，他的確是不易多得的人才，但這回對手是陶正直，他就不免反被引入歧途，總之，如果命案中十幾個男女之死，都是『醉鄉狂徒』夏天任施展『落紅指』的結果，請問那夏天任的武功怎可能蹩脚得每一案都留下痕跡？例如踏破了屋瓦之類？」

「對，對，聽來顯然不是武功高强之人所爲，但我聽陶正直解釋時，却又覺得極之有理，覺得這個黑鍋將來一定扣在那醉鄉甚麼的人身上，一定不會從藥物方面找到綫索……」

「你也沒有錯。」沈神通說：「因爲陶正直根本不想瞞我，他算定世上除了他之外，別人一定無法使我從隱居地方出來。所以他當然要我知道才行。但對付你，他又用另一套手法，否則你老兄怎肯拚命替他找到合適的人手做案？而且到了緊急關頭，你還可以變成他的替死鬼，你已經可以算是很可怕的人，但比起陶正直，仍然可用善良和愚蠢這種字眼來形容你。」

事實上如果夏流這種人，也可以使用「善良」「愚蠢」等字眼以形容，世上大概很難找到兇惡聰明的人了。

夏流苦笑一聲，道：「我發過惡夢，夢中修理我的人就是他，我本來很疑惑不解，但現在我懂了。」

沈神通對這類談話似乎已不感興趣，只詳細問明那「落紅迷仙香」的來龍去脈，便道：「夏流，你一定聽過我是反對私刑的人，所以你落在我手中很放心，大不了一刀斫下人頭落地，却不至於受那零零碎碎的可怕凌辱痛苦！」

「正是，正是。」夏流忙道：「沈夫人，你大公無私的英名天下無人不知。」

沈神通道：「其實你落在我手中可能還有很大好處，因爲你不但可以不受私刑，但也可以受私刑。」

他口氣似乎不是開玩笑，故此夏流大驚失色，趕快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也不想受私刑，尤其是你出手，只因我深信你的手段一定比任何人都可怕十倍，沈大人，你不必動刑，我一定聽話合作，你叫我幹甚麼我就幹甚麼。」

沈神通道：「有一點你講得對，如果我動刑的話，大概鐵鑄的人最後也變成紙紮的，不過我目前並非打算這樣收拾你。我只不過爲了留你活口，讓你了結那些命案官司，才不得不用一點私刑，如果我不肯出手，老實告訴你，那就是要立刻取你狗命的意思。」

夏流忙道：「你若是殺死我，那些命案官司叫誰到案認罪呢？」

沈神通笑一下，道：「我當然有辦法，不勞關心，現在你準備好了沒有？」

夏流臉色一時變得全無血色，好像十分驚懼，跟着伸出雙手併攏着，表示束手就縛。道：「好吧，我認命就是！」

沈神通面上笑容如常，眼光清澄如水，緩緩道：「我已經查看過你的紀錄，你的確姓夏名少庭，你雖然姓夏，却不是『醉鄉狂徒』夏天任的兒子或家人，所以陶正直想利用你的姓氏來騙我一下已經失敗了。」

夏流臉色更見慘白，道：「你有我的紀錄？你……甚麼時候看的？那紀錄在那裏？」

沈神通還未回答，那面色蒼白得如死人般的夏流却忽然攻出一招，這招之迅速凌厲以及大有綿綿不絕氣勢，使人只能聯想起「蛟龍」「虎豹」「毒蛇」等等，絕對無法把「死人」的觀念牽扯到他身上。

夏流雙手雖然也有動作，主要却只是一些平衡身體的動作，他攻出的毒着是兩隻脚，一招之中包含了「挑踢掃撐勾撥」等六種脚法，故此雖然名爲一招，其實雙脚連環攻出了十二脚之多，每一脚都挾着勁烈風聲，也都快逾閃電。

沈神通身子飄起離地五尺左右，乍看好像悠悠閒閒抓住一條看不見繩索在空氣中盪秋千，事實上當然不是這樣，試想若是敵人能够在刹那間攻出十二脚，你應付的動作若是慢了，焉有幸理？

所以剛才所形容的只不過是沈神通外表上予人印象而已，骨子裏他其實也是快得要命，在夏流感覺中，沈神通甚至快得好像已知道他雙脚要攻出這麼一招，故此比他還快了一綫躍起。

夏流雙脚攻了十二記之後，又是前後左右一共八脚踢出，刺耳撕裂銳响大是驚心動魄，夏流這後八脚算來亦只是兩招而已，不過後面這兩招脚法比起第一招十二脚大是不同，換言之他乃是針對沈神通出神入化身子可以飄盪在空氣中的絕世輕功

而施展的。

誰也不可能在空氣中停留太久，除非是飛虫或飛鳥，所以沈神通一定會掉墜地上，而夏流這兩招八脚就是專門針對這種情勢使出的。

問題却出在沈神通竟然還不掉下地，好像空中眞的有一條看不見的無形繩索讓他攀附借力，所以他愛在空氣中停留多久都可以似的。

夏流的內家眞力一發不可收拾，脚法看來雖是美妙，但身子其實已經虛空，於是沈神通遙近來隨手一掌拍中他身子，便已使他噴出一大口鮮血。

血絲順着口角淌下，夏流本來相當俊秀的面孔因而不怎麼好看了。

他狂嘯一聲，嘯聲中用頭撞用拳打用肘撞，加上雙脚蓄勢待發，簡直全身可以攻擊的部位全都用上了。

沈神通雖然知道夏流遲早一定會使出這門武功，但親眼見時却也不禁大爲惕凜。這一路跡近瘋狂的武功實際上眞是創自一個瘋子之手（來龍去脈暫且不表，怕太囉嗦之故）。據說世上還沒有人能够從這一招逃生的，正確的說法是從來無人可以避得過「同歸於盡」的命運。換言之，雙方都很難活着就對了。

可是夏流一定忘記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對手是沈神通，是天下黑白兩道公認的「公門强人」，有神鬼莫測的本事。

故此夏流一口氣攻出四四一十六式，空自把方圓三丈之內地面完全封鎖於拳脚威力之中，最後發現簡直白費氣力，因爲沈神通不但沒有掉下來讓他攻擊，反而身子上昇數尺，飄蕩於半空中，又反而以諷刺笑容俯首瞧他。

敢情此人在亭子裏早已做下手脚？

這是夏流第一個念頭。但緊接着已經覺得不合理。請問連夏流自己也是在公厠中才知道要到虎丘塔會合，沈神通有甚麼可能更早知道。

夏流第二個念頭就是：可惜陶正直不在此地，要不然眞想向他施展這門絕命武功，瞧瞧他能不能像沈神通一樣躱過殺身偕亡之禍？

那沈神通身軀還在空中飄飄蕩蕩，夏流知道自己恐怕已沒有機會測試陶正直了，只因他已經又使出另一種武功，他一口眞氣深深提聚，面色白得難以形容，四周氣溫陡然下降了許多。

這一口眞氣吸入丹田，再瞬間衝上泥丸，一切已成定局，即使是夏流的師父在此，也無法改變他終身殘廢甚至死亡的結局。

在理論上說，任何人若是能將一生精力，壓縮於刹那間放出，威力之大自是難以形容，夏流施展的正是這種奇門武功。

夏流雖然看見沈神通突然如流星隕石般飛墜落地，但他並不在意，他並不認爲沈神通此擧有甚麼意義。

因爲凡是連自己性命也必須賠上的殘毒功夫，大概除了鴻鵠一飛冲天或者可以躱過的話，人類恐怕絕難幸免。目下四周數丈方圓範圍已變成絕地，沈神通這時候才飛墜下來又有甚麼用呢？

此念一閃即逝，在這電光石火短促得不能描述之際，他也看見沈神通的手已經握到他咽喉。沈神通這隻手掌是一種悅目燦爛的金黃色，看在眼中令人大有舒服而又莊嚴之感。

夏流咽喉雖然被握住，但直到這時他仍然認爲沈神通白廢工夫白廢氣力。沈神通這樣做有甚麼意義？莫非他仍未知道我的雙臂一旦炸裂，就可以使附近人畜完全死亡？還可能連附近的岩石也片片碎裂？

但沈神通怎可能不知道？根本上從夏流出手時算起，所使出的每一招一式，以及每種怪異內功，沈神通都步步制住機先，不然的話沈神通怎能像飛鳥一樣停在空氣中那麼久？假如沈神通沒有應付之法，大概老早就跑得無影無踪，絕對不會等到不敵之時才逃遁的。

這時沈神通那隻金黃色悅目手掌揑住夏流咽喉，五指傳出陣陣柔和勁道，使得夏流胸口忽然被自己內力頂塞得好像壓上萬斤大石，夏流雙目圓睜，眼眦裂開流出鮮血，這是他奮盡全力運功的結果。

但沒有用處，夏流雖是一再運功奮掙，寧可全身炸碎也在所不顧，然而沈神通一陣陣柔柔和和勁道有如海邊永遠不停歇的波浪，抵消了夏流一切努力。

夏流清清楚楚聽見自己身體內氣脈崩斷的清脆響聲，接着全身四肢百骸都劇烈痛楚。

沈神通將他放在石櫈上，夏流全身癱瘓好像是泥土做的，連小指頭也不能動彈，但雙眼仍然會轉動，而幾道血痕由眼角一直拖到下巴，看來十分恐怖醜惡。

「我第一眼就瞧出你不諳『落紅指』，也瞧出你擅長『惡鬼脚』『雙羅手』以及東海四賢的七種狂人秘藝之一『殘形訣』。但由於你對於脚法特別擅長，所以你的『殘形訣』只能殘毀雙臂，沒有法子連雙脚也煉成。我針對你此一弱點，所以施展『天龍抓』制住你的喉嚨，使你內力上下截斷。」

夏流喃喃說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沈神通又道：「老實告訴你，就算東海四賢（其實是四個跡近瘋狂之人）親自出手，也不一定敢對我沈某人使出這種有進無退的功夫。剛才我講過你愚蠢，這就是證據了。」

夏流大大不服，反駁道：「我只不過技不如你，豈能叫做愚蠢？」

沈神通道：「你還不算愚蠢？試問那陶正直也精通這門惡毒功夫，但他對我連想也不敢想施展此功，然而你不但使出來，甚至還想過向陶正直施展。你蠢不蠢了一點呢？你居然不知道他比你更精通這門功夫？」

夏流爲之目瞪口呆，吶吶道：「他……他也煉成這門神功？」

「唉！」沈神通長長歎口氣：「假如他不是從東海四賢那兒得到你的資料，他怎能找到你這種好帮手？」

夏流苦笑道：「聽起來我好像越來越愚蠢了。對他這種人，我居然會十分相信他……」話聲欲歇未歇，忽然十分高昂响亮，連沈神通也微吃一驚。只聽夏流大聲道：「不得了，我還做了一件更愚蠢的事。沈大人，請你救救我……」

沈神通道：「到底是甚麼事？」

「我居然把我妹妹的事情告訴他！」夏流眼睛又睜大得眦眶裂開，所以又有血流下來。

沈神通道：「你眞該死，看來這回你的妹妹一定難逃刦難，你妹妹在那裏？」

夏流當然很快說出一切，可是世事茫茫變幻多端，就算沈神通肯帮忙，但他行麼？時間來得及麼？

夏流雖然近似瘋狂，雖然該死。可是他提到他妹子夏夜蓮之時，眼光聲音都變爲十分溫柔摯情。根據夏流的形容，那夏夜蓮簡直純潔得有如蓮花，美麗得有如仙子。

連沈神通也深深感到，若是這末一個可愛美麗的少女，竟然被陶正直那一類惡徒蹂躪而死，必是世間上一件極值得遺憾的事。

×　×　×

韓濟傑身形拔起一丈二尺，他像鷹隼一般向陶正直撲擊，氣勢驃悍而又迅如疾風。

假如陶正直眞是他外表假扮的夏流，則對於韓濟傑這一記凌厲撲攻必定大費周章，必定覺得很難應付，但陶正直一個觔斗倏然飛開兩丈，飄飄落地，凝目注視韓濟傑。

韓濟傑左方三十步之處還有一個身軀魁梧兇悍如豹子的龐照，他們已亮出兵刃，韓濟傑是一口雪亮耀目長刀，龐照則是一條銀光燦爛鎖鏈，正是「中流砥柱」孟知秋，以及沈神通一脈傳下來的兵刃。

他們是在城東郊外一條河流旁邊的草地上。這片草地相當曠闊，是只宜進攻不宜守逃的地勢。因爲逃走的一方，不論往那個方向奔竄，幾百步之內都沒有隱匿掩蔽的樹叢山石。這樣自是不易甩脫敵人追擊！

韓龐二人揀中這一處地方改跟踪爲捕殺，正是深怕被「夏流」逃脫之故。

但對方打那個觔斗可把韓龐兩人銳氣挫折大半。自古以來當世之間，只有衡山猿長老的「觔斗雲」輕功身法，是可以逃避凌厲攻招的。若不是這門絕代輕功心法，任何人應敵之時如是無端端打個觔斗，担保身體上一定平白多出一個洞口或者肢斷骨碎等等。

但別說猿長老，即使是猿長老嫡傳高弟「飛猿」羅章，也早在六十年前物化。這一門絕技好久沒有重現人間了，所以這個人無疑不是「夏流」而是陶正直。

此人若是陶正直，是那個想釣沈神通出水的人。他當然是有眞才實學的一代高手，決計不會是狂妄的虛名盜世之徒。

韓龐兩人飛快對望一眼，這一眼彼此都看得出對方心中叫苦連天。

他們不是初出茅廬之人，不是沒有經歷過大風浪，不是沒有見過當世著名凶星殺手，可是眼前此人既然是有資格找沈神通晦氣的人物。他們掂掂自己份量之後，可就不能不叫苦了。

龐照提高聲音道：「我們並不急於動手，倒是很渴切想瞧瞧你的眞面目！」

「夏流」橫行十數步，在河邊弄點水加點藥末，馬上洗去面上化妝。抬頭時露出一張俊美年輕面龐，還帶着笑容。

現在他已恢復陶正直眞面目。但只是表面上的樣貌，他內心的眞面目誰也測不透。

韓濟傑瞠目道：「你一定是陶正直？你這些年跑到那兒去了？現在爲何來到江南弄出漫天風雨？」

陶正直坦率道：「爲了沈神通，可惜他並沒有我料想中那麼厲害，所以跟來的是你們。」

龐照站得較遠，故此聲音不能不提高，他問：「陶正直，你究竟精通多少種神功絕藝？」

「小意思而已！」陶正直答：「因爲若論武功，當世至少有三十個人比我高明。可是加上了才智和其他學問，便只有一個沈神通能够使我害怕，你們大概還不行，這是老實話，你們可不要老羞成怒！」

其實他們老羞成怒又能怎樣？憤怒並不能解決問題，更不能把敵人仇人「怒」死。

「沈公也是這樣說的。」韓濟傑說：「他尤其佩服你機關埋伏之學。不過照我看來，這片草地大概你還來不及弄手脚。所以如果我們一定要拚命的話，你好像沒得取巧了。」

「你說如果我們要拚命？」陶正直說：「難道我們還有不拚命的可能？」

韓濟傑道：「當然有啦，你定下時間地點，我們負責告訴沈公，他老人家敢不敢赴約我不能够担保，只保證一定把話傳到。」

陶正直目光微微凝聚，只稍稍露出一點尋思跡象，但韓濟傑龐照已經抓住這一綫良機，暴起迅疾撲去，兩人不分先後，動作如電，竟像是一早就約定好似的。

這兩位名捕頭只搶到這麼一絲一綫機先，便已顯露令人心寒胆落的威力。身在局中的陶正直當然不免爲之驚心動魄。老實說陶正直眼中心裏只有一個沈神通，這兩個捕頭雖然有名氣，但既然是沈神通的後輩，大概也不會高到甚麼地方。

殊不料韓龐兩人武功之强，胆氣之豪，以及合作拍檔技巧之熟練緊湊，無一不大大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上述這些形容詞的結論就是：韓龐兩人攻擊力量强大得駭人聽聞。

陶正直也已掣出兵刃在手。那是插在靴筒裏一把短劍，他眞正兵刃本是「霹靂錐」，乃是當今武林很可怕很難練成的外門兵刃之一，但由於他假扮夏流，故此只帶一把短劍。

縱是在這等情勢之下，陶正直仍然使人知道他當眞是有眞才實學的一代高手。但見他忽然打觔斗，忽然身子貼地平射，他一方面迅疾無比地閃避，另一方面手中短劍却具有長劍那種靈動氣勢，「錚錚鏘鏘」一連封住了韓濟傑十二刀，其間還有兩次以詭異刁鑽手法抽空挑開龐照的銀色鎖鏈。

那韓龐兩人併力合擊一連猛攻了十招以上，却還收拾不下敵人，這時銳氣不禁一挫，陶正直好像永遠不會出錯的電腦一樣，這一刹那展開反擊，他的短劍劍勢綿綿不絕黏住韓濟傑長刀，左手則幻化出一隻巨如蒲扇的大手，一下子幾乎抓住了龐照的銀鎖鏈。

陶正直左手其實已發出九掌，這九掌

合而爲一，所以看上去好像一隻巨靈之手，這就是「嵩陽大九手」的絕招「迴日勢」。意思說此手一出，連太陽也可以抓回來，此說就算吹牛過份了一點，可是威力之强絕對不假。

故此陶正直心中亦稍有挫折之感，因爲他使出這一招，居然沒能把龐照兵刃搶到手，看來沈神通一身武功固然深不可測，連他的弟子亦絕對不可輕覷。

不過他總算已經扳回劣勢變成優勢。一方面是韓濟傑的長刀好像牛皮膠吃得多了，老是慢吞吞失去凌厲剛猛威勢，另一方面龐照的銀鏈只有躲避之功而沒有還擊之力。這自然是極之糟糕之事，卽使是外行人也一聽而知韓龐兩人大大落於下風，不過在陶正直心裏，却無端端响起警鐘。

何以忽然會感到危險威脅？連陶正直自己也覺得大惑不解。但這種「警鐘」却是屬於超自然超理智的神秘能力。陶正直絲毫也不敢因爲沒有理由而不予理會，相反的他馬上打起十二分精神準備應付。

此時韓濟傑的確已告不支，因爲陶正直短劍上激盪旋轉的內力越來越强，黏力之强大已快要到達蛛網黏住小虫的程度，大概任何人都見過陷在蛛網的小虫掙扎景象，那隻小虫雖然還能振翅或者扯拽，然而事實上却一點用處都沒有，韓濟傑這刻正有如此可怕的感覺。

另一方面龐照的銀鎖鏈第七招「天堂有路」從中路決盪攻入，却不幸被陶正直用溫柔得好像拂去落花的手勢，輕輕柔柔就拂開銀鏈，還使得龐照身形爲之閃側一下。這一刹那間，龐照已知道「完蛋」是甚麼滋味，他知道就算能逃過殺身之禍，亦已經是「敗」了！

那陶正直輕柔悅目的一拂，竟然是「嵩陽大九手」，由至剛極猛路數昇華而成的「忘情手」絕技。

關於「忘情手」這門絕世神功，現在只能提一句「來頭甚大」，却沒有時間細表了，但這一拂的手法以及內力之細緻微妙變化，竟含攝三種境界，故此不得不稍作解釋。

第一種境界就是「落絮無聲春墮淚」。落絮當然無聲，而又好像是春天之神在掉眼淚那麼飄渺朦朧，那麼深情一樣。

輪到第二種境界却是忽現剛猛之氣。只不過被輕柔如春天脚步的手法所遮掩，故此外表上看來仍然毫無攻堅破銳鐵馬金戈的痕跡。

末後第三種境界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時既是忘情手威力最强之際，但也是「停止」或「結束」之際。

自然上述三種境界在一拂之間並不是一層層次第出現，而是互相涵蘊分不出界限的，至於成就高低，却是集中於第三種境界，越是能够不惹塵埃，越是能够忘情，成就便越高。

陶正直的這門絕藝究竟練到甚麼地步不得而知。只是一來陶正直此人僅僅是天性無情，並不是有情而能忘情。二來他可能胸中所學絕藝太多太雜，故此他那一拂竟沒有把龐照手中銀鏈拂落地上，一流高手便可以由此判斷，甚至找到反擊的機會了。

換言之，龐照其實有反擊機會，但限於見識和功力，所以不但不能把握良機制敵致勝，反而感到十分挫折沮喪。

陶正直花樣的確很多，只見他左手短劍綿綿密密裏住韓濟傑長刀，好像具有强大無比磁力吸緊敵人，但又好像韓濟傑捨不得離開他，拚命向他黏纏。

其實韓濟傑心裏恨不得立刻縱出戰圈，就算還有勇氣決一死戰，第一個步驟也必須躍開，才圖捲土重來之計。

因此他當然不是想黏貼人家，而是身不由己，非得運力如風封擋敵劍不可，只要有一着疏慢失閃，肯定手臂或手腕必會跟身體分家，若是弄出這等後果才退出得敵人劍圈，倒不如竭盡一身所能，暫時應付着爲妙了。

這只是陶正直右邊身子的事情，他左邊身子連手帶脚對付龐照，論起熱鬧幻變一點也不差於左手那邊。

但見他左手揮出之時，如搓似摸，好像正在調戲女人一樣，當然有時也拂一下或打出一拳，每次他一伸手，龐照的兵刃總是僅僅能够從他指尖指縫撤回，如果稍慢一綫他的兵刃非到了陶正直手中不可。

就這樣翻翻滾滾，迅快無比拆換了十餘招，陶正直左脚着地，右脚忽然橫撑，他右邊手脚對付的是韓濟傑。韓濟傑直到自己耳朶聽見「砰」一聲，身子也像被一個鐵錘擊中，以至整個人橫飛七八尺，摔在地上之時，才知道被對方踢了一脚。

今天眞是見他媽的大頭鬼了，韓濟傑想：世上那有人能够起脚凶猛攻擊而毫無徵兆的呢？

他的思想只這麼閃動一下，便已口噴鮮血失去了任何知覺。

陶正直現在對付龐照已多了右手右脚，他笑容很惡毒，聲音也是一樣，道：「龐頭兒，你知不知道我剛才那一脚叫甚麼名堂？」

龐照雖然急忿交集，但却又暗暗大喜，一面拚命支撑封架，一面厲聲道：「鬼知道那是甚麼下流脚法？」

他暗暗大喜的是：只要陶正直不立施殺手，只要再拖延那麼一陣，情況必定會有變化，起碼不會像現在這般絕望。

老實說他這種想法並沒有一點道理，亦非靠智慧推論而得，只不過他對沈神通有絕對信心，他認爲沈神通一定曾經將這種不幸情況計算在內，故此他只要能够拖下去，只要能爭取多一點時間，問題必可解決，至於問題是怎樣解決法？他既不知道亦無暇忖想推測。

那陶正直得意洋洋道：「你沒有講錯，這正是鬼才知道的脚法，所以叫做惡鬼脚，我希望你聽過這種絕技的名稱。」

龐照極力不使話聲中透出喘聲，道：「我當然聽過，你以爲我是甚麼人？你不要忘記，我是沈神通弟子，我：…：」

陶正直冷叱聲打斷了他的話。接着道：「你究竟要甚麼詭計？」他口中發出冷冷叱聲的瞬間，兩個人的動作一齊停止。由於沒有兵刃拳脚劈風聲打擾，因此話聲特別清晰，四下也忽然特別靜寂。

龐照不是不想繼續出手拚鬥，而是鎖鏈的另一頭被陶正直撈住，他出道以來這是第一次被人抓奪着兵器，外人可能誤會他缺乏這種經驗而爲之呆住，但他自己知

道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原因只是陶正直內力透過鎖鏈迅猛攻到。若是自己不運內力相抗，心脈登時就會被震斷而慘死當場。所以他既不能丟掉鎖鏈又不能發招出擊。

這種尷尬情況使龐照覺得非常丟臉，同時也强烈感到生命危險，爲了後面這點原因，他只好不管面子的事，趕緊攝神定慮全力抵拒。

陶正直一身奇怪本領之中，單論「武功」這一項，沈神通也曾譽爲奇才，譽之爲一流高手，現下他內力一發，龐照立刻又一次證明沈神通從來不會讚錯人。此時但覺鎖鏈一波接一波傳襲而來的內力，不但有剛有柔難以捉摸測料，最可怕的是心理上也形成極巨大沉重不堪的壓力。在心理上一是那陶正直好像還有不知多少內力蘊蓄在後面，現在只不過暫未盡行施展而已。二是他還能從容開口，還會瞪眼睛做出各種斥責不滿的表情，如果他已經用上全力，豈能如此行若無事？

「你一定有詭計！」陶正直又說，眼中射出了不懷好意光芒：「但我也不能不承認一時還測不透有甚麼古怪。不過你如果屍橫此地，就算有一百條詭計，對你有甚麼用處？任何人一旦死掉，生前的一切好像都沒有關係了。你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見？」

同意之至，可惜我沒有法子表達這意思。龐照簡直連眨眼皮的動作都做不出來，所以只是心頭意念一轉，便又全心全意抵拒敵人那深厚强大變化多端的內力。

陶正直先仔細四下查看一陣，確定很正常很安靜，才緩緩收回兩成力道。他聲音中含有嘲諷意味，道：「你一定有詭計，但你還能有甚麼作爲？但我爲何還要跟你講話呢？是因爲你是沈神通嫡系弟子之故。」

龐照發現自己居然可以開口，便道：「你連家師都不放在眼內，又怎會看得起我？」

陶正直道：「三年前我可能完全不把你放在心上，但自從看過何同的手段，我就絕不那樣想了，何同是誰你一定知道？他也是沈神通弟子，後來背叛沈神通，還姦淫了師母，以及沈神通兒子小沈辛弄到不知那裏去了！直到現在，沈神通仍然毫無辦法！」

龐照希望他肯多講幾句話，雖然只是一個預感加上信心但有希望總比沒有好！

至於何同，他當然記得，此人本是來自東瀛暗殺道第一高手伊賀川的義子，被千方百計安插於沈神通身邊，在一次捕拿「大江堂」嚴溫的行動中，本已得手，却因變生肘腋，沈神通險險喪命，嚴格說來，何同不算沈神通嫡傳弟子。

想起何同這個狗賊，龐照雖然在如此危殆可怕情境中，面上仍然忍不住露出怒色。他道：「陶正直，你猜我們能不能談一個交易？」

「談一個交易？」陶正直眞的不禁驚訝，此人命在旦夕，還有甚麼資格談交易呢？

可是也正因如此，才觸動了他好奇心。當下又道：「你且說來聽聽！」

「我希望殺死何同。」龐照的仇恨倒不是假裝的。不過當他自身難保情況下，這仇恨是否應該是否能够佔有如此重要地位？

龐照接着又道：「如果你能够帮忙我，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就算要我枉法徇私，我也答應！」

以他身爲沈神通弟子，又是一府總捕頭，竟然肯枉法徇私，的確不是小事。

陶正直禁不住沉吟一下，道：「但沈神通呢？如果他知道你答應這種條件，他肯放過你？你自問能瞞得過他？」

「那是我的問題：…：」龐照聲音忽然中斷，他並不是已沒有話說，亦不是不想說，但由於他眼角看見河上有艘空無一人的小船，搖搖擺擺順流而下，假如這艘空船方向不變，不消片刻就會擱淺在岸邊。

河流中有空船飄流，雖不常見，却也不算奇事，其次那船既然無人掌舵，擱淺更不足爲奇，不過此船出現得不遲不早，而將要擱淺處看來竟是在他們近處，這等情況就值得懷疑顧慮了。

龐照自是不怕那空船有古怪。相反的他唯恐沒有古怪。有古怪意思就是有扭轉局勢的希望，如果眞的只是一條空船恰巧漂流到此，那當然對他一點帮助都沒有。

但不管那船有沒有古怪，若是讓陶正直看見，此人必定盡出全力立施殺手無疑。所以龐照眼角方一瞄見那空船，馬上提聚全身眞力，集中一切用得上的感覺，準備應付陶正直最惡毒凌厲的殺手，所以馬上不能繼續說話。

陶正直果然很快就看見那船，他心念才動，鎖鏈上內力立刻增强一倍。

龐照但覺全身陡然發麻，雙腿硬是禁不住發軟發抖，好像想跪下去似的，他雖然咬緊牙關不讓自己跪倒。可是心中却知道，陶正直只須多加一點內勁壓力，他就一定受不了。

陶正直若不是心神又被另一件事分散，他定已增加壓力先擊潰先瓦解龐照的戰鬥力量再說，可是那船明明是空的，只須一眼就瞧得出來，他向來對自己眼力和觀察力極有信心，空船能够發生甚麼作用？能够搗甚麼鬼？

恰好此時另一邊傳來聲响，是兩個人沉重却十分齊整合拍的步聲。其中還夾着担挑一上一下時有節奏的「咯吱咯吱」聲音。可見得是兩個人抬着一件甚麼東西奔來。

由於大路與這片河邊平曠草地之間，有些樹木阻隔了目光，所以直到一頂轎子出現，才解釋了步聲咯吱聲之謎。

不過陶正直心神却不是眞正被這頂轎子以及轎夫們本身所分散。他其實是因爲不明白？何以這兩個不懂武功的轎夫（步聲中一聽而知），竟會突然出現於七八丈外？換言之，何以他們來到這麼近，種種聲音才被他聽見？

那兩名轎夫一出現，口中也就叱喝對罵起來，他們罵些甚麼不易聽懂，却完全是正宗蕭山縣口音。在江南若論抬轎子這個的行業，差不多是蕭山縣人天下。

轎夫們絕對沒有問題。陶正直也只用了一眼就得到這結論。但有簾子垂着的轎內有沒有問題呢？又假如轎夫們眞的沒有問題，那麼何以他們沉重步聲直到七八丈之近才聽得見？

轎子裏面的確有問題，只因就在陶正直心念電轉之際，一道精芒耀目的劍光由轎子裏射出，快逾閃掠過數丈空間，倏然落在陶正直右邊五六尺之處。

光斂人現，是個三四十歲的瘦子，面上特徵是那對像鷹隼般精光四射的眼睛。

這個突然出現的劍客當然可以毫不停頓一逕攻擊陶正直。但他沒這樣做，只壓劍凝視陶正直道：「你還認不認得我？」

陶正直一鬆手，龐照連退八步，才堪堪化解鎖鏈上强大變幻十分可怕的內力。他拿椿站穩之時，陶正直訝然微噫一聲，道：「我決定不可小瞧沈神通的徒弟，好像沒有錯！」

龐照微喘之際難以開口，却聽那頎瘦而有着鷹隼般眼睛的劍客沉聲道：「你錯了。你其實大有機會殺死他們兩個，只可惜你不知道他們的小秘密。」

「他們？」陶正直不但皺起眉頭，聲音也很乾澀：「難道你向我暗示，姓韓的蘇州捕頭還沒有死？」

「你眞是聰明的人，我正是此意！」

陶正直根本連一眼都不向韓濟傑那邊瞧看。只緊緊盯住對方臉孔和眼睛道：「司馬無影，你是當世武當派著名劍客，你當然不會胡說八道。大概也不至於用這種方法騙我移開眼睛好趁機突襲，但我還是寧可用眼睛看住你，用耳朵聽你解釋。」

那司馬無影乃是武當派極負盛名的「鷹系」高手。「鷹系」的意思就是擅長行動，尤其是攻擊。

陶正直不敢移開眼睛不敢分神絕對不錯，那司馬無影手中之劍早已達到「心隨念動，劍由心發」境地，只要有那麼一絲空隙，只要司馬無影肯那樣做，敵人就算不死，情況也必定十二萬分嚴重危險。

陶正直既沒有轉眼分神，司馬無影亦沒有發劍。兩人靜靜對視片刻，司馬無影才道：「你的武功好像比三年前天津野趣園之時又精進了不少，我有沒有看錯？」

「你問這幹嗎？我又爲何要回答？」

「因爲我猜沈神通可能忽略這一點，所以做成錯誤。」

「沈神通做成甚麼錯誤？」

「韓龐兩位頭兒的負傷落敗，以及我現在面對你，都是錯誤，應該是他站在我這個位置才對。你現在還想不想聽聽韓龐兩位的小秘密？」

陶正直道：「我想。」

司馬無影道：「他們雖然年逾三十，雖然是公門捕快。但兩個人規規矩矩都還是純陽之體，所以韓頭兒受傷雖重也不容易死掉，也所以龐頭兒接得住你最後攻出那一下殺手。」

「原來如此！」陶正直連連搖頭表示驚訝。

龐照本已站穩同時也鬆一口氣，誰知鎖鏈上忽然還有一股陰柔力量透入胸臆，登時連吐三口血，人也連退三步，面色蒼白如紙。

司馬無影目光一閃，皺眉道：「你武功大有精進果然不假。我敢打賭你當年絕對使不出這種『陽關絕唱』陰功，不過另一方面我也沒有說錯，龐頭兒如果不是純陽之體，現在一定已變成屍體了！」

陶正直緩緩道：「你沒有說錯。」

司馬無影退後兩步，長劍平舉指着陶正直，劍尖忽然急遽細微顫動，以致發出陣陣刺耳驚心的嗡嗡聲，他顯然全身內力已貫注流佈劍上，由於將要變化出招，所以劍尖急顫悲鳴，看來司馬無影的劍術亦已精進一層比之當年又沉着精銳得多了。

陶正直亦立刻有反應行動，他向左橫跨一步，又向右橫跨一步，結果仍然回到原地，其實沒有移開，只不過他在這迅快簡單動作中，已經測探出敵人劍術造詣到了何等地步！

昔年在天津衞野趣園中，另一位當代高手「猛將」朱愼，用「悲魔之刀」震懾陶正直心胆。此時司馬無影才施展「馭劍刺穴」上乘劍術制住他穴道，這段往事陶正直自己記得清清楚楚毫無遺漏，因此他事後回想，就發現司馬無影雖能馭劍，却未到收發自如地步。

一別三年，當然很多事情都有變化。你陶正直武功有進步，人家也不見得不會向前走，所以陶正直得先測試一下不可。

司馬無影看見他臉上淡得幾乎沒有的一絲笑容，便也冷笑道：「我當年若是與你單打獨鬥，很可能已稍遜你一籌。三年後的今天，你若是武功比我精進得快，我自然更不如你！」

這些話的確是陶正直心中所想的，但是由司馬無影口中說出來，就使人十分蹩扭了。

陶正直忍不住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意思只不過想瞧瞧歷史會不會重演？」司馬無影答：「朱愼兄也是這樣想法，所以他也來了！」

他就算不說陶正直也知道，因爲朱愼那高大魁梧的身軀已從轎內飛出，輕盈迅快如飛燕落在陶正直另一邊。

朱愼比司馬無影和氣得多，他舉舉左手打招呼，笑着道：「好久沒見了，近來還好麼？」

陶正直道：「本來很好，但看見你們兩位就變得極之不好了！」

朱愼人雖高大，聲音却很溫柔：「你這樣想法使我覺得很遺憾。但我却不得不露面跟你打個招呼，我只能說聲抱歉！」

「不必了！」陶正直本來最會說這類假惺惺的話，因爲當那時候他一定是「貓」而不是「老鼠」。而現在……

陶正直接着又道：「你們兩位當代名家，難道眞會聯手對付我這樣子藉藉無名之輩？」

「你敢不敢打賭？」朱愼笑道：「我們當然聯手出擊，即使我們不願意也沒有辦法，因爲沈神通早就跟我們約法三章，才肯讓我們見到你老哥！」

陶正直發出呻吟聲音，道：「老是沈神通，這世上好像任何事情他都有份！」

「但你不是想找他麼？」朱愼訝問。但他訝異之色一望而知是裝出來的。「如果他沒有份，難道你不會感到失望？」

陶正直咬牙切齒道：「我遲早一定宰了那老小子，你們兩個也一樣！」

朱愼道：「遲早這個字眼有點不對吧？以我愚昧看法，你今天若不能殺死我們，那就是死在我們刀劍之下，莫非你以爲還有敗逃機會？」

他們的對答好像有點多餘囉嗦，其實他們根本已進入交戰狀態。只不過高手相爭有時不拘於形式，連講話也等於交戰拚搏。

因爲雙方相距只有七八尺，連一丈都不到，以他們的一身造詣，這等距離有也等如沒有，但大家都沒有動手，便是由於彼此氣勢和姿式都旗鼓相當之故，所以任何一方都希望等候和找到對方的空隙錯失才出手攻擊。

毫無疑問他們一旦出手，就差不多會達到勝敗生死的階段關頭，故此他們雖然都還在說話，可是甚至遠在數丈外的兩名轎夫，也由於森森然懾人心胆的可怕感覺迫到身上，忍不住連打寒噤而又連連往後直退。

那頂轎子被棄置在原地，轎子裏面曾經先後鑽出司馬無影和朱愼兩大高手，現在轎簾還深垂着，裏面究竟已經空空無人，抑是尚有想不到的高手潛伏？陶正直沒有法子知道，只知道以沈神通變化不測的心計手段，像變魔術一般忽然再變出一個高手也絕對不是奇事。

「別担心那頂轎子。」朱愼聲調仍然平穩柔和得令人煩恨：「轎子本身既不會殺人，也不會忽然跑掉，我們剛才跟你開個玩笑，我們客串了一陣子轎夫，看來這個惡作劇的確使陶老哥你駭了一跳？」

怪不得轎夫步聲和轎杆咯吱聲會在近處才忽然響起來，敢情有一段路是轎夫做了乘客。以朱愼司馬無影的功力，自是可以抬一頂轎子飛奔無聲。

這種整人駭人的突襲方式，還有河上能令人稍稍分心注意的空船，當然都是沈神通的預先佈下羅網的一部份。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沈神通在那裏？會不會故意還躲在轎子裏？

那頂轎子就算是空城計吧，但陶正直也已下了決心學司馬懿收兵暫退，因爲捲土重來的機會還多的是，但如果今日萬一逃不掉，可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在武林高手圈子來說，「逃走」更是深奧學問，此是甚易理解的事實眞相。

陶正直果然眞的曾在「逃走」這門學問上下過功夫，至少直到他下了決定好一會，朱愼司馬無影兩大高手才隱隱感覺到，假如他的意向早一綫被發覺，局勢會演變成甚麼樣子誰也不知道了。

但是司馬無影的劍劃出一道弧形光芒，由左側兜刺過去。而朱愼手中大刀，却閃映出七八道精虹殺向右邊。

這兩大高手合力夾擊之威，實是非同小可，這時陶正直可就顯露出他的眞功夫了，雖然他只不過一坐馬使身子矮尺半，但這麼一個極之簡單的動作，很奇怪地却使嚴酷迅猛毒辣攻勢忽然出現緩衝空隙。

雖然僅僅只是少許空隙，而且在時間上也只有那麼一刹那而已，但陶正直短劍忽然連刺十下，便立刻將空隙擴大也把時間延長，因爲他這十劍完全是針對司馬無影之劍，陶正直厲害在短劍欲出未出之時，司馬無影已經感到陣陣不能硬擋無可匹敵的森厲劍氣直迫全身。因此當他刹時已刺出第十劍之際，司馬無影的綿綿無盡劍網早已千瘡百孔破破爛爛，不能不躍開尋丈之遠，他一躍開，聯手合擊之勢不問可知已經被陶正直破解了！

陶正直左手當然絕不敢閒着，事實上於他出右劍反而攻破司馬無影綿密可怕劍勢時，左手已同時連連輕拂，好像要拂掉頭上或身上的落花般輕柔，這就是當世武林絕藝之一「忘情手」，那輕輕柔柔甚是悅目甚有美感的手勢，居然把宛如黃河天上那雄奇瑰麗的大刀攻勢破解了。

陶正直的外表雖是很輕鬆很有把握。其實身心都感到極之吃力，吃力亦即是危險之意。

所以他一點都不留戀掉頭便走！

此話說時容易做時難，而且簡直難到不得了的程度，因爲司馬無影朱愼兩大高手並不是一擊無功之後，就像木頭一樣毫不動彈。

他們不但會動彈不但有後繼動作，並且動得非常之快，後繼動作也可怕得有如閻王爺的請帖，眨眼間大刀起落，刀光如雪耀目驚心，此是朱愼的攻勢。

另外司馬無影的劍忽然像寫字一樣由左至右劃出一道白濛濛劍痕，此是武當絕學「一字慧劍」，分爲「快劍」「慢劍」兩種，現在司馬無影使的是極罕得在江湖出現的「慢劍」，不過名稱雖曰慢劍，其實這一道白濛濛劍痕，却也包含了十四個動作才呈現如此景象。

但見陶正直連退三步，已是退無可退，否則就等如自己伸長脖子往人家刀劍上碰一樣，當此危機瞬息千鈞一髮之際，陶正直一脚踏落，地面陡然有六股泥土塵沙勁急上射，有如六股强力噴泉一樣，其中有兩股恰好分別對正朱愼司馬無影身子面門猛射。除了這六股向上勁噴塵土之外，四下二三十丈方圓之內茸茸碧草中，都一齊嬝嬝昇起乳白色濃密不散的烟霧。

朱愼和司馬無影齊齊硬是煞住刀劍攻勢，以便先躲過那股撲身罩面的塵沙，他們雖然還未看見四下昇起的乳白烟霧，可是心中都知道一件事——這回又被陶正直逃掉了。陶正直身形隱沒在烟霧中，自然得好像魚兒回到水裏一樣忽然就消失了。

朱愼撫刀，司馬無影彈劍，兩人都仰頭望天，又都長長歎息。

他們認爲絕不可能之事不但發生了，並且已證實是可能之事，區區一個陶正直，如今已不可以用「區區」兩字形容，而是須得以「絕代高手」代入，無怪連沈神通這個當世奇才當世强人，也須極盡謹愼小心之能事。

沈神通這一回合仍然未償所願，只不知陶正直這回逃走了，他是永遠隱藏起來從人海中消失無踪？抑是還會捲土重來？仍然要擊敗要殺死沈神通？

迷迷茫茫的白霧不但令人視綫受阻，甚至連思想也爲之迷迷糊糊，一切曾經發生的事情包括那許多殘忍冷酷命案在內，都忽然變成如眞如幻，既眞實又似夢境。

不過最令人關心的是，陶正直還會不會捲土重來？天下公門第一强人沈神通能不能應付以及能不能進一步收拾他？

這個問題沈神通正爲之沉陷於冥思中。「命運」好像爲了他而特地創造出陶正直這麼一個可怕敵人。回顧巳往瞻顧未來，茫茫人海中的驚濤駭浪竟似乎巳經淹沒了天地……

(本篇完)

龍虎雙傑故事／ 龍乘風·著 盧令·圖

鬼眼黨

世之剃頭者 人亦剃其頭

神秘爆炸

（一）

夜色蒼茫，一輛載着十五人的小型巴士，穿過熱閙繁華的大街，來到了海旁的一個停車場上。

連同司機在內，十五人迅速下車。

海旁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隻，其中有一艘特別龐大、却巳嫌殘舊的漁船上，正燃亮着幾盞綠燈。

這十五人一湧而上，衝入船艙之內。

他們到處搜索，却似是一無所獲。

就在這時，忽然一聲震天價响，這艘漁船竟然發生猛烈的爆炸。

爆炸的地方，大約是在漁船的左舷部份。

但由於這一陣爆炸實在是太猛烈了，連在船頭上的一個青衣漢子也被炸得整個人飛了起來。

「噗通！」

這人跌入漆黑的大海中。

他是這十五人中唯一的生還者。

他是雷勇，三十六歲，十九歲的時候就巳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二）

當雷勇睜開眼睛的時候，他發覺自己正躺在一張會晃動的床上。

他很快就記起，自己曾經給一股巨大的爆炸力拋入海中。

初時他還保持着一點點的清醒。

他抱着一根木桅，直到數分鐘之後，才給人救起。

但那時候，他巳暈迷，不省人事。

想到這裏，他立刻意味到，自己仍然是在海面之上。

這張床會晃動，因爲它是在一艘船隻之中。

他想爬起來。

但他的身子才蠕動了一下，便巳有人制止着他：「你的傷勢不輕，不宜妄動身子。」

雷勇看見了一個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子的護士，走了過來。

這護士巳快四十歲，身材粗壯得像個男人，臉上的神態凶神惡煞似的，連雷勇這種人看見她，也不禁爲之打了個寒顫。

他吸了口氣忍不住問：「妳是……」

「既是爆破專家，也是個很不錯的女護士，」她臉上的表情，是皮笑肉不笑，「你可以叫我的名字，是妮亞。」

聽到「爆破專家」這四個字，雷勇不禁又有着猶有餘悸的感覺。

「那艘船的爆炸，是妳的傑作？」

妮亞點頭：「你說我幹得怎樣？是不是很出色？」

雷勇苦笑，點頭。

妮亞凝視着他，緩緩道：「你能僥倖不死，實在是一件值得恭賀的事。」

雷勇吸了口氣：「的確值得恭喜。」

妮亞道：「你不必對我存着任何的畏懼，雖然我是個心狠手辣的女人，但比起胡醫生，我還算是很溫柔的。」

說到這裏，又有一個穿着白袍的中年人走了進來。

他唇上蓄着兩撇小鬍子，臉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雖然身材不算高大，但却是個渾身是勁的男人。

雷勇又看見，他兩手指骨凸出之處，都結着厚繭，高高隆起，顯見是個空手道的高手。

不知怎的，雷勇心頭又是一陣卜卜亂跳。

「鄙人姓胡，你叫我胡醫生好了。」這人的聲音冰冷如雪，臉上一片漠然之色，可說是毫無表情。

雷勇强顏一笑：「胡醫生……」

胡醫生冷冷的盯着他，說：「你要記着，你這條性命是我救回來的，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雷勇心中暗駡了一句「王八」，臉上却不得不堆着笑容，點頭不迭連聲說：「是的，是的。」

胡醫生「唔」的一聲：「你叫甚麼名字？」

「王正德。」雷勇胡謅了一個名字。

「王正德……」胡醫生點點頭，「這名字很不錯，聽來就像是那個風流的正德皇帝。」

雷勇苦笑：「小弟怎敢與九五之尊的皇帝相比？」

「和正德皇相比是不必了，只是你現在馬上就可去見一見這個風流皇帝。」

「在甚麼地方見這風流皇帝？」雷勇嘴裏還在這麼說，心中却巳暗呼不妙。

胡醫生的神態更是冰冷：「正德皇早巳是個死人，你若現在馬上死了，豈不是立刻可以到地府會一會他？」

雷勇陪笑：「胡醫生既然費盡心血救了小弟的性命，又怎會眞的讓我去死？」

胡醫生乾咳一聲，緩緩道：「本來的確是不捨得讓你去死，但你連眞正的名字都不肯對我說，那麼倒是多談無益！」

雷勇吃了一驚，但仍然說：「小弟的確是姓王……」

他只是說到這裏，便再也說不下去。

因爲在這時候，妮亞巳把一份寫得很詳細的資料遞了給他。

資料上的第一行字，寫着：「姓名—雷勇。」

然後，就是年齡、籍貫、出生日期、何時到本市、何時何日幹過甚麼事、甚至連他殺人的紀錄也一一齊全。

資料上還有他的照片，雖然影像模糊一點，但却仍然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這的確是他自己。

一時間，連雷勇都不知道這張照片是在甚麼時候給人拍攝下來的。

（三）

看見這份完全是和自己有關的資料，雷勇臉上的表情，就像是一個赤裸的女孩，忽然發覺自己竟在衆目睽睽之下。

他呆了很久，才勉强苦笑道：「看來你們甚至比我還更了解雷勇，最少，我巳很久沒有記着自己出生的日子。」

胡醫生瞧着他：「你現在由這一秒鐘開始，你再說半句假話，或者是有半點含糊不清，你就得要準備游水回去。」

妮亞接着說：「這裏是青石島西南三哩外的海面，距離陸地雖然不遠，却也不近。」

雷勇抽了口冷氣。

他在這個城市裏巳居住了很久，當然知道青石島附近，乃是鯊魚經常出沒的地方。

事實上，就算這裏沒有鯊魚，甚至海面上風平浪靜，以他現在傷勢，也休想游到陸地之上。

「你現在一定巳想得很透徹了？」胡醫生的目光，就像是一把刀子，不斷的在雷勇臉上刮來刮去。

雷勇嘆了口氣：「不錯，我叫雷勇，以前是個殺手。」

「以前？」胡醫生的目光，更銳利：「你現在豈非也是個殺手？」

雷勇默然。

胡醫生冷冷的接道：「我的老闆若在那艘船上，你們這十五人恐怕巳把他剁成肉醬。」

雷勇的臉色更難看。

胡醫生凝視着他，妮亞揷口問：「秦烈在甚麼地方？」

雷勇搖頭：「不知道。」

妮亞面露怒容：「你不想要命了？」

雷勇苦着臉：「我的確不知道他在哪裏！」

妮亞冷笑道：「給你五秒鐘的時間考慮。」

「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秦烈在哪裏，從方老闆離開本市的時候開始，我就一直沒有見過他……」

「五秒鐘的時限巳過。」

「我眞的不知道，又怎說得出來？」

妮亞不再說話，胡醫生却淡淡的對她說道：「給他換上一條游泳褲，然後祝他好運。」

（四）

泳褲很好看，顏色鮮艷，七彩繽紛。

現在雷勇的樣子，的確是可笑亦復可憐。

他下面穿着這條短小的泳褲，上身却是給一重一重的繃帶包紮着。

他的傷勢着實不輕。

海風急勁，雷勇給兩個身材和他差不多魁梧的漢子，押到甲板之上。

這是一艘雪白的遊艇，氣派很豪華。

這時候，巳是中午時份，燦爛的陽光直射下來，海水一片碧綠之色。

從這裏向船舷右側望去，可以看見陸地。

妮亞和胡醫生都坐在甲板上的椅子上，兩人的神色都是那麼冷酷無情。

若在平時，雷勇還可以逞匹夫之勇，先拚一拚再說。

但現在，他連這種力量都巳消失。

他渾身上下的骨頭、肌肉，都似巳將片片爆裂，背脊上更是傳來陣陣火辣辣灼熱的痛楚。

這時候把他拋下大海，不必鯊魚料理，他也是必死無疑。

兩大漢巳把他高高抬起。

妮亞做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們把雷勇拋下海中。

「不！我說，我說！」雷勇狂喊。

胡醫生冷冷道：「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秦烈在甚麼地方？快說。」

雷勇吸了口氣，道：「我的確不知道他的下落，但有兩個人却一定知道。」

胡醫生眉頭一皺。

「他們是誰？」

「高森，還有龍大衞。」

「甚麼？龍虎雙傑？」

「不錯，是龍虎雙傑，他們還是秦烈的同學。」

雷勇胸膛起伏，喘着氣又說：「他們在學校的時候是死黨，唸完書後雖然在事業上各自分道揚鑣，但私底下仍然保持着極密切的來往。」

胡醫生嘆了口氣：「這就是了，何以剛才不早一點說？」

雷勇道：「剛才因爲我還沒想到這方面去。」

胡醫生點點頭道：「這也難怪，昨天晚上的一場爆炸，也實在是太猛烈了，到現在你的頭腦還是不大清醒，也是人之常情。」

說到這裏，悠悠一笑，轉問妮亞：「雷先生的神智有點不清，該用何種藥物治療？」

妮亞也一笑，笑容有如非洲的母獅。

她的回答，只有兩個字，那是：「海水」。

雷勇頓時臉色大變，嘶聲叫道：「妖婦——」

他只是叫了兩個字，人巳如同垃圾般給人拋進茫茫大海裏。

打情罵俏

（一）

琥珀色的酒在杯子裏搖晃着，它彷佛巳和空中悠揚的音樂混在一起，兩者都是那麼令人陶醉。

這裏本是一個很熱鬧的酒吧，但高森却感到寂寞。這種深入骨髓的寂寞，就像是木樑上的白蟻，幾乎把他整個人蛀空。

高森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但這些日子以來，寂寞却偏偏老是和他爲伍。

寞寂巳變成了他心中的影子，無論他跑到甚麼地方，無論他喝多少酒，依然無法驅除心中的寞寂。

× × ×

酒杯又巳空。

「保羅，再給我一瓶！」

酒吧裏的保羅瞧了他一眼，聳聳肩：「我的老闆很幸運，能够擁有你這種和酒結下不解之緣的酒客。」

「這裏所有的人，誰不在喝酒？」

「他們沒有你喝得那麼多。」

高森苦笑，酒瓶蓋又巳打開。

但酒還未喝，這瓶酒巳給一隻柔軟嬌嫩的手輕輕掠去。

「老師，你醉了。」這人的聲音也是同樣的柔軟嬌嫩。

高森轉身，看着這人。

那是一個十八、九歲左右、長着一張娃娃臉的女孩。她的眼睛又圓又大，睫毛長而略彎，配着一張很討人歡喜的櫻桃小嘴，的確是一個可愛的美人兒。

「噢，我的天！」高森看見了這個女孩，不由輕拍着自己的前額，「琳鈴，這裏可不是妳該來的地方。」

這女孩叫呂琳鈴，是高森的學生。

高森是個業餘畫家，而呂琳鈴却是他唯一的「衣鉢傳人」。

呂琳鈴呶起了嘴巴，把酒瓶在半空中晃來晃去。「你說我不該來這裏，但是你呢？」

高森吐了口長氣：「我是個男人，而且在十幾年前就巳超過十八歲。」

呂琳鈴一笑：「我也不是個小女孩了，難道你以爲我沒有資格在公共場所裏喝酒？」

「不，只是……」

「不必解釋了，」呂琳鈴的臉色忽然變得有點不好看，「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歡我，你心裏想着的是琳婷，除了我這個姐姐之外，你對誰都沒有半點好感！」

高森一怔，刹那間彷佛酒意全消。

呂琳鈴拿着那瓶酒，竟居然整瓶的在喝。

高森的臉色變了。

「別胡鬧，妳會醉的！」

呂琳鈴一口氣喝了幾口酒，連臉都紅了。

「我醉不醉與你無關，就算你明天在溝渠邊看見我，也不必勞動你這雙充滿藝術氣質的手來扶我。」

她又想把酒猛喝。

高森上前，搶酒。

但呂琳鈴的動作一點也不比他稍慢，高森居然撲了個空。

呂琳鈴冷笑，帶着整瓶酒向外面衝了出去。

「琳鈴。」高森匆匆放下一張鈔票，塞在保羅的手裏，然後就像隻豹子般，也飛躍了出去。

這時候，巳是凌晨一點二十五分。

（二）

呂琳鈴是個健康、活潑的女孩。

她在學校裏，素有「女飛人」的稱號，每年校運會的比賽裏，她都是田徑項目的風頭人物。

街道上行人不多，呂琳鈴可以大展所長，和高森一較高下。

她是「有備而戰」，脚上早巳穿上了價值三百多塊的運動鞋。

看見高森倉倉皇皇的追了上來，她的心中不由暗暗失笑。

假如高森看見她現在這副樣子，一定會感到大惑不解。

剛才還是大喝無名醋的小女孩，爲甚麼忽然又會這麼輕鬆？

× × ×

喝了幾口酒的呂琳鈴，忽然發覺自己比平時跑得更快，體內的熱血比平時更是翻騰不巳。

酒精的力量，眞是不容輕視。

她的確跑得很快，不枉負有「女飛人」的雅譽。

但高森的速度，却比她還更快一點。

呂琳鈴只知道高森的畫藝巳達到了極高的水準，却不知道他在唸書的時候，也同樣是個運動健將，而且成就比她還更高出不知若干倍。

雖然，高森早巳離開了學校，但他的

體態仍然保持得相當良好。

兩人的距離巳逐漸接近。

高森叫道：「琳鈴，聽我說……」

但呂琳鈴不聽。

轉過街角，她忽然推開一間氣派很高的餐廳大門，跑了進去。

高森眉頭一皺，當然也繼續跟隨着走了進去。

（三）

燈光柔和，充滿懷舊色彩的爵士音樂也同樣柔和。

這裏的情調，比起剛才那間酒吧猶勝不知若干倍。

但高森無暇欣賞。

他只是在担心着呂琳鈴。

他才走進這間餐廳，立刻就有兩個衣飾整齊的侍應上前，慇勤招待。

「我是來找人的。」高森到處東張西望，却看不見琳鈴的影子。

但忽然間，他楞住了。

他沒有看見呂琳鈴，却看見了自己朝思暮想的美人兒呂琳婷。

× × ×

呂琳婷不喜歡喝酒，甚至討厭別人喝酒。

但高森却帶着滿身酒氣，在她身旁的座位坐了下來。

「琳婷，妳有沒有看見妹妹？」

「妹妹？」

「嗯！」

「誰的妹妹？」

「當然是妳的妹妹琳鈴！」

「她走了。」

「她剛才才走進來，怎會……」

「她是故意把你引進來，現在她的任務巳完成，也該功成身退。」說到這裏，琳婷呷了一口可口可樂。

這杯可樂是燙熱的，杯口還在冒烟。

高森目光閃動：「是妳要找我？」

琳婷微微一笑，在燈光下她的淡妝看來更是嬌艷動人。「我今天有個小小的秘密。」

高森怔了怔。

他搔搔脖子，皺眉道：「能否說給我聽聽？」

琳婷搖搖頭：「不能。」

高森吁了一口氣：「我不會怪妳，每個人都有保守自己秘密的權利。」

琳婷咬了咬牙：「你可以猜。」

高森一笑：「我可不是妳肚子裏的蛔虫，怎會知道妳的秘密？」

琳婷想了想，忽然說：「你不是有一本記事小册嗎？」

高森一怔：「這和妳的秘密有甚麼關係？」

琳婷搖搖頭：「不能說，說了就沒有意思。」

高森拿出了小册，看看她：「看妳的樣子，確是越來越神秘了。」

琳婷却垂下了臉。

高森把小册子翻了數頁，忽然「噢」的一聲：「我知道了！怎麼我竟然會忘了這件重要的事？」

他忽然吸一口氣，挺起胸，目不轉睛的看着琳婷：「今天是妳的生日，我早巳寫在記事小册上，但……」

琳婷緩緩的抬起頭，她的臉彷彿有點嫣紅：「我說的秘密並不是這個，而是年歲。」

高森目光落在小册上：「噢，對了，上面只是寫着妳生辰的日子，却不知道妳今年幾歲……」

琳婷低喃着：「這是秘密，不能對你說。」

高森展露了一個笑容：「對我能否例外？」

「不能。」

「我一定要妳說。」

「我不說呢？」

「揍妳！」

琳婷好像吃了一驚：「別動粗，很難看嘛。」

高森輕聲說：「那麼妳馬上就要把年歲老老實實的報上來。」

「四十二。」

「甚麼？說清楚一點！」他差點跳了起來。

「我巳說得很清楚，」琳婷瞪着眼睛，「我今年巳經四十二歲。」

「妳只有四十二歲？」高森的眼睛瞪得更圓更大，「我還以爲你巳八十六歲了呢！」

「不來了！」琳婷好像有點生氣。

高森立刻陪笑。

「不，我道歉，鄭重的向你道歉，假如妳願意接受的話，我可以馬上跪在地上，向妳磕頭二十三次。」

「爲甚麼磕頭二十三次？」琳婷有點發怔。

「一歲磕一次，妳現在剛好二十三歲，所以……」

「是誰說的？我……」

「妳要說謊？否認自己現在不是二十三歲嗎？」高森的眼睛，就像是兩枝細小的電筒，不斷的在她臉上射來射去。

琳婷吸了口氣。

「我知道了！」她忽然說：「琳鈴，一定是鈴玲說的！」

高森搖搖頭。

「不是她說的。」

「你騙人！」

「我可以騙任何人，但絕對不騙妳，這件事的確和她沒有半點關係。」

「那麼，是誰對你說的？」

「還記得上次嗎？」高森微笑，「妳是否曾經遺失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結果給我找到？」

琳婷想了想，忽然怔住。

「那是我的身份證！」

「嗯！上面寫得很清楚，包括妳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你好壞！」琳婷嚷了起來，「我從來都沒有想到，你竟然偷看我的東西！」

「倘若妳檢獲了我的身份證件，是否也會看看？」

「不，我不會看。」

「因爲妳不好意思看，是因爲妳的臉皮太嫩，但我的却厚得多。」

「你眞壞！你不是個好東西。而且，你今天巳喝了很多酒，討厭！」

她在罵。

但高森却在這時候，伸出了他的手。

他緊握着她的右腕。

「婷，」他用一種充滿感情、深邃的目光看着她，「自從上次拌嘴後，妳可知道我有多寂寞？」

琳婷將臉轉開。

「婷，上次的事，是我錯，我該死！我酒後糊塗，我……」

「別再說了，」琳婷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巴，「今天是我生日，別說這些不好聽的說話。」

高森連連點頭不迭：「我們現在去夜總會好不好？」

「你又想喝酒？」

「不，我不喝酒，只喝一點點啤酒，慶祝妳生辰快樂。」

「啤酒也是酒，同樣可以令人醉得昏昏沉沉的。」

「喝一杯橙汁總可以罷？」

琳婷笑了。

他們很快就離開了這間餐廳。

但他們離開餐廳後，就遇上了一個刼匪！

離虎離山

（一）

這刼匪身穿一襲黑衣，脚上穿着一對布鞋。

他搶去了琳鈴的手袋。

他搶手袋的手法極快。

他得手後奔跑的速度更快。

高森大喝：「別跑……停下來！」

刼匪豈會眞的停下來？轉眼間，他已跑出很遠。

高森當然也不會放過他。

兩人就在黑夜中的街道上追逐。

刼匪拚命的跑，高森全力的追。

終於，在一間古老戲院門前，高森截獲了這名刼匪。

刼匪在喘氣。

高森也是一樣的喘着，他到底並不是個超人。

「把手袋交回來！」他厲喝。

刼匪這一次居然眞的很聽話，立刻把手袋交給高森。

高森接着手袋，忽然臉上露出了一種很奇怪的神色。

他直勾勾的瞧着這刼匪。

這刼匪沒有再跑，居然也是直勾勾的瞧着高森。

他居然還面露笑容。

高森睜大眼睛：「是你？姜倫。」

這人微笑。「不錯，你還總算認得我就是姜倫。」

高森吸了口氣，說：「你現在混得這麼霉氣了？居然連女人的手袋都值得你動手去搶！」

姜倫淡淡一笑。

他大概三十五六歲年紀，身材中等，雖然臉色嫌有點青白，但却還是個很英俊、很好看的男人。

高森認識他。

他是個獨行刼匪，但以前幹的都是「大買賣」，沒有五、六位數字的小案子。

他絕不會沾手。

但一個女人的手袋裏，當然不可能有太多的金錢。

姜倫顯然是志不在此。

高森忽然衝前，一手揪着他的衫領：「你是不是想嚐試一下我的拳頭。」

姜倫搖搖頭，悠然道：「不想，閣下的拳頭，早在五年前我就已領教過。」

高森冷笑：「但你現在却是動到我的頭上！」

姜倫又搖搖頭。

「要動你的不是我，是孫湛五。」

「孫湛五？」

「不錯，孫五哥要找你談談。」

「有甚麼好談？我跟他素無瓜葛，而且我看見了他就討厭，」高森冷冷一笑：「滾回去告訴他，有甚麼事情，親自來找我，別擺臭架子。」

姜倫嘆了口氣。

「這一次不行，你一定要去見他，而且無論他擺的架子有多大、多臭，你都一定要忍耐着，別光火，否則……」

說到這裏，他忽然露出了一個淫邪的笑容。

高森臉色陡地一變：「你是在調虎離山，故意把我引到這裏？」

姜倫微笑：「你現在不妨回去，看看是否還能找得着琳婷小姐？」

高森怒叫起來：「姓姜的，你不想活了！」

他掄起了拳頭，就要迎面向姜倫的臉上揍過去。

突聽背後一人冷笑，說：「高先生，你若敢再動姜倫一根毫髮，恐怕你的呂小姐，將會遭遇到更粗暴的對待。」

高森陡地轉過臉

他看見了一個唇上蓄着兩撇小鬍子，臉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的男人。

高森冷笑：「原來是胡平鏗醫生，久違了。」

這男人正是下令把雷勇拋進大海的胡醫生。

他現在的目光，深沉得就像是從地底裏鑽上來的吸血殭屍。

高森也認識這人。

他是一個黑社會大亨的私人醫生，也是這個大亨的智囊，甚至是打手。

胡平鏗是空手道高段，等閒之輩，根本無法接得住他三招兩式。

但高森現在並不是畏怯他的空手道功夫，而是投鼠忌器。

他相信，呂琳婷現在必已落在他們的手上。

果然，就在這時候，一輛黑色的轎車從東方駛至。

車廂裏有四個彪形大漢。

呂琳婷眞的被他們所挾持。

胡醫生冷冷一笑：「高先生，孫五哥很想找你談談，希望你合作一點。」

高森攤了攤手，終於點頭，說：「行，什麼我都依你，但要先把呂小姐放了再說。」

胡醫生瞳孔收縮：「君子一言，希望你不會反悔。」

高森聳聳肩：「你們人多勢衆，就算我要反悔，恐怕也是力不從心，對嗎？」

胡醫生看着他：「我知道你的武功很不錯，而且是個空手道高手。」

「你也是一樣。」

「我從不希望看見兩個使用空手道的人在互相殘殺。」胡醫生冷冷一笑：「這一次我相信你。」

他忽然轉過臉，沉聲喝道：「把呂小姐放了。」

高森臉上木無表情。

琳婷却在嚷——

「森，不要跟他們走！」

高森沒有理睬他。

他們把琳婷丟在路上，很快就走得一個不剩。

（二）

下午，陽光開朗。

但龍大衞的心情却不開朗。

他從琳婷打來的一個電話裏，知道高森給人抓去。

琳婷不知道是甚麼事。

他也莫名其妙。

他正想撥個電話給賀彼得談談。

賀彼得是他的同學，老朋友，也是你很出色的警務人員。

他已被人譽爲「閃電神探」。

但龍大衞正想撥這個電話的時候，門鈴却先一步响起。

門外來了一個男人。

一個陌生的男人。

他衣着整齊，而且很有禮貌。

他首先遞上一張卡片，然後自我介紹：「我姓廖，廖中聲，是街角開心超級市場的店東。」

龍大衞眉頭一皺。

「廖老闆，有甚麼事？」

廖中聲微微一笑，說：「有位秦先生，在小號裏要了一箱白蘭地，但却說身上沒有帶錢。」

龍大衞皺眉道：「那又怎樣？」

廖中聲道：「他說你是他的好朋友，這筆帳可以由你暫時墊付。」

龍大衞道：「他姓秦，那麼，名字叫甚麼？」

「秦烈。」

龍大衞搖搖頭：「我不認識這人。」

廖中聲「哦」的一聲：「你眞的不認識秦烈？」

龍大衞聳聳肩。

「我怎麼從來都沒有聽說過這人的名字？」

「噢，那麼很對不起，是我弄錯了。」廖中聲淡淡一笑，手裏却忽然亮出一桿手槍。

槍管對準了龍大衞的鼻尖。

（三）

龍大衞的神色居然還是很平靜。

他微微一笑：「想不到尊駕的超級市場居然會有軍火出售，可惜我對這種危險的東西一向都沒有興趣。」

廖中聲冷冷一笑。

「你很幽默，可惜一個人若臉上中槍之後，就再也幽默不來了。」

龍大衞盯着他：「你會在我的臉上射一槍？」

廖中聲說：「只要你再說一次不認識秦烈，那麼我就會一槍轟掉你的腦袋。」

龍大衞嘆了口氣：「就算我認識秦烈，對你又有甚麼關係？」

廖中聲冷冷道：「我要找他！」

龍大衞冷冷一笑道：「他豈不是已經在超級市場裏？」

廖中聲瞳孔收縮。「明人面前不說暗話，他不在超級市場，我也不是超級市場的老闆。」

龍大衞悠然一笑。「我知道。」

「你知道些甚麼？」

「開心超級市場的老闆並不姓廖，而且已經快將七十歲。」

「我現在還不够四十歲。」

「所以，你剛才說的一切，都是廢話，根本騙不了我。」

廖中聲看着他，聲音變得更冷酷。

「但我可以保證，這柄手槍是眞的，而且槍膛裏已裝滿子彈。」

龍大衞大笑：「廖先生，求求你別惹我發笑好不好？」

廖中聲臉色一沉。

「你以爲我不敢開槍？」

龍大衞道：「這裏是法治的社會，殺人者死，就算被赦死罪，到頭來還是不免要身陷囹圄一輩子，你會爲了找尋一個秦烈而冒這種險嗎？」

廖中聲怒道：「你太看小我了。」

龍大衞臉上笑意陡然斂止。

「開槍，開槍！有種的扳動槍機！一槍的殺了我！殺呀，殺呀！」

廖中聲的臉龐在變色。

他的手在顫抖。

他突然扳動槍機。

砰！

一顆子彈從槍管射出。

但當廖中聲射出這一槍的時候，龍大衞已一拳重重擊中他的下顎。

（四）

龍大衞這一拳打得很重，廖中聲仆倒在地上，幾乎連頭都抬不起來。

他臉色慘白。

他剛才發出的一槍，已不知射到甚麼地方去。

龍大衞無恙，而且他還把手槍搶到手中。

他以牙還牙地，用槍管指着廖中聲的鼻樑。

廖中聲哀求：「別開槍，別開槍！無論甚麼事，都可以商量商量。」

龍大衞冷笑：「你敢開槍，我爲甚麼不敢？」

「不！別殺我！你想知道甚麼，我一定說，我一定說。」

廖中聲原來是個胆小鬼。

龍大衞冷冷問道：「是誰叫你找秦烈的？」

「這個……」廖中聲在遲疑着。

龍大衞把槍管伸得更前，幾乎嵌進廖中聲的鼻樑裏。

「我只能給你三秒時間，我沒有這種耐性。」

「是孫湛五。」

「毒狠孫湛五？」

「不錯……」

「他爲甚麼要找秦烈？」

「這個……我不知道……」

「眞的不知道？」

「不知道……」話猶未了，龍大衞已一拳重擊在他的臉上。

廖中聲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別再動手，我說，我說！」他喘着氣，說：「秦烈……曾派人去殺孫湛五，所以……」

「所以孫湛五也要找他算帳？」

「是的。」

龍大衞冷冷一笑：「這本來是他和秦烈之間的事，但却痲煩到我的身上！」

廖中聲道：「這是孫湛五的主意，我只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

「孫湛五有甚麼災刧？這算是甚麼消災解難？你只是在助紂為虐！」

「下次不敢了……」廖中聲的語氣，像個做錯了事的而正在後悔的小學生。

「廖先生，坦白的說一句，你並不是這種材料的人，再與孫湛五混下去，遲早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是，是！」廖中聲滿頭大汗，他吶吶道：「我現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還有一件事，你必須答覆清楚。」龍大衞沉聲道：「高森是不是給孫湛五擄走？」

「好像是的。」廖中聲道：「我只是聽人說過，但却並非親眼所見……」

「向你提及這件事的人是誰？」

「大黑熊。」

「大黑熊？是不是專放高利貸的大黑熊鄧石？」

「不錯，就是鄧石。」

× × ×

廖中聲終於連跑帶跌的離去。

龍大衞在沉思。

他最後的決定，是要親自馬上去找一個人。

他並不是去找鄧石，而是找秦烈。

獨眼黑鷹

（一）

下午一點三十三分。

秦烈坐在套房裏，手裏的一根香烟已將燃盡。

烟灰已有一寸長。

烟枝不動，秦烈的人也紋風不動。

就在這時候，門鈴响起。

門外按鈴的人，手法很特別，但除了秦烈之外，絕對不會有別人知道其中的意義。

那就像是密碼。

從長短不同的按鈴手法，門外來客已不啻在報上了自己的姓名。

懂得用這種方法按動秦烈門鈴的人，只有兩個，那是高森和龍大衞。

秦烈已聽出，來者並不是高森，而是龍大衞。

× × ×

門剛開啓，龍大衞就巳發覺秦烈臉色很不好。

他的臉龐似是毫無血色，一雙眼睛却因睡眠不足而滿佈紅絲。

其實龍大衞的臉色也和他差不多。

「高森給孫湛五擄走了！」龍大衞一走進來，就對秦烈說。

「我知道。」秦烈的聲音很低沉，「孫湛五是要找我算帳。」

龍大衞嘆了口氣：「烈，你巳泥足深陷，長此以往，不是辦法。」

「我也知道，」秦烈癱軟地躺在金黃色的地毯上，「但現在要回頭巳太遲。」

龍大衞搖搖頭。

「不！只要你願意從頭再來，你還有機會，你還年輕。」

秦烈冷笑道：「我雖然沒有殺過人，但却是個騙子，是個老千！」

龍大衞道：「你騙的，只是那些為富不仁，靠旁門左道手段賺錢的暴發戶。」

秦烈道：「但這也是犯案，就算在法庭上可以獲得輕判，但那些曾經給我騙過金錢的人，他們肯放過我嗎？」

龍大衞道：「但你終究還是要面對現實，面對挑戰，難道你一直要躲到八十歲不成？」

秦烈冷笑：「我從來都沒有想到，像我這樣的人，居然會活得那麼長命。」

「現在我並不是和你談論這種事，」龍大衞吸了口氣，「你究竟和孫湛五弄到怎樣的地步？」

秦烈的臉上露出了一種憤怒的神色：「他殺了小方！」

「千變手方艮志？」

「不錯，他是我的伙伴，也是方四叔唯一的兒子。」

「方四叔又是誰？」

「三十年前金環酒家火併十煞帮的方仲豪。」

「方仲豪？」龍大衞不由眼色一變，「他絕非善男信女！」

秦烈沉聲道：「方四叔本巳不理會道上的事，他也仍然有着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

龍大衞道：「小方被殺，他當然不肯罷休。」

「這個自然。」

「他要殺孫湛五？」

「不錯。」

「唉！這是寃寃相報，對誰都沒有好處。」

「但我絕對同情方四叔，」秦烈咬牙道：「這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龍大衞嘆息一聲道：「以暴易暴的時代巳經過去，現在我們是活在一個法治的社會……」

「別對我說這種論調。」秦烈的嗓子忽然變得尖銳起來，「就算我現在不再理會方四叔的事，孫湛五和胡魯生都絕不會放過我！」

龍大衞道：「咱們可以報警求助。」

秦烈臉色一沉：「你若還認為我是你的朋友，這件事你最好不要管。」

龍大衞眉頭一皺。

「但高森呢？他本來是個局外人，現在却巳被捲入漩渦之中。」

「孫湛五，你幹的好狠！」秦烈悻悻然地。

「看來，我們必須面對事實，先把高森救出來再說。」

「你有沒有甚麼綫索？」

「咱們可去找大黑熊。」

「他們正在到處找我，」秦烈忽然苦笑一聲。「但現在我却反而找上門。」

「你認為這是送死？」

「為了高森，送死總比獃在窩裏好一點。」

「孫湛五到處找你，會不會另有目的？」龍大衞忽然握住秦烈的左肩。

秦烈默然。

龍大衞瞧着他，接道：「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你不要隱瞞眞相。」

秦烈沉吟半晌，終於說：「這不僅為了尋仇，其中還牽涉及一宗毒品。」

龍大衞眼色一變。

「鴉片？」

「不，是海洛英，倘若以市價而論，最少可值一億元以上。」

「一億？」龍大衞倒抽了口涼氣，「這批毒品在誰手上？」

「獨眼黑鷹巴卡德。」

「泰國的巴卡德？」

「不錯，這批貨是他親自押送到本市的。」

「他為甚麼要親自出動？」

「在泰國，他巳被人出賣，再也不能在那裏立足，所以他打算把這批貨脫手，然後遠赴南美。」

「南美洲是冒險家的樂園。」

「這裏又何嘗不是一樣？」秦烈吸了口氣，「孫湛五很希望能買下這批毒品，但方四叔却千方百計的阻止。」

龍大衞道：「難道他也想買下這批海洛英？」

「不。」秦烈搖頭，「方仲豪向來不沾手毒品這一門生意，但他却認識司徒更生。」

「司徒更生是個大毒梟。」

「不錯，他對毒品這一門生意，經驗老辣，而且勢力絕不比孫湛五遜色。」

龍大衞目光一閃：「方仲豪不愧是個老江湖，他在製造機會，來一套坐山觀虎鬥。」

秦烈道：「司徒更生也不是呆子，他也同樣在利用方四叔，為這一宗鉅大的買賣而奔波。」

龍大衞凝視着他，良久才道：「如此看來，事情就顯得更複雜。」

秦烈嘆了口氣：「這本來就是一個凶險的漩渦，我早巳掉了下去，那是無話可說，但你和高森，唉……」

「別洩氣，」龍大衞的聲音充滿信心，「這一仗我們還沒有敗，只是毒品害人匪淺，你若偏帮司徒更生，也是大大的不對。」

秦烈搖搖頭：「我沒有存着這種害人的念頭，我只是在帮助方仲豪，對付孫湛五。」

「孫湛五非要找你不可，這却又是何故？」

「因為只有我才知道巴卡德的下落。」秦烈說：「巴卡德行踪神秘，在本市唯一最信任的人，就是我和方艮志。」

「但方艮志巳經死了。」

「所以，要找巴卡德談生意，孫湛五非要先找到我不可。」

「他豈不是很憎恨你嗎？」

「不錯，他甚至想殺了我，但在沒有找到巴卡德之前，他絕不會胡來。」

「巴卡德那邊現在的情況怎樣？」

「他現在也是驚弓之鳥。」秦烈說。

「有人要追殺他？」龍大衞問。

「他在本市，本來就有不少仇人，其中還包括早些時從泰國來到這裏的鬼眼黨黨徒。」

龍大衞眉頭一皺：「他的處境看來也很不妙。」

秦烈道：「更何況除了那些仇家之外，還有國際刑警也很關注他的行踪。」

龍大衞嘆了口氣，問道：「你現在想怎樣？」

秦烈道：「帮助司徒更生，為他撮成這宗買賣。」

「我反對！」龍大衞搖頭不迭，「無論怎樣，我絕對不贊成你涉及毒品這個圈子。」

秦烈大聲起來：「但我現在巳走投無路，孫湛五一直都想取我性命！」

龍大衞道：「但即使你帮助了司徒更生，對你和孫湛五之間的事，仍然沒有半點用處。」

秦烈一怔。

龍大衞緊接道：「這件事從開始的時候，你就巳錯了。」

「我錯了？」

「當然是錯了！」龍大衞瞪着他，緊握着拳頭，「一錯不能再錯，再弄下去，只會更泥足深陷，再也沒有人能救你。」

秦烈吸了口氣，喃喃道：「我現在該怎辦？」

龍大衞道：「撥個電話，找賀彼得探長，和他合作。」

秦烈搖頭：「不！我不能這樣做，那樣太不够義氣。」

「義氣？你以為方仲豪是甚麼人？司徒更生又是甚麼人？你跟他們談義氣？」

龍大衞冷笑又冷笑，「恐怕你有十顆頭顱都不够用！」

秦烈道：「司徒更生也還罷了，但我絕不能連累到方四叔。」

龍大衞蹙着眉，想了片刻，忽然說：「我去找方仲豪。」

秦烈怔住。

「你找他幹嗎？」

「我要他保持清醒，離開這個凶險的漩渦。」

「你要他置身於事外？」

「不錯，只要他甚麼都不管，到外地個把月，那麼這裏無論發生了甚麼事，都絕不會波及到他身上去。」

秦烈想了想：「這主意不壞，但以方仲豪的性情，恐怕他不會接受。」

「這倒未必，」龍大衞沉聲說道：「他是個老江湖，該明白到其中的利害關係，倘若他不接受，那是咎由自取，你巳無須負責。」

秦烈考慮了很久，終於說：「希望他不會太固執。」

「他的地址你知道？」

「我有他的卡片。」

龍大衞接過卡片，看了一眼，立即離去。

（二）

一小時三十分之後，龍大衞竟又回來了。

秦烈看着他。

「方四叔的意思怎樣？」

「他對我說，有點思鄉病。」

「他的故鄉是天津。」

「不錯，他已決定回鄉，探望他的侄兒、叔伯。」

秦烈吸了口氣：「你是怎麼樣勸服他的？」

龍大衞淡淡一笑。

他忽然伸出了舌頭。

秦烈呆住。「這是甚麼意思？」

龍大衞微微一笑。

「這就是說，我憑三寸不爛之舌，勸服了方四叔。」

秦烈嘆了口氣，緩緩道：「只怕他並非眞的回鄉，而是表面上的敷衍。」

龍大衞道：「這可很難說，但無論如何，你已盡了力，他再不知死活，那是燈蛾撲火，自取滅亡。」

秦烈默然。

龍大衞又道：「我們現在第一件要幹的事，就是先把高森救出來。」

秦烈道：「你有把握？」

龍大衞道：「孫湛五雖然神通廣大，但賀探長也不是一隻呆鵝。」

「你認爲賀彼得可以逼使孫湛五放了高森？」

「不錯。」

秦烈道：「雖然這樣，我不會反對，希望高森好運氣。」

龍大衞微微一笑：「他的運氣向來都很不錯，我也是一樣。」

秦烈道：「我又怎樣？」

龍大衞拍了拍他的肩膊，笑道：「只要你有信心，幸運之神也一定永遠會跟着你的。」

秦烈點着一根香烟：「你認爲幸運之神會不會跟隨着我，一直走到美國？」

「你要去美國？」

「不錯。」

「紐約？」

「不，是三藩市。」秦烈的目光凝注在烟灰上，「我舅父在三藩市是個富商，他一直都催促我遠渡重洋。」

「你不喜歡三藩市？」

「不，只不過我更喜歡這裏，畢竟我在這裏是土生土長，在這裏唸書，還有那些朋友……」

說到這裏，黯然一笑：「但我很快就要向這地方告別。」

龍大衞很瞭解他的心境。

無論怎樣，他將來已很難再在這裏混下去，因爲黑道上的人絕不會放過他。

龍大衞抽了口涼氣，凝注着秦烈。

「你一向是個很勇敢的人，這一次，賀探長全靠你了。」

(三)

龍大衞和秦烈都是很有辦法的人。

他們很快找到大黑熊。

大黑熊身材健碩，而且他曾經練過武功。

他本是一個高利貸集團的打手，但這兩年，他却自起爐灶，成立一個小集團，向賭徒、歡場女性放債。

高利貸是一種暴利生意。

這也是吃人不吐骨的生意。

大黑熊對這種生意，最有興趣。

他尤其喜歡揍人。

對於那些逾期無法清償欠債、利息的人，他經常親自動手，把他們揍得遍體鱗傷。

他認爲這是賞心樂事。

但他能够在短短兩三年間發展得這樣迅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孫湛五是他的表姨丈。

憑着這一點親戚關係，他更加有恃無恐。

最少，在黑道上，不少人都要向孫湛五賣帳。

很少有人不賣帳的。

也絕少人敢去碰這個大個子。

× × ×

還差十分鐘，就是凌晨。

對於大黑熊來說，現在還是很早。

他從露珍的家裏，搖搖擺擺的走出街外。

露珍是個很好看、也很風情的女人。

她的香閨裏，還有數之不盡的唐洋美酒。

大黑熊每次在她家裏逗留，出來之後，一定是腦袋笨重了不少，而錢包却比進去的時候輕得多。

他喜歡這個女人。

他是個大債主，不少人欠他的債，而且他還到處找人向自己借錢。

錢，算得了甚麼？

× × ×

大黑熊帶着一身酒臭，來到了一輛黑色的房車前。

他喜歡穿黑色的衣服，架上黑色的太陽眼鏡，也喜歡這輛黑色的汽車。

但當他伸手去開啓車門的時候，他的臉色忽然變了。

他這輛黑色的汽車，竟然有三分之一被人鬆上了黃、綠、紅三種顏色。

這算是甚麼玩意？

這輛車子簡直就是變得一塌糊塗了。

大黑熊恨得牙癢癢的。

他發誓，倘若找着這搗蛋的傢伙，一定要把他的鼻子打扁。

他最後還是打開車門，氣呼呼的鑽進車子裏。

但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個男人在車旁，手裏拿着一隻滿是油漆的帚子。

「他媽的，」大黑熊大怒，匆匆又下車。

他衝上前，一拳就向這人的鼻子上打去。

這一拳的力度不輕，任何人的鼻子都很難承受得住。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大黑熊突然看見一隻拳頭飛來，不偏不倚正好飛到自己的鼻樑上。

他這一拳居然打空了，但這隻拳頭却結結實實地重擊在他的鼻子上。

這一拳也很重，絕不會比大黑熊的拳力稍遜半分。

而大黑熊的鼻子，也不比別人的更強硬。

車子一塌糊塗，現在連他的鼻子也是一樣。

大黑熊還沒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背後忽然又給人用一種硬物指着。

他看見自己的前面，站着了一個很瀟洒英俊的男人。

但這人的拳頭，却比豺狼還狠，比虎豹還兇猛。

他又聽見背後响起了一個人低沉肅殺的聲音：「鄧先生，你最好別輕擧妄動，否則開槍。」

一聽見「開槍」兩字，大黑熊的腿軟了。

這人性情粗暴，揍人的時候很兇。

但實際上，他的胆子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麼大。

尤其是在吃了一記重拳之後，他的銳氣最少已減少了一半。

× × ×

揍大黑熊鼻子的人，正是龍大衞。

秦烈在背後，用一桿墨水筆指嚇大黑熊，這辦法雖然一點也不新鮮，但却很奏奇效。

他們問及高森的下落。

大黑熊不敢不說。

因爲龍大衞警告他，若隱瞞事實，下一次就不用拳而是用斧頭砍掉他的腦袋。

× × ×

大黑熊沒有說謊。

他果然把高森被囚禁的地方說出。

龍大衞立刻通知賀彼得。

賀彼得聞報，親自率領一批經驗豐富的警探，營救高森。

黑吃黑大火併

(一)

高森終於無恙回來。

但事情絕未平息。孫湛五絕不甘心，他一定會加以報復。

× × ×

翌日，下午八點零六分，一個方臉、皮膚黝黑、滿顎鬍子的男人，駕駛着一輛看似殘舊、實則性能一流的跑車，來到了「大花園」。

「大花園」是一間很幽靜的餐廳。

這男人在最靠近洗手間的地方，找到一張桌子。

他坐下。不久，秦烈來了。

這男人正是獨眼黑鷹巴卡德。

秦烈剛坐下，就用一種埋怨的語氣說：「你不該在這裏見我，這樣太危險！」

巴卡德燃點着一根雪茄：「老是躲在屋子裏，太悶氣了！」

秦烈道：「司徒老闆已決定，把你手上的貨全買下。」

「價錢怎樣？」

「照你說的五折。」

「甚麼？」

「這是司徒老闆的意思。」

「不！只收一半，絕對不行。」

「你不相信，可以親自去找他。」

「我不是不相信，而是價錢太不合理了。」

「司徒老闆的主意很堅決，他說這是一宗大買賣，也是一樁危險的交易，一半價錢，絕對合理。」

「但我認爲不理想。」

「那麼你只好另找買家。」

巴卡德目光一閃：「你有門路嗎？」

「有人願付八折。」

「誰？」

「孫湛五。」

「你認識他？」

「不錯，但我絕不能白幹。」

「你要多少酬勞？」

「一百萬美金。」

「一百萬？」

「太多？」秦烈聳聳肩，「沒有一百萬美金，我甚麼事都不想幹。」

巴卡德吸了口氣。

他終於說：「好。一言爲定！」

(二)

兩天後，司徒更生火併孫湛五。

司徒更生的確出一半價錢，但孫湛五付八折之說，則全是秦烈杜撰出來的。

然而，消息傳出後，司徒更生却是深信不疑。

事實上，孫湛五也確有買下這批毒品之意，只是沒有機會搭上一手而已。

但秦烈却讓司徒更生相信，孫湛五已和巴卡德接觸，而且連價錢都已講妥。

司徒更生是大毒梟，正是桀驁不馴之輩，這口氣他怎嚥得下去？

火併由此展開。

孫湛五的手下，傷亡纍纍。

司徒更生也傷了七八個爪牙。

這時候，秦烈又去找巴卡德。

他說：「孫湛五悔約！」

巴卡德臉色陡變。

「這算是甚麼話？」

秦烈道：「他說自己鬥不過司徒更生，寧願自動放棄。」

巴卡德冷冷的瞧着他。

「這不是兒戲嗎？」

秦烈聳聳肩：「我不知道，你最好去問孫湛五。」

可是，秦烈却錯了。

巴卡德的確不會去找孫湛五，但孫湛五却已找到了巴卡德。

他就像是鬼魅般，忽然在巴卡德的身邊出現。

秦烈的心忽然冷透。他沒有逃。因爲這時候他想逃走已太遲。

在巴卡德的屋子裏，早已滿佈殺人不眨眼的兇徒，那不單是孫湛五的手下，也有巴卡德從泰國帶來的技擊高手。

「秦烈，你的把戲很不錯！」巴卡德的眼睛，就像是兩枚釘子。

孫湛五冷冷一笑：「可惜這種把戲現在已被拆穿，你的性命也到此告添！」

秦烈叫了起來：「巴卡德，別忘了咱們是老朋友。」

「朋友！你還配在我面前說這兩個字？」巴卡德怒道：「你是個卑鄙小人，雜種！」

孫湛五冷冷一笑。

「姓秦的，你現在可以死了！這裏的事，再也不必勞煩閣下。」

他揮了揮手，立刻就有四五把長約兩呎的刀子，向秦烈狂砍過來。

(三)

刀如雨下，秦烈却只是赤手空拳。

他只好用空手入白双的功夫，與這些殺手週旋。終於，他奪過一把刀，但左臂已受傷，鮮血涔涔地落下。

孫湛五怒叫：「別放過這小子，把他砍翻。」

秦烈以寡敵衆，外面忽然有人破門而

入。

二十幾個手持利器的大漢湧了進來。那是司徒更生的手下。

「別動，誰都別動！」一個穿着白色西裝、黑色襯衫的中年人大聲喝道：「誰是巴卡德，咱們的老闆想見你。」

巴卡德臉色發白，迎了出來。

「我就是巴卡德。」

中年人冷冷的盯着他：「上車，司徒老闆在車上等你。」

屋外果然停放着一輛華麗的轎車，一個道貌岸然的、五十來歲的男人，正在車子裏閱讀一本雜誌。這人正是司徒更生。

巴卡德吸了口氣，終於出門，登上車子。

孫湛五狠狠的盯着秦烈。

「你幹的好絕！」

秦烈冷笑道：「你以爲他們是我叫來的？」

孫湛五道：「不是你是誰？」

秦烈又冷笑：「你能找到這裏來，司徒更生爲甚麼不能？你以爲他的手下全是飯桶？」

孫湛五冷笑着。

就在這時候，那輛汽車開動。但汽車才開動，忽然又傳來一陣的陣槍聲！

砰……砰……砰……

六顆子彈，射穿過車子，司徒更生和巴卡德全都死在車子裏。

場面立刻大混亂。司徒更生和孫湛五的手下，已惡戰起來。

有人溜了。但却有不少人仍揮動利器，甚至開槍射擊。

這是一場兇險的火併。

混亂中，有人大叫：「別再打了，殺老闆的是鬼眼黨的殺手！」

「泰國鬼眼黨？」

「不錯，他們是要殺巴卡德，但却殃及老闆……」

孫湛五立刻振臂高呼：「停下來！」

但就在他大呼大叫的時候，一口飛刀射進了他的心臟。

他驚駭欲絕。他完了。

他和司徒更生、巴卡德全都完了。

（四）

警車巳在極短促的時間內趕到。

龍大衞、高森亦然。

現場一片混亂，處處滿佈傷者。

龍大衞眉頭緊皺。「鬼眼黨的人，怎會知道巴卡德的下落？」

秦烈吸了口氣。他忽然截停一輛計程車離去。龍大衞呆住。

「他往哪裏？」高森問。

「不知道……」龍大衞想了想，忽然說：「方仲豪豈非一直都在注意着孫湛五的行踪？」

高森道：「他不是回鄉去了？」

龍大衞道：「他未必眞的回鄉……」

高森道：「這就是了，他暗中通知鬼眼黨，借刀殺人！」

龍大衞道：「他本欲殺孫湛五，但鬼眼黨却誤把馮京作馬凉，反而把司徒更生一起殺了。」

高森道：「但這只是推測，說不定方仲豪根本巳不在本市。」

龍大衞匆匆上了自己的汽車。

高森跟隨着。

「無論怎樣，該去方家瞧個究竟。」

× × ×

龍大衞的推測，完全正確。

方四叔沒有回鄉。他的確暗中通風報訊，利用鬼眼黨去對付孫湛五。

雖然，孫湛五並非死於鬼眼黨槍下，但在混亂中，他同樣橫死刀下。

秦烈去找他，是要問個清楚。

方四叔直認不諱。

他大笑。這種笑聲，充滿着仇恨。

「孫湛五，你終於得到了報應！」

秦烈茫然。

就在這時候，方家大門突被撞破。

五個黑衣殺手，持槍而來。

砰！砰！砰！砰！

四下槍响，方仲豪倒下。

秦烈也倒下。

他們都是鬼眼黨的黨徒。

他們是在殺人滅口。

（五）

重重黑幕，重重鬥爭！

方四叔死了。

秦烈也在極度危殆之中。

醫院裏，龍大衞和高森，還趕得及見他最後一面。

秦烈最後一句說話是：「我可以留下，不必到美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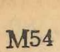
× × ×

行兇的鬼眼黨徒，終於在兩天後被捕落網。巴卡德的毒品也被搜出。

但龍大衞和高森都是悶悶不樂。

一連八夜，他倆都喝得酩酊大醉。

（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干江湖豪雄，麕集在梁王府的來王殿內，異口同聲要公子襄交出天下英雄令與忘情天書，雙方鬧得不可開交。終於協議以三場比武定勝負。第一場，羣豪中由「開開叟」甄厲慶打頭陣，公子襄則派手下「氣伯」秦誓對抗。經一番劇鬥後，結果打成平手。接着第二場開始，「落花娘子」莫承歡挑戰秦歌衫，打鬥更爲激烈，最後，兩人均抱兩敗俱死的一拚，公子襄眼見要鬧出人命，急掠入鬥場，舉手投足間便將兩人分開，這一場也算和局。最後一場，江傷陽傲然走入場中，聲言由他挑選比武對象。他挑選的竟是位居七十一門生之末的杜而未……

爭端剛平息　借題起風波

第七十一門生

江傷陽居然還生怕公子襄不答允，加了一句：「我們事先說好，這邊三個人，公子也派三個人，可沒說明是誰。公子不是說過：『這兒任一人都可代表梁王府』麼？而今不作算麼！」

江傷陽以「十方霸主」之一，居然只敢挑戰公子襄的門人子弟，而且是位居最末之一人，實在令人扼腕，而且覺得難堪，不去看他。反獨是江傷陽遊目四顧，一副怡然自得之色。

其實在他自己心中，也甚難堪，但事巳至此，若與仲孫湫放手一戰，則必敗無疑，自己在第三場落敗，等於給羣豪輸得個碗底朝天，到時候招人怨尤，丟臉失威，不如現在乾脆老着臉皮佔個便宜，討個旗開得勝，所謂勝者爲王，替大家贏了這一場，到時候羣豪羞辱轉成讚譽，這可謂「深謀遠慮」。江傷陽既能在武林中享得盛名，自是能屈能伸，能觀察時局的好手，當下既巳不顧顏面，索性撒賴到底，挑上公子襄七十一門生的最末一人，來個必勝之算，又用話來先擠兌公子襄等。

辜倖村初時一聽江傷陽的挑戰，也禁不住心中暗罵這老狐狸卑鄙、下流，但他也是沉得住氣，成精成怪的人，轉念一想，江傷陽的卑鄙下流對自己等實有利無害，實在若要穩操勝券，便越要卑鄙下流才好，於是道：「江十八爺言重了，公子一言九鼎，說過的話，自然算話……」

他話還未說完，公子襄神色不變，淡淡地說了一句：「我說過：梁王府中任何一人，都可以作爲代表……」他說完這句話，再也不多看辜倖村、江傷陽這等人一眼，却走到杜而未身前。杜而未立即站了起來，神色肅然。公子襄道：「而未，這一仗，你可以打，可以不打，你打不打，我都不怨你。」

杜而未既沒有絲毫慌張，但也沒有裝作鎮定，他只是平實地說：「打。」

公子襄沒有嘉許半句，但雙目凝注杜

而未的臉上，只是片刻，但眼中的許多話，都已「告訴」了杜而未。然後他轉回身向江傷陽道：「無論他勝或敗，都代表了我。」

然後他就行了開去，彷彿他把這一場決定「梁王府」榮辱的戰役，交了給杜而未，他就完全放了心似的。

衆人聽江傷陽如此不要顏面的耍賴，大感失望，都要看公子襄如何用語言化解這場不公平的決鬥，不料公子襄居然不反對，得杜而未同意後，竟然放心讓自己的小門徒來對抗一方霸豪江傷陽。

有些比較有正義的武林人，看在眼裏，很不是滋味，杜而未就算武功再高，也斷不可能高過江傷陽，所以這一場戰鬥，已沒什麼看頭；比較利慾薰心的武林人物，早已暗中盤算，如何大肆搜索「梁王府」時，如何順手牽羊，趁機撈一筆。

× × ×

杜而未緩緩行了出來，向江傷陽一拱手，道：「公子有命，在下向江爺求賞幾招。」

江傷陽大刺刺地一站出來，他心想勝劵在握，也好裝得個落落大方，便道：「我是前輩，也不想佔你便宜，你先出招罷，省得後人說我以大欺小。」

這下無疑係佔了人風水還講風凉話，但杜而未斯文有禮，不慍不怒，道：「在下與江爺戰，無疑以卵擊石，所以在下一旦出手，必全力以赴，貽笑大方處，尚請江爺見諒。」

杜而未的話乃是實情，一方面無疑也等於對自己絕非江傷陽之敵的事坦承不諱，江傷陽心中聽得樂陶陶，倒覺得這杜而未有幾分得人意，只可惜偏教自己挑着了他，活該他倒楣。便道：「你儘管搏命好了，這樣敗了也好向公子交代。」

他言下之意，彷彿杜而未已敗定。杜而未絲毫不惱，趨前一步又道：「在下擅長的是輕功，這裏廳堂交手，多有不便，請江爺移駕到院庭如何？」

江傷陽笑道：「好，好，讓你逃起來，也方便一些。」說着當先舉步行去，衆人雖明知戰果，但都好熱鬧，紛紛移步跟出去瞧。

各人圍成一圈，遠遠旁觀，杜而未和江傷陽兩人站在院落中央，公子襄神態安詳，對杜而未這一戰似十分放心，江傷陽眼尾瞟過，心中想道：莫非這小子任他的弟子輸了賴賬不成？

這時杜而未已向江傷陽遙對七尺而立，一拱手道：「江爺，現在開始了。」

江傷陽心忖：不管如何，把你這小子摺倒，壯壯胆氣再說，當下道：「你有什麼鬼門道，都可放馬過來，我江十八照單全收——」

話未說完，驟覺雙腳猶如針刺，踝、趾、跟、底間，同時一痛。

江傷陽此驚非同小可，心知着了道兒，但是杜而未尚在七尺之遙，却是從何施毒手？——

——這點江傷陽已無及細慮，一躍而起。

就在這刹那間，杜而未出手了。

他連人如烟花旗炮般「嗖」地掠出。

他的右手劍，迎風一抖，抖得筆直，直刺江傷陽。

他右左雙腿連番踢出：左腿踢額，右足踹鼠蹊。

一刹那間他已出手三招，招招奪命。

江傷陽心已被脚心疼痛所分散，杜而未的輕功，確是非同小可，就在他躍空的瞬息間，已接近了他。

可是江傷陽這東南霸主的名號，絕非倖致，饒是在這般險惡的情景之下，雙爪一晃，左手抓住杜而未的右脚，右手抓住杜而未的左腿。

此時只要他雙手用力一分，杜而未就要被撕成兩爿。

但是杜而未的快劍，已迎面刺到。

在大廳時秦誓曾用氣功喝碎三隻茶盃，江傷陽的應變神速，雖稍不如辜倖村，但絕對在甄厲慶之上，就在這性命攸關的瞬間，他一張口，咬住了劍尖。

也在同時間，他的雙腿正要踢出去。

但是他猶疑了一下。

他想起剛才的足部的刺痛麻癢，顯然是着了暗器，八成有毒，雙腿一動，毒發更快，心裏便打了一個突，腿下一慢，便沒踢出去。

他的脚沒及時踢出，杜而未蓄勢已久的左拳，却在此時揮擊了出去。

「砰」地一聲，這一拳打在江傷陽的鼻樑上。

江傷陽登時眼淚鼻涕齊流，這時兩人勁道已盡，齊齊落下地面來。

江傷陽一落地，便知腿傷無礙，雖尚不知足踝被何物所傷，只知上了杜而未的當，心中大怒，雙手運「昏冥神功」，在想把杜而未撕成兩爿。

但「砰」地一聲，臉門又着了一記，他本就給杜而未一拳打得金星直冒，但意識尚清明，以爲可在杜而未揮擊第二拳之前，先震死了他，豈料杜而未不知用什麼東西，第二記竟在他不及運功前，又擊中了他面門。

江傷陽淚腺受傷，看不清楚，自然不知道杜而未是用腰挺而起，借江傷陽以齒啣劍扳撓之力，以額角及時撞中江傷陽臉門。

江傷陽連受二創，大叫一聲，牙齒一鬆，但他畢竟是東南之雄，非同小可，自忖只要牙齒稍啓，劍尖便要穿喉而出，他的雙手也同時一鬆，「砰砰」二掌，搴先擊在杜而未胸膛上。

杜而未趁江傷陽足心刺痛的刹那，全力出襲——江傷陽大意在先，所以給這一連串的急攻打得緩不過手來。他現今只求先推開杜而未——先離開這「可怕的傢伙」保持距離，緩得一緩，歇得一歇再說。

所以他雙掌之中，推力佔八成，擊力只佔二成——原先想把杜而未推出十丈八丈遠，就算自己負傷不輕，但只要換得過一口氣來，遲早可把這臭小子不要命的傢伙斃之於手下的。

誰知杜而未竟是眞的不要命。他若順勢後跌，至多不過血氣浮騰一陣而已，即可恢復，但他硬吃二推重力，根本不退半步，「砰砰」二聲轉成「蓬蓬」悶响，杜而未大喝一聲，猛噴出一口血。

但是杜而未站立不動。

他的劍已動了。

劍快若電，直刺江傷陽的咽喉。

眼看江傷陽的脖子，將被一劍貫穿，猛然劍勢一止，停頓在江傷陽的喉核上。

江傷陽臉部受兩下重擊，七葷八素，看不清楚事物，以爲兩掌已將杜而未打飛出去，忽辨劍風，避已無及，乍覺咽喉一陣冰凉，一顆心也凍凉了。

但是杜而未的劍，並沒有刺下去。

「江爺，在下僥倖獲勝，承讓包涵。」說完之後，又吐了兩口血。他受兩掌重擊，傷得不輕。但右手劍始終穩若磐石。

× × ×

公子襄門下七十一子弟中的最末一人，居然打敗了「東南霸王」江傷陽。

圍觀的人都屏住了一口呼吸，透不過氣來，有些人爲江傷陽的落敗而氣忿，失了大事搜刮梁王府的好機會，至於江十八的朋友，却爲他難過得抬不起頭來。

公子襄神色依然：彷彿他覺得杜而未的最後勝利，本來就是應該的一般。

江傷陽的汗，大滴大滴地，不住從額上淌了下來，他喉嚨轉動，却在每一轉移時，都感覺到那劍鋒透心的冰寒，終於他道：「我……你贏了。」

他一說完，杜而未就收劍。

他臉色已呈赤金色，劍一收，身子也搖搖欲墜。

就在這時，江傷陽雙手飛斬，劈向杜而未頸部大動脈。

他恨杜而未入骨，所以，出手已是必殺。

忽人影一閃，他雙掌劈入兩團軟棉的東西裏，由於用力過猛，而又受傷不輕，一時把勢不住，那人順勢一帶，江傷陽斜跌了出去。

總算江傷陽的武功，也是數十年苦練，他跌跌撞撞出幾步，移勢撞跌一名圍視的武林高手，却藉勢滑去帶勁，立穩馬步，才知道是雙手劈着了一人的雙袖裏，被那人一舒一捲之下，險些兒又吃了大虧。

那人正是「君子劍」仲孫湫。

江傷陽怒叱道：「堂堂『梁王府』，說好了一對一，却倚多爲勝……」

仲孫湫淡淡截道：「『東南霸主』之尊，挑戰未入江湖的後輩，親口認輸，猶施暗算，你當這天下武林好漢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麼……」

江傷陽一愕，他倒不敢貞惹上這「正人君」的火，何況他現在已掛了彩，却又逞強道：「他……那種打法，那裏像武林正規比武！」

仲孫湫冷冷地道：「是麼？但杜兄弟只是後生小輩，前輩却是一方霸主……何況他未出手時，已照會過江爺你，而且言明全力施爲……難道江爺那時以爲必勝，便沒把話聽在心裏麼？」

江傷陽語音一塞，被擊傷的臉部，又熱又疼，他又氣又羞，罵道：「但他……他未出手前，先施暗算……」

仲孫湫倒是奇道：「是麼？他幾時暗算過你？我們怎麼都沒見到？」

衆人也沒見到，深表同意，都以爲江傷陽在耍賴。

這下可是啞子吃黃蓮有苦難言。杜而未却在旁靜靜地接口道：「那些螞蟻……是我的武器。」他的聲音十分虛弱，但他說出來的話，已無人敢予忽視。

江傷陽往地上一瞥，這下才瞭然，但也爲之氣結。原來院子的沙地上，果眞有一排排一行行的火紅螞蟻，頭上兩枚大鉗，他脚下便是被這些火蟻偸鑽進去咬的。

要知道江傷陽等初在「梁王府」門前時，便已看到有螞蟻，但又怎會留心到這些火蟻，竟然聽人喚使，在緊要關頭，分了江傷陽的心。

仲孫湫笑道：「戰國時四公子，鷄鳴狗盜之輩，兼而有之，且在適時發揮其所能，公子門下，亦有多樣人才，而未諳御螞蟻，其他各人亦各有奇技，江爺如有興趣，可一一相試……」

江傷陽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氣得鼻子都歪了，他本來挑了公子襄門下最末一人，原想是不惜名譽來作犧牲，只要檢着了便宜贏了這一場，便仍堂然而皇之，却不料攪到敗在這樣一個無名小卒手下，教他日後如何抬得起頭來？

但在衆目睽睽之下，杜而未不殺自己，自己又如何賴得掉？要是不服再戰，仲孫湫又攔在自己面前，且自己又受了傷？

公子這身時却笑道：「諸位遠道而來，辛苦了一場，不如請到內殿，先用過了晚膳再走！」

這說法無疑是大局已定，羣雄二和一敗，輸給了「梁王府」的人，理應無話可說。衆人興味索然，辜倖村本是想出了這法子，圖迫使公子襄就範，而今却成了拿石頭砸着了自己的脚，倒眞無話可說。

公子襄笑着起身，他一塵不染的雍華氣度令人自慚，笑道：「好罷，這一場誤會，也應至此而終，晚生薄備水酒，敬請諸位今晚一叙……」說到這裏，突然住口，頭微側，耳稍斜，顯然是在傾聽。

衆人不禁也屏息聆聽，隱約可聞門前有打鬥叱咤之聲，公子襄臉色忽一沉，叫道：「手下留情——」

話未說完，打鬥聲已輒然而絕。

驀聽一人「哈哈」狂笑，公子襄臉色忽然間沉了下來。只聽那人笑道：「你手下停手，我可不聽你指使——」忽聞「呼呼」兩聲，兩條人影掠了進來，直撞公子襄、仲孫湫二人！

這兩條人影竟是背向公子襄、仲孫湫撞來，力道聲勢，極是強大，天下那有這種不要命的打法？

仲孫湫雙手一扶，穩住來人，但巨力衝來，使他退後半步，卸去强勁；公子襄用手一挽，挽住來勢，秦歌衫輕呼出聲：「是巢氏兄弟……！」

這時衆人亦已看清楚，這兩人是給人擲進來的，公子襄門人弟子更看清楚了這兩人是把守大門的「賽神荼」、「勝鬱壘」巢氏雙雄，竟然給人殺害，且飛擲過來十數丈，還震退仲孫湫半步，來人手勁之大，可謂聳人聽聞！

幾名子弟禁不住叱咤出聲。只見一人如黑雲般捲入了大廳，身長九尺，滿腮虬髯，雙目如銅鈴，全身黑緞長袍，只聽他大笑道：「你叫你的弟子住手，我就在他們的刹那間殺了他們——」

這批後來的武林人物紛紛向來人恭敬作揖，叫道：

「陸霸主——」

仲孫湫瞳孔收縮，一字一句地道：「東方霸主陸見破？」

陸見破格格地笑起來，全身顫得像座小山在地震一般，但眼睛雖瞇成一條綫，始終盯住仲孫湫不移：「我專收破爛，聽說你有一柄破劍……」說到這裏，忽然一頓，返首向辜倖村罵道：「怎麼了？『忘情天書』、『天下英雄令』到手未？」

「東方霸主」陸見破雖在名位上與莫承歡、辜倖村、甄厲慶、江傷陽同列，但實力武功却要比他們强得太多，與「四方霸主」汪逼威等才可以算是不分軒輊。

陸見破回頭這一詰問，辜倖村不敢不答：「公子不肯承認他已到手。我們以三場比試，結果甄兄與氣伯言和，落花娘子和秦歌衫又戰平，江老爺子却……」

陸見破臉色一沉道：「敗了？是不是？眞是窩囊！」

這下說得江傷陽臉上一熱，血氣上衝，正待發作，陸見破已冲着仲孫湫道：「是你贏的？是不是？來來來，咱們來比比，贏了我再說。」

仲孫湫冷笑一聲，道：「算是我贏的，又如何？陸霸主看得起，仲孫湫奉陪就是。」

江傷陽本待發作，如今見陸見破與仲孫湫針鋒相對，便馬上把話吞回肚子裏去。其實這干黑道上的牛鬼蛇神，對東方霸主陸見破都無不生畏懼，因這人喜怒無常，趕盡殺絕，是第一號招惹不得的人物。

公子襄淡淡地道：「三戰勝負已定，無必要再戰傷和氣。」

陸見破格格大笑道：「我道公子襄是什麼，原來是無胆匪類！怎樣？沒胆交手就認栽算了！」

在席間的弟子叔梁訖禁不住喝道：「住口！我家公子豈是你……」話未說完，陸見破高額油光一閃，如風捲黑雲一般，「颼」地反捲向叔梁訖，已經出了手！

他手中有一張刀，刀形十分特殊，是巴冷刀型，刀長近四尺，比柴刀窄，但快利豈止十倍？加上重量使刀鋒刀身穩定，所以能從特異的角度中出襲！

他的刀宛似一道黑光，霎時間已向叔梁訖斬了數十刀，叔梁訖也抽出一雙蛇形的短劍，叮叮噹噹，交手數十刀，一聲大響，叔梁訖雙劍齊折，一道血泉，自左肩噴出。

陸見破的「狂斬魔刀」，專以快打快，越纏越强，他「嘿」了一聲，刀斬叔梁訖，就在這時，一道銀光，如天外長河，接過了陸見破的刀勢。

陸見破見來人正是仲孫湫，他格格一笑，又大喝一聲，啐道：「我正要破你的『正字五劍』。」

仲孫湫却是不理，長劍緩緩自上而下直劃，正是「正字五劍」的第二劍。

陸見破不敢怠慢，瞧準來勢，左斫一刀，右斫一刀，忽又身子滴溜溜地旋轉，宛若一道黑旋風一般，又前斬一刀，後劈一刀，才把這看來平凡無奇自上而下的一劍化解。

仲孫湫長袍無風自動，穩健地跨前一步，又打橫劃出了半劍，正是「正字五劍」的第三式。

陸見破依然是左劈右斫，東斬西切的，掃了十數刀，無一不竭盡全力，才破了這一劍，原來他這柄刀使的都是「破」字訣，當今之世，他這柄魔刀見招破招，武功遠勝甄厲慶等，但是破了仲孫湫的第三劍，他的峻嶙高額已沾滿了汗珠。

仲孫湫神色愈來愈凝重，又直劃出了半劍。

陸見破大喝一聲，刀影如山，不知斫出了多少刀，驀然刀光忽斂，劍芒大盛，仲孫湫的半劍，依然在刀網中一枝獨秀。

陸見破忽然將刀勢一變，完全是旋轉的斬勢，一時只聽「噹噹噹噹……」連響，仲孫湫收劍而退，陸見破終於破了這一招，但寬大的黑袍上，多了三道口子，却未傷及肌膚。

仲孫湫臉色愈來愈凝重，此刻他已試出，這「東方霸主」確有過人之能，自己的「正字五劍」，所向披靡，但陸見破居然破了其四，要是自己的第五劍，也給他破了呢……

仲孫湫心中沉重，但陸見破心裏更驚：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破去了仲孫湫的前四招，對於仲孫湫的第五劍，他實無把握可以應付得了。

——萬一接不住怎麼辦？

兩人相距約數尺遠，誰也沒有先動手，心中都各自盤算着。

就在這時，一人輕嘆了一聲，道：「唉，我們適才三陣已敗，本來應該收手了，而今陸霸主又……哎呀，如果也敗了，豈不是貽笑大方，見好不收麼。」

這人是跟着大夥兒一起來的「大鵬帮」帮主湯勝雄，一身「大鵬展翅」輕功和「小鵬功」都練得十成火候，在江西一帶是大大有名的；他見己方是輸了，明明理虧，生恐陸見破再敗了這一場，可謂碰了一鼻子灰又砸了門牙，何苦來由？所以就對站在他身旁的「九龍堂」堂主季步修悄聲多說了兩句。

這時仲孫湫和陸見破正對峙而立。

但是兩人功力是何等之高，這幾句悄聲話，仲孫湫是聽見了；陸見破也聽見。

三招半

驟然之間，陸見破宛如一張黑毯，橫捲而出，挾着威武的姿態咆哮：「你是什麼東西？」

黑芒猶如烏雲中突閃的日芒，連環三閃，可憐湯勝雄在錯愕中已分為三段。

「東方霸主怎可任你胡說？」

黑雲又向在旁季步修頭上罩下：季老頭子的臉容為驚恐所扭曲、抽搐，為絕望所滿佈、充塞！

陸見破這人，自小驕恣，成名後仗着一身好武功，偏執狂妄，自以為是，樣樣事情都憑己意又自以為客觀果斷，那裏經得起別人稍加批評，一出手，就殺了湯勝雄。

就在他要連季步修一起殺掉之際，忽見一人淡淡站在眼前，向他說了一句話：「從你進入梁王府始，已殺了三個人：何況你殺的不止是同你敵對的人，還有的是站在你這邊的人。」

陸見破呆了呆，才清楚前面的人是公子襄。公子襄的薄唇又噏說了一句話：「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句話你可有聽說過？」

陸見破覺得很荒謬，簡直荒謬絕倫，居然有人同他說這種無聊話，他想笑，他很想笑，但他將笑未笑的刹那，已向公子襄出了手。

殺手。

× × ×

所以「東方霸主」從此就成了空缺。

因為陸見破死了。

× × ×

三招半。

公子襄只用了三招半。

到了第三招的時候，陸見破就倏然一顫，公子襄再使了半招，陸見破就蓬然倒下。

他的胸脯，插了一枝淡青色的匕首。

沒有人看得見公子襄的匕首是從何而出，更沒有人看得到公子襄如何將匕首插進陸見破的胸膛裏。

人們只知道，公子襄在舉手投足間——總共只用了三招半——「東方霸主」陸見破就丟了性命。

× × ×

公子襄殺了陸見破，他的匕首染了惡人的鮮血，但他也遠離了陸見破的屍首，那柄匕首，他再也沒有收回來。

他還是一塵不染，唇薄堅强且慧黠；此刻他的神情，比寫了一首詩還要清逸。

但是全場鴉雀無聲。

氣伯秦誓喝碎茶盃，歌衫戰落花娘子，仲孫湫正字五劍鬥東方霸主，杜而未運螞蟻擊敗江傷陽，總共加起來，都不如公子襄這一出手。

他一出手，就殺了不可一世的陸大霸主。

而且這下出手，一方面替他自己兩個手下報仇；另一方面，也替羣豪中出口氣，為湯勝雄復仇，這下可以說是贏得敵友兩方面的心裏同喝了一聲默采！

公子襄三招半殺了陸霸主，如此武功，就算神令、天書，確是在梁王府中，羣雄又能如何？又敢如何？

× × ×

辜倖村長嘆一聲，又乾咳一聲，勉强「赫赫赫」笑了三聲，道：「公子武功，出神入化，我等佩服……這……這陸見破枉造殺孽，自尋死路，公子替天行道，咳咳咳，實是……實是替武林除一大惡！」

這下陸見破眞可謂屍骨未寒，就遭人辱罵了；但辜倖村也心知肚明，適才自己等人在府中滋生事端，若非公子諸多忍讓，按照武林規矩行事，自己等早已鬧得個臉青唇腫，掃地出門了。

「老夫相信……大家見了適才公子神功蓋世，天書、神令的事，是莫再提了：：何況前面三陣，確是咱們落敗……」說着橫瞪了江傷陽一眼，一方面也表示，這並非他爭得不力，而是江傷陽丟人現眼，明明可以有機會不必惹公子襄動手而使其就範，使江傷陽敗下陣來，斷送了大好機運。

「要搜梁王府的無禮舉動，本來我就是萬萬不贊成……而今敗了也好……」辜倖村是什麼人，他依然仍不死心。

「……不過，讓我們見見唐姑娘，一覩她絕世儀容，順便探問一聲，尋找蕭大俠可有頭緒……嘿嘿嘿，咱們都是一心為蕭大俠好的武林同道，公子總不是自己可以找，不給人家找罷？」

這幾句可說是十分厲害，套住了公子襄，公子襄却微笑道：「諸位好意，要找尋蕭大俠，晚生豈有相阻之理……只是唐姑娘適逢出外，也是為了到某處尋找蕭大俠之故，諸位來得實在不巧，所以見唐姑娘的事，恕晚生無法從命。」

辜倖村等人將信將疑，但知公子襄武功出神入化，强硬不得，只好作罷，就在這時，大廳後忽傳來一陣步履聲，秦歌衫偏首入布幔之中，只聽竊語幾句，歌衫又輕盈步出，臉有喜色，向公子襄襝衽施禮，公子襄點點頭，秦歌衫緩步趨近，低聲說了幾句話。

公子襄的人，便整個變了。

他原來斯文淡定，一塵不染的高雅儀容，忽然間，有了激動的喜容；雖然他還是掩飾得很好，抑制得很好，但眼光如辜倖村等人，仍可一眼看得出來。

他的微笑不止是禮貌斯文，薄薄的唇片宛似發着智慧的光澤，他笑着向羣豪說：「唐姑娘剛剛回來……諸位稍候，或許可以見着她。」

也不知怎地，衆人本為奪寶而來，而今聽說能見着唐方，都喜形於色起來，其中有些較年輕的武林豪傑，禁不住輕噓喝采。

公子襄一時歡喜，話已說了出去，却又担心起來，生怕唐方會不高興，便悄聲問秦歌衫：「唐姑娘她……願不願出來見人？」

秦歌衫十分善解人意，便去帳幔後悄聲問了幾句，那幔簾後的人似聽不清楚，便伸手將秦歌衫拉了進去，衆人眼前一閃，只見袖掀啓處，是一條藕色的玉也似的手臂，來不及一聲讚嘆，秦歌衫已閃入幔帳後面低聲說話了。

這一下期待，在很多人心裏，都覺得特別漫長。有些較年輕好勝的武林人，早欲一覩唐方容采已久，惟恐不得一見，暗忖就算此行奪不到天書神令，能見着唐方也好。年長一輩，也聽說過唐方一戰的故事，對她竟也有一份响往疼愛，也想一見。就算赤子之心已完全蒙蔽的人，也別有圖謀，只恨不得唐方能出來一見。

只隔得一陣，秦歌衫便退行了出來，公子襄趨前一步，即問：「怎樣了？」

秦歌衫知道公子焦急，笑盈盈地道：「唐姑娘答應了。」

公子襄臉上立現寬容。秦歌衫又說：「只是——」

公子襄又緊張了起來，問：「只是什麼？」

秦歌衫略帶憂色：「姑娘在這一次受了點傷……」

公子襄不禁「啊」了一聲。「誰下的手？傷重不重？」

秦歌衫搖了搖首，公子襄又問：「唐姑娘在那裏？」

這時帳幔後滴溜溜地轉出一個人兒來。衆人不由自主地看過去，只見這女子著一件藍如晴天的襖子，邊滾鑲純黃得令人心愛心疼的絨毛。這女子也秀靈得如一滴露，剛剛自荷葉上落下來。兩道淡眉，瓜

子小臉，襯得她清新可愛。尤其她的膚色，直如藕粉一般，衆人都爲這樣一個美人兒而眼光發了直，心裏都想唐方之美，果然名不虛傳，這活俐俐，靈巧巧的女子向公子襄一福，笑問：「公子要奴婢先回答那一樣？」

衆人一聽，不禁一楞，公子襄問：「她好不好？」又覺太過急切，所以又改了個問法：「傷重不重？」

那女子淸淺一笑，道：「回公子的話，姑娘只是被一招『芳蘭竟體』略略掃中肩膀，但姑娘回了一枝『子母離魂梭』給他……姑娘沒受什麼傷。」

衆人這才知道這漂亮女子並不是唐方。心下有些失望，不禁犯嘀咕起來：若說這女子是唐方的侍婢，這般清甜可愛，姿色若在唐方之上，那有小姐可以容得下這般美麗婢女？若說唐方容貌尚在這婢女之上，天下又那裏有那等美女子？

公子襄聽得唐方傷甚輕微，便放下了心，沉吟一下，即問：「對方是用兵器或是用掌使這一招『芳蘭竟體』？」

那女子回道：「是用掌。」

公子襄沉聲道：「對手若是男子，用這一招，未免下流無恥。」原來「芳蘭竟體」一式，是以四指兜捌腋下「攢心穴」，拇指按乳前以制敵，對一女子用這等招式，當然十分輕薄。公子襄臉上浮現了一種少有的煞氣，道：「對方用掌，是指掌還是掌指？」

那女子見公子襄發怒，臉色也凝重了起來，不能隨意笑了，於是答道：「是指掌。」

公子襄臉色一沉，叱道：「海難遞這老賊！是越來越不長進了！」

公子襄一直極少下重言重語，悠遊淡定，但自從聽得唐方消息後，便關切之情洋溢於色，現下更罵出聲來。衆人一聽，更是大爲吃驚，原來海難遞便是「西方霸主」，他的武功每招每式，都有極精密的架式，嚴謹的原理，細微的變化，深邃的奧妙，武功猶在陸見破之上。

那女子却詫異起來：「公子怎知道是海霸主？」

公子襄道：「『芳蘭竟體』是輕薄下流招式，只有武林中登徒子無行輩肯使，會使的人並不太多，而能以『指掌』之力出手，又能使唐姑娘受傷的更少，武林中也僅有幾人而已；唐姑娘必定是以『風姿綽約』移避，但仍被掌風掃中肩膀，那除非是來人的武功變化，達到了隨應心生，極端精密的地步，否則斷不可能仍可傷着唐姑娘，但來人輕功却並不好，否則脚下及得上手上快，唐姑娘傷着的却是腰側了。武林中手上功夫了得，精微嚴密，而脚上功夫平平無奇，又諳『芳蘭竟體』一式，居然連唐姑娘都敢犯的登徒子，除『西方霸主』這廝外，還有誰人！」公子襄猶有餘悻。

那女子淸淺一笑道：「却正是『西方霸主』海難遞。」心下對公子襄憑招辨識對方的能力，十分驚佩。

秦歌衫大廳羣豪都等着要見唐方，便問：「藕姐兒，現下唐姑娘在那裏？怎麼跟海霸主打了起來？蕭大俠可有消息？」

那「藕姊兒」便是唐方近身婢子唐藕。「姑娘帶我到嶺南一帶，本就是打聽蕭大俠消息，因知蕭大俠素喜廣東風物人情，姑娘圖萬一之希望，到粵打聽消息。」

秦歌衫道：「難怪妳們去了近月把另了，原來是到粵地去了。」衆人這才知道，唐方不在「梁王府」已有一段時日，但公子襄却始終不肯說出來。

唐藕清秀的臉容也爲之惻然。「姑娘爲尋訪蕭大俠，也不知受了多少折磨，熬了多少委屈，可是就是不死心。」唐藕說着雙目泛起了淚光：「這次姑娘到兩廣去，徒勞無功，正想返程，却在客店投宿時，發生了一樣事兒……」唐藕甜香可人，口齒伶俐，這干武林豪傑，本來爲的是奪寶，但却給吸引住了，聆聽下去：「那是在五天前罷……那天清晨，姑娘與我早上到金鷄嶺巡了一趟，回來的時候，街市才剛剛熱鬧起來，我和姑娘正走回房間去，姑娘驀然站住，我剛要說話，姑娘用手示意阻止，低聲道：『房裏有人……』饒就是這一句話，那房裏的悉索聲便停止了，……都是我不好，否則那人也不致發覺我們回來。」

衆人都猜是海難遞，心裏皆幸災樂禍地竊笑：海霸主叱咤一時，却教人撞着了作宵小之爲，眞笑脫人大牙。唐藕說下去：「姑娘聽房裏聲息驟然停止，知來人已醒覺，定必要從窗口躍走，便示意我守門口，她截窗口。果然那人正要閃出窗口，却撞見姑娘，登時怔住了——」

秦歌衫問：「怎麼怔住了？」

唐藕嘻嘻一笑：「看怔住了。那人年紀也不大，三十來歲，長得倒挺不錯了，一見了姑娘，却似乍見一朵絕色的花，叫刺刺着了也不覺疼——」

落花娘子聽得不是滋味，便問了一句：「唐方眞有那末美？」

唐藕小嘴一撇，不喜人不知唐方之美，說：「那人見着了姑娘，呆了一陣，便跺足不走了，用手一拍額角，仰天長嘆道：『罷罷，我海霸天今日撞着了下凡天仙，早知姑娘翩翩若仙，我海難遞又怎敢冒犯！』妳瞧，連西方霸主都禁不住這樣說了哩……」

那一干武林豪客都聽長了耳朵，將信將疑。唐藕又笑得淸甜可愛地道：「那海霸主還說……嗳，還是不說了。」原來當時有些話，是一個女兒家不便說的，唐藕雖純眞可人，但也不好意思轉述當時情景。衆人却聽得心裏癢癢，恨不得探悉當時情景。公子襄在旁聽得海難遞傾於唐方姿色，不似有侮辱之意，也平了氣，聽海霸主也爲唐方魂授，不禁大有同感，但知這一番話若傳出來，西方霸主的名頭算是折了，他心存厚道，不忍如此，便說：「藕兒，不可亂說。」

其實唐藕當住一干牛鬼蛇神的面前，也不好說。原來當其時海難遞一見唐方，便不走了，瞪目了一會兒，啫啫歎道：「算了，算了，我海難遞今番是認了；難怪衣服都那末香，原來人兒是那麼漂亮。」他歎了一口氣，又說：「唉！我海某人認了。」

「你認什麼的，我可不管。」女子都愛聽人讚美，連唐方也不例外，只是唐方自從蕭秋水生離死別後，雖也不怎麼憔悴，但已無大喜大怒。她覺得她的心死了，除非見到蕭秋水才能再活。

「你進入我房間作什麼，不交代個淸楚就想走！」唐方寒着臉說。

海難遞涎着臉笑道：「現在就算妳叫我走，我也不捨得走了。」

那時唐藕禁不住喝了一聲：「斗胆！」一掌摑向海難遞，海難遞出手封住一招，二人心下都吃了一驚。唐藕見海難遞如此輕描淡寫便架住她的出手，知道對方十分扎手，恐非自己能敵；海難遞却覺對方小小的一個丫頭，出手已如此了得，唐方武功定必更高，恐非三數招所能收拾。兩人登時收斂輕慢之心。

唐方叱道：「你是誰？」

海難遞作溫柔狀笑道：「十方霸主中位居西方，這名頭不辱姑娘罷？」

唐方知「西方霸主」是極倨傲難纏的人物，不料眼前的輕薄徒就是。「你偷入人家的房間做什麼？」

海難遞爲得佳人好感，慢條斯理地答道：「本來嘛……志在天書、神令，想姑娘尋蕭大俠已久，必有所獲，而今嘛……得見佳人，人世間俗物，早已不在我眼裏了……」

唐方聽得臉色粉白，海難遞還不知趣，嬉笑着臉皮要說下去，唐方冷冷地道：「海霸主，我這兒沒有什麼天書神令，以後要闖進別人房間來，最好先說一聲，否則把你當賊辦了，官府可不識得你海霸主大名。」

海難遞却也不生氣，笑嘻嘻地道：「如得佳人靑睞，坐監坐牢又何妨？」

唐方說：「海霸主，請自重。」

海難遞見唐方愈怒愈美，美得令人動魄驚心，他生性輕薄，按照本性而爲，便要毛手毛脚，禁不住想用手去碰唐方，但心裏又委實太喜歡，並非有淫邪之念，更不想唐突佳人，便涎着臉笑道：「姑娘生氣時更美得不可方物。」

唐方臉色如霜，偏過頭去向唐藕道：「藕兒，咱們收拾東西，離開這兒，別跟這人瞎纏。」

唐藕正想應道：「是。」却聽海難遞嘆了一聲道：「唐姑娘，妳這一走，我可相思苦了……」

唐方臉色一寒，叱道：「住口！」

海難遞見唐方越氣越美，實心癢難搔，他生性本來自命爲風流倜儻，不知多少女子的名節曾毀在他手裏，就算是自己鍾情或尊重的女子，他也一樣動沾辱之心，對唐方已算是最按捺得住的了，此刻禁不住道：「唐姑娘，我知道妳心目中有蕭秋水……但是他死的蕭大俠，不如我活的海霸主，妳可——」

他這次話未說完，唐方已出手。

× × ×

大廳中衆人見唐藕淸秀的臉龐，微蹙的眉兒，像在想些什麼，不知她在回憶起與唐方戰海難遞的情景，「東北霸主」對天書神令，猶未死心，知唐方未出來，而公子襄實力强大，武功無儔，便想用話來擠兌他：「嘿嘿嘿，公子爺，我們三場比試，和了兩場，公子爺這邊只贏了一場，也可算是險勝，只是……小老兒想請教一句，若公子得到了天書神令，將要怎麼個處置法？」

公子襄搖首道：「我旨在尋找蕭大俠，不是天書神令。」

「呵呵呵。」辜倖村皮笑肉不笑，緊接着道：「我知道公子不是爲名爲利，我是說，萬一蕭大俠……這個嘛……天不從人願……即是天妒英才，而又留下了天書神令，恰巧給公子發現到了嘛……公子這可怎麼處理？……赫赫赫，相信這也是大家心裏急着要相問的。」

果爾每個人都望向公子襄，等待他的回答。公子襄沉吟一下，道：「『天下英雄令』原是岳飛將軍的遺物，當日武林中人歃血爲盟，聽命爲國盡忠的令旂。我覺得『天下英雄令』，應歸於岳雲將軍後代岳遺才是。……至於『忘情天書』……不知是否眞有其書。以前武林中傳說，『忘情天書』，乃是一代狂人燕狂徒的武功紀錄，但後來又相傳不是……『忘情天書』既爲蕭大俠所學，必定已有所補短增長，晚生以爲，應該歸回唐方唐姑娘手裏才是……」

公子襄此言一出，衆下譁然。

這些人莫不是窮凶極惡之輩，因爲憚忌公子襄的身手，才不敢造次，現今聽得天書神令，一交岳遺，一交唐方，他們連份兒都沒有，雖則現在天書神令根本下落不明，但衆人已忍不住鼓噪起來。

「什麼？這是公物，應由大家所得才是！」

「給什麼人的！假好心！其實想自己獨吞才眞！」

「不行，不行！應由武林人公議而作決定！」

公子襄搖首淡淡笑道：「若讓武林公議，其實只是又造成武林又一段你爭我奪，你虞我詐的血腥風雨而已。」

除了極少部份老成持重的人，細想此語覺得有理外，大部份武林中人，被野心和貪念沖昏了頭腦，在大呼小叫道：「神令是岳飛的！又不是他孫子的！幹嗎要給他？」

「唐方更不能有『忘情天書』，蕭秋水的武功已獨霸一天下，現下又輪到唐方，天下武林的風頭都教這兩人出盡麼？」

更有人嚷道：「不成！公子襄沒權分派！」

「叫唐方，唐方才有權說話！」

「唐方畢竟是蕭大俠遺孀，請她出來分配罷！」有的比較支持欽仰蕭秋水、唐方的江湖好漢呼道。他們雖比較服膺，但心裏也幾乎認定蕭秋水已經逝去。

這時在外跟時候趕到，潮水般湧入的武林高手愈來愈多，在衆人囂嚷中，聲聲叫到唐方，却令唐藕憶想了下去……

（未完）

下期預告

雪刀浪子故事：

鶴舞神州

龍乘風著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
司馬翎・黃　鷹聯合執筆
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劍東、靈芝、劍南、金蘭、劍北，白菱三對夫婦，在劍飛的帶領下，到達一個漁村，謁見了他們的小主人李秀，聆聽小主人講述老主人——李慕雲當時遇害的經過情形，雖然他們疑雲滿腹，一致認為老主人遇害，可能與主母之失踪有關。但他們却找不到一些蛛絲馬跡的綫索。晚上，他們六人被安排在一間漁屋住宿，大家正在討論這椿血案的疑點時，突聞狗吠之聲大作，劍東當機立斷，隨着靈芝等三婦人速去保護小主人，自己則帶同劍南、劍北掠出屋外，果見范五、朱成率衆前來尋衅，雙方舌戰了一番，一言不合，便打起上來……

高手大會串

（第五章：由黃鷹執筆）

「錚錚錚」一陣亂响，雙方兵器一觸即分，六把單刀一轉，分從六個不同的方向砍向劍北，朱成鍊子槍一抖，吞吞吐吐，接連十三鎗封住了劍南的身形，范五同時凌空撲下，手中已然多了一對分水刺，襲向劍東。

這八個人顯然也早有默契，配合得恰到好處，范五的當中襲來，時間拿捏得尤其準確，劍東原是可以乘隙撳上，劍刺朱成，這時候却不能不應付那一對分水刺。

十一個人迅速分成三堆，惡戰起來，范五雙手彷如無骨，可以隨意轉動，一對分水刺時而化作兩個光輪，攻擊的部位每每在劍東意料之外。

劍東的劍也不慢，再加上身形矯活，輕易接下范五百招，突然一聲冷笑，道：「想不到六扇門中，竟然有閣下這種高手。」

那邊劍北笑接道：「這六個不知道是不是眞的在六扇門裏吃公事飯的，用的可不是六扇門的一般刀法，乃是六合門的。」

劍南道：「我這個對手却是將翻子門的武功用到鍊子鎗上來。」

劍東淡然道：「這位范五爺可是飛魚塘的高手。」說話間，長劍自左至右一劃，將范五的一雙分水刺封死，再一引直迫范五的面門。

范五抽身倒退，一面道：「好一招『后羿射日』，神劍山莊的人果然見識廣闊。」

朱成接道：「這位相信不是叫李南，而是叫李劍南。」語聲一落，鍊子鎗抖開了一團鎗花，人却倒掠了出去。

劍南一怔，劍東面色一變，猛喝一聲：「留下這八個人。」

語聲未落，六個黑衣漢子亦已倒退，圓陣一開，左右一折，弧形一退丈外，劍北冷笑，長身拔起了身子，一個風車大翻身，落在六個黑衣漢子後面，劍一展擋住了他們的退路。

六個黑衣漢子身形一轉，相顧一眼，左右一合，又變成一個圓陣，將劍北包圍起來，但一刀砍出，便又散開，弧形倒退，劍北的身形也不慢，再一個風車大翻身，凌空從六人頭上翻過，又將他們截下。

與之同時，劍東劍南雙劍齊展，緊追在范五朱成身後，兩人的輕功絕無疑問在范五朱成之上，瞬息追及，朱成輕叱揮手，寒光暴閃，七八枝暗器射向追來兩人的要害，身形却沒有停下。

劍南冷笑，長劍一震，劍花開處，射來的暗器盡被擊落，左手却往上一掌拍出，劍東那刹那已往上拔起，左掌一沉，正迎上劍南那一掌，借力使力，身形急射四丈，已到了江邊，也將范五朱成截下來。

朱成左手暗器再出，既密且勁，再射劍南，鍊子槍隨即飛刺向劍東，范五也不慢，分水刺扎了出去。

劍東長劍方動，范五朱成已一旁繞開，倏的凌空拔起，掠向那邊一葉輕舟。

「要走，沒這麼容易。」劍東聲到人到劍到。

劍南也一旁掠來，人劍合成一道飛虹，凌空擊向范五朱成，看二人身形的迅速，絕對可以在范五朱成落在舟上之前將他們截下，那知道范五就在這時候，凌空一脚疾踢在朱成的後背上，這一脚踢得很準，而且很用力，只踢得朱成一聲悶哼，飛撞向劍南劍東二人，他却藉這一踢之力，身形再一快，落在那葉輕舟之上，不等身形穩定，左手分水刺已然將繫舟繩子削斷，右手分水刺同時將舟上竹竿挑起來，一沉一點，輕舟如箭，離岸飛射。

朱成右掌又扣了一把暗器，左掌鍊子槍亦蓄勢待發，都來不及發出去，劍南迎上，倒轉劍柄，連封了朱成雙肩六處穴道，劍東却從朱成頭上掠過，左掌往朱成頭頂一印，身形又快了很多，可是到他落在江邊，范五一葉輕舟已然遠在江心，不由頓足。

劍南隨即飛身掠至，脫口道：「二哥，咱們……」

劍東搖頭道：「如此黑夜，咱們的水性又不好，如何追得下去。」

「想不到姓范的心腸如此惡毒！」劍南接一聲冷哼。

朱成即時叫起來：「姓范的，姓朱的有眼無珠將你當做兄弟看待——」聲音低得老遠。

「你既然有眼無珠，還留在這世上幹什麼？」范五大笑遙應，竹竿接落，輕舟更遠。

朱成面色慘變，突然亦大笑起來，劍東劍南目光轉落在朱成面上，心頭一動，一齊舉步走了過去。

姓范的既然不仁，你這個姓朱的難道還會替他守秘。劍東劍南都是這樣想，來到朱成面前，劍東隨即問：「那一個叫你們來的？」

朱成置若罔聞，大笑不絕，劍南急不及待，厲聲道：「說！否則有你好受的。」

大笑聲陡落，朱成竟然道：「我若是能夠說，根本就不會到來，該知道的你們遲早會知道。」

「好啊——」劍南冷笑。「倒要看你是不是鐵打的。」再前一步，一把將朱成從地上抓起來。

朱成慘笑，只是「格」的一下異响，面部的肌肉突然扭曲，雙睛怒突。

劍東面色驟變，探手揑開了朱成的嘴巴，只見絲絲白烟冒出，朱成的口腔竟然在腐蝕，一縷黑血接從嘴角淌下。

「好厲害的毒藥，」劍南嚇了一跳，不覺手一鬆，朱成的身子便爛泥一樣倒下。

劍東目光一轉，接呼道：「四弟，留活口，小心他們口裏藏的毒藥。」身形接展，往那邊掠去。

劍北大笑道：「已經在小心了！」劍勢一緊，奪隙而入，到現在他才找到那六合刀陣的破綻，一入一抹，擋開三刀，左手戟指疾點在一個黑衣漢子的胸前，這一點用的力道很大，那個漢子立時混身麻痺，就是口裏藏有毒藥，也沒有氣力將之咬碎的了。

事實朱成那邊的情形劍北已經全看在眼內，所點的穴道，所用的力道算準了才一指點出去，一招得手，大笑轉身，接攻向另一個黑衣漢子。

六合刀陣六缺其一，已經不成陣，劍北絕對有信心在劍東劍南掠到之前再點倒一人，因此才笑得那麼開心，他雖然已入壯年，爭強好勝之心還未消盡，在自己兄弟面前，仍是要一逞威風。

劍東那邊即時又一聲：「小心。」

語聲未落，旁邊一個黑衣漢子刀已斬出，斬的却不是劍北，而是穴道被封，倒在地上那個黑衣漢子的脖子上，只一刀，便將那個黑衣漢子的頭顱斬下來。

劍北一驚，回頭一眼瞥見，當場一呆，剩下那五個黑衣漢子這時候若是全力撲擊，不難將他傷在刀下，可是他們的刀反而紛紛脫手墮地，反手扼住自己的咽喉，一個個倒了下去。

劍東掠到的時候，五個黑衣漢子都已經毒發身亡，毒發的情形與朱成完全一樣。

「他們寧可死，都不肯落在咱們手上。」劍東搖頭苦笑。「千古艱難惟一死，他們可都是視死如歸。」

「但他們方才不是有意逃命？」劍北哼一聲。

劍南道：「他們就是落在咱們手中，堅決不說，難道咱們眞的會殺掉他們不成？」

劍北點頭道：「咱們怎會是這種心狠手辣的人，他們難道一些也瞧不出來？」

劍東沉吟着，輕歎道：「即使咱們連隨將他們放走，他們也還是非死不可。」

劍南恍然道：「不錯，他們儘管瞧出咱們的爲人，却不能保證，在他們上面的人相信他們沒有洩露任何秘密。」

「那索性不回去就是了。」劍南手一揮。

「天下之大，總不成沒有他們容身的地方。」

劍東道：「也許他們有非要回去不可的苦

爽。」

劍北喃喃道：「小弟可想不出江湖上有那一個帮派對屬下這麼嚴厲。」

劍東道：「咱們已經有十年不問江湖上的事情。」

劍北怔了怔。「二哥，以你看，他們這一次到來，目的何在？」

「只是在摸清楚我們的底子，」劍東目光轉向大江那邊：「這六個人雖然有一身不錯的本領，只怕都是無足輕重的小脚色，摸清楚，厲害的便會來了。」

「咱們並未與人結怨，這些人絕無疑問與大哥的死大有關係。」劍南笑了笑。「也好，咱們主要找他們。」

劍東歎息道：「來時咱們已經極盡小心，想不到還是給他們找着，可見這些人倒也不簡單。」

「那咱們就在這裏等他們到來，問一個清楚，拚一個明白。」劍北一分衣襟挺起胸膛。

劍東搖頭。「咱們可是非要立即離開這裏不可。」

「二哥——」劍北顯然要反對，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已給劍南截住。「咱們的命不要緊，但是小主人——」

他沒有說下去，劍北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隨接道：「安置了小主人，咱們再找那些人算賬。」

劍東淡笑道：「放心，機會多着呢？」

「咱們不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咱們。」劍南眉一皺。「只怕這附近已伏下了他們的眼綫，咱們要離開也不容易。」

劍東目光一轉。「靈芝這時候應該有一個辦法的了。」

「二嫂——」劍北話出口，笑了笑。「對，二嫂一向心思愼密，一定有一個好辦法。」

村中幾座茅舍已經亮起燈光來，這一陣厮殺，絕無疑問已經將村中的所有人驚動，只是沒有人敢出來一看究竟，再看那邊泊着的數十條漁船，更加靜寂，縱然有人在艙中，看得清清楚楚，那還不只有藏在破窩裏發抖的份兒。

劍東隨即道：「咱們先將屍體搬到他們乘來的那條船上。」一脚接將一個黑衣漢子的屍體挑起來，雙手隨即各抓起了一個，往那條船掠去，劍南劍北不敢怠慢。

三人回到村中，劍飛已等在柴扉外，入到廳堂，靈芝等竟然已整裝待發，李秀盤膝坐在靠椅上，看見劍東三人回來，眼中焦急之色才消去。

聽罷三人的說話，靈芝不由歎息。「這一次，倒是我弄巧反拙的了。」

金蘭道：「二嫂說到那裏去？」

靈芝道：「若非我出那個掛布條的主意，又怎會惹出這許多事來？」

金蘭道：「咱們當時根本不知主人……」

靈芝歎息道：「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只要稍爲知道主人過去的人，都不難想到是咱們來了。」

金蘭道：「若非如此，我們到現在還找不到小主人呢。」

靈芝搖頭。「小主人在這裏原是很安全，咱們這一來，反倒又將危險帶給他了。」

李秀悶到這下子，再也忍不住，道：「靈芝嬸這樣說話，不覺太見外。」

「這也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劍東接上口。「靈芝，咱們現在要做的只是如何護送小主人安全離開這裏。」

劍飛道：「鄧大爺那麼多朋友，要將咱們藏起來還不容易？」

劍東搖頭道：「你沒有見過方才范五那八個的手段，既然肯定了小主人在這裏，相信不難將小主人找出來。」

靈芝接道：「咱們來時已經萬般小心，黑夜上船，由水路到這裏，應該可以擺脫所有追踪，可是那些人仍然找到來，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已經起疑，留意着這附近一帶，說不定停泊在江邊的漁船中，早就佈下他們的綫眼。」

劍東道：「不無可能，那咱們……」

「還是由水路離開！」靈芝笑了笑。「坐船無論如何總比走路快，再說，千里江流，他們如何封鎖得了。」

劍東以嘉許的目光看着靈芝。「好，他們以爲咱們走水路給追踪這裏到來，不會再走水路，咱們偏偏再走，看他們如何再追下去。」

劍北喃喃道：「這樣躲躲避避，總不是辦法。」

靈芝道：「咱們只是暫避其鋒……」

「噤聲——」劍東突喝一聲。一個箭步竄到門旁。

柴扉那邊即時一下輕响，一條窈窕的人影閃了進來，劍飛眼利，道：「是青青姑娘？」

劍北詫異道：「這麼晚了，她還走來幹什麼？」

話口未完，青青已奔至，直入廳堂，神態顯然有些緊張，目光一掠，匆匆一福。「打擾六位叔嬸。」

劍東忙問：「可是出了什麼事？」

青青還未回答，狗吠聲大作，四面八方，較之方才一次，更加急激，鄧漁養的那條大黃，吠得尤其嚇人。

「這條漁村給包圍了。」青青終於說出這句話。

劍東面色一變，身形急拔而起，撞碎了一大片瓦面，竄上了屋頂，放目望去，只見火光點點，漫山遍野，向這條村落移來，江岸那邊同時一亮，泊着的漁船一齊着火燃燒。

風助火勢，不可收拾，驚呼聲，兒啼聲，隨即此起彼落，狗吠更急，亂成一片，周圍的人家門戶紛紛打開，出來的村民都是湧向江岸那邊，這條漁村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打漁爲生，燒了他們的漁船，等如斷了他們的生機。

劍東看着那些呼天搶地、張惶失措的漁民，怒火中燒，握拳透爪，劍南劍北跟着掠了上來，看見這種情形，亦勃然大怒。

「情形怎樣了？」下面傳來靈芝的問話。

劍東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下去再說。」當先躍下，劍南跟着，劍北仍看了一會才躍下去，那下面，靈芝已迎着劍東追問究竟。

「江岸那邊不錯有他們的人，也考慮到咱們會乘船離開，放火將船燒掉。」劍東的神態語氣激動之極。

劍南接道：「漁村外漫山遍野都是火光，也不知來了多少人，看來他們早已作好準備，只等姓范的證實，立即發動，志在必得。」

靈芝黛眉輕蹙，若有所思，看着李秀，欲言又止。

李秀面露悲憤之色沉聲道：「這平靜淳樸的漁村，到底被武林中的血雨腥風波及了。」

劍北道：「那些人行事如此狠毒，若是闖進來，眞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受害。」

李秀一咬牙。「絕不能讓他們闖進來！」

「對！」劍北濃眉陡揚：「咱們兄弟三個到村外引開他們，其他人保護小主人離開。」

「劍北——」白菱移步走前，雖然沒有多說什麼？心情已經在眼神中表露無遺，他們到底是多年恩愛夫妻。

劍北看在眼內，道：「這正是咱們報答主人的時候。」

白菱無言點頭，劍北笑接道：「憑我們三個的武功，難道還殺不出一條血路。」

劍南旁邊倏的伸手一拍劍北肩膊，道：「

咱們兩個要說的都讓你說了。」

劍東隨即道：「劍飛揹起小主人，靈芝與兩位弟妹保護左右，出了村子，咱們三個轉移敵人的注意，你們立即保護小主人離開。」

他完全沒有說及事後在什麼地方會合，雖然沒有說出口，對三人的突圍顯然並沒有多大信心，靈芝心思愼密，如何聽不出來，他一直留在這裏，不知道范五八人的身手怎樣，現在想來，已知道絕非庸手可比，所以劍東三人才會一些信心也沒有。

探路的也有那般本領，正主兒當然更厲害的了。

李秀也不是呆子，看見劍東等慷慨赴義的豪情俠氣，亦不禁滿腔熱血沸騰，再想到一直都掀騙着他們，心頭更加不安，脫口道：「要走，咱們一起走。」

劍東搖頭，李秀接道：「別拿我當做廢人看——」身子接一挺，便要站起來，青青却就在這時候有意無意按在李秀的右肩上，一股內力接透了進去，口裏道：「李兄弟，別這樣衝動。」

李秀心頭「怦」然一震，那一股衝動竟消於無形。

青青背向着靈芝，劍東等人雖然看在眼內，並沒有看出青青有異之處，靈芝儘管心思愼密，只看青青的後背，亦看不出什麼來。

劍東隨即道：「可不是，咱們若是走在一塊兒，萬一有什麼不測，還有誰去追查這件事？難得那些人現身，小主人正好趁這個機會，看看能否抓住一些蛛絲馬跡。」

「劍東說得是。」靈芝的語聲異常低沉。

劍東目光轉向靈芝，笑了笑，他知道以靈芝的聰慧，即使不說也一定能夠完全明白自己的心意，看見靈芝這樣堅強，又還有什麼放心不下？

靈芝却已笑不出來，李秀鼻一酸，歎息道：「六位叔嬸……」

靈芝截道：「再說，咱們便要走也走不脫的了。」一頓接道：「劍飛，揹起小主人。」

劍飛應聲上前，俯身將李秀揹起來，劍東三人拔劍在手，一齊舉步，一步才踏出，便給青青叫住：「三位——」

劍東回身抱拳，「鄧大爺與姑娘相助恩德，咱們兄弟結草銜環……」

青青冷截道：「三位一定要往村外闖？」

劍東道：「刀劍無眼，咱們若是留在村子裏，厮殺起來，不難傷及無辜村民，再說，那些人縱使窮兇極惡，看見咱們離開，也當無再進來搗亂之理。」

青青搖頭道：「你們就是留在村子裏，那些人也不會肆意胡亂殺人，江湖中的仇殺，官府雖然很少理會，但殃及無辜村民，却是不由他們不管，那些人勢力再大，相信也還不敢正面與官府衝突。」

「這是不錯，問題在咱們留在村子裏，可是只有挨打的份兒，拚了命也未必保得了小主人的命。」

「三位果然是俠義性情中人。」青青歎了口氣。「我拚着一頓罵，也要救你們一次。」

劍東六人亦皆一怔，劍飛亦是極其詫異，只有李秀，喜形於色，忙問：「青青可是有什麼好辦法。」

青青不答，取過桌上燈盞，繞着廳堂走了一匝，燃起了幾處火頭，衆人不由自主聚向廳堂中央，更覺得奇怪。

「隨我來——」青青接往李秀的房間走去，一路上，又以燈火燃起了三處火頭，她選擇的都是易燃之物，一經燃着，很快便熊熊燃燒起來。

衆人亦步亦趨，雖然奇怪，却不暇細問。

青青一直走到床前，道：「那兩位與我將這張床移開半丈。」

劍東劍北一齊上前，各抓一端，輕而易舉，將床移開，青青隨手將燈火擲在床上，接着繞到床後，雙手往地上一揷一拉，那地上便給他拉開了一道丁方四尺的暗門。

床上的被褥帳枕無一不惹火，燈火落處，迅速出現了幾條火蛇，四下遊竄，房間同時大亮。

明亮的火光照耀下，清楚看見暗門之下一道土階斜斜往下伸展。

「地道？」劍飛脫口一聲，李秀接詫異道：「怎麼我床下有這麼一條地道？」

青青道：「早就挖好，以備不時之需的了，爹從來不以爲有什麼地方是眞正安全的。」

「他老人家却是一直連我亦瞞着。」李秀苦笑。

青青冷笑道：「這條地道爹原是只讓你一個人用。」

李秀只有苦笑，劍東六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疑念又重了三分，劍飛却是看傻了眼。

青青隨即催促道：「你們還呆着幹什麼？下去啊。」

劍東一點頭，快步上前，第一個步下了土階，劍北緊跟隨着，劍南目注劍飛道：「該你了。」

劍飛揹着了李秀走了一步，李秀忍不住問道：「大爺怎麼不見來？」

青青道：「爹追着那個范五去了。」

劍南脫口道：「兩位方才莫非在一旁看着的？」

青青微頷首。「本是我去的，爹認爲由他去更好。」

劍南道：「那令尊可是知道……」

「這屋子着火，還有什麼不知道的。」青青隨手一牽一拋，燃燒着的被子飛向那邊窗檽，火勢開始往上蔓延，青青目光一轉，看見劍飛仍然揹着李秀呆在那兒，不由一跺足。「再不走就要變烤鴨子了。」

劍飛如夢初覺，慌忙往下走，靈芝四顧一眼，道：「那些人要搜查這兒總得在火勢熄滅之後……」

語聲未已，窗外嘈雜的人聲中猛一下慘嗥，青青應聲混身一震。「大黃——」

那一下慘嗥之後，大黃高亢宏亮的吠聲便不再聽到了，靈芝歎息道：「那些人已進村子了。」

青青胸膛起伏了幾下，一咬櫻唇，接着把手一揮，白菱、金蘭忙隨着靈芝步下土階，劍南看看青青，亦自舉步。

青青待劍南也下去了，才伸手往旁邊牆壁按了三下，身形接着一動，飛燕也似掠進暗門，反手將暗門蓋上，那面牆壁同時往下倒塌，散落在暗門之上。

那面牆壁也絕無疑問設計得很巧妙，要發揮其中妙用却還是要倚賴青青，這個女孩子年紀雖還較靈芝爲輕，身手心思似乎還在靈芝之上。女兒已這般，父親當然更加不簡單，鄧漁到底是什麼人？與李秀是什麼關係？

× × ×

江水夜寒，鄧漁却沒有感到不適，以他的內力修爲，即使臥身冰雪中一兩個時辰，也不會有多大的影响，何況這三四十年來，他大部份的時間都是泡在水裏。

若論水性之佳，大江南北，能夠與他相比的，只怕不足十人，那十人之中，有他這種耐力修爲的，相信絕不會多過三個。

他能夠在激流之中閉着呼吸泅行百里，范五莫說不知道，即使知道了，要擺脫他的追踪，也不容易。

現在他就像一隻大壁虎，手脚並用，攀附在船底下，隨船東去。

范五聽說劍東三個在江邊廝殺的時候，他帶着青青已然在一旁窺伺，知道范五等眞的是衝着劍東三人到來，大為興奮，只看如何能夠令他們逃出一、二人，好得追踪。

他們原就是準備以劍東三人為餌，然而這麼快魚兒便上鈎，倒也有些兒意外。

范五能夠自行脫身，當然更加理想，輕舟才離岸，鄧漁便已追上，黑夜中雖然拿捏得不大準確，但那一刹那，輕舟亦只是一晃，范五匆忙之中，並沒有在意，更想不到竟然有人用這種方法追踪。

范五儘管心狠手辣，表面可一些也瞧不出來，這也是他聰明的地方，否則朱成防着他，要走也沒有這麼容易。

他也很小心，立即催舟遠離，若非鄧漁這麼好的水性，實在很難將之追及。

舟行三里，前面江岸上清楚看見燃燒着一堆火，朱成竹竿一擺，靠了過去，不等及岸，便棄去竹竿，自舟上拔起來，掠上江岸，正好落在那堆火之前。

江岸平坦，疏落幾棵樹木，范五半身一轉，便看見那邊兩株樹木之間，幽靈般立着一個人，他身形落下之時，那個人仍未出現。

火光照耀下，只見那個人一身銀白色的衣衫，面上還戴着一個銀白色的面罩，光滑一片，並無刻上口鼻，黑髮披肩，不辨男女。

第六章：由黃鷹執筆

掏誠告眞相

黑夜中突然出現一個這樣的人，相信誰也難免嚇一跳，范五沒有例外，只是從他的神情變化看來，那種恐懼並不是因為突然，乃是來自心深處，他早已知道有人在這裏等候消息，以火堆為號，却怎也想不到在這裏等候的是這個人。憑他的身份，怎會在這裏出現？范五想不透，却不敢怠慢，一怔之下，慌忙拜倒。

銀面人把手一揮，並沒有絲毫內力透出，范五一眼瞥見，已拜不下去，他沒有侍候過這個人，但聽說過多次，很清楚這個人的脾氣。

這個人不要做的事，誰若做了，不管是跪是拜，表示尊重，都會令他很生氣，也必會倒足霉頭。

「都清楚了？」銀面人接問，語聲森冷，但仍然可以分辨得出是女人的聲音。

「是——」范五下面的話還未接上，銀面人已然轉身，飄然往不遠處一個山坡走去，范五不由自主跟在他身後。

銀面人一面走一面道：「那三個其實是神劍山莊的劍東，劍南、劍北——」語氣異常肯定。

「正是他們。」范五眼中露出詫異之色。

「他們劍術得自李慕雲眞傳，十年磨練，你們八個人，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對手。」

「屬下僥倖，總算逃得性命。」

「咱們也沒有走眼，八個人中只有你能夠逃出來。」銀面人脚步不停。「憑你的身手機智，對方相信也不用多費心思，細作安排。」

「屬下不明白。」范五這確是由衷之言。

銀面人沒有立即回答，繼續走上那個山坡，范五亦步亦趨，不敢多問。

山坡上一株古松，高不可攀，銀面人在松下停步，轉過身子，道：「既然知道你們決不會洩漏秘密，當然就只有安排給機會你們其中比較機警的逃脫，以便追踪。」

「可是……」范五只差一點沒有將自己如何逃脫說出來。

銀面人道：「你是黑夜中操舟離開的。」

范五吁了一口氣，道：「若是有人乘船隨後追來，屬下一定會發覺。」

銀面人搖頭。「你完全沒有留意到你從舟上躍上岸之際，那葉輕舟並沒有怎樣晃動？」

范五一怔，銀面人接道：「那只是證明了一件事，舟底下附有重物——一個人！」

鄧漁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銀面人轉身離開，他便從舟旁冒出來，悄然上岸，遙遙跟在二人後面，二人的語聲隨風吹至，他逆風而行，更就安心。

一路上他並沒有聽到任何異响，銀面人這句話入耳後却不由心頭一凜，那絕無疑問是說給他聽的，雙方的距離有十多丈，即使最好的輕功，也不能夠一躍即至，銀面人必有所恃。

鄧漁動念之間，身子已轉入草叢中，便要倒退，銀面人即時又道：「我若是你就不會原路退回去的了。」語聲未已，鄧漁眼角已瞥見一個人，那個人一樣黑髮披肩，却是一身金色的衣衫，套着一個金色的面具，與那個銀面人不同的也就只是這金銀二色的分別。

他不知何時已立在那堆火的旁邊，火光照耀着面具衣衫，金光燦爛，眩人眼目，以鄧漁耳朵的敏銳，竟然不知道他的出現，武功之高，可想得知。與之同時，鄧漁突然感覺一股殺氣排山倒海般由金面人那邊湧來，一個身子不覺由草叢中站起。

金面人沒有動，也沒有作聲，銀面人也沒有，范五第一個向鄧漁撲出，人在半空中，分水刺已在手，兩個起落，一探手便扎向鄧漁。

鄧漁偏身閃開，范五分水刺一轉，冷笑一聲。「好老頭兒，竟然敢跟到這裏來。」

鄧漁一聲不發，只是看着范五，雙眼毫無表情，一片空白，事實他雖然望着范五，心裏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沒有將范五放在心上，只是怪自己一向謹慎，這一次竟然如此疏忽，離開了江水，走上陸地來。

范五知道這個人是自己引來，一心只想着將功贖罪，身形再轉，雙刺搶上，鄧漁迎着雙刺倒退，一退三丈。

雙刺追擊，左七右八，一連十五刺，都被鄧漁讓開，范五第十六刺剛要出手，鄧漁瘦削的身子倏的鬼魅般一閃，從刺下欺進，雙手一提，將范五雙臂震得往上揚起來，空門大露。

鄧漁雙掌接下，在范五雙刺回救之前，已然在范五胸膛上拍了三掌，再加一拳。「噗」地如中敗革，將范五一拳擊飛丈外。

范五口吐鮮血，倒在草叢中，連呻吟也沒有一聲便自了賬。銀面人視若無睹，站在原地，這時候才說了一聲：「好身手！」

鄧漁冷哼，身形驟起，在銀面人身前三丈落下。

銀面人若無其事，悠然道：「我還以為什麼人竟敢插手這件事，原來是你啊。方才我還在懷疑，是那一個水性這麼好。」

「我的記性也很好，還記得你的聲音。」

銀面人陰森森一陣冷笑：「透過這面具，很多女人的聲音聽來都一樣。」

鄧漁冷笑道：「還說什麼，將面具拿下來，不是明白了。」

「這要看你的本領。」銀面人仰首向天。「若是你沒有這個本領將面具從我的面上拿下來，也不要緊，在你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說不定拿下來讓你看看。」

鄧漁大笑。「我若是要死，十多年之前便已死了，等不到現在。」

「一個人的運氣，不是永遠都那麼好。」

「姓鄧的靠的也不是運氣。」鄧漁暗運了一遍眞氣，蓄勢待發。

銀面人竟然道：「你那個女兒也該有二十

歲的了，是不是還叫青青？」

鄧漁面色一變，厲聲道：「那是我的女兒，叫什麼也沒有關係。」

「當然沒有。」銀面人搖頭。「你本是躲得好好的，那樣子消磨下半生不就是了，為什麼還要跑出來惹這些麻煩？」

鄧漁雙手握拳，「那只怪你們為什麼惹到姓鄧的頭上。」

銀面人接問：「你是絕不會罷手的了？」

「這件事姓鄧的拚了命也要查一個水落石出。」

「之後又如何？」銀面人再問。

「要看這是怎樣的一件事了。」鄧漁鼻子裏哼了一聲：「以你們所用手段的卑鄙，那還會有好事，姓鄧的只要還有一口氣在，相信都難以罷手。」

銀面人搖頭歎息。「一個人太固執也不是一件好事。」一頓接問：「你來還是我來？」

這是問那個金面人，說話間，金面人已移近很多，距離鄧漁不到五丈。

「誰來還不是一樣。」金面人語聲同樣森冷，也是女人的聲音，與銀面人竟彷彿完全一樣。

鄧漁怔在那裏，銀面人即時從山坡上掠下，衣袖急展，劃向鄧漁眼目，鄧漁一閃讓開，銀面人另一隻衣袖緊接劃至，劃向鄧漁咽喉。

衣袖過處，一簇幾及人高的野草斷飛開去，如同刀削，若是削上咽喉，不堪設想。

鄧漁一個鐵板橋，倒翻開去，銀面人窮追不捨，雙袖飛舞，「颼颼」有聲，動人心魄，所過之處，野草紛斷。

鄧漁身形不停，一連十七個觔斗，倒翻出十七丈，偸眼望去，金面人赫然亦已橫移十七丈，與他仍然在同一條直綫之上，他完全看不出金面人所用的是什麼身法，就是這一點，便足以證明金面人的武功在銀面人之上。

銀面人雙袖又再劃至，雙袖交剪，有如一把巨大的剪子，剪向鄧漁的咽喉。

鄧漁再一個觔斗，這一次却是橫向山坡上翻去，半空中左脚往右脚背一點，又一個翻滾，正好讓開緊接拂至的一袖，落在那棵古松之下。

「謀殺親夫你知道是怎麼一條罪？」他居然還笑得出來，笑指銀面人。

「你硬要將我當妻子，我也沒有你的辦法。」銀面人語聲與身形直拔上半空，凌空撲向鄧漁。

鄧漁同時拔起身子，右手之中已多了尺許長的一條鐵管子，迎風一抖，一連串金屬聲响，七節長短一樣、粗細不同的鐵管子疾從鄧漁手中那條鐵管子內射出來，接成了一條丈許長的鐵竿，橫掃向銀面人的面具。

他快，銀面人也不慢，雙手從袖中穿出，迎向那條鐵竿，那雙手赫然亦是銀白色，與鐵竿相接，發出了一下金鐵聲响，一翻掌，立將鐵竿抓個結實。

鄧漁不等身形着地，已將鐵竿掄動起來，銀面人亦隨着鐵竿在半空中打旋子，才打了一個，身形便要貼着鐵竿俯衝滑下，却就在這當兒，那枝鐵竿的第一節突然斷下，一枝錐子接從第二節鐵管中射出。

那枝錐子呈三角形，每一邊都嵌着一個倒鈎，長只半尺，末端一個鐵環，相連着一條綫香般粗細的鐵鍊子，既是魚鈎，也是兵器、暗器。

鐵竿一斷，銀面人驟失重心，凌空墮下，雙手仍護住了全身要害，而那枝怪魚鈎却不偏不倚，正好射在他的銀面具上。

「錚」的一下異响，銀面人倒翻出半丈，面具凹下了一點，但顯然並沒有對他構成任何傷害。

鄧漁原是要將銀面人的面具鈎下來，却被銀面人硬以面具將這一鈎擋飛，不禁有些失望，口裏喃喃道：「好厚的臉皮，難怪得人盡可夫。」

銀面人不怒反笑。「我若是你的妻子，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却是狠心下這個辣手？」

話說完，銀面人已到了鄧漁面前，鄧漁鐵竿連扎，阻不住銀面人的來勢，貼着松幹，急拔而起。

銀面人緊追而上，雙手搶攻，松幹上一字兒多了一排深深的指洞。

鄧漁一拔三丈，去勢已盡，但手中鐵竿已揮出，魚鈎曳着鐵鍊子高飛三丈，鈎住了一枝橫幹，身形藉此又往上升高。

銀面人那雙銀手一插一拔，一隻貓兒也似繼續追上去，他面上雖然套着面具，看不出表情變化，但從外透的眼神看來，鄧漁那一鈎，已然引起了他的眞怒。

鄧漁半空中打了一個「哈哈」，橫枝上再揮魚鈎，又貼着樹幹拔高三丈，這一次他身形方穩，金面人突然從樹幹後轉出，雙掌拍至。

那是一雙金光閃閃的手，尚未拍至，殺氣已然迫人眉睫，鄧漁的反應也自不慢，棄竿出掌，及時迎住了拍來的雙掌，霹靂一聲，金面人後背往樹幹一靠，鄧漁却凌空飛了出去。

這一飛遠達數丈，鄧漁半空中雙臂一掄，飛鳥也似斜斜落在草叢中，着地接連七八個翻滾才彈起來，立即往江岸那邊竄去。

「姐姐好掌力——」銀面人那句話才說到一半便自一頓，他總算瞧出鄧漁並不像受傷的樣子。金面人悶哼一聲，一手抄住了那枝鐵竿往樹下掠去，凌空未落，鐵竿往地上一點，再往前掠出，銀面人亦貼着樹幹掠下來。

鄧漁在掠上松幹之前，已看見金面人由松幹後掠來，早有準備，那一下硬接，却仍震得他血氣翻騰，但總算藉這一震之力，遠飛了開去，半空中雙臂一掄，雖然卸去了大部份的衝力，可是那麼高掉下來亦不好受，幾個翻滾，完全是不由自已，到他拔起身子前竄，混身骨頭就像已散掉了一半，可是他沒有停下來，越過那堆火，掠上了那葉輕舟，不及用竿，力透雙脚，那葉輕舟便射出了江心。

金面人如飛掠至，鐵竿一揮，鈎曳鐵鍊子射出，「颼」地落在輕舟上，那葉輕舟立時往岸上射回，他內力之高，也實在驚人。

鄧漁雖驚不亂，身形倒躍，一條飛魚也似倒躍水裏，只聽「通」的一响，水花激濺，不知所踪。

金面人看在眼內，棄竿拍出一掌，那向他飛撞過來的輕舟片片碎裂，硬被他一掌擊散。

銀面人一旁掠來，沒有作聲，金面人胸膛起伏，尤有餘怒，突然道：「這個姓鄧的我要定了。」

「下次再遇上，姐姐莫要留情，先將他擊傷，那便跑不了。」

金面人冷笑，轉身吩咐道：「着人日以繼夜，小心監視那座漁村。」

「也許他們現在已經將人找出來了。」

「憑他們？」金面人語聲充滿了不屑。「你以為姓鄧的不會作好安排？」

銀面人笑道：「幸好我們的目的也只是要引出那個插手來管李家的事的人。」

「雖然走脫了，知道了是那一個，亦總算有些收穫，上面的還以為這個人已經自殺死掉了。」

「他其實是一直在追查我們的底細，否則也不會那麼巧介入李家的事。」

「想不到李慕雲跟他暗中拉上了關係。」

「這也許不是，但他們二人的關係的確已

非常密切。」銀面人忽然笑起來，笑得異常邪惡。

金面人沉默了下去，半晌才轉身走出，銀面人跟在他後面，兩人走得都並不快，衣袂飄揚，幽靈般消失在黑暗中。

那塲火仍然在燃燒，但已經逐漸弱下去。

× × ×

漁村中那座茅舍這時候正燒得猛烈，就像是一團火球，翻滾在竹籬內。

茅舍周圍都有相當寬闊的空地，火勢儘管猛烈，並沒有波及周圍的屋子。

竹籬外立着一羣天青色勁裝疾服的漢子，有些手掌燈籠，有些高舉火把，看着燃燒中的茅舍，一聲不發，彷彿不知道應該採取些什麼行動。

夜空中倏的傳來了一陣怪異的竹哨聲，那些漢子相望一眼，倒退開去，沒多久便走得一個不剩。

村民畏縮的躲在一旁，目送那些漢子走遠，仍然不敢有什麼舉動，更不敢上前救火。

他們本來是出來搶救那些漁船的，發現那麼多人手執兵器湧進來，忙又逃回家裏，但隨又給喚出來，接受來人的盤問，當然全都知無不言。

連是鄧漁接待劍東三人進來，新遷進來的只有李秀劍飛二人，住在什麼地方，他們全都和盤托出。

那些人燒了他們的船，他們本來很憤怒，但看見對方聲勢浩大，惟恐性命不保，那還敢跟對方爭論。

鄧漁早已知道很難保得住秘密，預先作好安排，只是對方來得那麼快，仍然在他意料之外，幸好青青處變不驚，總算沒有令他失望。

× × ×

地道不太長，通往一座小小的石室，那裏只放有一桌四桅，人在石室中，有些潮濕的感覺，呼吸久久仍能够暢順，可想而知，必定有通風的地方。這麼小的地方擠着九個人，當然不會太舒服，但誰也不在乎，也沒有作聲，一片死寂，連心跳聲也可以聽到。

劍飛扶着李秀坐在一張桅上，只怕李秀一個坐不穩跌下來，李秀沒有理會，雙目低垂，若有所思，面色陰晴不定，青青站在一旁看着他，神態却毫無變化。

劍東三人雖然知道看不見什麼，但仍然不由自主仰着頭，金蘭白菱依着劍南劍北，亦是那樣子，只有靈芝，不時有意無意，看着李秀，眼瞳中充滿了疑惑。

這種死寂維持了相當時候，終於由青青打破，她的目光緩緩轉到靈芝面上，道：「這座石室花了爹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雖然弄得不大好，幾位在這裏仍然可以放心說話，用不着擔心驚動外面的人。」

靈芝笑一笑。「咱們要說的都已經說了，小主人藏在心裏的話，咱們也不敢相强。」

語聲在顫抖，靈芝面上的笑容也很苦澀，話說到一半，眼淚便奪眶而出。

李秀霍地抬頭，只見她淚光隱現。「靈芝嬸——」

靈芝流着淚，搖頭。「你若是還有懷疑，還是不要說了。」

劍東五人訝異的一齊望着靈芝。

「靈芝，好好的怎麼流起淚來？」劍東目光一轉，脫口一聲：「小主人——」

李秀嘴唇顫動，整個身子都在顫動，劍飛亦嚇一跳，忙道：「秀哥，你那兒不舒服？」

李秀搖頭，青青替他說出來。「李大哥是心裏有話說不出口，彆着難受。」

劍東道：「小主人對咱們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不妨說出來。」

李秀又搖頭，青青道：「看你這樣我也難受，到這個地步，我看也藏不下去的了，爹也是明白人，總不成還會怪責你。」

李秀感激的看了青青，點點頭，青青隨卽道：「靈芝嬸是怎樣看出來的？」

靈芝歎息道：「我有些奇怪，那些人勢力如此龐大，手段又如此狠毒，劍飛當夜如何能够揹着小主人，一劍闖出來。」

劍飛方待接話，青青已應道：「是爹跟我暗中出手。」

「難怪——我也奇怪主人那是什麼武功，怎麼一喝，圍攻我的四個青衣人忽然都倒了下來。」語聲一落一怔。「那麼鄧大爺跟青青姐的武功……」

「也不怎麼好。」青青歎息。「否則咱們也不用如此躲躲藏藏。」

靈芝道：「那些到底是什麼人？」

「爹也不清楚，咱們到現在仍然只是摸索階段。」

靈芝道：「你們到底……」

青青道：「爹像李伯伯一樣，也是一個受害者。」

「你能否說清楚一些。」

「那要爹才能說清楚。」青青苦笑：「我知道的絕不比李大哥多到那兒去。」

劍東插口問：「敢問令尊到底是……」

「鄧飛龍。」

「五湖龍王？」劍東六人齊皆震驚，只有劍飛，年紀較小，也從來沒有在江湖上行走過，並不知道有這個人。

李秀接道：「五湖七十六寨，都奉鄧大爺爲首，鄧大爺飛龍寨的威名絕不在咱們神劍山莊之下，可是十多年前，鄧大爺忽然放火燒了水寨，帶着青青悄然離開。」

靈芝追問道：「那之前可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青青道：「那時我年紀小，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娘走了，爹的脾氣變得很暴躁。」

靈芝再問：「之後你們走來這裏？」

「不，開始我隨着爹到處流浪，爹好像在找尋什麼，每一個地方都不會留上多久，一直到十二年前，爹與我到了襄陽，住在一間客棧裏，一夜回來，說了一句話，之後就留在襄陽一帶，經過三個月才選擇了這裏……」

「那是怎樣的一句話？」

「怎會有這麼相像的人？」青青苦笑了一下。「爹很少說話，所以我年紀雖仍小，他說過的話大都還記着。」

「那句話是說誰？」靈芝忍不住再追問下去。

青青道：「到現在爹也不肯說明白，但絕無疑問，必定與神劍山莊有關。」

李秀接道：「鄧大爺一直在留意神劍山莊，所以爹燒了山莊，遷到郊外，鄧大爺很快就找到去。」

劍東沉吟道：「咱們可沒有聽說過主人與什麼人相像。」

靈芝道：「也許他說的不是主人。」

所有人沉默了下去，好一會靈芝才再問青青。「其後你們一直在……監視咱們主人在郊外那座宅院。」

青青道：「爹還找機會與李大哥認識。」

李秀接道：「我一身武功也是鄧大爺傳的，只是他堅決不許我認他作師父。」

這句話出口，除了青青，所有人齊皆怔住，李秀一撩長衫下擺，接從桅上放下雙腳，站起身子。

劍飛第一個叫了出來。「秀哥，你的一雙腳……」

「欺騙了你們，我心裏也很難過……」李秀歎了一口氣。

青青接道：「這可是爹的主意，希望不引起別人注意，在幾位明查同時，咱們則暗訪，李大哥是不願意的，但強不過我爹。」

「小姪向六位叔嬸叩頭賠罪。」李秀接着拜倒下去。

靈芝劍東左右上前，雖然趕上，却擋不住李秀下跪之勢，忙自跪倒，劍南四人亦自跪了下去，劍飛看見這種情形，急亦跪下。

青青看見，只有歎息。

靈芝接道：「小主人莫要如此，鄧大爺也是因爲强敵太狡猾惡毒，不得已才瞞着咱們，若是咱們都清楚了，裝得自然不像，也做不成活餌的了。」

劍東亦道：「咱們都是明白人，小主人再不站起來，可要折煞咱們了。」

李秀終於在靈芝劍東劍飛三人扶持下站起來。

青青展顏一笑，道：「爹說得不錯，六位叔嬸都是明白人，卽使知道了，也不會見怪他的。」

李秀如釋重負，吁了一口氣，劍飛忽然道：「我就是不明白，小主人的一雙脚……」

「是眞的壞過。」李秀垂下頭。「都是爹下的手，爹似乎知道了什麼不利的消息，下手將我雙脚的經脈封了，若不是鄧大爺及時解開，日子一久，只怕扁鵲、華陀重生，也無計可施。」

「主人怎麼下這個辣手？」劍飛不明白。

李秀歎息道：「爹也許認爲，對方一定會放過一個廢人，他當時顯然也很矛盾，否則只要下手再重一些，鄧大爺來了也沒用。」

靈芝動容道：「主人一身武功，也不是沒經過大風浪的人，怎會變得這麼怕事？難道對方的勢力竟然那麼大，主人卽使有玉符令，可以調動十三省武林同道，四十八家門戶，也不敢與之相抗？」

沒有人能够解答，靈芝一掠秀髮，接着歎道：「我現在倒有些替鄧大爺擔心了。」

衆人齊皆心頭一凛，只有青青，以堅定的神態接道：「爹一向小心，不會出錯兒，倒是這一來，情形要變了。」

靈芝輕「哦」一聲，青青目光一轉，解釋道：「原是六位在明，咱們在暗，現在相信要咱們這些人都在暗，爹一個在明的了。」

李秀沉吟道：「只怕鄧大爺孤掌難鳴。」

劍飛立卽道：「我跟鄧大爺一塊兒，鄧大爺也好得有個人使用。」

衆人的目光一齊落在劍飛身上，劍飛的胸膛挺得老高，眼瞳充滿了自信。

× × ×

拂曉，火勢已熄滅，茅舍變成了一片頹垣廢瓦，濃烟仍然迷濛。

鄧漁逆風掠來，濃烟中若隱若現，到了水邊，稍作沉吟，便自原路掠回。

一條牛犢子也似的大黃狗卽時從轉角處竄出，追在鄧漁身後，正是鄧漁養的那條大黃。

大黃一身血污，脚步走過，留下一行血印，鄧漁彷如未覺，進了一條大巷子，大黃也跟了進去。再前行丈許，鄧漁身形突然一頓，轉過身來，瞪着那條大黃，冷笑道：「你好大的膽子。」

大黃繼續走前，一雙眼睜着，却是呆滯不動，死氣沉沉，說不出的詭異，倏的人立而起，口發人言：「大爺，是我！」

鄧漁一怔，脫口一聲：「劍飛？」

大黃的胸膛應聲裂開，劍飛一身血污，從狗皮中探頭出來。

鄧漁面部肌肉一下顫抖。「說你大膽果然不錯，連我心愛的大黃也敢殺掉。」

劍飛忙道：「大黃不是我殺死，我只是借他的皮一用，避人耳目。」

「胡塗蟲，殺大黃的人難道忘了大黃已然死掉？」鄧漁怒叱聲中，身形突然閃電般從劍飛身旁掠過，掠至巷口，一掌拍出。（未完）

（下期由司馬翎執筆撰述）

風雷掌

嚴霜

中國功夫有所謂風雷掌，以爲一掌打過去，它的威力有如風雷那麼威猛，故此稱做風雷掌，這種解釋只係後輩學習功夫之人隨意說出來，實際上風雷掌，並非描寫它的威力，而係打出去的時候一定要大聲叫喊，有如雷鳴，再又因爲這種掌法一定係向對方耳朵打去，用硬掌打落耳朵上面，就會震動耳膜，令對方神經受到損害，有如被巨風吹過，大聲叫喊的時候，好似行雷閃電，故稱風雷掌。

這一招雖然解釋得相當清楚，但係練習的時候，就絕不容易，首先講的是大聲叫喊，有如行雷，普通人無法喊出這種聲響來，一定要將丹田之氣提升到咽喉，突然爆炸而去，那種聲響並非彈出口腔之外，而係在口中爆炸，那樣做然後講得上雷聲震耳，瑜珈術裏面有一招叫做「獅子吼」，就描寫此種聲響，有如獅子吼叫，曾經到過動物園，無意中聽見過獅叫之聲，的確非常雄壯，聽了也覺得心寒。

學習瑜珈術有素之人，認爲任何一個人講話，必須有中氣，氣份不足，講話的聲響就柔弱得多。

反過來講，如果他的聲響震耳欲聾，那就延年益壽，能够維持高度的健康。

故此，吩咐後人每天必須將自己的身體俯伏在地，一雙手壓地，一雙脚亦接觸地面，用膝頭哥壓地，有如一隻狗，但係自己幻想做變成了獅子，到時吸滿了氣，稍爲停頓，突然在咽喉吼出，初時細聲，後來大聲，不必集中精神要這種聲響叫到爆炸咁嘅聲，最重要的就是他由丹田提氣，在咽喉透出，並非彈出口腔之外。

練習這種獅吼的一招，有兩三年之久，跟敵人打鬥，突然發出震耳欲聾之聲，左右手配合，亂掌打出，其中有一掌打中對方的耳朵，使他有如中風一般，那就是風雷掌。

正宗的風雷掌係將左右兩隻手一齊打向對方一雙耳朵的，單耳受擊，可以支持得住，雙耳受擊，一定倒下來，甚至震動腦海，口鼻流血，不死亦受重傷。

想用雙掌同時打擊對方左右兩邊耳朵，殊不容易，必須用交叉手出擊，令對方接招，然後把自己的一雙手壓住對方左右兩臂，令佢無法提起來招架，然後雙掌打擊對方的左右兩隻耳朵，就在那時喉頭發出有如雷鳴之聲，互相配合，這是北方風雷門裏面最有名氣的風雷掌。

凡係練習風雷掌之人，手掌肌肉特別厚，經常打沙打石，拍擊之力非常巨大。

再又因爲它的吼聲如雷，互相配合，然後能够把這種風雷掌的妙用發揮到最高峯。

（完）

民初俠義故事／曹若冰·文　盧令·圖

飛刀小李

（一）

他鄉逢父執

一九四〇年，仲秋，江北小城。

他約莫二十五歲的年紀，白淨淨的臉孔，配着一雙濃眉，兩隻灼灼有神的眼睛，是個很英俊的青年。

他穿着一件藏青嗶嘰夾袍，脚上是皮底黑緞子鞋，白洋襪。

看那神情氣派，和那講究的穿着，很像是個有錢人家的公子少爺。

然而，他是嗎？

他來到這座江北小城裏巳經有五天了，每天下午都要到胡禿子的書場裏去聽說書，聽完說書，就轉到對街不遠的海陵春館子裏，來上個小拼盤，一碟子花生，四兩酒，一個人自斟自飲，一直喝到八點多九點鐘光景，才回到他落脚的地方——大東客棧。

他是從那裏來的？姓什麼叫什麼？幹什麼的？小城裏沒有一個人認識他。

小城裏突然來了這麼個每天只跑跑書場、喝喝酒的陌生人，地方上的混混們立刻留上了意。

有人到大東客棧裏去查過，登記的名字是凌風，來處是江南，職業是商。

「商」字的代表是生意人，但却包括很廣。

凌風是做什麼生意的？沒有人知道。

江南，江南的地方很大，凌風是由江南什麼地方來的？也沒有人知道。

× × ×

像平常一樣。

客途會土霸

凌風喝完了最後一杯酒，站起身子，由口袋裏掏出一角錢放在桌上，緩步從容地出了海陵春。

街上，行人稀落。

天空，烏黑黑的，這時正飄落着毛毛細雨。

昏黃的路燈，照着濕濕的石板街道，兩旁的商店，巳經有多半關上了門。

大東客棧，在西倉大街上。

從海陵春出來，沿着石板街道往南走上一段路，穿過一條小巷子，就是西倉大街。

小巷子裏沒有路燈，很黑，也很靜。

凌風走進了小巷子，小巷子中間站着個人。

那是個穿着一套黑布衫褲、身材魁梧的大漢，雙手抱着胳膊，站立在小巷子的當中，像一座小山。

凌風脚下沒有停，步履仍是從容地走着，筆直的走到黑衣大漢的面前，身子突然一側，想從黑衣大漢的身旁穿過去。

黑衣大漢身子一動，攔着路。

凌風只好停住脚步，眉頭微皺了皺，望着黑衣大漢，語聲溫和地問道：「尊駕是……」

「王大中。」

「王兄在此攔路是……」

「想和你談談。」

「哦，王兄和我談什麼？」

「你從那裏來？」

「江南？」

「江南很大，什麼地方？」

「南京。」

「做什麼的？」

「生意。」

「什麼生意？」

凌風笑了笑，雙目灼灼地望着王大中：「依你王兄看呢？」

「我看你不像是個做生意的。」

「不像是做生意的，像個做什麼的？」凌風的臉上含着笑。

「像個做什麼的，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事實上，我的確是個做生意的。」

「別廢話了，」王大中冷冷地說：「我們都不是傻子，我們老大巳斷定你不是個做生意的。」

「哦。」凌風目光一凝：「我請問，你們的老大是……」

「藍海山。」

「鐵掌藍海山？」

「你也知道我們藍老大？」

王大中目光灼灼地望着凌風。

「聽人說過，」凌風神色淡淡地：「你們藍老大根據什麼斷定我不是個做生意的？」

王大中得意地一笑：「根據你來此巳經五天，每天除了上胡禿子書場聽聽書，上海陵春喝四兩以外，從沒有和一個生意人接過頭，如果你眞是個做生意的，就決不會不和人接頭。」

「原來是根據這個……」

王大中接着說：「所以，我們藍老大特地派我來這裏等你，轉告你幾句話。」

「什麼話？」

「小河裏養不下大魚，我們這裏地方太小，油水也不够多，只够地方上的兄弟們混個溫飽的生活，請你由那裏來，還回那裏去？」

凌風臉上依然含着笑：「你們藍老大要我離開此地？」

「哼，這也是我們老大對外地朋友的禮數。」

「如果我不想離開呢？」

「嘿嘿，那後果，我想你一定明白，話，我巳經傳到，再見。」

雙手一抱拳，邁開大步擦肩而過，朝巷頭走去。

凌風站在那裏沒有動。

他雙眉微蹙地搖了搖頭，直到聽不見王大中的脚步聲，這才緩步走向西倉大街去。

× × ×

康家班是江北一帶有名的把式班子。

連班主康大麻子一共是五男二女，七個人。

康家班的人雖然只有七個，但是會耍的名堂不但多，而且樣樣不賴。

除雜耍之外，有單刀破花槍、鑽刀圈、火圈、飛鏢滅香頭、打花鼓、走鋼索等玩藝兒，耍得樣樣精彩驚險，令人看得刺激過癮。

康家班每年都要到這座小城來個一兩趟，今年，和往年一樣，一到就按規矩遞拜帖，拜碼頭——請酒。

北城外的藍海山，城裏的張英順，城南的余小四，都接到了大紅拜帖，也都赴過了康大麻子的酒宴。

一切情形，雖然都和往年一樣，但却略有不同。

那就是，康家班子裏換了兩個伙計，一位是個年輕的瘦漢子，一位是個花朵兒般的女多嬌。

據康大麻子說，這兩個人都有一手令人驚心動魄的拿手絕活兒。

是什麼樣的的絕活兒？

藍海山他們都沒有問，康大麻子也沒有說。

其實，這用不着問，也用不着說，場子一擺開就知道了。

× × ×

關帝廟前空場上，鑼鼓喧天，觀衆圍起了一個大圓圈子。

好多人，除開小孩子不算，男男女女起碼有一百多。

這是必然的，每年的情形都是如此，因爲康家班的把式就是比別的班子好，比別的班子吸引人。

開場的頭一天，這座小城的藍、張、余，三大頭字號的人物，也都照例地帶着幾個手下兄弟到場捧個場。

雖然，只是那麼一會兒就走，但這面子巳經够大了。

別的把式班子來到這座小城裏，雖然也和康大麻子一樣的遞大紅拜帖，拜碼頭，擺宴請酒，但他們三位，頂多只派幾個小兄弟到場打個轉兒，算是捧場。

想要他們三個親自到場，那可是門兒都沒有。

這是爲什麼？

沒別的，因爲康大麻子不但爲人豪爽够義氣、够朋友，而且手底下也確實不含糊，有眞功夫。

看看場外巳經圍滿了人，藍、張、余三位也都到了。於是，康大麻子出場抱拳拱手，交代過開場白，把式開場了。

第一場，是雙鳳起舞，兩個女多嬌各持雙劍上場，擺開架式，四劍飛舞起來。

劍術雖然浮而不實，但劍光閃閃，耀目生輝，加上兩個女多嬌的身段婀娜，姿態美妙，却是十分好看。

一陣掌聲過後，是雜耍，接着是一場武行——兩個二十七八歲年輕漢子的單刀破花槍。

這一場，不但刀是明晃晃的鋼刀，槍是精光灼亮的眞槍，而且招式精純，頗見眞功夫。

圍立在四面的觀衆，雖然都明知道這種把式，都經過嚴格的訓練，招式一來一往之間，均有着一定的配合，決不會出什麼差錯。

可是，當單刀與花槍要到那緊張驚險之處時，四面的觀衆立時也不禁跟着緊張起來，爲場中的兩個青年漢子吊起了一顆心。

這也難怪，單刀與花槍都是眞傢伙，兩個青年漢子，只要稍一大意疏神，立刻便會發生流血的慘劇。

單刀破花槍要完了，四面的觀衆這才放下一顆吊起的心。

接着是一片如雷的掌聲與喝采聲。

康大麻子拿着一面銅鑼，大步走到場

中，「噹！噹！噹！」敲了三下，交代過場了。

他把銅鑼往腋下一挾，雙手抱拳，轉動着身子，連連拱手：「在場的諸位前輩、大爺、公子少爺、大嫂子、姑娘小姐們，剛才練的玩藝兒，諸位都看見了，練得不好的地方，還望諸位多多包涵，多多指教，三場練完了，請諸位掏掏腰包，隨意賞幾個酒飯錢，方便，就多賞幾個，嘩啦、嘩啦的往裏丟，身上如果不方便的，那也不要緊，留着下回一塊兒賞，可千萬別不好意思，別走，請繼續的看下去，幫人個場。」

「噹！」的一聲，他把腋下挾着的銅鑼，丟在了場子中央的地上。

這是老規矩了，凡是看過耍把式的人都知道。

於是，大把的銅板、銀角子，直朝場子中央地上的銅鑼裏丟。

自然，也有丟一塊大洋的。

藍海山，張英順，余小四三人都丟的是一塊白花花的大洋，他們丟下一塊大洋之後便都走了。

在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那時候，一塊大洋，可以換三百一十個銅板，三個銅板可以吃一碗餛飩麵。

由此可見那時候一塊大洋的價值之巨，足够三口之家，過上十天半月的儉樸生活。

照理，大洋應該只有三塊。

除了藍、張、余三人之外，實在極難有人捨得丟上一塊白花花的大洋的。

可是，事情就是那麼奇怪。

當康大麻子收錢時，竟意外地發現多出了一塊大洋。

那一塊大洋是用紙包着的，紙上並且還寫的有字——康豪：晚上九點半，請到北城外水門旁一談，記住，不准帶人，也不能讓人知道。

看過這張字條，康豪內心裏有着無比的驚駭與詫異：這是什麼人，下面怎麼沒有署名，對方又怎麼知道他的眞名？……

康豪組班子在江北一帶耍把式，已經有十多年了，大家都叫他康大麻子，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

於是，康豪皺起了兩道濃眉。

「大哥，什麼事？」一個三十多歲的精壯漢子，向他身旁走了過來。

康大麻子心中微微一驚，連忙把字條和大洋往口袋裏一塞，搖搖頭道：「沒有事。」

抬手一揮，鑼鼓傢伙立刻又震天般地響了起來。

精壯漢子眉鋒微皺地深望了康大麻子一眼，沒說話，退到兵器架旁，由兵器架上取下一枝九節鋼鞭。

鑼鼓傢伙一停，精壯漢子立即下場抱拳拱手，打過招呼後，便耍開了鋼鞭。

康家班子的把式確實與別的班子不同，不賴，眞是塲塲精彩，塲塲都能獲得一片掌聲和喝采聲，即連那雜耍，也比別的班子高明，令人看來過癮。

凌風站在人叢中，他的一雙眼睛一直在康家班子裏的兩個人身上打轉，似乎想從那兩個人的身上看出點什麼。

那兩個人，便是那個年輕的瘦漢子，和那花朵兒般的大姑娘。

凌風想要從他們兩人的身上看出什麼呢？那就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了。

偶然，凌風在看那大姑娘的神情目光，被另一個女多嬌發覺了，她臂肘輕輕一碰那大姑娘，悄聲兒說：「菱姊，妳看那位少爺一直在看着妳呢。」

說時，還朝凌風那邊呶了呶嘴。

菱姊芳名杜紅菱，她早就發覺凌風在看她了，她秋波微轉朝凌風嫣然一笑，隨即回頭低聲地：「小妹，我早看見了。」

小妹芳名康玉奴，是康大麻子的獨生女兒。

「菱姊，他人品很俊呢。」

「妳喜歡他嗎？」

「可惜他喜歡的是菱姊。」

「妳怎麼知道他喜歡我了？」

「因為他一直看着菱姊，對我他連看都不看一眼，這證明了一件事。」

「證明了一件什麼事？」

「菱姊太漂亮，我太醜。」

說着，她抿起嘴兒笑了。忽然又道：「咦！他人呢？怎不見了。」

杜紅菱連忙抬眼望去，那裏還有凌風的影子。

× × ×

凌風在胡禿子書場裏聽完了一段火燒赤壁，仍和往常一樣，轉到了海陵春，照樣地來上一個小拼盤，一碟花生，四兩酒，自斟自飲，喝他的酒。

對於昨晚上，王大中的話，他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

當他喝完最後一杯酒，站起身子，一隻手剛伸進口袋時，一名站立旁邊不遠處的店伙計，已搶步走近他身旁去，哈腰陪笑地：「凌爺，你的賬已經有人替你付過了。」

凌風不禁一怔：「哦！是什麼人付的啊？」

「小的不認識那位大爺，不過，那位大爺留了封信給凌爺。」

店伙計一面說着，一面從口袋裏掏出一封摺縐了的信，雙手遞給凌風。

店伙計他眞不認識那位付賬的大爺嗎？當然不，不過，凌風並沒有再問。

凌風接過信，信封上寫着：凌風先生親啓。

拆開封口，信紙上寫的是：

請尊駕於明天正午十二時之前離開本城。

就是這麼一封信，雖然沒有上欵，但有信封上寫的名字，這已經夠了，沒有下欵。那也不要緊，凌風心裏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凌風收起信，笑了笑：「謝謝你，伙計。」

× × ×

太陽要下山時候，康家班子收場了。

回到客棧裏，吃過晚飯，已經快八點鐘了。

從下午開始，康大麻子的臉上就失去了平常的那種笑容，不時的蹙蹙眉頭，心裏好像有什麼心事。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情。那個精壯漢子——夏鐵强，跟着康大麻子將近十年了，從沒有看到過康大麻子這種心事重重的樣子。

吃過晚飯，夏鐵强實在忍不住了，找了個單獨的機會，低聲地問：「大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有什麼事情。」康大麻子搖搖頭，淡淡地說。

「大哥，你不用瞞我了，我已經看出來了。」

「鐵强，你看出什麼來了？」

「大哥有心事。」夏鐵强在一張木椅子上坐下。

「沒有，你不要瞎猜疑。」

「大哥，何必還要瞞我呢？」

康大麻子搖搖頭：「眞的沒有，鐵强，你是我的好兄弟，如果我有什麼心事，為什麼要瞞你？你不要多猜疑了。」

夏鐵强雙目一凝：「大哥眞的沒有心事？」

「你難道不相信大哥？」康大麻子的臉上露出了不悅的神色。

「小弟當然相信大哥，不過……」夏鐵强笑了笑：「大哥，小弟想看看那張字條。」

「什麼字條？」

顯然，康大麻子在裝糊塗。

「就是下午在塲子裏，包着一塊大洋的那張字條。」

「哦！」康大麻子的臉上含着笑：「那是個老朋友寫給我的。」

他臉上的那笑容並不是發自內心，是裝出來的。

這，夏鐵强看得出來。

夏鐵强又笑了笑：「他和大哥有好多年不見了吧？」

「嗯，有十多年不見了。」

「這麼說，那張字條，該是他約大哥敍敍的了。」

「你猜對了，他正是約我去敍敍。」

「什麼時候？」

「就是今兒晚上。」

「在什麼地方？」

「北門外，他住的客棧裏。」

「大哥不打算去赴約麼？」

「他約我九點鐘到，我正打算過會兒就去呢。」

「爹，您要去那兒呀？」

是康玉奴剛洗好澡，從她的房問裏走了過來，聽到了最後的一句話，

「是一位老朋友恰巧也來了這裏，他約爹到他住的地方去敍敍。」康大麻子含着笑說。

夏鐵强站起身子：「大哥！我休息去了，你和玉奴聊聊吧。」

康大麻子點點頭跟着也站起身子：「玉奴，妳也回房裏去早點兒休息吧，爹出去一下就回來。」

「爹，您那位老朋友是誰呀？女兒認識麼？」

「妳不認識，爹和他已經有十五六年沒見面了。」

說着，從衣架上拿了件夾袍子，往房外走了出去。

× × ×

九點半還差五分，康大麻子到達了北門外的水門旁。

水門旁，靜悄悄的，連個人影兒也不見。

康大麻子重重的咳嗽了一聲：「朋友，康某已經來了。」

沒見有人現身，也不聞有人答話。

康大麻子眉頭微皺了皺，心裏在想：對方大概還沒到吧……

突然，水門旁邊的河岸地方，響起了一聲輕笑，緩緩站起了一個身穿長袍的人影。

赫然，那人影竟是凌風。

凌風緩步從容地走到康大麻子對面三尺之處，神情瀟洒地一笑：「康班主，請恕我冒昧邀約。」

康大麻子目光凝注着凌風，問道：「尊駕是？……」

他到底是個久走江湖、跑過很多碼頭的人，神色顯得非常的沉着而冷靜。

「我姓凌，名字叫凌風。」

「凌爺約我來此有何見教？」

凌風笑了笑：「班主，你不該帶人來的。」

「你說什麼？」康大麻子神情一愣：「我不該帶人來？」

「嗯。」

「老弟，你恐怕是誤會了，我來此赴約，班子裏並沒有一個人知道。」

「那就奇怪了。」

「這裏附近如果有什麼人，也決不是我帶來的人。」語氣很堅定，臉上也是一片肅然之色。

「閣下，別躲着了，請下來見見吧。」凌風忽然抬起頭，目光灼灼地望着康大麻子身後城牆上。

「尊駕好不高明、厲害！」

一條人影倏自城牆上飛躍跳了下來，竟是夏鐵强。

「鐵强，你怎麼跟來了？」康大麻子沉下了臉。

「大哥，小弟不放心。」夏鐵强低着頭。

看情形，夏鐵强對康大麻子很是尊敬的。

這也說明了康大麻子的為人，他為人一定不差，很懂得待人。

「你不放心什麼？怕我被人吃了？」康大麻子叱責地。

「大哥……」

康大麻子不耐煩地一擺手：「你回去吧。」

夏鐵强抬起頭，目光深看了凌風一眼，沒再說話，轉身大步走去。

凌風站在那兒，也沒說話。

夏鐵强走得很快，一會兒工夫，就走出了好遠。

康大麻子輕吁了口氣，目視凌風：「老弟原諒。」

「班主別客氣，是我誤會了班主。」

「老弟有何見教？現在可以說了。」

「有點事，想向班主請教。」

「什麼事？」

「貴班子裏來了兩位新人，我請問他們兩位的姓名？」

「老弟問此是？……」

「先請班主賜告。」

康大麻子眉峯微皺，神色猶豫了一下，說：「男的姓劉名正福，女的姓杜名紅菱。」

「他們兩位投入貴班子裏有多久了？」凌風目光灼灼地望着康大麻子問。

「一個多月。」

「在什麼地方投入貴班子裏的？」

「徐州。」

「班主和他們兩位，原來就是認識的嗎？」

「不認識。」康大麻子搖搖頭說：「是朋友介紹的。」

「班主知道他們兩位的來歷嗎？」

「不知道，老弟，你問這些是……」滿臉訝然之色的望着凌風。

「我在找兩個人。」

「就是他們兩個？」

「我找的是一男一女，年紀和他們兩位差不多，但，是不是他們還不知道。」

「老弟不認識他們嗎？」

「不認識，要不然，我就不會請問班主了。」

這件事情透着奇怪，康大麻子忍不住好奇地問：「老弟，你要找的那一男一女，姓什麼叫什麼？」

「男的姓李，女的姓花。」

「那就不是他們兩個了。」

「可能不是，但也不一定就不是。」

「老弟的意思，可是說他們有可能改名換姓？」

凌風淡淡地點了點頭：「這也不是絕沒有可能的事情。」

康大麻子心念忽然動了動：「老弟是江湖中人嗎？」

「不是。」

「我看老弟的人品，也不像是江湖中人。不過……」康大麻子沉吟地說道：「老弟，你能告訴我，找那兩個人有什麼事嗎？」

「受人之托，找他們討回一點東西而已。」

「是什麼東西？」

「請班主原諒，我不便告知。」

「老弟不是本地人吧？」

「我從南京來。」

「聽老弟的口音，好像並不是南京人吧。」

「我是開封人氏。」

「老弟姓雙木林？」

「不。」凌風搖搖頭：「兩點凌。」

康大麻子臉上陡然閃過一絲異色，吸了口氣，說：「開封城裏，有位凌崇貞凌老爺子，老弟認識嗎？」

「那是先父。」

「呵……」康大麻子突然睜大了雙目，滿臉驚喜激動地：「你是三少。」

凌風笑了笑：「康大哥？你叫我小三好了。」

「那怎麼可以？」康大麻子雙目倏然一凝：「三少，你剛才口稱先父，老爺子難道已故世了？」

「已經快五年了。」凌風點點頭，神色有點黯然。

「三少，我眞慚愧，眞該死！老爺子故世竟然一點都不知道，沒有前去弔祭。」康大麻子說着說着，眼睛紅潤了，臉色神情黯然地垂下了頭。

看來，他倒是個性情中人，是個血性漢子。

「康大哥，」凌風話聲溫和地安慰他說：「先父去世時，你又不是知道沒有去弔祭，這，你有什麼好慚愧的？」

「老爺子待我恩同再造，而我……」

凌風含笑擺手：「你別多說了，只要你有這份心意就够了。」

康大麻子知道凌風的身份來歷了，他心中也立刻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勞動開封凌家三少親自出馬，找尋的那一男一女，絕非簡單人物，也絕不是簡單事情。

因此，他心念轉動了一下：「三少，我們去那邊坐下來談談好嗎？」抬手指指水門旁邊的石頭欄杆。

凌風沒有說話，沉吟了一下，邁步走過去在石頭欄杆上坐下。

康大麻子跟着走過去坐下，吁了口氣，緩緩地說：「三少，你能把眞相告訴我麼？」

「什麼眞相？」

「你要找的那一男一女的眞相。」

「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我是受人之托，找他們討回一點東西。」

「三少，你不必瞞我了，別人不知道我還能不知道，三少親自出馬找兩個人，那絕不會只是討回一點東西那麼簡單。」

「康大哥，事實上我並未說一句謊話瞞你。」

「三少，」康大麻子正容說：「我相信你的話，不過，三少應該告訴我那姓李的跟姓花的究竟是幹什麼的，他們叫什麼名字？」

「你要知道那麼清楚幹什麼？」

「我想我應該爲三少効點力。」

「謝謝你，康大哥，我不希望你插手這件事。」

「你是怕我的力量不够，還是瞧不起我？」

「不是。」凌風搖搖頭：「我怎麼會瞧不起你？」

「那你爲什麼不讓我插手，爲你効點力？」

「因爲你有你的事。」

「我有什麼事？」康大麻子不大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他神情有點楞然地望着凌風。

凌風笑了笑：「我問你，你插手我的事情，你的班子怎麼辦？」

「班子？」康大麻子仍然有點不明白：「這與班子有什麼關係？」

「你還擺場子嗎？」

「場子當然要擺，不過，必要時，就是休息個十天半月的也不要緊。」

眞難得，一根直腸子通到底的人，終於明白了凌風的意思。

「眞要休息上十天半月，你班子裏的開銷從那兒來，兄弟們又吃什麼？」凌風的臉上含着笑。

「三少，你放心好了，這多年來，我還積蓄了幾個，就是坐着吃上個一年半載的，我還担得起。」

凌風默然了，也皺起了眉頭。

這件事情，是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他實在不願意讓人知道，也有點爲難，不便搖頭拒人於千里之外。

當然，這也是緣於康大麻子與他的關係不同，康大麻子的這條命，等於完全是

他父親救的。當年在徐州，如果不是他父親凌老爺子伸了那麼一把手，康大麥子就是兩條命也完了。

凌風自然懂得康大麻子的心意，康大麻子是個很講義氣的血性漢子，他之所以如此誠懇的要插手帮忙他的事情，爲的是要對他凌家報恩。

因此，凌風心裏有點後悔了，他後悔剛才康大麻子提起他父親時，他不該承認什麼的。如果不承認，便沒有現在的這個麻煩了。

於是，他默然吟沉了稍頃，緩緩地說：「好吧，你既然這麼說，我告訴你他們的姓名就是，不過，你必須答應我三個條件。」

「只要你答應我讓我帮忙効力，就是三千個條件我都能答應。」

「第一，事情你必須絕對保密，決不能洩露絲毫風聲，也不得向人說出我是開封凌家的人。」凌風的臉色神情很嚴肅。

「這沒有問題，我一定保密。」康大麻子肅容說。

「第二，你可以暗中帮忙我找那兩個人，找到了，你只能通知我，千萬不能動他們。」

「這是爲什麼？」臉上神色奇怪地望着凌風。

「一是爲免打草驚蛇，二是你可能動不了他們。」

這話聽得康大麻子立刻挑起了雙眉，一臉的不服氣地：「三少，他們兩個難道是生着三頭六臂的人物？」

「他們兩個雖然不是生着三頭六臂的人物，但是，你一個也未必能惹得起。」

「他兩個究竟是誰？」

「一個是飛刀小李，一個是雲裏飛花玉燕。」

「啊……」康大麻子臉上那不服氣的神色消失了，而且還皺起了雙眉。

雲裏飛花玉燕以輕功見長，小李的飛刀百發百中，都是江南黑道上有名的棘手人物，康大麻子雖然從未見過這兩個人，但是已久聞大名，他知道自己能吃幾碗飯，也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這兩個人，他確實是一個也惹不起。

現在，他明白凌風爲什麼不要他插手帮忙的原因了，原來找的竟是這麼兩個難對付的人物。

這，更證明了一件事，那便是，凌風找他兩個決不可能只是爲討回一點東西那麼簡單，如是，也必是價值至鉅，極爲貴重的東西。

凌風又開了口：「康大哥，第三，在未找到他們兩人之前，不論在什麼地方，在任何場合情況之下，你都要裝着不認識我。」

「這又是爲什麼？」康大麻子愕然地問。

「只有這樣，你才會不被人注意，才能帮忙我打聽他們兩人的行踪下落。」

「好。」康大麻子點點頭：「我完全聽三少的就是。」

「關於你班子裏的那個姓劉的跟姓杜的，你最好多注意一些，有機會，不妨盤盤他們的底，但千萬要記住，決不能露出絲毫痕跡。」

「三少認爲他們兩個可能就是？」

「說老實話，對他們兩個，我很懷疑。」凌風臉色沉凝地說：「他們如果是，你在盤他們底的時候，只要稍露一絲痕跡，你就很可能會挨上一飛刀，所以，這件事，你千萬要特別小心。」

康大麻子心中不由暗震了震，吸了口氣：「三少，你只管放心吧，我一定記住你的話，特別小心就是。」

「好了。」凌風站起身子：「時間已經不早了，明天你還要擺場子，你早點回去休息吧。」

「三少，你住在什麼地方？」康大麻子跟着站起身子問。

「我住在西倉大街上大東客棧裏。」凌風說：「除非生死關頭，千萬不要去找我。」

「如果有事的話，我又怎麼跟你連絡呢？」

「你最好不要跟我連絡什麼，免得露了痕跡。」

「我是說如果有事。」

凌風微一沉吟：「你就在關帝廟門右的磚牆上劃個十字，晚上十點鐘，來這裏等我好了。」

「好。」康大麻子點點頭：「就這麼辦。」

凌風舉步瀟洒地走了。

康大麻子直到凌風走得不見了影子，方始大步而去。

× × ×

吳國樑的三國說得實在不賴，胡禿子書場這半個多月來，沒有一天不是客滿。

凌風又去了胡禿子書場裏，他剛坐下，茶還沒有泡上，便有兩個穿着黑布短衫褲的黑衣漢子走過來，在他兩旁坐下，目光冷冷地望着他。

兩個黑衣漢子都是二十多三十不到的年紀，個子雖然並不高大，但是，全都挺精壯，挺結實的。

一望而知，這兩個都是地方上的混混，打手之流的人物。

凌風一見這麼兩個人，在他兩旁坐下，心裏當然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也明白麻煩來了。

對這麼兩個人，他當然不會在意，坐在機子上，連眼皮也沒有抬一下。

胡禿子送上了茶和瓜子，凌風一面磕着瓜子，一面聽書，神情和往常一樣的瀟洒而從容。

兩個黑衣漢子坐在他的左右兩旁，目光雖然冷冷看着他，但都沒有開口說話。

這情形，一直維持了有半個時辰，台上的說書先生驚堂木「拍」的一聲，告一段落了。左邊的那個黑衣漢子才開了口：

「閣下怎麼還沒有走？」

話聲雖然不高，但是很冷。

「走到那裏去？」凌風淡漠地，神色平靜如常。

「你不是已看過我們藍老大給你的信了嗎？」

「藍海山？」

「嗯。」

「看過了。」

「那你爲何不依限離去？」

「我在等人。」

「等誰？」

「一位生意上的朋友。」

「他姓什麼叫什麼？」

「沒有奉告的必要。」

「你眞是做生意的？」

「不會有假。」

「你做的是什麼生意？」

「珠寶。」

那名黑衣漢子突然站起身子，走了出去。

右邊的那個黑衣漢子，仍然坐在凌風的身旁沒有動。

情形明顯得很，那名黑衣漢子去向藍海山請示去了。這個黑衣漢子坐着不動，是在監視他。

一刻鐘過後，那名黑衣漢子回來了，站在他身旁，一隻手搭在凌風的右肩胛上：「凌爺，請借一步說話。」

「拿開你的手。」凌風低叱。

「只要凌爺跟我出去，我就拿開手。」那黑衣漢子的一隻手，仍然按在凌風的肩胛上沒有拿開。

「你拿不拿開手？」

「請凌爺跟我出去。」

「凌爺，依我看，你還是放識相點吧。」是坐着的那個黑衣漢子開了口，而且，他的一隻手還抓上了凌風的左胳膊。

凌風雙眉微微一揚低叱：「你們想幹什麼？」

「請凌爺跟我們出去一談。」站着的那名黑衣漢子說。

「你們有什麼話，就在這裏跟我談好了。」

「不是我們，是另外有人有話要跟你談。」

「是藍海山？」

「不是我們老大，是另一位。」

「是誰？」

「你出去就知道了。」

「如果我不想出去呢？」

「嘿嘿！我們就只好架着你凌爺出去了。」

「你們不怕擾了書場？」

「只不過是兩分鐘的時間，不會擾了書場的。」

凌風的神色一片平靜，淡笑了笑，說：「那你們就架架看，只要你們架得動我，我就跟你們出去，否則，你們就安靜地在這兒陪我聽書，聽完書再出去。」

兩名黑衣漢子互望了一眼，站着的黑衣漢子按在凌風右肩上的那隻手，突然握上了凌風的右胳膊，坐着的那個黑衣漢子也突然站起了身子，口中同時一聲喝：「起！」

兩人同時用力，猛地往上一提。

這兩人的膂力都很大，如此猛地往上一提，最少也有三四百斤的力量，照理，凌風這麼個百十來斤的身軀，應該一下子就被架了起來才是。

可是，事情就是那麼的奇怪。

凌風坐在板櫈上，像磐石般地連動也沒有動一下，而且，臉色神情平靜如前，還含有一絲淡淡的微笑。

兩個黑衣漢子神情不禁怔了怔，他兩個心中明白了，碰上高手了。

他兩個心中雖已明白是碰上高手了，但是，他兩個却並不死心，兩人互相遞了個眼色，同時再度用力。

然而，仍是不行，兩人用出了吃奶的力氣，臉孔脹得通紅，凌風的身子坐在板櫈上，仍然絲毫未動。

凌風開了口，語聲淡淡地：「兩位，該識相放開手了。」

兩隻臂肘突然向外一彎，只那麼輕輕一撞，兩名黑衣漢子立時悶哼一聲，放手鬆開了凌風的胳膊，捂着肚子彎下了腰。

這兩個像伙眞不中用，身子看起來挺壯、挺結實的，怎地這麼不濟事，像個紙紮的人兒似的，經不起輕輕一撞。

眞是一對中看不中用的綉花枕頭。

凌風笑了，很淡很淡：「兩位要是不願意陪我聽說書，那就請到外面等着去，聽完書，兩位要我到那兒去都行。」

突然，有人說了話：「好身手，好功夫，看來，我們並沒有看錯閣下，果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聲音起自凌風的背後，那語聲好冷，好冷。

「謝謝誇獎，閣下如果有興趣，何妨坐下來陪我聽完書，免得擾了別人的清興。」凌風端坐着，連頭也沒有回；他眞够冷靜、沉着。

兩個黑衣漢子的肚子想必已經不疼了，站直了身子，四隻眼睛全都露出了凶光，灼灼地瞪着凌風。

看那樣子，大有要吞下凌風的氣勢。

「你們都到外面去等着吧，別在這裏丟人現眼了，請人都不會請，沒用的東西。」還是那好冷好冷的聲音。

兩個黑衣漢子一聲沒吭，轉身快步走了出去。

接着，一個身穿灰綢夾袍，內穿白襯褂，袖口挽起兩寸寬，四十左右年紀，白淨臉孔、神情斯文的中年人，從凌風身後抬腿跨過板櫈，在凌風身旁坐了下來。

他這裏才一坐下，胡禿子那裏已飛快地送上來一壺茶、一盤瓜子。

那壺茶，想必是早已泡好了，胡禿子早就捧着茶壺和瓜子在一旁侍候着了，否則絕沒有這麼快。

這情形，說明了這灰袍中年人的身份，在這地盤兒上很高。

凌風心中不禁暗想：「此人大概就是鐵掌藍海山了……」

灰袍中年人坐下後，朝着凌風笑了笑：「在下宮和，承藍老大看得起，稱我一聲宮先生。」

「哦，失敬。」凌風神色仍然一片平靜。

宮和微微一笑，從口袋裏掏出一隻K金烟盒子打開，遞到凌風面前：「請抽烟。」很有禮貌。

「謝謝。」凌風伸手由盒子裏取了枝香烟，啣在嘴上。

宮和立刻用打火機替凌風點燃香烟，自己也取了枝烟點上。

二人默默地吸着烟，誰也沒有開口說話，都聚精會神的聽書。

× × ×

五點多鐘，書場散了。

凌風淡淡地望了宮和一眼：「咱們那兒談？」

「你看呢？」宮和臉上含着笑。

「我無所謂，客隨主便。」

「你敢跟我走嗎？」

「我說不敢行嗎？」

宮和忽然笑了起來：「凌朋友不但是位高人，而且也很有胆識，豪氣得很。」

「宮先生高抬我了，我初到貴地，被你們看上了，我能含糊嗎？」神色很平靜，話也說得很婉轉，但却軟中帶硬。

「你凌朋友很够英雄氣概，不過，你要是能點個頭，現在還來得及。」宮和的臉上雖然仍含着笑，但是，語聲却又冷了下來。

「宮先生要我點什麼頭？」

「立刻離開本城。」

「現在已經沒有車子了。」

「明天早上九點鐘有班輪船。」

「這要請宮先生原諒。」凌風搖搖頭說：「明天我還不能走。」

「爲什麼？」

「因爲我要等的那位朋友還沒來。」

「這麼說你一定不肯離開本城了？」

凌風忽然微微一笑：「宮先生，我初來貴地，既未犯人，也未得罪地面上的兄弟，更未惹事，你們爲什麼一定要我離開呢？」

「因爲你來歷不明，形跡可疑。」

「我形跡怎麼可疑了？」

「這個……」宮和不禁被問得無言可答，啞了口。

「宮先生，就算是我的來歷不明，形跡可疑，這也應該是當地公安局、治安機關的事情，與你們又有什麼關係，要你們找我的麻煩？」凌風的神情冷靜而嚴肅。

「這我們自然有道理。」

「什麼道理？」凌風目光灼灼地逼視着對方。

宮和吸了口氣：「最近十多天來，這裏已經發生了好幾件案子，我們的兄弟已經有好幾個揹上了黑鍋，被關了起來，所以……」

「所以你們對我這個外地來的人注上了意，認爲我形跡可疑，要我離開這裏，要是我不聽話，你們便要藉口抓我去揹黑鍋，替換出你們的兄弟，是不是？」凌風冷冷地接口說。

「你想錯了。」宮和搖搖頭：「我們並不想抓什麼人去揹黑鍋，替換出我們的兄弟，我們只希望目前從外地來的一些江湖朋友，形跡可疑之人，立刻離開本城，不希望本城再發生其他的案子，弄得風聲鶴唳。」

凌風默然沉吟了一下：「最近這裏都發生了些什麼案子？」

「盜竊。」

「被盜竊的是些什麼東西？」

「金銀珠寶都有。」

「我來了以後，發生過沒有？」

「發生過一次。」

「那一天？」

「你來的第二天夜裏。」

「你們到客棧去查詢過我那天夜裏的行踪沒有？」

「查詢過。」宮和說：「據客棧裏的茶房說，你十點鐘左右回到客棧裏，關上房門，沒有再出去過。」

凌風笑了笑：「你們既然查詢過我那夜的行踪，可見案子與我無關，你們爲何還要找我的麻煩，認爲我形跡可疑？」

「這我們當然有道理。」

「你又有什麼道理？」

宮和突然一聲冷笑：「這件事，我本來不想問你的，你既然問我什麼道理，我就不得不說了，昨天晚上，你由海陵春走出以後，直到十一點多鐘才回客棧，這中間有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你去了什麼地方？」

「我沿河邊隨便走了一會兒。」凌風心裏雖然有點暗驚，但神色仍然很平靜。

宮和突然又是一聲冷笑：「事情就有那麼巧，就這麼兩個小時不到的時間，我們在你房間裏看到了一些東西。」

凌風臉色不由微微一變，目光凝注地：「你們進入過我的房間？」

宮和點點頭：「我們在你房間裏看到了兩把短刀，和十二粒鐵蓮子。」

「你們怎麼可以隨便私自搜查我的房間？」凌風沉聲說。

「閣下請冷靜。」宮和冷冷地說：「我們已給你留了天大的面子，你該明白，兩把短刀、十二粒鐵蓮子都是凶器，我們只要把這兩樣東西往公安局裏一送，公安局就會辦你一個私自携帶凶器的罪名。」

凌風吸了口氣，神色又恢復了冷靜：「你們爲什麼不往公安局裏送？」

「閣下雖然形跡可疑，但我們從無仇怨，再說，我們也不願意隨便開罪江湖朋友。」

「如此說我倒該謝謝你宮先生了。」

「謝可不必，只要你凌朋友答應明天早上九點鐘的輪船走就行了。」

凌風搖搖頭，決然說：「對不起，我不能走。」

「你眞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宮和沉着臉。

「宮先生，這罰酒，我希望你最好留着給別人吃。」凌風淡淡地說。

宮和揚了揚雙眉：「那你可別怪我們要對付你了。」

「我一概接着了，如果你們現在就想對付我，請前面帶路吧。」

「閣下確實是個豪爽的人。」宮和吸了口氣，冷冷地說：「請跟我來。」右手撩着長袍，大步往外走去。

凌風冷笑了笑，隨後跟上。

× × ×

穿過兩條小巷子，走過一條小街，到達一座大院子門外。

凌風望了望那兩扇關着的黑漆大門：「這是什麼地方？」

「閻羅殿。」宮和的神色一片冰冷。

凌風沒再說話。

「你要是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凌風仍沒有說話，臉上也毫無表情。

宮和目光冷冷地看了凌風一眼，上前敲了門。

兩扇黑漆大門打開了，從大門口一眼可以看到大廳。大廳上，燈光灼亮，廳中端坐着一個年約四十五六歲，身穿藍呢子長袍的中年人；四方臉，濃眉大眼，氣派頗爲不凡，看起來很有點威儀。

（未完）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由於南宮絕，歐陽易與白雲齋等四人勾心鬥角，裕王爲拉攏他們都收爲已用，乃善言分別勸服他們，以統一他們之間的矛盾。當裕王正向南宮絕大下說詞時，忽報景王方面人馬又空羣而出，似有突圍返京的跡象。於是裕王乃命南宮絕率衆殺手到殺虎坡伏擊。之後，隨又命令馬永召見白雲齋等四忍者，着令偸襲景王府，蓋裕王深恐景王與皇帝仍留在王府，而出動的人馬，或許是出於徐階的誘敵之計。因此命令白雲齋等四人先行直闖景王府。白雲齋等四人分頭進入景王府，如入無人之境，後來捉到一名侍衛，由碧翁以移魂大法控制其思想，着他帶路去找景王，這時裕王已親自到來……

九五何所貴　手足竟傷殘

這却也難怪，島國地狹，成敗很多時是朝夕間的事，白雲齋到來中原的時間並不多，又恰好遇上二王相爭，而二王相爭亦是有如他們那邊的諸侯般，各擁能人，強者爲勝，所出動的人數更沒有島國諸侯的龐大，看起來，他們難免就有一種錯覺，以爲這是一件很容易解決的事，不過二王座下缺乏能人，蹉跎至今，不知道二王相爭到這個地步，已經過幾多番曲折。

馬永完全明白白雲齋等人的心情，也明白裕王的觀感，不由替他們揑一把汗，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當然不敢提示他們，而他也不以爲這樣做對他有什麼好處。開始的時候，白雲齋他們只由紅葉出面，相約一切以馬永爲主，由馬永安排取捨，然而到馬永安排妥當，引荐他們往見裕王，才發覺紅葉並沒有坦白告訴他有關伊賀派一切，到白雲齋的出現，馬永那種被欺騙的感覺也就更強烈。

到他發覺已不能够控制這些伊賀派忍者的時候，他已經想到報復，却當然也知道這還不是報復的時候。

那最低限度，必須等到二王的相爭告一段落，當然，到時候，白雲齋等人說不定已得到裕王的寵信，不是他能够動搖，所以言永壽沈蒼兩個高手的出現，實在令他覺得非常有趣，他不能不承認仍然低估了裕王。

本來他也有意將這件事告訴白雲齋，借助白雲齋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但看見裕王這種態度，已知道裕王有意事成之後，除去白雲齋等人，那還敢怎樣。

惟一令他安心的就是，裕王將他帶在身旁，並沒有掩飾沈蒼，言永壽的存在，可見裕王若非根本不將他放在眼內，就是還用得着他這個人。

不將他放在眼內，當然用不着將他殺掉，用得着更就不在話下，無論是那種原因，到目前來說，他仍然都是安全的了！

裕王竟好像知道馬永在想着什麼，目光從白雲齋背後移到馬永的面上，忽然露出了笑意，道：「本王即位之後，公公以爲，有那些事是必須先做的？」

馬永心頭一凜，道：「奴才知罪。」

他當然聽得出裕王是說他胡思亂想，浪費時間。

裕王笑應道：「公公言重了，登基的事目前雖然是言之過早，但想想這些總是比較實際。」

馬永連聲應是，終於放下心頭大石。

那個侍衛繼續往前走，一雙眼睛始終直勾勾的望着前面，至於他是否看到東西却是沒有人知道，包括碧翁在內，他雖然時常施展這種移魂大法，却從來也沒有親身體驗過。

能够將他的魂魄移去的人當然也還沒有。

裕王好像非常感興趣，行走間，一度加快了脚步走前去打量了那個侍衛一眼。

他只能看到那個侍衛的側面，這已經給他一種白痴的感覺。

是碧翁攔住他，不讓他正視那個侍衛的面龐，碧翁的理由是，裕王的服飾可能與景王接近，會引起那個侍衛的錯覺，以爲已找到景王。

「眞的會這樣？」裕王好奇地追問。

「眞的——」碧翁這是違心之言，但他總不能表示他這個施術的對這種術也不大清楚。

裕王接說道：「看來他就像是一個白痴！」

碧翁應道：「看來是的。」

裕王又問道：「那些金針就是用來控制他的思想的？」

碧翁點頭。「若是有足够的時間，不用金針也成。」

那倘若必須這樣，誰看見一個這樣的人，都不難想像到其中有問題，但不一定用這種金針，那就未必會瞧得出。

——會不會用金針，這個侍衛就不會表現得像個白痴一樣？

裕王實在想再問清楚，可是他沒有，他不能不考慮到問得太多，引起這些伊賀忍者的疑心。

他只是再問：「現在將這些金針拔出，這個人會怎樣子？」

碧翁道：「會變成一個白痴。」接一歎，「若是有足够的時間，屬下倒不想用這些金針。」

裕王輕哦一聲，碧翁歎息接道：「用金針其實更傷神。」

「佩服佩服——」裕王說完這兩聲佩服，便退下去。

白雲齋四人聽着舒暢極了，馬永一顆心却是更寒，他當然聽得出裕王其實在試探到底要不要殺掉白雲齋他們。

佩服的意思，在裕王來說，與「死亡」無異。

那個侍衛一直來到了景王府的書齋前面，裕王對這座王府的環境竟然已瞭如指掌，嘟喃道：「這豈非吾弟齋書？」

他當然沒有忘記南宮絕曾率人襲擊這個書齋。

根據南宮絕的報告，總管劉豐的消息並沒有錯誤，皇帝的確是被藏在書齋下面的密室裏，只是祖驚虹率人及時趕至，他們雖然將暗門弄開，結果還是被逐出書齋外，無功而回。

那個密室既被發現，又遭破壞，若是仍用來藏人，實在太出人意料之外。

裕王並沒有例外，却反而大爲興奮，他本來就沒有低估徐階，現在景王府的一切當然出於徐階的安排，若是在他意料之中，反而就大成問題了。

所以他隨即吩咐：「包圍這地方。」

除了他左右的言永壽、沈蒼，其他侍衛立即散開，遙遙將書齋包圍起來。

那個侍衛脚步不停，直入書齋，白雲齋四人亦步亦趨，更加小心。

他們並不知道之前南宮絕曾經率人襲擊這地方，當然一些意外的感覺也沒有。

徐階算無遺策，却是算漏了伊賀派的移魂大法，事實祖驚虹他們雖然沒有輕視白雲齋等人，亦意想不到竟然有移魂大法這種邪術，否則一定會另作打算。

他們已經考慮到裕王一定會派人到這裏來一探虛實，可能就是白雲齋等人，那一定會留意內堂那個陷阱，所以他們在那裏安排了侍衛箭弩，目的也的確在藉此引開來人的注意，牽制來人，以便上路的人能够及時趕回來相救。

類似那樣的陷阱密室一共有三個，將之找出來已經不容易，要將之弄開也甚爲困難，而留在裏頭的全都是景王的忠心侍衛，已隨時都準備犧牲。

景王絕對信任他們，而他們事實亦做到以死守口，只是他們還未能够做到當機立斷。

那個侍衛若是一看見勢色不對，立即自盡，碧翁「移魂大法」雖然厲害，亦無所施其技。

千古艱難惟一死，面臨生死關頭又能够立即作出決定的人到底並不多。

進入了書齋，那個侍衛在屏風前一張紫檀椅子前停下來，呆望着那張椅子，再沒有任何表示。

書齋內的東西仍然是破的破，倒的倒，與南宮絕撤退的時候並無多大不同。

白雲齋四人又怎會看不出這地方是經過一場惡戰才變成這樣。

「難道有人先我們一步找到這裏來？」紅葉第一個開口。

朱絹脫口道：「南宮絕？」

白雲齋亦自懷疑：「總不成他是突然有所發現，折回來這裏。」

紅葉目光倏然一凝，道：「那些血可不是才留下來的。」

白雲齋這時候亦已留意到，啞然失笑道：「爹實在太緊張了。」

裕王也就這時候在馬永言永壽沈蒼三

人侍候下走進來，道：「吾弟在封得父王之後，曾經將之藏在這座書齋之內，本王亦曾着南宮絕來一次襲擊，但因爲徐階的人及時趕到，功虧一簣。」

白雲齋點頭道：「這只是那一次惡戰留下來的痕跡。」

碧翁那邊接道：「他們連密室的進口也找到了？」

白雲齋目光一轉，只見碧翁正站在密室的進口旁邊，密室的暗門已經被撞破一角，露出了下面的石階。

朱絹一旁不由歎了一口氣。「這個密室已經不成爲秘密，人當然也不會再藏在這個地方。」

碧翁目光回到那個侍衛的面上，道：「這個侍衛的最後一次見景王却一定就是在這個地方。」

朱絹道：「也許他只是借這個地方發施號令。」

白雲齋道：「發施號令的地方可是多得很，用不着跑到這裏來。」一頓接道：「不管怎樣，我們也要下去一看究竟。」

碧翁點頭，便待將暗門扳開，突又縮手，目光再落在那個侍衛的面上，道：「你來——」

那個侍衛呆立在那裏已經好一會，一聽碧翁的語聲立即就有了反應，移動脚步走了過來。

碧翁接吩咐將暗門打開，那個侍衛唯命是從，雙手探進破洞將暗門扳開來。

整條石階都出現眼前，石階下沒有燈光，一片陰暗，兩旁石壁上嵌着的長明燈都已經熄滅。

碧翁又是着那個侍衛領先下去，待那個侍衛走下了三四步才跟上，雙手各扣尖針，蓄勢待發。

二十級之後一折，又是二十級，盡頭一道鐵栅，再過是三道珠簾。

那道鐵栅每一條鐵板都粗如兒臂，那個侍衛來到鐵栅前，雙手枝着鐵栅，又停下來。碧翁再吩咐：「弄開這道鐵栅！」

那個侍衛應聲搖動鐵栅，却紋風不動，白雲齋後面跟上，道：「怎樣了？」

碧翁目光從那個侍衛身上移開，道：「看來他並不懂得將這道鐵栅弄開。」

朱絹接道：「要看頭兒你的劍了。」

白雲齋一頷首，道：「你們讓開。」

碧翁朱絹正要讓開，一蓬弩箭突然在珠簾內暴射出來，白雲齋一聲「小心」，身形一閃，縮進了石階的轉角。碧翁朱絹却不約而同，伸手抓向那個侍衛，霎時那個侍衛擋在身前。

兩人的動作同樣迅速，却竟是朱絹的力道較碧翁爲强，非獨將那個侍衛拉在身前，連碧翁的身形也因此而被帶動。

這完全是意外，到碧翁發覺朱絹亦是採取這個辦法應付那些弩箭的時候，已經來不及轉換第二種辦法了。

驚呼未絕，碧翁已被弩箭射成一隻刺蝟般，給朱絹那一帶，他的身形正補上那個侍衛的位置，所承受的弩箭也特別多。

那個侍衛亦挨了不少弩箭，與碧翁同時喪命箭下。

朱絹僥倖沒有受傷，那種感覺，却就像在鬼門關前走了一趟，她若是動作稍慢，氣力稍遜，倒在弩箭下的就不是碧翁，而是她自己。

生死之間，只是一綫之隔，她平日雖然悍不畏死，但險死還生，仍然不由得嚇出一身冷汗。

第二批弩箭緊接射至，集中向她這邊射來，在弩箭射到之前，她却已棄下那個侍衛的屍體，倒躍而上，滾進轉角。

那個侍衛的屍體再被亂箭射進，刺蝟般滾跌下石階，撞在鐵栅上，一聲怒喝接從鐵栅內傳出來：「叛賊，該死。」

罵的是那個侍衛，一聽這話，白雲齋心頭大寬，朱絹在他身旁石階坐下來，一張臉白紙也似

不少弩箭在他的面前射過，射在石壁上，她沒有連滾帶爬的逃出暗門，已可見膽識的過人。

白雲齋目光落下，道：「我實在想不到你們竟然會採取同樣辦法。」

朱絹苦笑。「我也想不到，這是意外，幸好我的運氣還不錯。」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白雲齋居然還笑得出來。

裕王在上面忙問：「怎樣了？」

白雲齋道：「人絕無疑問就在裏面，但進口有鐵栅擋着，又有弩箭侍候……」

裕王關切的追問：「你們還好吧？」

白雲齋道：「不太好，但總算還有三個活下來。」

裕王探頭望一眼，驚問道：「碧翁他老人家怎樣了？」

白雲齋道：「也不怎樣，只是變成了一隻刺蝟。」

裕王沒有笑，歎息着招手。「下面危險，你們快上來。」

白雲齋竟眞的走上來，好像完全不知道裕王言不由衷，實在是希望他們拚了命將鐵栅攻破，將人盡快抓上來，但看見白雲齋上來，他也沒有表示不滿，而且關心的細問：「怎樣了？你們三位都沒有受傷吧？」

白雲齋搖頭道：「王爺不用担心，我們都很好。」

裕王又接問道：「那是怎樣的一道鐵栅？」

白雲齋雙手一比，道：「粗如兒臂，若沒有弩箭狙擊，屬下也許還可以揮劍將之斷去。」

裕王又問道：「人眞的就在下面？」

白雲齋道：「方才說話的那個人內力充沛，絕無疑問是一個高手，景王爺若非在內，屬下實在想不出那樣的一個高手留在那兒有何作用。」

裕王連連點頭，馬永一旁插口道：「我們看看有什麼辦法將他們的弩箭誘射至盡。」

白雲齋道：「辦法不是沒有，只是太費時間。」

裕王忙問道：「掌門人莫非有什麼省時的辦法？」

白雲齋道：「我們不妨一試能否將他們迫出來。」

裕王脫口道：「點火起烟，將他們燻出來好了。」

白雲齋看看裕王，道：「屬下正是這個意思。」

裕王也知道鋒芒太露，並沒有砌詞掩飾，這大概是他知道越掩飾只有令人越懷疑，若無其事的接吩咐：「來幾個人找一些柴薪到來。」

白雲齋聽着心裏發笑，暗忖道：「到底是公子哥兒，雖然聰明，經驗到底還不足。」

他隨即應道：「王爺，這書齋之內，多的是易燃之物，何須找柴薪？」

裕王恍然大悟，轉吩咐：「來人快將書籍桌椅屏風都堆到石階下。」

白雲齋道：「只是書籍可以的了。」

裕王左右的言永壽沈蒼隨即走過去，將書齋兩旁架子上的卷宗書籍捧起來，輪流傾在石階下，這種事本來不是他們做的，但他們若是不做，不難就會引起白雲齋的疑心。

現在顯然還不是他們在白雲齋面前表露身份的時候。

馬永看在眼內，心頭不知怎的又寒起來，他實在難以想像裕王怎能找到這兩個人，又令他們如此服從。

言永壽與沈蒼的動作卽不快，也不慢，雙目神光內歛，完全就是一個普通的侍衛。

一個普通人冒充高手固然不容易，一個高手裝做普通人却是更加困難，這兩個高手絕無疑問已練到了返璞歸眞的地步。

白雲齋完全沒有在意這兩個侍衛，在扶桑島國之中，也絕少有眞本領而藏起來的人，所有的武士都認爲武功練得好，就應該有好手的風範，尊嚴，也應該有好手的待遇。

所以在裕王的屬下中，他們只將一個南宮絕放在眼內，在其他侍衛殺手面前總是高視闊步。

何況這也是將武功藏起來的時候。

× × ×

石階下很快堆起了小山也似的書籍卷宗，白雲齋取出一個千里火亮着，燃着了那堆卷宗書籍，等火勢暴起，才退了上來，隨即拔劍挑起了那塊暗門，覆回原位，與之同時，紅葉亦取出一枚烟丸，抛到石階下。

「噗」的一下輕响，濃烟驟生。

白雲齋隨又將一面屏風砍倒，掩住了暗門崩缺的那一角。

裕王看了看紅葉，道：「那顆丸子是什麼東西？」

紅葉道：「這一顆烟丸，可以生出很大的烟霧，是讓密室內的人吃驚吃驚。」

裕王點點頭，白雲齋接道：「密室內說不定還有另一個出口以及一些通風的管子，烟霧必然從那些地方逸出來，我們將出口看穩，再將通風的管子堵塞，那怕他們不逃出來。」

「妙極妙極——」裕王連連點頭。

白雲齋接吩咐紅葉朱絹：「你們小心這出口，我到瓦面上監視周圍的情形。」

紅葉一聲：「放心——」白雲齋身形便動，掠了出去。

馬永那邊隨即諛笑道：「王爺請到外面去，那安全一些。」

裕王搖頭道：「本王必須留在這裏，大家都在爲本王效命，本王若是退避一旁，如何服衆？」

「王爺此言甚是。」馬永一面諛笑，不敢多言。

裕王也沒有坐下，背負雙手，目注着那道暗門。

一縷縷白烟開始從暗門的縫隙逸出，但書齋通風，隨將之吹散，所以對各人都無影響。

密室內又如何？

× × ×

景王事實正在密室內，左右有徐階張九成，還有祖秋霞、花豹，以及祖驚虹一手訓練出來的十個侍衛、景王府的八個善用弩箭的好手四個侍衛。

這八個弩箭好手每一個都準備了四具連弩，每四人爲一組，一前一後，侍候在鐵栅後的珠簾後。

諸葛連弩，一發十二，勁穿木石，四個弩箭手一發就是四十八枝，已足以封鎖那條石階。

那四個弩箭手在弩箭射出之後，立即讓開，在他們後面的另一組四個弩箭手隨即將已準備好的連隨射出，與之同時，第一組弩箭手亦已經取過第二具連弩，準備作第二次的發射。

景王府的另外四個侍衛則負責將弩箭補進射空了的連弩內，如是循環不息，那八個弩箭手箭射不停，一直到所有的弩箭射空爲止。

徐階估計，那些弩箭最低限度也應該可以支持半個時辰，那邊的陷阱，應該亦可以支持半個時辰以上，到裕王府的人攻破那邊的陷阱，又懷疑到這個地方，在他們攻進來之前，祖驚虹等人亦應該回到來的了。

這也完全是以南宮絕第一次來襲的情況估計，那一次南宮絕率領屬下的好手，全力襲擊，又有劉豐爲內應，高義一夥，無一倖免。

現在祖驚虹方浪金虎保護馬車一齊上路，裕王府的人要知道馬車的虛實，絕不是隨便一探可以達到目的，他們要接近馬車，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到探清楚了，知道景王等不在馬車內回攻景王府，祖驚虹他們亦會啣尾追回來，而裕王府等人若是不管那許多；企圖一舉將祖驚虹等殲滅，再對付景王，徐階仍然不以爲他們在那一戰之後還有足够的能力來反撲景王府。

在馬車之內，他們早已準備好厲害的殺着。

除非裕王府方面一開始就已能够肯定祖驚虹等一夥的上路又是一個陷阱，全力搜查景王府，而又在祖驚虹他們趕回來之前將他們搜出來，否則景王等在密室之內應該很安全才是。

徐階算無遺策，只是錯漏了裕王不錯是兵分兩路，向景王府奔來的這一路非獨武功高强，而且還懂得移魂大法。

他到底不是武林中人，對東瀛武林的認識更少，祖驚虹雖然多少知道一些，亦沒有顧慮到「移魂大法」的出現。

花豹也好不了多少，在他的眼中，那個侍衛只是一個叛徒，所以才會怒喝一聲：「叛賊，該死！」

第一第二排弩箭射出，第三第四排弩箭已經準備妥當，却沒有射出去，雖然隔着一道珠簾，他們看得很清楚，石階上已一個活人也沒有。

花豹的身旁站着徐階。他傾耳細聽，面色越來越難看。好一會。才轉過身來。步向景王，道：「裕王爺也來了。」

景王也早已聽到裕王的聲音，苦笑道：「這是說，他們已知道我們的計劃。」

徐階嘟喃道：「我們到底是什麼地方露出破綻，給他們窺破？」

景王方待回話，花豹已然道：「是那個叛賊貪生畏死，將他們帶來這裏。」

景王歎息道：「他們追隨本王已經多年，要反叛大概也不會等到這時候。」

徐階接道：「而且他應該知道這兒準備了弩箭，怎會以身犯險？這其中是必大有問題，只怕他這樣做亦身不由己。」

景王道：「本王亦是這個意思。」

祖秋霞一旁插口道：「難道是那幾個倭奴對他們施用了什麼藥物？」

花豹一怔道：「大有可能，方才我看那個侍衛好像有些兒神不守舍，若非他內心有愧，其中就是有古怪的了。」

景王道：「但我們早有安排，他們就是發現了這裏也不要緊，驚虹一定很快就趕回來替我們解圍。」

花豹一嘆道：「希望就是了。」

景王看了他一眼，道：「是什麼地方不妥？」

花豹道：「若是我沒有聽錯，他們來的人並不多，否則也不會想到以烟將我們燻出去。」

徐階頷首道：「看來我們將對方的實力估計得太低了。」

花豹道：「他們攻破那邊的陷阱，將我們的人抓出來，所用的時間遠比我們估計的少得多。」

徐階接歎道：「南宮絕等顯然沒有來，否則也不會輪到那些倭奴來採取行動，那南宮絕他們當然就是去了截擊祖驚虹他們，果眞如此，祖驚虹他們是很難依時趕回來的了。」

景王動容道：「南宮絕他們若是受命全力襲擊馬車，這一戰，所用的時間只怕也不少，這要看我們能否防守到那時候的了。」

徐階沒有作聲，花豹往外看了一眼，道：「他們要以烟火燻我們出去了。」

書籍卷宗拋下來的聲音正響個不絕，到這些聲音停下，火焰緊接冒起來，一股濃烟接疾湧而入。

他們並不知道那是紅葉拋下的烟丸發生作用，不由都面色驟變。

那八個弩箭手首當其衝，下意識偏身一閃，暗門落下之聲隨即傳來。

景王保持鎭定，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大家不必驚慌，這裏的通風設備非常好，濃烟對我們起不了多大作用。」

祖秋霞脫口道：「只怕他們從烟冒出去的位置發現了那些通風的設備，將之堵塞……」

這句話出口，景王的面色不由大變，他不能不承認，祖秋霞說的很有道理。」

祖秋霞接道：「說不定連這個密室的另一個出口也給他們找出來……」

徐階看看祖秋霞，歎息道：「到底是女孩子心細，他們決定以烟來燻我們，說不定也是這個意思。」

景王沉聲道：「父王在這裏，難道他們一些顧忌也沒有？」

徐階怔怔的望着景王，好像很奇怪他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

景王話說出口，也知道出錯，苦笑一下，歎息道：「當夜南宮絕襲擊這書齋，不惜殺父王，若非吾兄有此意，難道他竟然敢做出這樣事情來？」

徐階又沉默了下去。

濃烟這片刻又强烈很多，幾個侍衛忍不住嗆咳起來，花豹霍地揮手道：「各人先將布塊衣衫什麼弄濕，覆在面上。」

他雖然是一個粗人，到底江湖經驗豐富，景王當機立斷，立即道：「大家聽花英雄的話做。」第一個走到水缸之前，以絲帕濕水，却是先走到皇帝身旁，將濕布巾覆在皇帝面上。

皇帝又是坐在那面三摺屛風之前，面對屛風上的蒼松白鶴痴笑，到濕巾覆上，猛打了一個寒噤，隨即就雙肩聳動，大笑了起來。

景王將絲巾縛好，歎了一口氣，退回去。

祖秋霞這時候亦以水弄濕了一方手帕縛上口鼻，一面問花豹：「花大哥，我們跟着該怎樣？」

花豹苦笑道：「你也看出的，我從來都沒有過這種經驗，若是只得我一個人，我早已殺出密室去的了。」

祖秋霞道：「他們若是從濃烟的逸出發現通風的設置，將之堵塞，我們便不能够待在密室之內，而他們當然也會找到另一個出口的所在，到時候我們就是不衝出去，他們也會殺進來。」

花豹道：「我們若是能够待在密室之內，倒不怕他們衝進來，要知道我們有弩箭，而那邊的出口亦一樣有鐵栅阻擋！」

祖秋霞搖頭道：「只怕他們又在那邊生火。」

徐階動容道：「以你看，他們要多久才找到另一個出口的所在？」

祖秋霞看着狂湧進來的濃烟，道：「不會多久的了？」

徐階沉吟道：「以姑娘看，我們這樣衝出去，活命的機會如何？」

祖秋霞奇怪的看看徐階。「這要看來人的武功怎樣了？」

花豹道：「據說那些倭奴只有七個，第一次給我們殺掉了三個，方才又給我們射倒了一個，只有一男二女三個剩下。」

徐階接道：「只得三個，那還不簡單麼？」

花豹道：「我與祖姑娘應該可以將他們截下來，若是沒有其他的高手隨行，其他人應該可以保護王爺離開這裏的了。」

徐階道：「這無論如何總好過在這裏坐以待斃。」

花豹點頭道：「待在這裏的確只有等死的份兒，我也主張衝出去，目光又落在祖秋霞的面上。

祖秋霞道：「我們本來決定守在這裏等其他人回來，但目前這種情形，這裏是守不住的了，衝出去才是惟一的辦法。」

花豹道：「那便得在他們發現第二個出口之前，從那個出口離開，憑我們兩人的武功，總不成阻擋不住那三個倭奴？」

祖秋霞道：「花大哥莫要忘記，他們

的對象並不是我們，到時候只怕會變了是他們將我們截下，全力追擊王爺他們。」

花豹道：「那時候看情形再說。」接把手一揮，八個弩箭手率先跟前去。

祖秋霞隨即吩咐兩個侍衛將皇帝扶起來，景王左看看，右看看，一臉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

徐階目光落在景王面上，一聲歎息，道：「王爺，看——」

景王如夢初覺，移步前行，秋霞都看在眼內，忽然有一種感覺，這兩個人好像都有些變了。

徐階本來是一個足智多謀，處事鎭定沉着的人，現在却變得非常輕率，彷彿什麼主意也都沒有了，而景王的勇武亦一下不知跑到那裏去。

張九成這種感覺更强烈，他認識徐階已多時，追隨景王亦已有四載，在他的眼中，徐階現在固然變了另外一個人，景王比他的這種感覺更加强烈。

——難道這才是他們的本性。

動念之間，張九成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那邊出口的鐵栅隨即升起來，花豹當先奔出，右手金背大環刀，左手扣着連弩，筆直奔前，那八個弩箭手看見他這樣，勇氣更大增，緊跟在他後面，再就是祖秋霞、徐階、景王、皇帝與及扶持着他的四個侍衛，最後是祖驚虹一手訓練出來的十個侍衛。

這一道鐵栅後面是一條長長的甬道，出口是書齋外院的一個八角亭子。

暗門就設在亭中那張石桌之下。

裕王的人都在書齋內院，白雲齋雖然高坐在瓦面之上，陽光又銳利，並沒有發現那張石桌的移動，他的視綫也大都集中在附近的竹林內外。

可是花豹一現身，他還是立即發覺，石桌移動得很慢，花豹却是一條豹也似躍出來，又如何逃得過白雲齋的眼睛。

白雲齋一聲：「在那邊——」接發出一聲尖嘯，人劍有如離弦箭矢，向那邊疾射過去。

紅葉與朱絹在書齋內聽得淸楚，身形齊動，穿窗疾掠而出。

裕王目光一掃，道：「我們也去看看。」隨即擧步。

馬永追前道：「王爺，這兒……」

裕王道：「這兒的出口已經被火封閉，我們還有什麼不放心？」

馬永點頭，欲言又止，裕王脚步不停，一面又道：「公公應該明白，越是危險的場合，本王越是要親臨押陣。」

馬永苦笑：「奴才明白。」

他當然明白，裕王在一旁看着，白雲齋三人更就非要賣命不可，一場惡戰下來，三人若是都倒下，景王方面也要付出重大的代價，而沈蒼言永壽再出手，景王方面還有誰能够抵擋？

裕王脚步又快了一些，再沒有多說什麼，馬永當然亦再無話說，緊追在後面。

× × ×

花豹跳出暗道，四顧無人，方吁過一口氣，白雲齋一聲尖嘯已劃空傳來，只聽這尖嘯聲他已經知道來人的內力如何深厚，循聲望去，更嚇了他一跳。

白雲齋身形從書齋瓦面射出，至一半，便從袖子裏飛出了一條鈎繩，那條鈎繩落在短牆上，一下拉緊，白雲齋將落的身形又起，飛射上短牆，這種速度，花豹當眞是前所未見。

跟着躍上來的弩箭手雖還未看淸，但都聽到那一聲尖嘯，一個個連忙散開。

白雲齋停在短牆上，雙手握劍，蓄勢待發未發。

紅葉朱絹相繼掠上短牆，居高臨下，盯穩了花豹一夥人，只等白雲齋吩咐。

皇帝景王徐階很快都走了出來，看見這情形，徐階的面色更難看，景王雙拳緊握，喝道：「快走！」語聲已起了顫抖。

白雲齋同時發出一聲大喝，從短牆上躍落，八個弩箭手不約而同一齊將弩箭射去，花豹待要喝止，如何還來得及。

弓弦聲一響，白雲齋的身子便往上疾翻起來，弩箭在他的脚下射空，他的人與劍往亭頂落下，五尺長劍，一道閃電也似同時落下，霹靂一聲，竟然將那座八角亭齊半中劈開了兩邊。

這一劍的威勢實在驚人，就是花豹祖秋霞，亦不由面色大變，一個弩箭手更驚嚇得倒滾地上。

瓦礫灰塵從缺口洒落，三個弩箭手驚慌中越欄跳出，白雲齋身形即時凌空落下，長劍一斬再斬三斬，那三個弩箭手無一倖免，齊皆中劍倒地。

白雲齋接一劍將第三個弩箭手的屍體挑起，擋住了射來的一蓬弩箭。

紅葉那枝藏在鐵球內的長劍也就在這剎那射進了那個發射弩箭的侍衛的咽喉。

祖秋霞一聲輕嘯，翻過欄干掠出，幾乎與那枝長劍縮回鐵球內同時掠到紅葉面前，長劍亦同時刺向紅葉胸膛。

紅葉一閃避開，十數枚十字形暗器飛擊秋霞，伏地一滾，長劍又從鐵球射出。

秋霞閃躍騰挪，閃開十字暗器，再一劍將來劍擋開，左手一沉一探，一枝飛刀反射紅葉。

這柄飛刀旣急且勁，紅葉本待伸手去接，但最後還是滾身避開。

秋霞的第二第三柄飛刀緊接射至，紅葉若是伸手去接第一柄飛刀，不難便爲緊接而來的兩柄飛刀射中。

她一滾而起，秋霞的左手已然又扣着一柄飛刀，隨便一動，車輪般旋轉。

紅葉目光陡寒，冷冷的突然問道：「你跟那個姓方的是什麼關係？」

秋霞一怔，道：「與你何干？」

紅葉沒有回答，一隻雌豹也似撲回，秋霞正要迎出，紅葉撲前的身子半空中突然一個翻滾倒縱出去，一面道：「有種的到這邊來，我們在暗器上一決高低。」

語聲一落，一手已然抓住了旁邊竹林的一株竹樹，順着竹幹直往上升，直上竹梢。

秋霞身形欲動未動，反手三柄飛刀射出。

花豹一柄金背大環刀已經與白雲齋戰在一起，朱絹亦同時採取行動，撲向景王，雙手布條飛出，捲住了兩個弩箭手的咽喉，身形接拔起，再一條紫布飛出，飛捲景王的頸子。

景王拔劍出鞘，紫布已捲到，旁邊兩

個侍衛揮刀欲削不及，紫布已捲上，秋霞的飛刀及時射至，兩柄交叉着射在紫布上，就像一柄剪子般將那條紫布剪斷，還有的一柄却射向朱絹的咽喉。

朱絹翻身欲退，後面機簧一响，十二枝連弩已然一齊向他射來。

花豹扣着的連弩終於出手，他右手長刀揮舞，亂劈白雲齋一面留意周圍的情形，看見景王那邊形勢危急，左手扣着的連弩便準備改射，却隨又看見秋霞飛刀解圍。但他扣着的連弩仍然射了出去，那是因為他發現朱絹身形已老，絕難閃得開十二枝連弩的襲擊。

果然不出他所料，朱絹只閃得開七枝弩箭，還有五枝射進了她的身上，兩枝正中要害，慘叫倒下。

花豹歡喜也還未來得及，一道劍光已然直入空門。

就在他發射連弩那刹那，他的刀勢亦一慢，白雲齋給他一輪快刀亂劈狂斬，不得不倒退，長劍已蓄勢待發，見他的刀勢一慢，一劍立即斬進。

劍光有如閃電一樣，一閃，花豹的左臂齊肩斷去，飛上半天。

白雲齋暴喝搶進，揮劍追斬，連環十三斬，花豹忍痛伏地滾身，一連幾個翻滾，長刀已被劍擊飛。

他自知必死，再一滾，突然拔起來，白雲齋一聲：「那裏跑——」雙手長劍往前一送，直入他胸膛，旣快且準。

花豹等的正是這樣的一劍，迎着劍猛往前一撲，白雲齋正要收劍，冷不防花豹迎着劍鋒撲前，一把抓住他胸前的衣衫。

祖秋霞配合得恰到好處，十六柄飛刀射出，擋住了紅葉，「鯉魚倒穿波」，翻身倒刺一劍，刺進了白雲齋的咽喉。

白雲齋的身形給花豹一把牽制着，秋霞一劍來得又快，驚呼聲中長劍已然穿過咽喉。

秋霞拔劍，左手又三柄飛刀射出，再將紅葉一阻，一面嬌叱道：「快走——」

那些侍衛擁着景王徐階急往前衝，裕王的侍衛衝殺上前，竟然攔阻不住。

紅葉兵器暗器齊出手，但都被秋霞接下，連眼都紅了。

裕王這時候終於揮手。「上——」

言永壽沈蒼一直都侍候在他左右，沒有出手，到這個「上」字入耳，才雙雙掠去。言求壽身子離地七尺，直挺挺的飛射了出去，一頭撞在一個侍衛的後背上，那個侍衛正與裕王府的侍衛戰在一起，冷不提防被撞了一個結實，「噗」的一响，口吐鮮血，飛出丈外。

言永壽却借這一撞，斜刺裏風車般一轉，雙脚蹬在另一個侍衛的頭上，竟然將那個侍衛的頭顱硬硬蹬碎，他的身子這才落下來，仍然是直挺挺的，猛向前一撲，雙拳擊出。

在他前面的一個侍衛揮刀斬去，竟然快不過言永壽的雙拳，一刀斬下，人已被擊飛開去。

另一個侍衛從旁一刀隨即斬下，刀未到，言永壽已經直挺挺的倒下，刀斬過，却立即又彈起來，其快無比，一拳接擊在那個侍衛的胸膛上。

他的拳勢看來並不怎樣剛猛，一拳擊實，總是「噗」的一响，可是中拳的侍衛無不面色驟變，倒飛出去，口吐鮮血，當場喪命。

言家殭屍拳原就是內家拳，專傷人內臟，而看來雖然笨拙，但出拳角度詭異，等閒不容易閃避，直挺挺之中，自有直挺挺的變化。

沈蒼的變化看來更笨拙，一隻螃蟹也似走過去，却是擋者披靡。

他也根本沒有理會那些侍衛斬下來的兵器，那些兵器落在他的身上便彈開，只留下淡淡的白痕，練的竟然是十三太保金鐘罩鐵布衫之類的橫練功夫。

看他隨便走來，並沒有運功行氣的跡象，可見一身橫練功夫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他挨一刀還一拳，那些侍衛的刀斬在他身上毫無作用，他一拳擊出，一擊中，便皮綻骨碎，無不立斃，那些侍衛與他比較，簡直就像是大人與小孩動手，完全是一面倒之勢。

景王看在眼內，面色慘變，張九成一張臉亦發白，徐階挺直的身子已變得佝僂，兩條腿在發抖，一步也再跑不了出去。

裕王府的侍衛已然將他們包圍起來，祖驚虹一手訓練出來的侍衛開始的時候佔盡上風，但沈蒼言永壽一來，便只有挨打的份兒。

雙方的武功相差實在太遠。

秋霞冷眼瞥見，亦自變了面色，他只道白雲齋朱絹二人倒下，便只有一個紅葉，憑她的武功，應付一個紅葉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而那些侍衛應該可以保護景王他們離開，那知道對方竟然還有兩個高手，只是一直都躲藏着，到現在才露面。

這兩個高手，也絕無疑問是眞正的高手。

紅葉甚至有一種感覺，這兩個高手的武功猶在她的父親白雲齋之上。

旣然有兩個這樣的高手，裕王何以一直都不用。若是說裕王根本就不知道只憑這兩個高手配合南宮絕等人，根本就已經足以應付一切？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惟一的解釋就是裕王很珍惜這兩個高手，不到最後關頭也不肯動用他們。

也是說，伊賀派一夥在裕王的眼中，並不是他們以為的那麼重要。

他們一共只是七個人，到現在已只剩下紅葉一個，只憑她一個，又能够起得了多大的作用？

紅葉這片刻的驚訝更在祖秋霞之上，越想她也就越心寒，她實在不能不考慮在事成之後，裕王將會怎樣處置她，也不以為裕王還會遵守諾言。

他們本來就已經不敢輕視這個人，到現在紅葉不能不承認他們確是估低了。

心念一轉再轉，紅葉捏了一把冷汗，也幾乎傷在祖秋霞劍下。

她伏地連閃三劍，又躲開了一柄飛刀，已到了竹林之前，一閃而入，祖秋霞沒有追進去，再要回劍撲救景王，紅葉一劍已刺回來。

祖秋霞及時躲開，紅葉再刺三劍，突然道：「你還不走，難道眞的要拚命。」

她的語聲很低，秋霞却聽得清楚，一怔，紅葉又道：「你絕不是他們的對手，

留在這裏只有死路一條，何不趕去找其他的人？」

神秋霞又是一怔，紅葉說話間出手不停，雖然快，並不狠，接道：「我退，你追，我們先離開這裏。」

語聲一落，倒退進竹林內，祖秋霞一面追進去，一面偷眼那邊一望。

保護景王徐階的侍衛已只剩下四個人，在沈蒼言永壽搶攻下節節倒退，看情形也支持不了多久，那些弩箭手還有景王府的侍衛在裕王的侍衛夾擊下，亦已無一倖免。

秋霞不能不承認紅葉說的事實，只是他實在不明白紅葉爲什麼要這樣做。

紅葉目光一閃，接又道：「那個大塊頭已經懷疑我們了，你要走，這就是惟一的機會！」隨即一聲嬌叱，揚手三枚烟丸擲在地上。

三下異响，白烟驟起，迅速將二人的身形掩沒。

沈蒼的目光即時一亮，轉身便要向這邊撲來，他雖然聽不到紅葉秋霞二人在說什麼，已發現二人神態有異，但只是撲出三尺，便停了下來，他到底沒有忘記，將景王徐階拿下來才是重要的。

兩個侍衛隨即揮刀斬至，沈蒼閃一刀，挨一刀，矮身直欺入那斬他一刀的侍衛空門。

那個侍衛一面揮刀截擊，一面倒退，沈蒼雙臂連接七尺，已將那個侍衛迫至一條柱子前，連環三拳疾擊了過去。

一拳比一拳沉重，那個侍衛再閃一拳，後背已撞上柱子，身形一頓，沈蒼的第二拳立即奪隙而入，擊在他的胸膛上。

他的胸膛立即塌下去，沈蒼再一拳，連他的五臟肺腑也都擊碎。

另一個侍衛看見這種情形，手中刀再也劈不出去，沈蒼緩緩轉身，把手一招，道：「來！」

一個有氣無力的聲音即時傳來。「姓沈的，這一個送給你！」

一個侍衛同時被言永壽踢了過來，扎手扎脚的向沈蒼當頭落下。

沈蒼一直等到那個侍衛落在身前才伸臂撞去，那個侍衛立時就像挨了一鐵棒，腰折骨碎，肺腑迸裂，橫飛出去，撞在亭子的飛簷上。

飛簷立時轟然碎裂，瓦礫紛飛。

景王徐階幾曾見過這種手段，沈蒼只是轉身望來，兩人已不由倒退了一步。

張九成沒有動，也不知是嚇呆了還是怎樣，皇帝倒是始終一些反應都沒有，反倒是扶着他的四個侍衛駭得脚也都軟了。

（未完）

李三聖精於點穴

麥海雲

喜歡打功夫的人，應該知道中國功夫有甚麼特殊的造就，如果一向沒有深入研究，恐怕絕無所知。認爲中國功夫只係拳來脚往，有如泰國拳或西洋拳之類，那一個力大勁强，招式變化多，就有更多的機會打贏，反過來說，不够氣，或者力弱就打輸。實際上並非如此簡單，中國功夫之所以特別出色，因爲自古相傳下來有所謂穴道，能够向穴道出擊，一招打贏。

人體有三十六個大穴，其中有十二個係死穴，至於其他穴道相當的多，中國傳下來的功夫當中，各門各派，全部齊備，單係專打穴嘅點穴功夫失傳，認眞可惜。

查實人體的確有穴道，這一點並非從功夫方面找到眞憑實據，而係從針灸方面找到結論，針灸的掛圖反映出一個人的身上有一千零八十個穴道，在那一個穴道落針，就會影响到心肝脾肺腎各處，如果想開刀，不必打痲醉針，只要在失去痛覺的穴道用針刺下，便可如願以償，由此可見穴道確係眞有其事。這種情況在三年前已經得到美國醫學研究院承認，認爲中國的穴道係非常奇妙，並非現代醫學能够解釋得來，旣然針灸可以一針見血，令到一個人失去痛楚，無法開口，甚至心臟停止跳動，那麼，在針灸最重要的穴道用手插下，便可令人受傷，甚至因傷喪命。

現時在書店裏面能够買得到的大幅人體針灸全圖，乃係由北京舊日皇宮珍藏的一個銅人，再加上細工描寫，然後刋出，故此，那一幅掛圖就叫做「針灸銅人圖」，實際上那個銅人跟普通人差不多的高度和體型體重，即係五尺五寸高，一百四十五磅，整個人係用鐳公銅鑄造的，在銅人的身上各處脈絡，都有黑色的脈，作出大點細點，表示人體的大穴細穴，驟然看見北京故宮裏面所藏的銅人，實在無法知道它的奧妙，一定要針灸師傅或者點穴的高手然後知情。

舊日清宮長期供奉的一個御醫叫做李三聖，他就係武林高手，而且係能够用針灸醫治各種疾病的名醫，北京所藏的銅人共有兩個，分男女兩種，正面，反面，以及側面，都係與眞人一般無異，負責督工鑄造銅人的一個名醫就是李三聖，他本人可以一手插入磚牆之內，隨意將磚頭拔出，而且懂得那麼深入的點穴絕招，當然係受到清宮非常重視的了，故此，他除了負責以針灸醫術去醫病之外，還是清宮錦衣衛的醫官，傳說他只係揀幾個武功極佳的幾個人傳授特別的拳脚，未知是否屬實，不過，舊日羅漢門的掌門人孫玉峯，曾經跟李三聖交過手，當作互相研究武藝。

那天，李三聖路過鎮遠鏢局，找總鏢頭交談，孫玉峯仍是年輕之輩，一時高興，跟他交手，當然不敵，鎮遠鏢局總鏢頭馬遠，係山東名拳師，事後對孫玉峯說：「他把你看做大孩子，只係用一個迫字訣，把他迫到埋牆，無法招架，迫字後面就係一個壓字，先迫後壓，如果你的穴道給佢壓了一下，恐怕一生殘廢。」

孫玉峯講述他跟李三聖交手之際，認爲最奇怪的就是李三聖標馬上前貼近他，但却不是發拳出擊，而係把左右手向上擋格，或者向下壓低，迫到盡，他的對手自然要發招解圍，一經發招，便即受制於他，這種拳法乃係大江南北所未曾看見過的，可能舊日大內高手，所練習的拳脚就是這一套。

（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南溪獨自留在胡子玉的莊院內的一個小樓養傷，樓下有幾個負傷的弟子在守衛。這天晚上，他突然看見有一團紅光向他滾滾而來，他抓起雙鎚向那團紅光擊去，光團隨即化成一條光帶，繞着他團團轉，最後站在他背後的傷口處，直透體內，於是葉南溪便失去本性，先後擊斃了幾個弟子，吸乾了他們的血，便回到住處歇息。翌日燕南和一個弟子趕回該莊院，但見四處無人，正在狐疑間，突聞馬蹄聲响，發覺兩匹坐騎向莊院外狂奔，甚感奇怪，但不明是何原因，兩人隨即直趨小樓，正待進入，樓門突然打開，赫然發現葉南溪手持雙鎚當門而立……

殺人再借屍　還魂圖報復

「弟子不敢。」燕南亦將頭垂下來，這個師叔的脾氣他當然清楚得很。

葉南溪看着他們，好一會才吁了一口氣，道：「算了，老夫五人對你雖然有授業之恩，總不能因此要你們以命來報答，你們在鳥帮來襲之際沒有退縮，與師門共存亡，其實已經很難得的了。」

燕南方待接話，葉南溪已又道：「你師父還有那些師兄弟都平安的吧？」

「師父沒有事，四師叔還有好些師兄弟都死了……」

「什麼？」葉南溪震怒。「那你們還跟鳥帮的人講和，還不跟他們拚命？」

燕南忙解釋。「四師叔他們不是鳥帮的人殺的。在這一役之中，鳥帮亦被殺了很多人。」

「那是什麼人幹的？」

「一個叫婷婷的女人，據說本來是鳳棲梧未過門的妻子，後來却嫁了鳳生。」

葉南溪道：「喏，那還說不是鳥帮的人？」

燕南苦笑道：「那個人却也不是眞正的婷婷。」

葉南溪脫口道：「易容？」

燕南搖頭。「婷婷已經是一個死人，但是那樣東西進入了他的體內，令他又有了活力。」

葉南溪冷笑。「那有這種事？」

「是眞的。」小李一旁叫出來，燕南接道：「我們雖然沒有看見那東西走進去，却看見那東西從婷婷的體內飛出來。」

葉南溪道：「老夫可不相信天下間有所謂妖魔鬼怪。」

燕南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也不清楚，只知道那東西從婷婷體內飛出來的時候是一團發亮的紅光，紅亮得令人根本不能够看清楚。」

葉南溪瞪着燕南，小李接又道：「而且飛得很高，就是大師伯與鳳棲梧也不能够將牠抓住。」

葉南溪疑惑的看着燕南二人。「你們本是去找鳥帮算賬的，怎會反而變成友好起來，又怎會知道是那東西作怪？」

「那完全是因爲鳳棲梧聽了師父師叔的話，又知道他們是出於一番誠意。」

「他們說了什麼？」

「就是當年與師叔五人在一人村甜水井的遭遇。」

聽到這句話，葉南溪終於變了面色。

「一人村甜水井，那個婷婷——」

「據說她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被連雲莊安富安順兄弟擄了進去，遇上了憐憐……」

「憐憐又是那一個？」

「安富兄弟擄來的女孩子。」燕南揉了揉前額。「也是那東西在進入婷婷體內之前的另一個替身，她原是要借安家的勢力來找我們算賬，後來知道婷婷與鳳棲梧的關係，知道鳳家的勢力在安家之上，才改變初衷，轉投入婷婷體內。」

葉南溪道：「在憐憐之前又是誰？」

燕南搖頭。「我們只知道，在一人村甜水井的時候，她是在依依體內。」

葉南溪驚恐的倒退了三步，事實他什麼都清楚，可是仍然裝作若無其事，燕南小李也根本瞧不出任何破綻，他們也根本想不到那東西這一次竟然進入了一個老人的體內。

燕南接道：「那東西走脫了，一定會再來找我們算賬，所以師父叫我們趕來接師叔到鳥帮總壇那邊，以便應付。」

葉南溪道：「他們仍然留在那兒？」

燕南道：「聽師父的口氣，要留到殲滅了那東西之後才離開。」

「那東西，那東西——」葉南溪嘟喃。「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燕南道：「我們事實看不出來，可是那東西的弱點我們已經抓穩了。」

葉南溪追問：「是什麼弱點？」

「氣量狹隘，脾氣暴躁，所以我們算準牠一定很快會再去襲擊鳥帮的總壇。」

「這算是什麼弱點……」葉南溪後面還有話，但沒有追上。

燕南道：「那東西會發亮，一到了夜間，鳥帮總壇便會將所有燈火滅去，只要她一出現，我們老遠便會看到。」

葉南溪一怔，他整個身子沒有變化，但事實葉南溪已經死去，只因爲那東西進了去，才能够這樣說話移動。

這驚訝事實是那東西的反應，那東西事實也不知道這個弱點。

燕南並沒有發現葉南溪有何不妥，繼續道：「還有，那東西需要吸吃生物的鮮血才能够生存，三師叔大概還記得當年在一人村發現人馬乾死的事。」

葉南溪無言點頭，燕南接道：「我們亦已經在鳥帮總壇周圍百里廣佈綫眼，一發現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便將消息送回，嚴加追查。」

葉南溪喃喃道：「很好。」

燕南上下打量了葉南溪一眼，接道：「師叔的傷已好多了？」

葉南溪傲然應道：「那一點小傷算得了什麼？」話口未完，雙眉已皺起來。

燕南看不出葉南溪是故作此態，忙道：「師叔坐下歇歇。」

葉南溪把手一揮，道：「不用，我們這就動身去。」

「師叔——」燕南有些担心。

葉南溪怒道：「婆婆媽媽的，你小子什麼時候變成這樣？」

燕南苦笑。「弟子只是担心師叔的傷勢……」

「老夫說過不要緊便不要緊。」葉南溪一步跨前。「那東西說不定已經在來此途中了，這時候還不離開，難道要坐以待斃？」

燕南回頭望一眼，道：「我們飛馬趕來，應該搶在那東西之前。」

小李突然道：「那東西說不定眞的已到了，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兇不出來。」

葉南溪追問：「你們是不是有什麼發現？」

小李道：「我們的坐騎方才像受了驚嚇，都跑了。」

燕南接道：「那的確有些可疑，那兩匹馬都是我們養的，一向非常馴服。」

葉南溪道：「不管怎樣，還是盡快離開這兒，找人多的地方跑，盡可能在日間趕路，晚間在客棧歇息，避免麻煩。」

燕南道：「一路上有鳥帮的弟子接應，師叔盡可以放心。」

「老夫若是能夠眞的放心就好了。」葉南溪上前一步，不忘道：「我們一面走，一面說，你兩個得將鳥帮總壇發生的事情跟老夫細說一遍。」話說到這裏，腳步一栽。

燕南小李忙左右扶住，葉南溪嘴巴仍很硬。「不要緊——」

燕南小李還是左右攙扶着，葉南溪也沒有拒絕，扶着二人往前行，嘴角露出了一絲冷笑。

燕南小李都沒有看在眼內，且沒有任何不妥的感覺，葉南溪這時候若是要殺他們，更加簡單，可是他非獨沒有動手，連絲毫的殺意也沒有露出來，他事實也不想殺他們。

殺了他們，他雖然一樣可以跑到鳥帮總壇，但總沒有在燕南小李侍候下前去來得安全，經過連次的失敗，他已經學會小心。

燕南小李方才那番話更令他大起戒心，鳳棲梧曹廷等人知道的遠比他想像的多，他甚至不知自己有那麼大的一個弱點。

——難怪當夜鳥帮總壇將燈火完全滅去，漆黑如墨，原來那樣才容易發覺自己的所在。

——可是為什麼在婷婷體內一年，鳥帮的人都沒有察覺那種光？難道那種光只有在憤怒之下才會發出來？

葉南溪想不透，默默的移動腳步，一轉想到入夜之後，應該如何支開燕南小李二人。

到出了莊院，他總算已有了辦法，面上始終一片冷漠，燕南小李一面詳細告訴他鳥帮總壇發生的事情，完全不知道他一句也沒有聽入耳，事實，那些事還有誰比他更清楚？

燕南偶然也看看葉南溪，他終於發覺葉南溪與這之前是有些不同，那就是葉南溪已懂得傾聽別人說話。

可是他並沒有發覺那有什麼不妥，事情的本身豈非神秘莫測，足以令人魄動心驚，大感興趣。

他就是以為葉南溪驚於事情的詭異，並沒有想到其他可能。

小李更就不用說，他甚至像一般人那樣，補充得更加誇張，使事情聽來更恐怖，更神秘。

燕南不以為意，事實，鳥帮總壇發生的事情，根本就不是言語所能夠描述。

走過長街，葉南溪好像才發覺失態，左右一看，搖頭道：「怎會有這種事？」

燕南道：「我們也懷疑，却是不能不相信。」

葉南溪接道：「那東西說不定眞的已到來這兒，由現在開始，我們非要加倍小心不可。」

燕南道：「弟子拚了命，也要保護師叔的安全。」

「弟子也是。」小李惟恐後人。

「錯了……」葉南溪搖頭。「那東西若是襲擊老夫，你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逃走。」

「逃走——？」燕南小李一齊瞪大眼睛。

葉南溪道：「不錯，立即逃回去告訴其他人，那東西在什麼地方。」

「可是……」

「那東西既然如此厲害，你們留下來也是送死，又何必多作無謂犧牲？」葉南溪目注燕南。「若是眞的這樣，你師父知道，也不會見怪。」

燕南搖頭。「我們快要給那東西弄瘋了！」

小李不由接問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葉南溪淡然應道：「總會明白的。」嘴角又泛起一絲冷笑。

燕南這一次終於看見，却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感覺，只是覺得葉南溪笑得實在太冷。

陽光落在葉南溪身上，他的膚色與常人無異，一個身受重傷，流了那麼多血的人，竟然這麼快就會恢復正常，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可惜葉南溪非獨是一個男人，而且還是燕南他們的長輩，他們根本就疏忽了這件事。

何況葉南溪一身十三太保橫練，內力深厚，復元得這麼快，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依依、憐憐、婷婷，這之前那東西寄居的以鳳棲梧曹廷他們所知，全都是疊名字的女孩子，所以他們才認為那東西是母的。

他們的目標也所以都是集中在那方面，那東西這一次不管是有意無意，總算是投中了對象，這個葉南溪若是進入了鳥帮總壇，曹廷鳳棲梧的處境，簡直不堪設想，他們當然也不會懷疑葉南溪。

一切到現在仍然是非常順利。

× × ×

當夜三人宿在市鎭一間客棧裏，要了兩個房間，葉南溪獨自一個，這當然是担心在夜間身上透出光來，引起燕南二人的注意。

燕南小李入夜之後，便將燈火滅去，葉南溪却在他們走後才將油燈撥淡了一些，再用被子將身上捲着才將燈火吹滅。

這一夜，他睡得並不好，只是想着進入了鳥帮總壇之後如何應付。

鳥帮總壇入夜即陷入一片黑暗，所有人亦反夜為日，他總不能夠處處躲着不與各人接觸，曹廷也總會到來看看。

這麼多年來，他從來就沒留意到這個問題，事實也沒有人告訴他亮光這種事。

那應該還是婷婷的身份被揭破之後的事情，可是他始終都毫無所覺。

他仔細的將婷婷的身份被揭破之後的事情反覆的思索了幾遍，一個細節也沒有遺漏，總算發覺在他們包圍自己，而自己在動殺機的時候，雖然在黑夜，每一個人他都看得很清楚，與白天並無分別。

他的視力本來就有異常人，却未至於清楚到那個地步，那惟一的解釋就是，那亮光照亮了他們。

那應該怎樣處置？他抬起手，睜開眼睛，極目望去。

今夜沒有月，窗紙映着遠方的燈火，微微發白，房間內仍然是一片黑暗，被窩應該就是伸手不見五指，可是他却連每一條掌紋都看得很清楚。

可是他却一些光亮的感覺也沒有。

他呆看了一會，終於擁着被子走下床，腳步有多輕便放多輕，走到牆下，貼身聽去。

隔壁傳來鼻鼾聲，燕南小李其中之一，已經入睡，另一個顯然在值夜，呼吸聲却清楚聽到，那絕無疑問就是靠牆而坐。

葉南溪小心翼翼的倒退回床邊，將被子卸下，移步到窗前，悄然將窗子打開，掠了出去。

窗外是一個院子，一個人也沒有，葉南溪從芭蕉叢上掠過，一隻大蝙蝠也似，雙袖一展，翻過圍牆，飛掠而下。

圍牆外一條小巷子，也是不見有人，葉南溪身形再展，飛快的掠前。

巷子出口就是寬闊長街，兩旁的店子都已經關上門戶，疏落的有些燈光，長街上也是渺無人踪。

葉南溪悄然前行，轉過兩個彎，還是空蕩一片，一個人也不見，面上終於露出焦躁的神色，正當此際，一陣笑語聲隨風吹至。

葉南溪焦躁的神色同時消失，雙袖展開，向聲音來處掠去。

再轉一個彎，他終於看見笑語的人，那是兩個醉漢互搭着肩膀東倒西側的走來，口裏有時胡唱幾句，笑聲不絕，手中仍然拿着酒壺。

葉南溪迎着兩個醉漢走前。

那兩個醉漢毫無所覺，自顧前行，笑語如故，一直到幾乎撞在葉南溪身上，一個醉漢才察覺，停止了腳步，另一個也給他牽得停下來。

葉南溪殭屍也似的直立，冷冷的盯着那兩個醉漢，他只是想知道那兩個醉漢到底有沒有看見他身上發出來的亮光。

當先那個醉漢也瞪着葉南溪，戟指道：「你這個老頭兒怎麼走路不帶眼，盡往我們撞過來？」

葉南溪面無表情，也毫無反應，那個醉漢接道：「你是聾子？」

他還看得出葉南溪是個老頭兒，又懂得問他是否聾子，可見雖然醉，還不太厲害，這正合葉南溪的需求。

另一個醉漢看來比較醉一些，但看了葉南溪一眼，竟然懂得笑接道：「老丁，他是老壽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煩！」

葉南溪仍然呆立在那裏。

老丁笑起來。「小馬，他原來非獨是個聾子，還是個呆子。」

小馬打了一個酒呃，道：「那我們不要欺負他，饒了他算了。」

兩人相顧大笑，東倒西側的，一旁繞開，那知道葉南溪腳步橫移，又擋在他們面前。

他們一連換了幾個方向，仍然給葉南溪擋着，一齊露出詫異之色。

老丁隨即道：「這個老頭兒，原來是找我們麻煩來的。」

「是麼？」小馬搖着手中的酒瓶，將餘酒倒進嘴巴裏。

老丁接把手一揮。「老頭兒讓開。」

葉南溪沒有理會，小馬反應道：「別叫他讓開。」手一甩，將空酒瓶扔去，空出雙手，將袖子捲起來。

老丁一見笑道：「教訓他一頓也好，但莫要太用力，弄出人命。」

小馬呵了一下那一雙拳頭，道：「老子只要他臥床，不要他臥棺材。」

老丁大笑，亦將袖子捲起來，却不忙將瓶中餘酒喝盡。

葉南溪看着他們，終於開口道：「你們不怕我？」

小馬老丁呆了呆，老丁「呵呵」大笑道：「怕你什麼？骨頭硬？」

小馬接道：「你若是跪下來求饒，我們說不定還會考慮放你一馬。」

葉南溪冷冷道：「你們看清楚老夫。」一雙眼瞪得更大。

老丁小馬亦一齊瞪大了眼睛，瞪着葉南溪。

葉南溪將頭探前去，老丁小馬亦同時伸長了脖子，三個人站得本已很近，這一探一伸，相距半尺也不到，借着旁邊屋子透來的燈光，他們甚至可以清楚看見對方眼睛中的映像。

老丁小馬仍然是那個樣子，小馬隨即道：「看來看去你也只是個糟老頭兒，你以為你會變成一個女人？」

葉南溪心中詫異，却也很高興，老丁忽然伸手托起葉南溪的下頷，道：「你若是變成一個女人，這件事也就罷了，可惜你沒有這個本領。」突然反手一巴掌摑在葉南溪的面上。

葉南溪心神外騖，竟然給摑一個正着，小馬老丁相顧大笑，一股怒火從葉南溪心底冒起來，跟着一聲怒吼。

老丁小馬目光一轉，又落在葉南溪面上，那剎那陡然露出了一種詫異已極的表情。

在他們的眼中，葉南溪雖然仍然是那個樣子，一雙眼睛已有了很大的變化，那剎那竟已變成了血紅色，尤其是眼瞳，竟有如兩顆血紅的寶石射出奪目的紅光來。

老丁一呆，道：「你看這老頭兒的眼睛？」

小馬揉了揉眼睛。「我看我們酒喝得太多了。」

老丁搖了搖腦袋，道：「不會吧，方

才他的眼睛不是好好的，怎麼現在竟然紅得發亮？」

葉南溪獰笑一聲，一雙眼睛紅得更可怕，混身上下彷彿亦有紅色的光芒散發出來，雙手握拳，「格格」有聲，看樣子就像要將小馬老丁二人擊殺在拳下。

他事實亦動了殺機。在他的眼中老丁二人本來已經很清楚，現在更光亮起來，眉毛鬚髮也根根可數。

老丁二人這時候亦已被紅光照得發亮，二人本就是這地方的地痞無賴，胆大包天，喝了酒，更就不在話下，可是現在竟不禁由心底寒出來。

他們幾曾見過一個眼睛這麼可怕的人，而且這個人身上還能發亮。

「小馬，我看這個只怕不是人。」老丁連語聲也顫抖起來。

小馬一聽這句話，本來已在發寒的心更寒，顫聲道：「你是說那種東西……」

話口未完，身子一縮，便要開溜。

老丁也不慢，可是二人身子才轉，已給葉南溪雙手挾頸抓住。

二人第一個念頭就是呼救，那刹那，咽喉却像是塞進了一塊燒紅的鐵塊也似，一個字也叫不出來。

葉南溪抓着他們，身形一轉，掠入了一條巷子內。

巷子黑暗，葉南溪却有如在白晝的感覺，每一樣東西都看得清楚，一陣飢渴的感覺同時襲上心頭，身形更快。

老丁小馬胆落魂飛，整個身子更彷彿在烈火中燃燒、溶化，那也是他們最後的感覺。

他們後來的遭遇，也只有葉南溪才知道。

又過了半個時辰，葉南溪才回到客棧的房間，悄然臥回床上，拉上被子。

隔壁房間並沒有任何聲响，燕南小李尚未替換，也沒有任何發現。

× × ×

才破曉，葉南溪便拍門呼喚燕南二人上路，他雖然知道，只要他不動怒，不動殺機，那亮光就不會透出來，可是他仍然得爭取時間，在入夜之前，趕到鳥帮總壇去。

他若不是在這時候趕路，每天晚一些，到第二天去到鳥帮總壇的時候，就很晚的了。

一夜無事，燕南小李二人也很高興，更以爲葉南溪也是因此而高興，今天的葉南溪比他們的感覺，精神更充沛，眉梢眼角，微露笑容。

當然，他們怎也不知道，葉南溪的高興只是因爲他已經弄清楚怎樣才能够避免身上發出亮光來。

葉南溪當然也不會告訴他們眞正的原因，只是他們既然問到了，也總得找一個原因來回答他們。

一個很不錯的原因。「老夫已經這一把年紀，又身上帶傷，可是比起你們這兩個年青的小伙子仍然要精神飽滿得多。」

小李道：「這是師叔內功高强，好像弟子內功方面還未窺門徑……」

葉南溪呵呵大笑。「那就要加倍用功，不要懶惰了。」

有了這一番話，這一天，他面上的笑容雖然多了一些，燕南小李二人也沒有再奇怪。

到了中午，路上已經有鳥帮的弟子迎上來，他們對葉南溪非常客氣，而且替他找來了一頂轎子，葉南溪並沒有拒絕。

燕南小李雖然沒有動疑，但他若是表現得太精神，曹廷一定會知道，他傷得怎樣，應該恢復到什麼地步，曹廷應該心中有數。

燕南小李武功經驗都不能够與曹廷相提並論，何況鳥帮總壇之內還有一個鳳棲梧，經過這一次失敗，他已不敢太輕視這兩個人。

這一次若再失敗，他非獨很難再找到機會報仇，而且只怕要到處躲避鳥帮的追捕。

事實江湖上也沒有第二個帮會能够與鳥帮一戰的了。

等了這麼多年，他也實在再難有耐性等下去，而若是只憑他的力量報仇，在目前來說，仍然是一件甚爲吃力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他痛恨的人、要殺的人實在太多。

鳳棲梧、曹廷、燕南、鳥帮的所有人、中原五義的所有弟子，任何曾經與他作對、曾經企圖傷害他的人，他都想將他們置之死地。

要殺那麼多人，實在不容易，更何況幾乎只要是人，他都很討厭，都很想將他們殺掉。

那只有不停的製造仇恨，讓那些人自相殘殺，才能够達到他的目的。

這當然是晚一步才做的事情，目前他必須先解決鳳棲梧等人，因爲這些人知道的事情實在已太多，那對於他的現在，對於他的將來都影响甚大。

轎簾子垂下，沒有看到他面上的表情，他挨坐在轎子內，盡可以放心去想，也不用担心別人看到他面上的表情變化。

當夜他們入住一個小鎮的客棧，在他們到達之前，鳥帮的人已將整座客棧包圍起來，上至掌櫃，下至店小二也全都換上他們的人。

入夜之後，所有的燈光便滅去，連附近的人家也被勸告將燈光熄滅。

所有人都很服從，鳥帮在這個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些人當然都很想知道到底是什麼回事，其中亦有不少與鳥帮中人認識的，所以也不難打聽出那到底是什麼回事。

消息一傳開，幾乎無人不胆戰心驚，入夜後，不用催促，已紛紛將門戶緊閉。

那東西在鳥帮子弟口中，已經被渲染成一個非常恐怖的怪物。

那些鳥帮弟子並沒有幾多個當夜在場，而在場的連鳳棲梧曹廷也看不出那是什麼東西，他們當然看不出來。

他們所知道的，只是那東西會發亮，在黑暗的環境下特別觸目，以人血獸血充飢，會進入女人的身體，勾掉那個女人的魂魄。

就是這些已經够嚇人的了，何況說話一個傳一個，難免越傳越失眞，而其中，難免會有些人誇張一些，刻意渲染。

雖然如此，胆子大的人仍然忍不住好奇心，在窗旁偷窺，希望看到那東西，倒

是那些女孩子，不管美不美，全都縮在被窩裏。

這一夜，却是在很平靜的情形之下渡過。

葉南溪也沒出來，而且裝作疲倦之極，蜷在被窩裏，所有燈熄滅之後，整個地方都漆黑如墨，他雖然相信自己在不動怒、不動殺機的情形下，不會亮起來，但仍在盡量小心。

昨夜小馬老丁二人的血也已經够他享用的了。

× × ×

接下去，當然都是很平靜，回到鳥帮總壇吊橋外，燕南小李等人才鬆一口氣。

這時候已接近黃昏，曹廷早已接得消息，在吊橋上恭候，還有鳳棲梧也來了。

葉南溪坐在轎子裏，從簾子縫隙已然看見鳳棲梧二人，不由緊張起來。

這兩個都是他切齒痛恨的仇人，現在他們已非常接近。

他仍然讓簾子垂着，反覆再三，又將所有的步驟考慮清楚，看其中可有破綻。

轎子終於停下，最緊張的一刻即將降臨，也許一見之下，鳳棲梧曹廷即發現破綻。

葉南溪的神態亦開始改變，雙眉深鎖，完全是一副甚爲痛苦的樣子，他是希望這樣可以掩飾一二。

簾子終於被揭起來，揭簾子的是曹廷，葉南溪若是這下子出手，絕對可以將曹廷重傷，甚至將曹廷擊殺。

可是他非獨沒有出手，甚至强迫自己打消這個念頭，與之同時，發出了一下呻吟。

曹廷聽得清楚，看見葉南溪那痛苦的樣子，忙就問：「老三，怎樣了？」

不用聽這句話，一看曹廷的神態，葉南溪已經放下心來。

——曹廷並沒有發覺不妥，那鳳棲梧當然更加不會的了。

「沒有什麼？」葉南溪露出了欣喜的表情，那也的確是發自內心深處。

曹廷點頭道：「看你還能够笑得出來，那是必眞的沒有什麼的了。」

葉南溪心頭一凜，立即掩飾道：「看見大哥平安無事，小弟實在太高興。」

曹廷道：「他們在路上已經將這裏發生的事情，清楚告訴你的了。」

「否則小弟要進來這裏，只有殺進來。」葉南溪接問：「那眞的都是事實？」

曹廷微喟：「也難怪你仍然懷疑，我們到現在爲止，也還是有一種似乎在做夢的感覺。」

葉南溪苦笑，曹廷接道：「但爲兄到現在仍然不以爲當年是做錯了。」

一股怒火立時從葉南溪心裏冒起來，他也立即省覺，垂下眼蓋，不看曹廷。

曹廷也沒有在意，繼續道：「即使知道有現在這種後果，時間又能够倒流，我還是毫不猶豫的再那樣做一次。」

葉南溪心頭怒意更盛。

別動怒，以大事爲重——葉南溪雖然沒有說出口，但心裏已不住重覆着那兩句話。

他的肌膚已因爲動怒而開始發紅，那片刻之間，他最少已重覆告誡了自己百次，曹廷聽不到，却終於發現了葉南溪肌膚的紅漲，忙問：「老三——」

葉南溪震驚，頭垂得更低，裝作什爲痛苦的搖手道：「不要緊，小弟一個不愼，扭着了傷口。」

那一驚也將他的怒意驚散天外，脹紅的肌膚很快回復正常。

曹廷並沒有懷疑，歎息道：「你受傷需要好好休息，實在不適宜長途跋涉，可是，却又不能不這樣，目前來說，只有這地方安全的了。」

葉南溪道：「小弟明白。」

鳳棲梧一旁插口：「我們還是先讓葉老前輩進去，臥下好好的休息一下。」

「不錯——」曹廷搖頭。「我只顧說話險些兒忘記這回事。」接將簾子放下。

轎夫隨即將轎子抬起來，往內走去。

曹廷追前幾步，又搖頭：「人老了，說話也多了。」

鳳棲梧道：「這其實是老前輩太担心葉老前輩，現在應該放心的了。」

曹廷道：「不能不担心，這幾天，我們這兒實在太平靜，我還以爲那東西已走了去找他麻煩。」

「不瞞你說，晚輩也這樣担心過。」鳳棲梧看了看後面跟上來的燕南一眼，轉問：「老弟，路上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燕南從腰帶上取出一卷紙，道：「這是半個時辰之前貴帮飛鴿傳來的消息，清水鎮一口井裏在前天發現了兩個無賴的屍體，皮膚皺摺，體內的鮮血好像完全都已給放盡。」

曹廷面色驟變。「有這種事？」

鳳棲梧接過紙條細看了一遍，燕南接道：「貴帮子弟原是要飛鴿送來總壇，因爲我們也是要到來，所以大胆接下了。」

鳳棲梧道：「飛鴿也快不了多少，而且難保有失，他們亦是看見路短，你們正好經過，又是要到總壇，才拜託你們帶回來。」一頓接笑道：「我們既然已經是朋友，怎會不信任？」

燕南亦笑了，曹廷隨即道：「那絕無疑問，又是那東西幹的好事。」

鳳棲梧道：「我們都沒有猜錯，那東西是眞的跑到了那兒找葉老前輩。」

燕南道：「幸虧我們快馬趕去，搶在他前面，先將三師叔接走，若是給他搶先在我們前面，那眞的不堪設想。」

鳳棲梧道：「不錯，你們離開了胡家莊趕了一天路，就是在清水鎮歇息？」

燕南點頭道：「三師叔體力支持不住，而且在夜間趕路也很危險。」

曹廷道：「那東西也是在夜間活躍，你們不難在路上遇上，事實在日間趕路方便得多。」

燕南道：「那東西害人的時候，也許就是我們留在清水鎮的時候，只不過他不知道。」

曹廷道：「他們所以要吸血，說不定就是爲了要補充體力殺進胡家莊。」

燕南道：「說不定，清水鎮一事之後，聽說到處都很平靜，並無發現。」

曹廷道：「但到胡家莊找不着人，那東西一定不會罷休，只怕已經一路追回來，只是趕不上。」

（未完）

游俠英雄傳

三劍客大漠會神尼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駝俠阿朗把南苑神駒追風馬盜去，朝裏限令年羹堯在一個月內把追風馬找尋回來，王春明為了前次在牢營救走秦百先的事，心裏感到不安，決心帮年羹堯找回追風馬以圖將功贖罪。年羹堯見狀，對王春明的偏見也就消了，但追風馬是駝俠所盜，要追回却是不易，各人正感無策，冒蓮提議前往葛爾丹盜取神駒「奧斯卡」，以償還南苑神駒，這樣可使年羹堯完成朝中之命。各人均同意，即起程往阿苦山，取得了駝俠阿朗以及神尼沙哈洛的帮助，一同想辦法，準備同往收藏「奧司卡」的「貢密拉底山」盜取「奧司卡」……

且說白泰官、王春明、周濤這三個俠士，躺在喇嘛廟的廊廡下，見沙哈洛神尼阿檀娜去了一個更次，還沒見她回來，大家心裏非常焦急。他們想飛身上瓦面探視，又怕壁間那個暗穴再打開，給廟裏窺伺他們的人看到，因此都詐作熟睡不敢動。這幾人中最掛慮的還是王春明，他自從那晚在烏塔城，月夜裏和阿檀娜湖邊擁抱，互訴衷曲，他的心靈巳深深印上阿檀娜的倩影，現在見她獨個兒出外探察，久去不返，怎不使他焦急得沒一息安寧，心裏直如小塵亂撞，只有躺着靜聽屋上有什麼聲響。

又等了些時，才聽到遠遠一陣風息，倏的吹來，這風和平常吹的沒有什麼分別，只是風向不同，惟有內行人才分辨得出是夜行人絕頂急竄輕功衝出來的風勁。春明心裏一動，他先注視一下壁間的暗穴有沒有動靜，才支起半截身子望着簷頭不瞬。經過片刻，天空人影一晃，一團白光衝下，阿檀娜巳落到他們面前，各人喜得沒法形容，但又不敢出聲。阿檀娜迅速躺回到自己的睡鋪上，伸出手指來放在唇邊，意思是教各人不要聲張。

那時巳近天交五鼓，他們四人如何睡得着，泰官、春明等都急着要知道沙哈洛神尼出外幹過了什麼。一聽到鷄聲初唱，阿檀娜巳起來，故意大聲說道：「天將破曉，我們趁早趕路罷！」泰官等三人巴不得早些離開這裏，都立即起來，檢拾好了行裝，出到殿前，巳有幾個喇嘛起來準備做早課；見了阿檀娜是女修士裝束，他們雖認不出她就是神尼沙哈洛，但都合十起來問訊，說道：「阿彌陀佛！女菩薩這樣早起，莫非是要趕路嗎？」阿檀娜打着蒙古語回答說：「須菩提（對有道高僧的稱呼），夜來多有打擾，我等要趕到烏里城，不能不早些就道。」那幾個喇嘛連忙給他們飼好馬匹，一直送到廟前，看着他們上馬。

四匹馬兒向西直馳，離開「帖木耳」巳遠，白泰官才縱馬到阿檀娜身旁，問道：「阿檀娜師姐，昨晚你到那裏去啦？我們眞是急得發慌了。」阿檀娜也緩下轡來，笑道：「這喇嘛廟是葛爾丹的耳目哩，他向來和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兩個部落不和，年前又同清兵打過一仗，至今常恐有奸細混入，所以遇到了有生面人來往時，廟裏的喇嘛奉命暗地裏窺伺，有消息便派人往烏里城向葛爾丹可汗報告。」王春明忙問道：「那麼，他們是不是對我們起了疑惑呢？」阿檀娜答道：「他們不祇疑惑，還巳經派人乘夜通知葛爾丹去了。」泰官聽了問道：「師姐，你怎麼知道他們通知葛爾丹？」阿檀娜才把昨夜裏的經過說出來。

× × ×

她道：「昨夜我上了屋簷，看到寺後有燈光射出，趕到那裏一看，是一間小佛閣，內裏正有幾個上座喇嘛在說話。我輕輕打出一枚石子，曉得他們是武技外行，才放胆在水窗上倒掛金鈎，偷聽他們的說話。原來他們談論的就是疑心我們的行動，因為我們的坐騎，有兩匹是名馬，他們看出了，又說我是一個女僧人，同着你們幾個武士打扮的人一道兒走，不能不使他們生疑的。後來一個喇嘛又說：『可汗得到我們的消息後，他會派人在前途跟踪偵察的了。』這句話無形中說，巳派人趕向葛爾丹報告。我聽了不敢怠慢，立刻離開喇嘛廟，在驛道上追趕。你們曉得那送信的喇嘛乘坐的定是快馬，我只憑着急行身法追上，所以經過了半個時辰才能追近。這個帶消息的喇嘛只顧在黑夜裏飛奔，不知是否在馬上打盹兒，抑或是黑夜裏看我不到，當我飛奔越過他的馬前，還是不覺，我曉得這個不過是膿包東西，心裏便想得一計，連忙加緊脚步，先抵一處樹林子



神尼抱着王妃縱馬直衝，泰官、周濤飛身下來接應。

，折了兩根二尺來長的樹椏，雙脚踏上作高蹺來走動，再把頭巾在面上一蒙，伸手在泥淖子裏醮了泥漿，在面巾上畫了大眼睛，血盆口，有點像戲台上開了面的『尉遲恭』。剛弄妥了，便聽到馬蹄聲响，我從林子裏一躍出來，那膿包東西在黑暗裏見了我，驚得失魂落魄地大呼有鬼，伏在馬上狂奔，我從後發出鬼叫聲，風一般躡在馬後，那斯竟嚇的昏倒下去了。我上前把他扶起放在馬背上，撕下他的衣襟縛了手足，看見離林子不遠有一間土神祠，便把他帶到祠裏縛着，馬匹也拴在一邊，我看這斷現時還沒脫身呢。」

阿檀娜把昨宵追踪那送信喇嘛的經過說了，白泰官問道：「師姐這樣擺佈，有什麼作用呢？」神尼應道：「一會你們便知，我們再走一程，便是那土神祠所在了。」當下四匹馬兒飛馳官道上，不久看到了一帶樹林，山坡下有一間土磚屋，便是土神祠。阿檀娜提着馬鞭一指，說道：「我暫時躲開，你們三人進去把那斷鬆了縛，他一定會把見了鬼的事告訴了你們，那時可如此如此的應付他，便可把我們行踪掩蓋，好教他們不會疑心是奸細了。」阿檀娜說了，便約定在前路相候！

白泰官等三人將入到土神祠，便聽見喇嘛僧的喊救聲，他們一齊闖進，把他釋了縛，那喇嘛認得他們是昨宵在廟裏留宿的，果然把路上遇到妖魔給攝到這處的經過說出，謝過一番，又問女菩薩怎麼不見了。白泰官打着蒙古語答道：「我們三人就是護送女菩薩到烏里城參謁『蒙多丹津』大廟的，現在離城不過幾十里，我們打算要回去了，剛巧經過這裏便聽到師傅的喊聲，才闖進來一看的。」喇嘛聽了，相信他們都是眞話，口裏連念：「阿彌陀佛，佛爺有靈差遣你們前來。」跟着他又望着白泰官等三人，說道：「幾位壯士就要回去嗎？那麼我也不用前往烏里城了，我們廟裏的上座也忒多疑，還以為各位是漠南蒙古的奸細呢。」春明便應道：「原來如此，我們都是漢人，來蒙古販馬的，這次受僱護送女菩薩來此，如今目的地巳到，我們也要趕着回去了。」喇嘛僧再不說話，把馬解了拴，別過三人，轉回帖木耳喇嘛廟去了。白泰官等才知道沙哈洛神尼這樣擺佈，却是要使那喇嘛僧對他們釋了疑心，才不致影响這番往盜「奧司卡」的進行。

蒙古喇嘛走了後，白泰官等三人才飛身上馬，向西趕去。奔了一程，路旁一騎快馬衝出，三人一看，見是沙哈洛神尼，忙迎上前。阿檀娜問道：「那膿包東西相信你們說話罷？」王春明應道：「我們把他救了，他怎麼會不相信呢？」說了大家都笑起來，阿檀娜把面紗蒙上，一揮鞭子，領着各人又復向前就道。

過午時份，他們走到一處三岔道口，沙哈洛神尼停下馬來，看了看道旁豎起的界石，隨即轉過一處山坡，沿山路走去。不久面前出現了木寨門，圍着一片大草場，旁邊築了很多土房子。寨門外有一塊木板寫上了蒙古文，春明不懂，便問白泰官。泰官答道：「這是一所叫做西蒙的大牧馬場呢。」這時沙哈洛神尼巳領着各人走進牧場裏，遠遠看到有幾十個人從屋子裏走出相迎。衆人下了馬，春明認得那些人中有二十七個是派來的騎士。人叢裏早巳走出幾個滿面鬍子的人，向沙哈洛面前膜拜，說道：「我的沙哈洛女神來了，我們虔潔地恭迎，請給我們一點效力的機會，那就是畢生的榮耀了。」沙哈洛教他們起來，領到屋裏；只見這幾所房子都懸上了帳幔，地上舖了厚厚的氈子，專為招待神尼到來而設的。

原來這個西蒙牧馬場的主人是駝俠阿朗的舊部，前些時沙哈洛神尼兩次來烏里城探察龍駒「奧司卡」的下落，都是住在這裏的，這次先期派來了二十七位騎士，牧場主人便知沙哈洛會到來了，因此恭敬歡迎，小心侍候。

晚上，沙哈洛把白泰官等三人邀到她的靜室來，商議着進行。白泰官問道：「阿檀娜師姐，從前我沒到過這裏，未知離『烏里雅蘇台』城多遠？」阿檀娜答道：「烏里城只是葛爾丹可汗和施拉美王妃宮殿所在的地方，但我們要到的目的地『貢密底斯山』，是額爾額山區的一個支嶺，離這裏不過四十多里，龍駒『奧司卡』便放在『貢密底斯山』裏的湖上。明天晚上，我打算帶你們先察看一下山裏的形勢，再想下一步的計策。」說了攤開了一幅地圖，把各處地形道口指示給三人，教他們看個清楚。

且說「準噶爾」部可汗「葛爾丹」寵愛王妃「施拉美」，因此要設法保護着「施拉美」的心愛寵駒「奧司卡」，防有人會到來盜取。「葛爾丹」在「貢密底斯山」的小湖上，闢了一所小牧場，外圍山徑像八陣圖一般，曲折地透過無數隧道、山

洞、和人工鑿成的峭壁石洞，才到得山裏，還有二十名好武術的喇嘛看守着。

那「貢密底斯山」是一座山高林密、雄偉險峻的山嶺，俯瞰着烏里城，山的周圍，只有三個主要的入口，像三座大鐵門封鎖着。這三個洞口，南部的是在山腰用人工劈開的一條崎嶇山道，僅容得一人一馬通過，上下都是峭壁，沒法攀援，絕壁上長着荊棘叢，下望深不可測。東路的山口，從山底到山頂，要攀登二千九百九十九級筆立的石梯，每一級有二尺高，眞正是個「望天台」，石級兩旁生滿了一種山蘆，葉寬如人掌，高過人頭，糾結纏繞，使到石級難以認出；除非是走慣了的人，否則定找不到這處入口的。另一山口是在北面的，是兩個陡立的山峯中的一個小口子，它由兩塊奇怪的巨石合成，中間只留下了僅容一人一馬通過的小縫。「葛爾丹」就在外邊築了木寨門，寨門通到山裏的小徑，佈滿了竹刀地帶。這些竹刀是把山裏的茅竹砍下，削成尖刀，用熱沙子炒過，鋒利堅實和利刃一般。走過這段尖刀陣後才轉入隧道，隧道口左右紮了帳幕，由韃靼族喇嘛「模里克」把守，這是一個巨無霸身形的人，身高八尺，使一對八百斤大石鎚。隧道曲折地通到山腰，那裏有三塊石巖阻着去路，每面石巖像奇峯屹立，有十多丈高。「葛爾丹」在每個石巖鑿了山洞，也是僅容一人一騎通過，石巖上由「唐努烏梁海」喇嘛「索額圖」鎮守，這個「唐努族」的飛刀手，能够一下子擲出十六柄匕首，百發百中，任你本領非凡，也難越過這一關的。過了這三面石巖，才轉入亂山叢石中，都是峭壁夾着的羊腸棧道，有時通過危崖，道路分歧，所謂八陣圖就在這裏。如果不知道轉彎的方向，那便會走上幾天仍是陷在亂山叢石中，走來走去總在八陣圖裏鑽，令你無法進入山裏。那些守衛喇嘛，隱在巖石上把守着，居高臨下，設若有人走進了八陣圖，他們立即下來截擊，倘若能够走過了這一段的話，便到得山裏平原，出口處也有喇嘛把守着，就算能够衝開了路上障碍，仍須越過湖上飛橋，才到得湖中心的小牧場，這處牧場周圍，都有王宮派來的守衛，自不必言。

沙哈洛神尼把「貢密底斯山」的地形一一解說後，還對白泰官等說道：「這山的三個進口，東南兩個是沒法把龍駒帶出的，因這兩處都是千尋峭壁，只有身懷絕頂輕功的人才可走，所以葛爾丹也能顧慮週詳，他知道有人要盜龍駒定須從北方道口走出，因此特別加設了種種機關。」王春明聽了說道：「那麼，我們就趁着這兩宵月色好，從東南那兩處道口偷進山裏一看，不是好嗎？」阿檀娜應道：「是的，我也想從東方的石梯進去。不過我們這次只是先看一下地形，沒打算下手的。現在不早了，我們早些休息罷。」說了，妙目向春明一盼，秋波含情，春明像着了魔一般，甜蜜得神魂兒飄飄，急忙俯首，跟着白泰官、周濤等向阿檀娜道過晚安，退出靜室。

第二天夜後，他們四個人換上了特備的夜行衣，是全身白色的外氅，加上披肩，朝着「貢密底斯山」走去。一會已到了東面山麓，這山嶺十分險峻，峯巒連接，像一面屏障般阻着去路。山下密林荊棘，簡直看不出那裏有山徑坳口。沙哈洛神尼走在前頭，大家展起急縱輕功，向叢莽地方竄去。那裏有一面石巖，小瀑布從上瀉下，聚成一個深潭子。沙哈洛踏着潭上的石牛，飛身渡過潭水，白泰官等三人跟在她的身後，展起登萍渡水功夫，腳下沒絲兒聲息。對岸一片荊棘叢樹，沙哈洛一縱進了林子，各人連隨走進那瀑布的石巖後，隱着一條小山徑，兩旁長滿了山蘆。他們轉入小徑，才知道山蘆叢中有一道筆直的石梯，像一條巨蟒，蜿蜒在峭壁間，直透到山頂，看來總有幾千級。他們仗着壁虎游牆絕技，沿石梯攀登，經過半盞茶時分，才走到山頂，一望四邊雲海，耳畔風聲，如置身波濤萬頃當中，望下谷底，視綫迷矇，分辨不出眼前景物。

沙哈洛帶着三人奔向嶺下，到了山腰，白雲浮起，山裏平原，隱約可見，那裏有一面小湖，波光月影，映着湖畔如環的白色沙灘。湖中的牧場，微微射出燈光，那處就是馬廐。他們再走下一些，牧場情景歷歷在目，東南兩面天橋，高高扯上，橋頭隱現着一些人物，知道雖在夜裏，還有人在那裏守衛着。

他們察看了一會，白泰官想走到北面山口踟躕，沙哈洛忙止着道：「現在不要打草驚蛇，萬一給那守衛的喇嘛發覺了，他們會報告葛爾丹，那時我們進行便會感到棘手了。」說完略一招手，奔回嶺上，大家轉過山南，這處是另一通路，兩邊都是絕壁，山腰裏有一處人工開鑿的崎嶇山口，他們側身才走得過，一路憑着輕功下山，約莫經過一個時辰，才回到西蒙牧馬場所在。

這兩天來，神尼又在靜室裏打坐，白泰官等三人不敢打擾，閒時便到牧場裏看蒙古馬販子馴服新馬，這些都是蒙古東北部的名馬，軀幹雄偉，初來時不受羈勒，在木柵裏騰躍縱跳，馬販子逐匹牽到草地訓練，常常作個老虎跳，弄到人仰馬翻。

傍晚時分，牧場外忽然來了兩騎，直到屋前下馬。牧場主人忙引兩人謁見沙哈洛，白泰官等也跟着進到靜室來。那兩人打着了蒙古語，站在神尼面前說話。沙哈洛面上露出歡慰的容色，從行囊裏檢出兩串珍珠賞給他們，那兩個蒙古人叩頭謝過沙哈洛，便忽忙的離開了。

白泰官因爲懂得蒙古語，這時問沙哈洛道：「阿檀娜師姐，剛才那兩個人不是說，葛爾丹後天便會偕同施拉美王妃出獵嗎？」沙哈洛答道：「是的，我這兩天來靜坐不出，就是等候這兩人的消息，他們是葛爾丹汗王的國人，所以能够預知葛爾丹出獵的日子。」王春明又問道：「師姐是不是看準在這時下手？」沙哈洛點了點頭應道：「如果要把施拉美一道帶走，便要趁這個機會進行。若只是盜取龍駒，那就無須這樣煞費思量了。」當下白泰官、王春明、周濤都圍坐在沙哈洛前面，聽她

把後天的行動說出。

× × ×

「準噶爾」部可汗「葛爾丹」，是一個四十來歲的蒙古英雄，他有獨特的騎射本領，說到武藝功夫，不論馬上馬下，十八般兵器，件件皆能；平常愛使一對銅人，每具重二百斤，銅人口裏有機關，在交鋒的時候，他只須輕輕一揑銅人的脚脛，銅人口裏便有飛鏢連續吐出，令對方防不勝防。那些鋼鏢扁平短小，藏在銅人肚子裏，一共三十六口，設了暗鍵，可以連續發射，也可以隨意逐口打出。他的妃子「施拉美」，從前是「札薩克王子」的妻子，後來被「察哈台王子」奪去，雙方爭持，「葛爾丹」作了漁翁得利。「施拉美」容華絕世，艷色無雙，「葛爾丹」對她百依百順，寵愛非常。

那天「葛爾丹」偕同「拖拉美」出獵，帶了二百精騎，都是長槍手和弓弩手；

葛爾丹手裏大刀終給神尼的袖風扯脫了。

隨行的獵犬數十頭，另有號鼓手和旗手，一行人浩浩蕩蕩出了宮門，向東進發。他們打獵的地區就在「貢密底斯山」的東部，離「烏里雅蘇台」城五十里。往常習慣，都是先到狩獵行宮住過一宵，第二朝清早才出發狩獵；若是等到午間，山裏的獸類便沒有晨曦時那麼多着。他的狩獵行宮築在「烏里城」外「札布干河」畔，距獵圍不過二十多里。這天正是一個天色晴朗的日子，「施拉美」王妃穿上了戎裝，頭上戴了珍珠冠，束着秀髮，愈顯得明艷照人。「葛爾丹」也披了軟鐵甲，特別戴上一頂金盔；據說這是「成吉思汗」兒子「窩闊台」的物件，綴上金剛石和明珠，價値連城。「葛爾丹」每次出征或是射獵，才戴了牠在頭上，顯示他的威武。

狩獵大隊來到行宮，已是下午時分，「葛爾丹」挽着「施拉美」下馬，進入行宮休息；部下御前侍衛和狩獵的騎兵，都團團圍在宮外，紮下營幕。但見劍戟如林，盔甲鮮明，犬吠巡嘶，行宮外一片森嚴景象。入夜後燈火通明，營房大纛夾着武士的長矛，倒影湖中，愈顯得殺氣騰騰。

不久，營房响了四下梆聲，隨從侍衛人員大半已入睡鄉，餘下一些値夜的武士，也見得天將放曉，整夜都已平安渡過，漸見精神困倦，有些偷偷地躲在一角瞌睡，其他三兩個哨兵，都把眼簾閉上養一下神。

行宮裏的「葛爾丹」，夜裏和王妃飲了酒，情意纏綿，這時候沉沉地甜睡在夢鄉裏。就在這時，刁斗森嚴的營房側邊，幾條影子倏的穿過，到了牆邊一叢丁香樹下，身子一閃便不見了；原來他們早已越過高牆，來到寢宮的碉樓下伏着。這裏栽着了各式的花壇，夾雜着鳳尾草鐵樹等常綠植物，那三個夜行人一溜便隱蔽在花叢中。

這三條黑影便是沙哈洛神尼、白泰官、王春明，他們在這兩天當中，調撥人馬，把一切準備完成了，便乘夜來到狩獵行宮，留下周濤在外面管着馬匹，大家約好訊號。沙哈洛帶着泰官春明兩人掩進，這時在花叢裏匿着，守衛寢宮的武士來往逡巡，沙哈洛侍守衛走過，一縱上了碉樓，春明跟着，白泰官却從側面高牆竄上，攀着簷頭，施展出倒掛金鈎的身法，從圓窗子望進。只見「葛爾丹」的寢室外，伏着幾個宮人在打盹兒，門外兩個武士持戟分立。泰官向碉樓下打個手勢，告訴沙哈洛從側邊一列大窗門進入。人影又是一閃，進了寢宮，但見簾幔低垂，「葛爾丹」和「施拉美」好夢正酣，室裏燃起一種異香，隨風送出；琉璃燈下，映着「施拉美」穿的白羅睡衣，髮上珠冠未脫，雲鬢散在枕邊，正是一幅海棠春睡的畫圖，艷麗之處，世間少有。

沙哈洛回頭一望王春明，見他雙眼釘在羅帳裏，目不轉睛。她暗地伸出手來在春明臂上一揑，痛的春明一縮，定神一看，阿檀娜剪水雙瞳，正在含嗔顧盼，春明曉得剛才窺看帳中美人，給阿檀娜見到，有點醋味兒。這是怪不得的，世上女子那個沒有妒意，只要是她的戀人，不論是否夫婦關係，如果在路上偶然多看一眼別個女人時，她總會不歡喜的，這恐怕是女人的通性呢。那時春明不敢出聲，面上顯出尷尬的顏色。阿檀娜很快便回復了勇敢機智的行動，輕輕擺手教春明站在窗外把風，跟着躡足走到榻前，舉動沒半點聲息。

沙哈洛撥開紗帳，就在「葛爾丹」項下的湧泉穴一按，出手快如閃電。「葛爾丹」因爲宵來歡樂過度，睡得正濃，沙哈洛出手時，腦子覺得勁風拂到，要疾起時，穴道已給人家閉着；雖然心裏明白，可是身子却動彈不得。沙哈洛神尼向外一招手，春明飄身進室，沙哈洛已撕下棉絮，把「施拉美」王妃的口塞了，扶到帳外。這蒙古美人兒震顫得花容失色，沙哈洛輕輕在耳邊哄道：「王妃不要驚慌，札薩克王子念得你好苦，要見王妃一面，才差遣我們前來接你的。」「施拉美」疑信參半，沙哈洛已從衣架上取下衣服來，給她穿上，又找着了白羽毛外氅，披在她的肩上，正想出室，忽然眼光觸到一物，在燈下閃閃發光，這東西正是「葛爾丹」的金盔。沙哈洛一手抓過來，拿綉帕子裹起，交給春明帶着。白泰官掛在簷頭，看到兩人得了手，立刻打出一枚彈丸射到天空，這顆彈丸發出很微弱的聲音，同時在月亮下閃閃發光，像顆流星。周濤在外看到，即時帶着幾匹馬依方向接應。沙哈洛神尼把施拉美背起，白泰官王春明兩人前後保護着，竄上高牆，出了行宮。外間正敲响五鼓，他們穿過了幾座營房，幸而沒給守衛的察覺。看看走近河邊，不料那處有兩個

管理伙房的小卒，正從河畔汲水回來，一瞥見幾條白影子閃過，瞬便消失。心想如果是人的話，怎會有這樣的飄忽，定是黑夜遊魂經過了，一時嚇的連水桶也丟掉，大呼有鬼。

蒙古人最迷信鬼神，營裏衞士聽到外間有人喊鬼，都不敢出來，只有幾個隨獵的騎士拿風燈走出一照，附近那裏有什麼影子，正想罵小卒胡說八道，忽聽到一陣蹄聲漸去漸遠，心知事有蹊蹺，連忙奔到中軍帳報告，按下不表。

沙哈洛神尼刦走了「施拉美」王妃，出到營外，周潯已在林下整鞍接應。剛才一陣子蹄聲，就是上馬時離開的音響。他們共騎的四匹馬兒，其中兩匹是南苑千里駒和駝俠那匹賽的盧，沙哈洛防有人從後追趕，抱着「施拉美」同坐鞍上，着王春明隨行，他們兩人策着快馬先走，一直奔馳十數里，才緩下轡來，等白泰官周潯等兩人趕上。

他們來到了一處岔道，一看後面沒有追兵，都停下來，四匹馬兒團團在轉。王春明見沙哈洛扶着了「施拉美」，似有所待，正在納罕。前面塵頭揚起，是幾匹快馬風馳電掣般迎面奔到，春明周潯吃了一驚。來騎瞬已走到他們跟前，原來四匹馬只得前頭的有人乘着。那人見了沙哈洛神尼，立即滾身下馬，俯身稟道：「沙哈洛女菩薩，這三匹馬兒都是牧馬場裏挑選出來的，日行五六百里，小的特如命趕來，聽候女菩薩發落。」各人才認得那人就是西蒙牧場的主人。沙哈洛大喜說道：「我們在天亮時便要進入貢密底斯山區，那二十七個騎士都已調撥在各處岔道口接應了，事不宜遲，現在就請泰官師弟同周潯兄一道，乘着南苑神駒和賽的盧兩匹千里馬趕到貢密底斯山，把馬拴在北方路口，設法掩蔽起來，然後翻過南方路口，預伏策應。如果看見我們把龍駒取得，立即飛身下來保護。」白泰官應了一聲，問道：「阿檀娜師姐，你和春明兒要從北面道上進入嗎？」沙哈洛應道：「是的，我們挾持着王妃，不愁進不到牧場，只怕把龍駒帶走時有點障礙罷了。」說了又吩咐各人把行囊帶備的白衣穿上，依着原定計劃行事。原來他們全身裹了白衣，預備得手之後用來脫身的。當下泰官等三人應了一聲，掉過馬頭，如飛而去。

沙哈洛神尼向牧馬場主人嘉獎一番，打發他返回牧場，然後跨上挑選來的蒙古大馬，又帶着一匹空檔子，和王春明並轡奔馳。「施拉美」給抱在鞍上，不知要把她帶到什麼地方，驚慌得哭起上來，嬌喘微聞，雙眉蹙起。沙哈洛不願她吃苦，便把塞在她口裏的棉絮取掉對王春明道：「你看這美人兒生得我見猶憐，怪不得你剛才看得目不轉睛了。」說了向他秋波一送，似嗔還喜。

春明自和沙哈洛出行從未有單獨兩個人走路的，這時正好一訴情懷。便道：「阿檀娜，你還沒明白我的心嗎？就算十倍施拉美的艷色，如何比得上您的清高絕俗，使人如置身清風明月的境界裏，胸懷一爽。只是我這個俗人，自那晚得親近，已是畢生難忘，我王春明的心已永遠給阿檀娜佔着了。」阿檀娜望着他一笑，雖然隔着面紗，也感到無限情意。她又說道：「王哥兒，不要說罷，我們現在正踏進了危險的境域，等待龍駒弄到上手，那時說話的日子多着呢。」春明細聲答道：「我不知怎樣，只要見到了你愉快的面容，我便忘了一切痛苦，如今伴着阿檀娜，只恨時光走得太快……」忽然鞍上的「施拉美」王妃，見他們打着漢語說話，便回頭問沙哈洛道：「女菩薩，你們究竟把我帶往那裏去呢？」沙哈洛賺她道：「札薩克王子逃到西疆去了，他着我設法連奧司卡一道兒帶走，一會到了貢密底斯山區，請王妃要聽我說話，着那守衞的僧人放開道口，如果不是這樣做法，那奧司卡龍駒便不會永遠在你的身邊了。」

原來「施拉美」初次是嫁給「札薩克王子」的，因此時刻念着，「葛爾丹」雖然寵愛着她，但蒙古風俗，可汗有幾十個妻子，平常對「施拉美」不免冷落，所以她對原配丈夫念念不忘。這時聽了沙哈洛所說，面上微露一點寬容，說道：「札薩克多好啊！他曉得我離不開奧司卡，所以要你們把牠一併帶走，還是他懂得我的心意吧。」沙哈洛趁着她喜歡的當兒，便教她一會到了「貢密底斯山」，要怎樣對付那些守衞的喇嘛，這樣便能把奧司卡帶走。施拉美聽了，沒有思疑，點頭答應着。

那三匹馬兒眞跑得快，轉過北方，不久便望見「貢密底斯山」的山口，沙哈洛躍下馬來，把王妃扶下，解開後面的空檔馬，讓「施拉美」跨上。她自己也披回頭帕，蒙上面紗，回復了女修士的打扮，王春明原來已穿上了白袍，那時也搭上披肩，包了頭帕，驟看和沙哈洛神尼一樣裝扮。「施拉美」見兩人都化了裝，便縱轡走在前頭。沙哈洛似還不放心，在後呼道：「王妃，請記着我剛才的說話，不要露出了破綻啊！」「施拉美」點了點頭，一揮鞭子，向北部山道奔去。這處山道她是走慣了的，往常的日子，隔幾天她便要到山裏小牧場來看她的心愛奧司卡，拉出湖濱沙灘跑幾個圈子，才回烏里城去的。現在她心裏漫無主宰，就依從沙哈洛的話，一直走近進入「貢密底斯山」的北面道口。

山口兩邊，早已閃出兩個喇嘛來，持着戒刀，俯身向「施拉美」道：「王妃今日這麼早啊，怎的不見帶同女奴和輦前侍衞呢？」「施拉美」依着神尼的教導答話：「阿彌陀佛！原來是兩位阿修羅（有道僧人的另一種尊稱），弟子是從行宮來的，可汗隨後就到了，這兩位是可汗派來有本領的女菩薩，護衞到來！」她說了便轉身對神尼道：「我們進山裏去罷。」放開馬韁箭一般衝去，兩個喇嘛連忙退後，把阻在山口的柵門拉起，讓三騎人馬進去。

王春明也把面紗拉緊一點，恐防被風吹落。他抬頭一望，山口是兩面嵯峨怪石對峙，中間裂開一綫小縫，他們三匹馬兒像走在狹窄的小弄裏，僅可通過。峯廻路轉，又走了幾十步，來到一條小徑，樹林裏倏的又躍出兩個喇嘛，一躍來到「施拉美」馬前，跪下請安，口裏稟道：「王妃今日怎麼沒帶近侍同來呢？且等些時，待小僧給王妃鋪道。」「施拉美」也照着剛才的話答了，說「葛爾丹」可汗隨後就來。那喇嘛走回樹下，放開兩根繩子，石壁

阿檀娜道：「我也有話兒要問你……」



那時落下一捲東西，像是一綑氈子，到了地面，喇嘛才把它張開。原來是一綑牛皮，縫接起來是十丈多長，鋪在小徑上，恰可僅容得一人走過。僧人又稟道：「王妃請下馬步行，待過了這一段竹刀徑後，再復跨上。」春明聽了，才曉得這一段便是竹刀徑，給堅韌皮革蓋上，便不會刺傷人馬的足踝。沙哈洛扶着施拉美步行而過，僧人帶着三匹空檔馬跟隨，走過皮革，讓三人上馬，那喇嘛又閃進林子去了。

這段竹刀經過後，山道更是狹窄，迎面矗立着一個高峯，擋着去路。細看兩邊都是峭壁，驟看似是山窮水盡，無路可通之處。高峯底下一面石崖，露出兩個帳篷，旁邊便是隧道的進口。「施拉美」王妃策馬來到帳篷面前，聽到巨雷般的聲響，帳篷裏躍出一個巨人，身高八尺，腰大數圍，舉起兩具石鎖，口裏發出雷響般的聲音，說道：「王妃駕到了，後面跟着的是什麼人？」聲音震得山谷廻應。「施拉美」勒馬回道：「模里克尊者，弟子隨汗王出獵，先到此間，這兩位都是汗王派遣護送的女菩薩。「模里克」喇嘛聽了，嘿嘿地笑出聲來，說道：「這兩位是女菩薩嗎？小僧失敬失敬。汗王既然派遣兩位來保護王妃，定然有多大的本領，小僧還要領教一下呢。」說了把一對大石鎖擺在隧道面前，倒豎起來，把隧道口掩蔽了，望去像豎起了兩具石棺。

「施拉美」王妃回顧沙哈洛神尼道：「女菩薩請先開路！」只見沙哈洛神尼和王春明把面紗一扯，俯伏鞍上應道：「小尼領命！」說完兩人一夾馬肚，雙雙走在王妃面前，向隧道奔去。到了兩具石鎖之前，兩人伸手左右一推，竟把石鎖摔出丈外，隧道口現在眼前，兩人縱馬直入。施拉美王妃也策馬跟進，三人到了隧道，還聽到外面「模里克」在嘿嘿地笑道：「女菩薩忐好武技子！」

隧道裏燃起油燈，僅辨路途，三騎一路前進，是時經過的地段是地下沼澤，便須涉水而行。過了半盞茶時，光綫透進，已是隧道出口。三人走出穴外一看，那處是叢嶺中的狹隙，峭壁插天，留出一條小弄。走了一程，又有三塊奇石插天而起，把道口塞了，巖石高有十丈以外，石下鑿出一個洞口，如同門戶一般。

沙哈洛正想領着王妃穿過洞口，突然洞裏走出一人，也是喇嘛裝扮，見了王妃，連忙俯伏問安，態度比先前的「模里克」恭順。「施拉美」在馬上合十還禮，說道：「索額圖尊者日安，弟子先到山裏來，可汗隨後就要到了！」「索額圖」喇嘛也道：「王妃要進山區，讓小僧引路。」說了拉着「施拉美」的馬口環，走在前頭，穿過了三面石巖，原來每面都開了一個穴口，容得一騎走過。「施拉美」走過之後，便向「索額圖」謝說：「有勞尊者了，請回去罷！」「索額圖」應道：「王妃，讓小僧再引一程，待走過了八陣圖後，才不致誤走岔道，迷失了方向。」「施拉美」見說，且不推辭。

「索額圖」展開快步，領着三騎走在崎嶇的羊腸棧道裏。王春明見這喇嘛的輕功縱竄，本領不弱。這八陣圖在亂山叢石裏曲折地通過，都是岔道，有時轉到危崖之上，是時又進入林子，眞是道口分歧，來回屈曲，分辨不出方向。路上遇到了守衞的喇嘛，見「索額圖」給王妃領路，都走出來俯伏問安，「施拉美」一一回禮。

不久出到谷口，外面已是山裏平原。「索額圖」喇嘛向王妃告辭，抽身回原路去了。沙哈洛神尼和王春明兩人，緊緊護持着「施拉美」王妃，走出峽谷，又有把守的喇嘛上前叩見，王妃打發過去，幾個僧人立刻把谷口的鐵釘木馬移開，讓三騎通過。

王春明縱目一望，眼前豁然開朗，羣峯環抱，高如屏障，中間一面小湖，波平如鏡，湖水碧綠，林木扶疏，倒影水中，和夜裏看到的景色又有不同。湖心小洲廣闊數十丈，築起兩度飛橋，橫跨湖面，長虹臥波，十分氣勢。飛橋兩面都站着了守衞的人，這些人是葛爾丹派來的衞士，負責看守小牧場的。牧場是一片青綠草地，四周都用鐵欄門圍着，那匹龍駒「奧司卡」便在馬廐裏飼養着。

「施拉美」王妃來到湖濱，當風勒馬，衣袂吹起，髮上珠冠搖曳生姿；她身後兩騎白衣修士，也都裹上了頭帕，披肩給山風吹得飄飄然。這兩個白衣人侍從王妃馬後，愈顯得「施拉美」的高貴。那時守在牧場裏的御廐官兒，早已帶了兩名侍衞，走出飛橋，來到「施拉美」馬前俯伏，口稱：「小臣掌廐尉叩見王妃，願王妃貴體清安！」

「施拉美」一躍下馬，沙哈洛王春明兩旁侍立，王妃提着鞭子向那掌廐尉一指，說道：「你們起來！快把奧司卡牽出，我要在湖灘踱圈子呢！」小尉官兒連聲應諾，退身奔返牧場去了。侍衞接過了王妃

乘坐的馬，拴過一邊，跟着過來要替沙哈洛兩人把馬拴起，沙哈洛搖了搖頭說道：「不必勞煩了，我們一會還要隨侍王妃試馬的。」那侍衞不敢出聲，便走開了。

一會，掌廄尉把「奧司卡」龍駒帶到「施拉美」跟前，沙哈洛王春明一同細視這匹名駒，全身雪白，項上鬃毛火赤的豎起，修潔整齊，軀幹雄偉，的是世間稀有的良駒。「奧司卡」見了「施拉美」，昂頭搖尾，發出嘶聲，像要歡迎牠的主人。「施拉美」撫着鬃毛，輕拍馬背，「奧司卡」不停地踏動四蹄，似乎曉得就要馳騁的一般。

沙哈洛捲身上前，在「施拉美」耳邊說道：「請王妃在湖灘走兩個圈子便衝出山口，到時小尼自會應付。」「施拉美」王妃這時精神上似已受了催眠，一切都聽從沙哈洛指揮。她略整馬韁，飛身跨在「奧司卡」背上，豐神奕奕。沙哈洛、王春明也上鞍跟隨；王妃放開韁繩，走了幾步，兩足一夾「奧司卡」，那龍駒立即洒開大步，風馳電掣一般，向湖灘走去；沙哈洛、王春明揮鞭追趕，仍是遠遠拋在後頭。「奧司卡」像毫不費力地四足騰空，如風飄過，但見馬蹄起處，樹木向後飛馳，鈴鐺才響，人馬倏的便到。眞說得千里追風，天龍下世。「施拉美」跑了兩個圈子，看沙哈洛兩人才走得一圈，三匹馬兒又復聚攏一處，神尼忙向王妃打個眼色，「施拉美」果然毫不思量，撥轉馬頭，便向原來的通道衝出。

沙哈洛和王春明縱馬跟隨，站在湖邊的掌廄尉和侍衞等，見王妃忽然騎了「奧司卡」出山，都感到突如其來，不免疑詫。只得在後喊道：「王妃那裏去？」「施拉美」已奔到了來時的峽谷，剛才阻塞着路口的木馬還沒擺回原位去，「施拉美」縱轡便過，聽到後面掌廄尉喊話，她立即回身揚手答道：「可汗在外等着，我要前去迎接呢！」她的聲音像銀鈴般清晰，山谷都起了回聲。

掌廄尉聽了王妃的回話，說是出山去迎接「葛爾丹可汗」，那敢多言；守在峽谷口的幾個武技喇嘛也聽到了，他們都知「施拉美」是「葛爾丹可汗」的寵妃，雖然覺得她騎走龍駒「奧司卡」有點不尋常，但決不會料到別的上去，因此也不阻攔，任三騎人馬走進。一陣香風吹過，王妃已入了八陣圖。

那八陣圖山徑左右轉彎，三騎人馬，直奔；「施拉美」雖然來過多次，但每次都有人引導，這裏路口又分歧，所以至今還弄不清那個才是出口；神尼沙哈洛從前兩度來偸探，也只是約隱記得；幸而王春明剛才走進時，抓了一把石子，每到轉彎處，暗地發出石子，打在峭壁或樹幹上，裂開了一幅新痕，他出手迅捷，聲音給馬蹄聲蓋着，適才引路的「索額圖」喇嘛完全沒有覺得，這時春明留心經他用石塊打落的痕跡，依着方向轉彎，奔到半途，已看到守在八陣圖裏的喇嘛，他們聽到空谷蹄聲，都走出來察看。

沙哈洛機智過人，她一揮鞭子，趕上「施拉美」，故意走在王妃馬旁，讓山風捲起白衣，把王妃的坐騎遮掩着。那些守衞喇嘛，因此看不出「施拉美」王妃跨下的竟是「奧司卡」，也料不到她會掉換過一匹龍駒出山；還以爲她們三人乘的都是原來的坐騎罷了，於是俯伏一旁說道：「王妃怎麼這樣快便要離去啊？」「施拉美」揚鞭答道：「告別各尊者，弟子要出山接可汗去呢。」三騎人一瞬便過，把守八陣圖的喇嘛僧已經給瞞過了。

八陣圖走完了，面前是三塊大巖石的穴口，沙哈洛神尼心裏想着：「這處是飛刀神手索額圖把守的要道，怎樣走過三個石穴好呢？」王春明也在動腦子，他想：「最好是索額圖也給他們瞞過，萬一看出破綻時，他用飛刀封閉了三個穴口，便須硬幹才得通過了。」

兩人如是想着，「索額圖」眞的巳從十多丈巖頂飄下，落到「施拉美」馬前，露出十分驚訝的神色說道：「王妃怎麼把奧司卡騎到外面去呢？你忘了葛爾丹可汗曾經下令，沒有他的諭旨，任何人都不得帶出山的嗎？」「施拉美」給他提起「葛爾丹」，馬上打個寒噤，面露驚惶，口裏吶吶的只說出：「尊者，是……是……是」「索額圖」愈覺可疑，跟着答道：「王妃還是下馬休息一會的好，等可汗到來時一道兒走，那不是更好嗎？」說完發出一聲怪叫，巖石上倏地躍下三個僧人，裝束和他一樣，手裏拿着奇怪的武器，見了「施拉美」，一齊鞠躬，然後和「索額圖」一起站着，四個人阻在巖穴面前，擋住了去路。

「施拉美」不够鎭靜，竟在馬上張皇失措，沙哈洛神尼見了，立即縱馬上前代「施拉美」回答說道：「幾位阿修羅，王妃換過奧司卡出山，是奉了可汗意旨的，請不要躭誤了王妃出山接駕。」他們四人聽罷，其中的三個喇嘛巳沒作聲，只是面面相覷。可是「索額圖」當場面色一沉，和進來時那謙恭的態度簡直兩樣；他向沙哈洛喝道：「你是甚麼人？竟敢替王妃出主意。你們先把這兩個不知來歷的妖女拿下，等可汗到來發落。」「施拉美」見事情弄僵，花容失色，震顫着用懇求的口吻說道：「聖僧請不要魯莽，她們是……是隨行女菩薩，動她們不得。」

「索額圖」喇嘛似乎看出了他們的破綻，冷笑着道：「不動可以，請王妃命令她們一同下馬，坐下來等候可汗諭旨。」說了張開兩臂，像要逼三人下馬一般。沙哈洛神尼見時候無多，預料白泰官和周潯巳來到山裏接應；如果給「索額圖」糾纏下去，葛爾丹率領精騎一到，那時便會走不出了。於是策馬上前擋着施拉美王妃，以防「索額圖」抓她下馬。

「索額圖」見她勒馬出來掩護着王妃，也看出了神尼的用意，不禁大怒，呼的一聲飛出一掌，想把沙哈洛抓下馬來。這掌法是大漠神功裏的「天龍掌」，一股勁兒，隨風打到。沙哈洛突從鞍上縱起，一竄躲開，閃電般落在「施拉美」王妃的馬上，斜裏便奔。

那邊三個喇嘛見「索額圖」動手，其中兩人也一揮竹節鐗，攻向王春明。他們使的竹節鐗是用十二節方形鋼管連成，長四五尺，可軟可硬，是一種少見的兵器。春明在這一刹那間，也拔出他的太極劍來，左右分撥，撩開雙鐗，就此展開了一場劇鬥，春明以一敵二，毫不畏懼。

一筆難寫兩頭之事，如今說沙哈洛神尼，她躍到「施拉美」馬上，走了幾步，「索額圖」已從旁兜截過來，斜裏又是一掌飛出。沙哈洛要保護王妃，連忙一拂衣袖，迎風掃向「索額圖」。不要看她那衣袖是布帛造的，經過她的勁力使用，衣袖像蝴蝶翼子飛舞，鋒利如同斧鉞。「索額圖」曉得厲害，不敢接近，隱身巖石去了。沙哈洛見他守在石後，知道這個唐努人要施出飛刀，阻擋他們衝過石穴，一時趦趄不前。看春明時正和兩個喇嘛苦鬥着，他一柄太極劍，連環十三勢展開，逼得兩僧人連連後退。沙哈洛細看兩個喇嘛的雙鐗，雖然敵不住春明的劍勢，可是還沒到了散亂地步，他們後退定是誘敵之計，她正想叫出聲來，說時遲，那危崖上嗶喇的發出聲響，幾根大鍊子從上搭落，剛落在春明身上；這些鐵鍊粗若人臂，一環一環地連繫着，是剛才那個沒有加入作戰的喇嘛弄開關鍵飛纏下來的。

王春明揮劍削去，但鐵鍊子滑溜溜的不受力，兩端又像有人抽動，他只有運出千斤墜外功，站穩馬步，落地生根，那幾根鍊子雖然纏着，仍絆他不倒。這時兩僧人欺他沒能移動，雙鐗雨點一般打出，春明一時只有招架。

沙哈洛神尼在馬上遠遠看到，心裏一急，正想衝到那邊接應。突然峭壁上躍落兩個人，身隨劍到，閃電般衝下來，手起劍落，把兩喇嘛一下子斬倒，春明定睛一看，原來白泰官和周潯到了，勇氣頓增，白泰官早已趕到他的跟前把鍊子拉開結搭，讓他躍出。

白泰官見沙哈洛勒馬不前，便問道：「阿檀娜師姐，我們來遲了。」沙哈洛沒有回答，用手向巖石一指，就在這時，幾點白光從巖後飛出，沙哈洛舉起衣袖，還沒掃出，那白光巳在半途墮地，正是「索額圖」打出的七首。周潯笑道：「這叫做夫子門前賣文章，你爺是飛刀的老祖宗呢。」各人知道剛才的飛刀是被他打落的。周潯學的崆峒派功夫，最精的就是飛劍和射丸子。沙哈洛當場大喜，說道：「我們快衝出這三個石穴罷，周潯賢弟，你到巖石上去給那斯一點顏色！」

雪地飄風周潯一聲得令，一竄上巖，神尼沙哈洛帶着泰官春明兩人，三匹馬向穴口衝出，「索額圖」伏在洞後，看準把十六柄七首一下子飛出，颼颼風聲，直襲三人面前。說時遲，那時快，巖石上即時衝下點點白光，帶着尖銳的嘶响，一連串叮噹响聲，把十六柄飛刀全數打落地上，這正是周潯的精鋼飛丸作怪，這手法名叫「白龍吐珠」，任何飛刀都可以打下的。

沙哈洛走過一個石穴，便見「索額圖」喇嘛倒斃穴後，原來當他發射十六柄飛刀時，伏在巖頂的周潯一面打出飛丸，一面擲出三柄飛劍，暗襲「索額圖」。他的崆峒飛劍薄如蟬翼，發出無聲。前者在江口鎭客寓時，他曾經送過兩張短劍給王春明，那時已敍述過崆峒派飛劍的來歷。「索額圖」估不到强中還有强中手，因此便要喪命。

神尼見「索額圖」死了，就在馬上替他誦了幾句經，說道：「刦數難逃，索額圖你到西方極樂園去罷！」說完，着周潯乘坐泰官馬上，向前飛奔，又穿過兩面巖穴，已來到了隧道。白泰官道：「這處隧道未知有沒有人埋伏？」沙哈洛笑道：「不會的，葛爾丹守衞這處山區，還有失策之處，便是每一段受到攻擊時，大家沒有連繫，否則我們也不會這樣容易走的。」三騎在隧道裏快馬加鞭瞬巳來到隧道口。

守在隧道口的「模里克」喇嘛，聽到一陣子蹄聲，巳從帳中走出，一對大石鎖擺在身旁，他性烈如火，一看到王妃騎了「奧司卡」出山，又看到那個所謂女菩薩的人一同乘着龍駒，後面又有兩個漢子跟隨，這兩人在王妃來時是沒有看見的，心知有異。他巨雷般喝道：「都給我下馬來！看你們弄甚麼邪道。」

沙哈洛却絕不理睬，縱馬衝前，衣袖揮起，一股勁風把「模里克」吹開。模里克焉肯罷手，立刻抓回一對石鎖，飛身追趕。走了幾步，巳到了竹刀徑那一地段，沙哈洛一想：「何不就利用模里克的石鎖打平道路。」她回頭向王春明打個眼色。春明會意，飄身下鞍，擋住「模里克」道：「大和尙，我來給你玩一手！」模里克不懂漢語，不知春明在說甚麼，但巳曉得是要和他交手。他猛喝一聲，石鎖迎頭劈落，眞是泰山壓頂一般威力。王春明足下一點，瞬巳閃開。「模里克」見一下劈他不到，火性暴起，掄起石鎖，追上春明一連就是幾下劈撞。春明忘是乖巧，他展開了八步趕蟬輕縱本領，一躍進了竹刀徑，在刀尖上滑步，笑嘻嘻的對着「模里克」作勢道：「大和尙，這裏來呀！」

「模里克」給他這樣一戲弄以後，更是惱怒交加，舉起石鎖狠狠地向春明打去，眼看春明站在竹刀上就要躲不來了，石鎖一陣風的劈落，但才覺面前人影一閃，石鎖却撞到竹刀徑上面，把一些豎在地上的竹刀尖都打平了。春明像游魂一般，神出鬼沒，脚下縱躍無聲，快如電閃，「模里克」滿頭大汗，仍是沒法看得準。

「模里克」就這樣追着王春明，一連幾十石鎖，把竹刀徑的刀尖統統盪平了。

金蟬計塞外刦王妃

這個有勇無謀的韃靼僧人弄得滿頭大汗，眼裏正在冒火，王春明却蹲到竹刀上笑嘻嘻的道：「和尙尊者，我走不動了，還是你走過來剁罷！」說完了一個盤膝坐下。氣得「模里克」怒髮直豎，可是他沒練過走梅花樁的步法，不能縱到竹刀上追擊，他大喝一聲，掄起一對石鎖撞到地上，竹刀給石鎖打折了。這樣一連幾下，把竹刀蕩平了一半，大石鎖跟着向王春明迎頭劈落，那知眼前又是一晃，春明巳滾開了。「模里克」一口氣趕去，石鎖風車般的擊到地上，所有竹刀都給剷除了，還不知道巳中了人家的計。沙哈洛神尼在馬上保護着施拉美王妃，她們乘的正是那匹奥司卡龍駒，見春明引「模里克」把竹刀徑蕩平，立刻縱轡衝上，白泰官和周潯墮在馬後。「模里克」這時才醒覺，祇見王春明颼的拉出劍來，一片光影把他擋着，還氣他道：「謝謝尊者開道！」「模里克」

剛才出了一番氣力，這時如何敵得住王春明那一手連綿不絕的劍勢？春明看準他的出手，一連施出三下「削花栽葉」急攻，「模里克」如果不拋開石鎖，手腕立刻要給削去。他還不知道王春明已是相讓幾分，還想衝過來攫取春明的劍，一刹那間春明的劍光驟斂，把柔門幾路功夫施出，「模里克」連撲了幾個空招，最後給春明橫掃一腿，一交摔下，眼看春明縱身上馬，風一般的出了隘口。

貢密底斯山外圍防綫，最後一度的鹿角寨門，也有幾個武技喇嘛把守着。沙哈洛神尼護着施拉美一馬當先，跨下龍駒風馳電掣，一瞬便到。她勒着馬兒喝道：「王妃諭旨，着把寨門打開。」那幾個喇嘛正在驚疑莫決，忽然聽到山谷裏響起號角，這是一種報警的訊號，遠遠可聞，他們一齊拔刀阻截。周溽在後看到，恐拖延時間，急忙掏出了鐵丸，一片尖銳嘶聲，打在喇嘛手腕，連刀也扔了。沙哈洛聽見後面馬蹄聲起，立刻提起馬韁在奧司卡鬃毛上輕輕一拂，那匹名駒四蹄竄起，向寨門衝出。沙哈洛還怕鹿角刺着馬肚，舉起她的輕紗袖子迎風晃動，當堂捲出一股勁風，把鹿角寨門一些障碍物，一霎間全部吹塌，像刮完了颶風一般。那三個守衞喇嘛看到，嚇得瞪目結舌，足軟走不動了。沙哈洛等剛才是三匹馬兒走進的，現在却多了一匹奧司卡，塵頭起處，五個人已轉出山峽去了。

沙哈洛神尼挾着施拉美，剛離開了北部山口，白泰官便道：「阿檀娜師姐，我們帶來的兩匹快馬，就躲在這兒的呢。」她循着泰官的鞭子望去，林裏隱約看出二匹馬兒的影子。這兩匹便是南苑的追風馬和駝俠的賽的盧，沙哈洛撥轉馬頭，來到林下：「泰官，事不宜遲，現在你須得和王妃一起上馬，向西急馳五百里，在『庫林蓋』等候我們。」說了從懷裏取出一塊羊皮地圖遞給他。白泰官見阿檀娜要他和施拉美王妃同乘一匹馬，面上露出了尷尬的神色。沙哈洛便道：「師弟，你忘記了我們這次計劃嗎？此番能否把奧司卡帶走，全靠這一點兒遮眼法，如再拖延，葛爾丹就要追到了。」她說了更不待白泰官答應，俯首向施拉美王妃耳畔說了幾句話，王妃面上頓時泛起了紅霞。沙哈洛舉起頭來向大草原張望一遍，又道：「我敬愛的施拉美，趁現在葛爾丹還沒趕來，你快些聽從我的話兒罷！你那心愛的奧司卡定會把你帶到幸福的樂園去的！」

施拉美答應依從沙哈洛的話，神尼立刻一躍下馬，讓白泰官上鞍來和施拉美一起騎着奧司卡。白泰官把披肩搭上，束好頭巾，一縱便坐到施拉美身後，那龍駒即時展開四蹄，騰雲駕霧一般昂首怒奔，向西馳去。看官們，白泰官等當初是從漠南前來的，這番護送王妃，本應要循原來道路回去的，怎麼反向西行呢？這一點將來自有分曉。

沙哈洛見白泰官把施拉美王妃和奧司卡龍駒一起帶走了，這才舒一口氣，她回頭一望王春明，星眸乍啓，似有無限心事要訴說一般，春明正想上前說話，忽然前面塵頭大起，旗旄高飄。沙哈洛呼道：「這番眞的是葛爾丹來了！」這時周溽已把藏在林裏的兩匹千里牽馬到，沙哈洛很快的騎上賽的盧，回頭對春明周溽說道：「你們就駕上南苑的追風馬和西蒙牧馬場選來的一匹罷！」那西蒙牧馬場選來的馬也是關東名駒。周溽披上白衣，裝束和沙哈洛王春明一模一樣，在後看去沒法把三人分得出。這時葛爾丹可汗率領的一隊人馬，已是風捲殘雲一般漸來漸近。

葛爾丹爲什麼這時才趕到來呢？這要一述他宵來的狀況，昨夜他偕同王妃出獵，宿在狩獵行宮裏，熟睡當中給神尼點了湧泉穴，神志雖然有點清醒，全身却動彈不得，眼光光地看着施拉美給兩個白衣人刦走。被神尼的大漠神功點了穴道，任你的身體抵抗力怎樣强，也要經過了三幾個時辰才能回復行動的，葛爾丹直到第二日午前才醒來，發覺連那具珍貴的金盔也失去了，慌忙把侍衞將官召來責問了一番，立刻點起人馬，跟着蹄跡向東追趕，這時還未知白泰官等連奧司卡龍駒也盜去了，他來到了貢密底斯山區，便看見前面有三四馬緩緩走着，以爲施拉美王妃給兩個白衣人刦走，還沒去得幾遠。連忙揮鞭追上，他的副將首先喝道：「前面走的是什麼人？快些停下馬來！」

葛爾丹從望遠鏡看到三騎人都蓋了頭巾，分辨不出那一個是施拉美。那三個人聽了副將的喝聲，頭也不回，像是沒有聽到的一般。葛爾丹大怒，下令副將把他們抓來，副將一聲領命，縱馬追前，面前三騎聽到了蹄聲，才走快一些。那處正是貢密底斯山下的大草原，眼看副將追近了，那三騎白衣人又勒轉馬頭，折向右邊走。副將一時收韁不住，趕過了一程才折退，因此雙方距離又遠了。這邊葛爾丹氣得怒目豎眉，一聲號令，着所有衞士上前包圍，幾十匹精騎如箭一般，迎面趕上包圍，那料三個白衣人的騎術非常嫻熟，胯下馬兒又都是出色的追風馬，他們在大草原上繞着圈子，一忽前一忽後，和葛爾丹的衞士在捉迷藏，儘管對方的人都合攏追趕，到了將近抓到的一忽兒，便似漏網之魚一般地脫走了。

葛爾丹捺不住心頭怒火，猛喝一聲，拍馬上前，他是蒙古各部落中出色的武士，憑着一身本領打出了江山，寶刀拔出，一陣風奔到沙哈洛馬前，劈頭就是一刀，來勢猛烈。他這出手是「力劈華山」的刀法，要是對方躲避，翻過手來變成「秦瓊遞鐧」，攔腰掃去，是上陣用的馬上一等功夫，以往葛爾丹衝鋒陷陣，多數未逢敵手，神尼沙哈洛聽到驟雨般的蹄聲，便知道葛爾丹衝到。她有心要這個汗王曉得她的厲害。當葛爾丹大刀剁到時，沙哈洛倏的全身伏在馬上，名駒賽的盧前蹄屈起，貼近地面一竄，已縱出一丈開外。葛爾丹戮了一個空，雙膝把馬肚一夾，他的坐騎又是狂奔追上，從沙哈洛背後斜斬一刀。這番眼看她沒法躲開了，說時遲，沙哈洛的衣袖忽然隨風捲起，刀鋒搠到，衣袖就是一捲，葛爾丹覺得面前有一股非常的勁力襲到，奪他的刀，待要不放時，全身已給神尼的衣袖牽扯着，幾乎要把他拉下馬來，他平日自恃有霸王舉鼎的氣力，可是這時像毫無抵抗，一霎間牽得他全身伏在鞍上，最後不得不放手，他的大刀即時給

白衣人的衣袖捲起，飛到半空。

葛爾丹這時猛然醒悟，指着前面的人說道：「你……你這一手大漠神功，莫非是三音女菩薩到來？」那人還是不作一聲，三匹坐騎衝向大路直奔。正在那時，遠遠又有幾騎從山麓奔到，看看臨近，葛爾丹認得是守衞牧塲的「模里克喇嘛」，未到跟前，已是喊道：「汗王，那些賊徒要挾着王妃把奧司卡奪走了！」葛爾丹聽了，當塲在馬上晃了幾晃，問道：「阿修羅，你們都阻截不來嗎？」模里克滿面羞慚，稟道：「汗王，索額圖中了飛刀，魂歸極樂去了！臣僧等也幾乎喪了性命。」跟着便把剛才龍駒被騎走的情形向葛爾丹訴說了一遍。

葛爾丹可汗暴跳如雷，他懷疑剛才交手的是三音神廟的女修士沙哈洛，可是始終看不到對方的眞面目，所以祇是忖測罷了，這時知道連奧司卡龍駒也跟着王妃一起被刦走，更須看看來的是什麼人物，葛爾丹和模里克一邊說話，一邊飛馬追趕，看面前三騎人馬時，相隔不到半里，原來沙哈洛和王春明等故意在前頭緩緩地走着，好教葛爾丹追來，他們是向東奔去，和白泰官的路綫恰是相反。

草原上號角齊鳴，葛爾丹率領數十精騎沿途追上，追了一程，距離漸近，看着前面三人舉鞭催策，已沒有先前那麼風馳電掣了。大草原走過後，來到一處山坡，山麓長了密密的樹林，這裏東西兩方都有幾處岔道，那三騎迅速跑進林裏，隱着見不到了，葛爾丹心裏暗念：「這裏轉入山坡，東西都有路可走，他們未必會轉返過西邊來罷。」因爲葛爾丹所走的就是從西向東，如果沙哈洛轉過西邊來的話，就是從小山那邊經過，葛爾丹想念之間，已出了樹林，他向面前一望，剛才三騎人正在繼續向前奔去，不過有點令到葛爾丹驚奇的，便是那三人已分開三條岔道走，這三處路途，正中的通到東方，此外一向東南，一向東北。

葛爾丹可汗勒住馬頭，停驂道左，一點部下精兵，恰是五十四名，立刻分作三路，下令模里克喇嘛和副將「塔克戈」各領十八名人馬，循東南東北兩路追趕，他自己也親率十八騎兵，從正中一路追上，模里克和塔克戈兩人，一聲得令，馬蹄展開，領着各騎追上前去了，葛爾丹揮鞭直指，沿路所經都是高粱田地，道口分岐。

一會，又來到一處山坡，那裏堆放着很多麥桿子，叠成屋子一般的高，那單騎的人馬倏的轉入了山坡，給麥堆子障了視綫，葛爾丹心裏一急，加了幾鞭，還沒見那騎人走出，正在懷疑，忽然麥堆子後面閃出三騎人馬來，馬上的人全身裹着白衣，連馬匹都和先前的一模一樣，他心裏思量：「難道他們又合在一處走嗎？」可是看不見自己的部下追來，他愈覺生疑，面前的三騎人馬已分開三路飛奔。葛爾丹猶豫片刻，便把所率精騎分作三路，每隊六人，分頭追踪前去。

這時跟着葛爾丹的祇有六騎將士，又追了一程，面前騎馬的人沒命的飛奔，瞬卽走近一帶樹林，那騎人很快的走到林中，一忽兒便消失了影子，葛爾丹暗叫不妙，這裏路口四通八達，未知那狡賊轉向那一方，看看臨近，樹林裏又走出三騎人馬來，和剛才的完全一樣，葛爾丹給弄到頭昏腦亂，不知敵人弄的是什麼玄虛，面前三騎人馬已分開三路飛走，葛爾丹那裏肯捨？祇得把六個部下分成三隊每隊兩人，自己領了一隊，分三路追去。

葛爾丹從開始追趕三騎人馬，部下精騎共有五十四名，可是沿途下去，面前三騎人馬忽隱忽現，神出鬼沒，他沿途把精騎分開，經過三次變化之後，到如今祇剩回兩騎人馬，令到這個一世之雄的汗王，又氣又怒。他儘管加鞭追前，無奈胯下馬兒已是走了大半天，不能再加快的了。從中午追到現在，已走了好幾百里，漸漸離開準噶爾部落，面前已不是他的額爾額王朝勢力所及之處。

這時路上刮起一陣風，把前面的人披肩吹去，跟着頭巾又脫掉了，一霎間容貌畢露，原來是個雄糾糾的蒙古騎士。並不是什麼三音女菩薩沙哈洛。那人特地放鬆了馬步，回過頭來說道：「族民並沒觸犯可汗啊！怎麼沿途把我當作罪犯的趕？」葛爾丹定睛細看，那人確是一個漠南蒙古的青年騎士，是別個部落的族民，照理是是不能够亂抓的，他把坐騎拚力奔快幾步，面前的蒙古騎士，一彎腰子又是飛跑，很快的把他拋在後頭了，如是的趕到日暮，那騎人馬已越過邊疆去了，葛爾丹人疲馬乏，不敢輕騎再追，他回頭一看兩個相隨的將士，已是萎頓不堪，滿面征塵，像是從戰陣上打敗回來的一般。汗王心裏不禁一陣悲酸，口裏喃喃的道：「我給人賺倒了！」他正在悲傷地嘆息，怎知剛才分頭追趕下去的部將，也和他一般的垂頭喪氣歸來。

且說模里克喇嘛和副將塔克戈各領精騎十八人，分路把白衣人追捕，這兩人是從東北東南兩路趕上，到了三岔道口，林裏也是一樣地走出三騎同樣裝束的人來，和葛爾丹在道上遇到的一般，他們各自分兵追去，因此到最後一次，他們祇有把剩下來的六名兵士分開，可憐他兩人在兩條方向不同的道路追趕下去，汗透征衣，結果發覺面前逃跑的是個蒙古騎士，模里克一看這人和他在山裏交手的完全不同，知道中了敵人金蟬脫殼之計，他也不再追了，勒轉頭急忙奔返。那個塔克戈副將，也是趕到最後一程，剩回兩騎，面前的人把面巾脫去，看清楚是別個部落的族民，祇得率隊轉回原路，葛爾丹的五十四騎人馬就此沒精打彩地返到烏里城。

書中交代，這一趟全憑沙哈洛神尼用計相助，白泰官等三人才能够把美人名駒一起刦走，如果我們不是善忘的話，當會記起沙哈洛神尼在三音神廟時，曾把這次計劃向大家說出，她要選購二十七匹白馬，同時派出二十七個騎士，預先到西蒙牧馬場等候，她預定把奧司卡騎走後，要折向西行沿着「庫林蓋」大道進入新疆。她佈定這一個金蟬脫殼的妙計，所以要把兩匹名駒——追風馬和賽的盧一起同行，等沒有人可以追及，那賽的盧本來是匹棗騮兒，沙哈洛到了西蒙牧馬場，便吩咐牧場主人給牠染成全身雪白，和其他二十七匹馬一樣，以便行事。從她的佈置看來，我們可以窺到她的金蟬脫殼妙計是怎樣展開

的了。

當他們第一次來到樹林，那處早有西蒙牧馬場前來的三個騎士。駕着白馬預先伏着等候，見了沙哈洛到來，立刻走出樹林，沿着三條岔路分頭向前奔跑，葛爾丹從後看見，不會疑心已經換了三個人馬，結果便把五十四名騎兵分頭追上，這三個騎士的衣服都和剛才沙哈洛等相同，驟看實在無法分別，因此果然把葛爾丹騙倒。

沙哈洛等三人隱身林裏，等到葛爾丹跑得遠了，他們才從林裏走出，轉過山後折向西行，這條小道透過貢密底斯山區，從烏里城南部直通「庫林蓋」，這處就是約定白泰官相候的所在。

沙哈洛一行三人脫身之後，那三個騎士替代了他們，像是接力賽一般，直到葛爾丹分三路追上，到了第二個站頭，又有兩個騎士伏着等候，一見那騎奔到，立即從隱蔽處奔出，因此葛爾丹在後面臨時便見一騎化作三騎，直到最後共是二十七騎人馬，却把葛爾丹的部下五十四人，分爲二十七路追上，而每路祇得兩個將士，這便是神尼沙哈洛金蟬脫殼妙計的結果。

× × ×

話分兩頭，且說白泰官保護着王妃施拉美，駕起奧司卡龍駒向西飛奔，那匹千里馬洒開大步，耳畔但聽到呼呼風聲，轉瞬已走了幾十里，本來他是和葛爾丹大隊人馬迎頭的，還幸龍駒走得飛快，白泰官又練過夜目，他一見前面塵頭揚起，立刻兜轉馬頭，折入山徑裏，那奧司卡不愧龍駒，懂得人意，一路跑在叢山亂草當中，等到葛爾丹人馬走過後才奔回大道，白泰官不敢進入烏里城，祇是從城南走過，不久便離開了準噶爾部落。

馬不停蹄，含枚疾走，那龍駒一口氣奔了幾百里，才休息下來，大家吃過一些乾糧，乘夜上路，第二朝便到了「庫林蓋」。那處是西部蒙古通到新疆的驛站，來往駝隊都在這裏歇息，形成漠外的小市鎮，白泰官扶着施拉美緩緩行進鎮內，道旁搭了不少帳篷，也有一些竹木蓋成的房子，大小食店和料理牲畜的廐房，一切供應都很方便，白泰官賃了兩個帳幕，把馬拴在一起，敎廐房的夫役拿飼料到來，一面好好地給施拉美躺在軟鋪上，取來一些熱湯，草草飽餐一頓，施拉美經過了一夜勞頓，倒下便睡，白泰官守在帳外，等候沙哈洛一行到來。

「庫林蓋」鎮上駝馬往來，商旅絡繹，這些旅客有蒙古各族人民，也有新疆維吾爾及哥薩克族，一片喧嘩，到了過午，道上一片蹄聲，王春明、周潯，跟在沙哈洛後面，來到鎮上，神尼蒙上面紗，春明周潯穿上一身短紮，三騎人馬走近，白泰官急忙迎上，大家見了面，眞有說不出的一番欣慰。

白泰官讓沙哈洛和施拉美歇在一起，他帶着春明周潯宿在另一個帳篷，馬匹都交到廐房打理，大家需要休息一番。這個小鎮雖然五方雜處，但民風淳樸，帳篷閉上，便沒人走進，刦掠勾當，更不常有。

這晚大家聚在帳裏進食，施拉美初時還是暗裏啜泣，現在已給沙哈洛哄得歡喜，她對神尼一向就有了崇敬的心，雖然當初哄她說札薩克王子要迎她回去，但這時直接告訴她是怎麼的一回事。神尼又告訴她，白泰官等人都是俠士，他們這番刦走葛爾丹可汗的奧司卡雖然有點過份，可是葛爾丹往日就曾背盟侵併了兩個相鄰的部落，又從察合台王子手裏把她奪取，這次無非是給他一點打擊罷了，白泰官在旁邊，更把中原的繁榮向施拉美道及，說北京宮殿是怎樣雄偉，街道怎樣廣闊，就是穿的着的，在蒙古簡直一生都沒見過，施拉美從小便嬌養慣了，如何不生出羨慕的心，何況蒙古風俗，女人屬於財產的一部，打勝了仗可以全部接收，就是普通一個游牧民族，男子通常娶了很多妻子，死後由兒子繼承財產，連母親都繼承了，你說奇不奇呢？這風氣到今日可能已不存在，但在那時確是這樣的。所以蒙古女子不像漢人那麼講貞節，再婚視作一件常事，祇要她的丈夫能够負担起生活上的責任，便算滿足，施拉美雖是王妃，但也不會例外。

且說沙哈洛見白泰官把施拉美哄得非常歡喜，知她憧憬着中原文物的繁華，心裏雖然一時覺得安慰，可是想到了將來，不免內心有點慚愧，無奈事情已幹出來了，祇有想個善後辦法，免使這絕代美人心頭再度受到創傷。

一宿無話，第二天施拉美抵受不了路上風霜，竟然病起上來，沙哈洛頗爲憂慮，便向居停主人問及，聽說這裏常常有過路的賣藥郎中，騎着駱駝替這一帶的蒙古牧民治病的，神尼吩咐使喚的老媽子找到郎中來給施拉美診病。

這時白泰官、王春明、周潯等一起進來問候，見施拉美病了，知道一時不能啓程，大家坐下來計議路程，看還要走幾天才抵達新疆「奇台驛」，他們預料駝俠阿朗和冒蓮已到了那裏等候着。白泰官道：「現時請個大夫給施拉美治病要緊，我們乘的都是名馬，比駱駝隊要快上幾倍，就是歇多一回，也不妨事的。」

他們坐了片刻，便告辭回帳，沙哈洛說道：「你們出外去要罷，橫豎我也不想露面，就讓我在帳裏侍候王妃，一會郎中請到，給她一貼藥，諒可無事的了。」白泰官等各懷心事，一同出帳，王春明走在最後，他回頭望着阿檀娜，似有話要說，可是礙着王妃躺在榻上，不好出聲。阿檀娜已經會意，秋波暗送，脈脈含情，她把手放在唇邊，微微搖頭，意思敎春明不要出聲，春明心神飄然，阿檀娜伸出兩指，向他示意，跟着向帳後一指，春明已出到帳外，仍回頭望進，阿檀娜連忙揮手，帳門也閉上了。

王春明回到自己帳裏，口角還孕着微笑，他意會到阿檀娜約他今夜在帳後相見，不由得心花怒放。他一眼望到白泰官和周潯躺着不作一聲，原來他們兩人也有不同的心事，白泰官縈繞着腦裏的，因這兩天來已給施拉美的美色迷惑住了，這時正在回味到和施拉美在馬上肌膚相接，香澤微聞，他畢生從未接近過一個像她這樣絕色的女子，恨不得再有機會和她一道兒在馬上走，他想到這裏，神魂飛出，猛然憶及尹青是自己的盟兄，不應該看上了施拉美，想到這裏，又責自己生出邪念，起了一陣羞慚，他爲着這事心裏交戰着，因此躺下來忐忑不寧。

雪地飄風　周潯心裏想的和白泰官想的完全不同，他恨不得即刻去到奇台驛和冒蓮相會。他想起冒蓮在赴阿苦山的路上，日夕一起相伴，那時祇覺得日子過得太快，偏巧沙哈洛不能帶她同往烏里城，令到和她中途分手，這時冒蓮正在奇台驛相候，料她正在盼得焦急。他們三個人各懷心事，也沒意思到外間要玩，一會兒都睡着午覺了。

那邊沙哈洛的帳篷裏，正有一個賣藥郎中到來給施拉美診脈；這個郎中就是居停主人說的常常來往替牧民治病的大夫，是個瘦小的黃面漢子，一雙三角眼，唇上長着八字短鬚，襯上一張蠟黃的臉，兩耳兜風，形容有點難看。他身上穿的是長袍小褂，戴着尖頂小帽，十足一個鄉裏的訓蒙先生。施拉美的睡鋪已加上一重簾幔，留出一綫夾縫，她就在這裏伸出手來，放在几上。神尼沙哈洛全身穿上修士的潔白衣裳，蒙上面紗，站在一旁。帳裏還有一個蒙古的老媽子，是居停主人派來侍候她們的。

郎中入到帳裏，沙哈洛連忙合十讓坐，郎中把椅子一拉，移到簾幔之前五尺放着，才坐下來。老媽子見病人已把手伸出，便道：「請郎中看脈息！」那郎中沒有動，從藥囊裏掏出一札絲綫交給老媽子，說道：「請姥姥替病人在手腕繞上一匝，才斷得出是什麼病。」沙哈洛見這郎中好古怪，不期注視着他。老媽子把絲綫繞了施拉美手腕上的寸關（俗稱脈門），郎中牽着絲綫一端，把兩個指頭按到綫上，閉上雙目，凝神靜注。一會放開手來說道：「病狀診過了，請姥姥把綫子解開。」老媽子依言做了。郎中便道：「可喜可喜！」祇說一句便沒下文。沙哈洛忍不住問道：「大夫，爲什麼可喜？」郎中應道：「鳥兒脫出樊籠，一時也會生病的，而且路上走得太速，閒常人也抵受不了。」沙哈洛見他言語中帶點瘋話，莊容問道：「大夫，你說是什麼病呀？」郎中答道：「沒病沒病，再哄她一會兒便好了。」沙哈洛把面色一沉說道：「郎中不要說這瘋話，究竟診得怎樣？要服什麼藥？」黃面漢子站起身來應道：「她的病要服一種藥，恐怕這裏沒處配到的。」老媽子在旁也有點着急，插嘴過來道：「好大夫，你就說個明白罷！」黃面漢說道：「我開的一貼藥，內裏有一味叫『芸菁』的，要到京畿才能找到，所以說這裏沒得配呢。」

沙哈洛神尼聽那郎中說下去，愈不像話。她想：「這個像是三家村學究的郎中，怕是有點來頭的罷。他故意說藥裏有一味『芸菁』，分明是說尹青，而施拉美這次被帶出走，確是尹青的主意呢。」她想到這點，決心要一試黃面漢是個什麼人。沙哈洛暗暗把大漠神功運到掌上，一拂衣袖，口裏跟着說道：「這不要緊，請坐下來開藥方子。」一股勁風直襲到郎中身上；若是平常人，定會給這股勁風吹到帳外去，但那漢子在這刹那間已閃到老媽子的身旁，那張空着的椅子，立刻給那衣袖刮出的勁風捲起，平空翻了幾翻，便一直滾出帳外去了。老媽子看見了椅自己會走，嚇得目瞪口呆，當場叫起上來：「鬼旋風啊！」向帳外奔出，以爲白天裏鬧鬼。

沙哈洛曉得郎中是個非常人，正想上前相問。帳外忽地閃進一個人來，倏的拜倒在黃面郎中跟前。說道：「師傅，原來你老人家竟在這裏，請不要給阿檀娜修士開玩笑了。」黃面漢子笑着道：「春明，我曉得你們來了，這番你已替尹大俠建了一功。」沙哈洛這時才知道這個扮成郎中的就是春明的師傅「噶叶木倫多土司」，法號宗流，是西藏「墨竹工」大喇嘛鐵隱禪師的弟子。他現時是青藏派柔門武術一路的宗師，再沒有第二個人能有這他樣的絕技，單是一手柔門十八雙推掌和鐵傘子功夫，已是難得的上乘武功。

沙哈洛上前和黃面客宗流見過禮，互道仰慕一番。沙哈洛在大漠日久，雖然知道武林裏有這麼的一個人，可是從來未曾見過，因此會見了面也不識；直到剛才展開了袖裏神風，黃面客一閃躲開，迅捷得如同電光火石，令她疑訝起來，誰料他就是王春明的師傅。當下宗流說道：「沙哈洛女菩薩，請恕剛才無禮！」說了從藥囊裏掏出兩粒丸子，敎用溫水給施拉美服下，一會兒出些汗便可退熱了；沙哈洛合十道謝。王春明道：「阿檀娜師姐，我師傅是個脫略的人，大家不必拘禮了。」

原來王春明在帳裏躺了一刻，覺得無聊，便獨個兒走出帳外，看見施拉美帳外停着一頭駱駝，背上馱着摺疊起的帳篷，旁邊也有一面鐵傘，他一看便認出是他師傅宗流的標誌，一時精神緊張，忙向帳裏一望，果然是師傅噶叶土司，因此衝進來叩見。

一會，白泰官、周潯都進來了，王春明給他們引見，都稱呼宗流作老前輩，沙哈洛把面紗除去，吩咐老媽子擺開酥茶，讓大家坐下。沙哈洛問道：「土司，這番到西蒙來有事要幹嗎？」宗流應道：「你舅舅阿朗請我趕來的。」沙哈洛和各人都有點吃驚，忙問道：「駝俠遇到什麼事呢？土司在那裏見到他？」宗流答道：「各位有所不知，說來就話長了，待我簡單的告訴你們罷。這次青海各族人民，因清朝施行什麼改土歸流的大遷徙，我們積石山的族民年前已經忍痛遷移了，可是『巴顏喀喇山』一帶的回族部落，多年來一直醞釀着反抗，朝廷幾次派兵鎮壓都沒收到效果，反而激起了新疆一部的『阿爾泰族』、『烏別茲族』、『維吾爾族』都起來反抗，聯同叛變，今次朝廷新任年羹堯大將軍前來勘亂，這個少年將軍確稱得上文武雙全，不半月把青海敉平，領兵進入新疆，把一部回民領袖抓起。目下屯兵孔雀河，限令各地穆斯林（回教徒）於半月之後選派代表到清營去，作爲人質，否則便要直搗烏魯木齊（後來改迪化）。現在雙方陳兵孔雀河岸對峙着，如果限期一到，年羹堯便要進兵。當我未來之前，各族回教領袖會在『鄯善』集會商量，聽說年大將軍會和幾位俠士結成了拜盟兄弟。我聽了立刻派人到西安打聽，曉得你們已到了阿苔山，因此取道新疆前來，不料在奇台驛見到阿朗，我和他在中原會過面，鷹爪老人也是我的武林朋友。偶然相見，才曉得小徒春明已隨各位來了西蒙。駝俠正耽心着你們的安全，和他一道的還有一個小姑娘，她比阿朗還着急，整天催我快些啓程

到西蒙來探問你們的消息，相助一臂。昨日裏我才趕到這裏，向鎮上居民一問，知道你們早就到了。」

宗流一口氣把他這次來西蒙的經過說出，沙哈洛妙目盯着了春明，問道：「王兄，年羹堯是你們的拜把兄弟，這番你應該替土司出點力，你看事情會怎樣？」

王春明低頭沉吟還沒作答。神尼又向白泰官問道：「師弟，你來替土司出點力罷。」泰官望着了宗流，面上有點尷尬。黃面客便道：「這事要勞煩到各位出頭，心裏有點不安，而且白兄和我又是初交，實在不敢過份相懇。」沙哈洛義形於色，說道：「我們決定明日早餐後啓程罷，待到了奇台驛，見了阿朗舅舅之後再商量辦法。」她說完便走到施拉美王妃榻前，拉開簾幔一按，施拉美額上出了一點汗，熱度已退了許多。沙哈洛回顧着各人說道：「明天施拉美大概可以起來了。」宗流見說，便答道：「沙哈洛請放心，王妃明天定可痊癒的了。」神尼謝過了宗流，大家看到天色不早，便都告辭；獨有王春明隨着宗流回到他的帳裏，師徒們互相傾訴別離。

宗流悄悄地問春明道：「徒兒，去年我們同到五台發掘寶藏後，你還跟我回到部落去的，後來你說要回去見見你弟弟，怎麼一下子又出來闖呢？還聽說你和尹青、陳四等一班武林裏紅得發紫的人混在一起，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春明便把他最初聽到了弟弟崇明說出那次武林大會的當家如何英雄，便立心出門相訪，後來怎樣遇到年羹堯，在九華台比劍，幸得尹青到來解圍，六個人結成了異姓骨肉的始末向宗流稟告一遍。宗流一面聽一面點頭，但說到尹青時，面色似乎有點不豫，可是春明沒有覺着。

王春明說罷，他的師傅宗流便道：「徒兒，你須得緊記，世上人心很多是自私的，常常利用機會來造成自己的地位，或許你的六個盟友不會這樣。我曉得白泰官、周潯、甘鳳池、陳四老俠等都是豪氣奔放的人物，能够急人之急。但年羹堯這人城府很深，你今後還須提防！還有你那崇拜的尹青大俠，他無愧當今豪傑，武林人多數佩服他的身手，可是他的出身怎樣，還沒幾人知曉；我本待要告訴你的，但現時還未到時候，橫豎你將來定會明白的。徒兒，你今天緊記我這番說話，希望你永遠不要給功名富貴打動着，埋沒了本性，這便是我所期待的了。」

春明帶着懷疑的眼光問道：「師傅，你是怕那姓年的會對徒兒不利嗎？」宗流見王春明還是不悟，祇得轉過來道：「我祇是怕你一時過於感情用事罷了，他們現時既然和你結盟，當然對你不會有什麼不利，可是一到了利害關頭，有一種人會見利忘義。我們稱得做豪俠志士，全憑要受得這些考驗，能够捨己爲人……」他頓了一頓，說話忽然轉到沙哈洛身上。他似乎很高興地對春明道：「徒兒，這次你來到大漠，令我最滿意的，便是你能够結交了沙哈洛，這位蒙古人崇敬的少年女修士，我和她雖然祇見一面，但已看到她是一個特出的女子，難得她對你發生好感，你應該有事和她商量，她定會指給你一條光明大道的。可惜她不能長遠地和你在一起，否則她就是你今後生命上的明燈，將來你總明白爲師的眼光沒有錯罷。」春明敬謹應諾，他一時面上起了羞赧，怕師傅看出了他的心事。

宗流見春明低頭沒有說話，以爲他疲倦了，便吩咐他早些歸寢，明日要跟隨大隊上道，春明連忙請安告退。

他惦念着阿檀娜的約會，一溜烟的出了帳篷，望到自己帳裏，已是熄了燭光，料白泰官和周潯都已寢息；再看沙哈洛的幕帳，還有光綫射出。他在帳外徘徊一息，大路上一片靜寂，附近帳篷全都熄了燈火，祇有擊柝的提着手燈，遠遠行來。春明一聽巳敲二鼓，立即閃身來到沙哈洛的帳後，足下輕得沒絲兒音响。正想打出一枚小石子讓阿檀娜知道，突然肩上給人一按，嚇得他身子一縮，連忙回顧，阿檀娜已站在背後。她今夜穿上一襲輕紗，從頭蓋下，如芍藥籠烟；新月照射之下，愈顯得眉目如畫。春明喜得沒法形容，口裏悄悄地叫出：「阿檀娜！」沙哈洛急忙捫着他的口，教他不要聲張，跟着拉着他縱身走向帳後的樹林。

兩人脚下起落無聲，樹林便是馬廐所在。他們走出林子，那裏有一個池塘，是日間駝馬洗澡的地方，池畔有幾株大木橫在草坡。阿檀娜牽着長裙，拖着春明的手一起坐下，四目交投，一時反說不出話。阿檀娜忽然仰起首來望着春明，叫了一聲「王公子」，便含情不語。春明握着她的柔荑，看到一雙皓腕，像雪藕般潔白，不覺嘆道：「阿檀娜，我怎麼不早些遇到你！」阿檀娜又叫春明一聲：「王兄。」說了又望着他，許久才接下去道：「自那晚烏塔城月夜相見，我的生命像是起了光輝，這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感覺，但從那時起我又想到了沒有了你在身邊時的空虛……」她把首伏到春明肩上，不再說下去了。春明緊緊的抱着她，覺得阿檀娜面上發熱，心兒卜卜地跳動。他俯下首來吻着她的秀髮，久久才想得一句說話答她：「阿檀娜，我何嘗不是和你一般的感覺呢！我的心裏永遠印着你的影子，你是我生命裏的明燈……」

他說到這句，阿檀娜「咭」一聲笑起來，抬頭望着春明，掩口笑道：「你幾時學得這樣乖的，竟拿師傅的話來哄我了。」春明不禁愕住，心想：「原來阿檀娜剛才聽到師傅的說話哩。」於是緊緊地把她一抱，答道：「你適才看到我和師傅說話嗎？」她點點頭，倒在春明懷裏，枕着他的肩膀，仰首答：「王兄，我有點事兒要問你，如果這次年羹堯不肯退兵，而你的師傅要幫助穆斯林打仗，那時你怎麼打主意呢？」春明想了一想，答說：「我先盡力勸那姓年的，他不答應時我便站到師傅那一邊。」阿檀娜似乎感到滿意，但又問道：「你知道尹大俠要娶施拉美？」春明立即答道：「我想會是的。」阿檀娜跟着說道：「你想他會始終一樣愛施拉美嗎？」春明應道：「阿檀娜，我不是尹青，恕不能够答覆你這句話。」阿檀娜笑得十分嫵媚，伸手撫着春明的面頰說道：「你也忘會說話，如果將來尹青娶了施拉美，若是對她不好時，你要替我警告他，說沙哈

洛不會放過這種人的。」王春明答應過了。阿檀娜又道：「尹大俠究竟是什麼人？我聽你師傅的口風，似乎對他有點懷疑。」春明還不明她說話所指，因爲他對尹青太崇仰了，何況他胸中沒甚城府，因此對阿檀娜的追問，也沒注意，祇是隨便答道：「師傅祇教我提防年羹堯罷了，至於尹四哥是什麼出身，我想泰官弟比我還清楚呢。」

月移花影，夜漏遲遲，阿檀娜把王春明推開，驚鴻一掠的便走開。春明忽忽如有所失，如痴如醉地站着。阿檀娜忽然翩然折返，投在春明懷裏，讓春明緊緊抱着她。

阿檀娜凝眸相視，伸出手來要他閉上雙目。春明覺驟兩片火熱的東西貼到他的嘴唇上，蘭芬麝芳，直透丹田，不覺神意飄飄；待他張開眼睛阿檀娜已不見了。

第二日，施拉美果然沒病了，大家啓程上道。沙哈洛同王妃乘坐奧司卡；白泰官、王春明、周潯、宗流四人，分乘幾匹快馬相隨，他們循大道走了兩日，已抵達「奇台驛」，這處是來往南北的交通孔道，比庫林蓋繁盛得多。他們才到鎮上，冒蓮如飛的迎面奔來，見了各人便道：「我和師公等了幾天，怎麼這時才到？」說了連忙跑到沙哈洛馬前，拍着奧司卡的鬃毛說道：「師傅，這匹就是奧司卡龍駒嗎？眞個長得漂亮！」

沙哈洛喝道：「蓮兒，好沒規矩！快些住口，引我到師公那裏。」

冒蓮才曉得剛才自己口快，把龍駒說出。她快快地來到周潯身旁，拉着馬口環。周潯心裏一陣樂，問道：「六妹，怎麼見了我不作聲？是誰個得罪了你？」冒蓮不好意思說出來，故意對周潯道：「三哥、都是爲了你，害我等得好苦。」說了忍不住笑起來。

周潯立刻躍身下馬，拉着她的手，說不出的喜悅，一直談到客寓門前，駝俠阿朗已出來迎接；見各人成功歸來，喜慰自不待言。

一行人都來到駝俠的房間，黃面客宗流問起了前方的消息，阿朗道：「聽說明日便到了限期，年羹堯要向回民展開攻擊了。」

宗流一陣子難過，愁容上面，王春明見了，不禁凄然。他懇白泰官道：「白二哥，我們一道前往勸勸八哥罷。」

周潯和冒蓮也道：「我們四個人都和他拜把子，難道也討不到一點人情嗎？」

白泰官嘆了一聲答道：「好兄弟，不是我不願意前往，你們知道八哥的性子，他作事從來不受人勸的，前些時爲了丁翠蓮的事，連陳四老俠也和他鬧翻了，還不肯把秦百先釋出，這番他奉了朝廷諭旨，更不容易把他勸過來，除非尹四哥出聲，他才會改變主意。」

沙哈洛沉思一會，問宗流道：「土司，這處離孔雀河有多遠？」

宗流應道：「如果騎的是快馬，兩日可以抵達。」

沙哈洛轉過來對駝俠道：「阿朗舅舅，甥女想隨土司前往孔雀河陣上一行，看看有沒有解圍的希望。」

駝俠答道：「我們爲着穆斯林的聖戰效點力，也是很應該的，就憑甥女的主意便了。」

白泰官見各人主意已決，曉得一定帶同施拉美和龍駒一道走。他心裏本來也很同情新疆青海的回民，可是因自己和年羹堯感情最好，不願和他作對。這時也不由他個人留下，於是答應一道前去。

孔雀河在新疆中部，流入孔雀海。這河從北部「焉耆」起，向南流經「庫爾勒」、「尉犂」、「拉阿罕」而到了「羅布城」。

那時候清兵沿河結營，連亘數百里，旌旗蔽空，軍容鼎盛。回民各部落在隔岸相拒，築起鹿寨土城，憑河死守。清軍巳經建造起了「船橋」跨過對岸，祇要年大將軍一個下令總攻，清軍便可隨時渡河攻擊。

且說葛叶土司宗流和沙哈洛等一行趕有到孔雀河，沿途恐施拉美勞頓，便備了一輛篷車給她躺着走。

宗流是個洞達人情世故的奇俠，他覺得白泰官等三人都和年羹堯有着結盟關係，因此和沙哈洛暗地商量，要他們三人暫時不可露面，如被年羹堯知道，就說是路經此地便了。

沙哈洛和宗流商妥後便把這個意思告知白泰官三人道：「師弟，我們這番來到回兵陣上，我和阿朗舅舅帶着蓮兒，就算明言是來助陣的，也不要緊。可是你們三人，暫時不要往見回族將軍『沙訶薩』，免令到年羹堯疑心你們和他作對。」白泰官、王春明、周潯聽了，自然樂得依從。

他們說話之間，不覺巳來到孔雀河畔。將近回兵大營，已見一隊隊的傷兵從陣上扛回。

宗流略一打聽，曉得清兵隔岸展開攻擊，回兵前哨巳撤退幾里。宗流偕了王春明的追風馬，趕往大營向沙訶薩將軍報告。半晌便又回來，他帶着各人來到一處農莊，把施拉美和龍駒安頓好了，留下冒蓮在那裏陪伴。

然後領着各人往見沙訶薩，這個回族英雄，是個五十年紀的維吾爾族騎士，最得回民擁護。當下把各人接見，自是客套一番。

宗流問及戰況，沙將軍說道：「今日清營裏射來無數飛箭，箭頭都附着引火的東西，我軍前哨營寨一部起火焚毀，部衆也有不少受傷的。」

駝俠阿朗問道：「沙將軍，清營裏射來的是什麼武器呢？」

沙訶薩答道：「現時天巳入黑，待我同各位到陣前去看看罷。」說了立刻吩咐部將備馬，宗流、駝俠、沙哈洛、白泰官、王春明、周潯一齊上馬跟着沙訶薩，走了不到半里，巳是陣前。

那晚月黑風高，陰霾滿佈，兩岸營寨，都熄了燈火，孔雀河一片漆黑。各人來到一處高地，勒馬觀看。

祇見清營裏射出一簇簇的流星，衝破黑暗，直飛到回兵陣上，瞬即燃燒起來。那流星像萬度流光，連續射出，映着河水，閃起了千萬銀蛇。回兵前哨營房，給燒得通紅，士兵趕着救火，喧騰奔走，鬧成一片。就在這紛亂當中，不少馬中了火箭的，當塲受傷倒下。

（未完）

俠義長篇小說

挑燈看劍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買了一匹新馬，歸心似箭，連日騁馳，向北京進發，這一天正午，來至河南、河北交界處，人馬都感非常疲累，於是便在該處一個林子邊下馬小憩。突然有四騎飛奔而至，原來這四人是「豫東四虎」，奉金五姑之命來，「請」管照夕回去的，由於這四人口不擇言，對管照夕盡嘲弄、譏諷之能事，激得管照夕無名火起三千丈，施出蜂人功，把豫東四虎全部殺死，但他也被對方「洗魂針」暗器所傷，而且十分嚴重，幸虧他內功精湛，自點穴脈，阻止劇毒蔓延，否則非當堂斃命不可。他帶傷趕到長垣縣，住店延醫，晚上，丁裳潛入管照夕房間，在黑暗中替他療傷解毒，翌日霍然而癒。管照夕休養七八天後，便繼續上路，到達正定，在旅店中與申屠雷相遇，兩人萍水相逢，一見如故，於是結伴赴京，來到新樂縣境，在一林子處遇見獨眼鵰謝羽，兩人合力應付強敵，才知彼此都學成了一身武功，結爲金蘭之好……

逆旅齊中伏　同作石室囚

照夕欣然點首，手足二人各報生辰年月，照夕較申屠雷大一歲居長，申屠雷次之，二人遂即跪地，望空長拜了一下，遂又互拜了一下，發下誓言，永遠的立身於俠義道中，除暴安良，甘苦同受，如有誰違背誓言，便要天誅地滅！

於是立刻改了稱呼，那一旁的青硯，眞是弄了個莫名其妙，直到申屠雷說出了眞相，他才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兒，當時忙上前給照夕磕頭，口稱大爺，照夕遂賞了他一錠銀子。

一番談話之後，照夕這才想起前事，不由問道：「兄弟！你方才說的，那金老頭子，住處離此有多遠？他又叫什麼名字呢？」

申屠雷劍眉微皺道：「此老外號人稱九天旗，姓金名西老，住處在離此不遠的旗竿頂，那地方我也沒去過。」

照夕想了想，遂道：「要不是趕路回家，我倒眞想去見識一下此老，看看他到底有什麼功夫？」

申屠雷不由一笑道：「大哥若想會一會他，還不容易麼？等過一天入京之後，找一天我們一塊去。」

照夕點了點頭，申屠雷遂又笑道：「方才那謝羽喬裝賣桃之人，不知是何居心，我見他是想往大哥那邊走去，因恐大哥下手過重，這謝羽難以逃命，所以才略施薄懲，令他驚心而去，此時想來，倒不如把這老兒留下的好了。」

照夕搖頭一笑道：「沒有關係，他只要再敢來，我們兄弟倒要好好的給他一點厲害了。」

這麼一耽誤，天可不早了，同時各人也正覺得肚子陣陣發空，遂又上馬向前行去。

幸好這一片竹林，佔地頗大，在林子裏走，並不覺得炎熱，申屠雷邊走邊告訴照夕，他在北京住着一個叔父，官居吏部侍郎，自己本無意投考進取功名，奈何父親和這位叔叔却是一力促成，非考不可，所以這才上京趕考，並把他叔父家住址，詳細告訴了照夕。

管照夕對於北京城內各地方都熟透了，申屠雷一說即知，他也把自己住處告訴了申屠雷。

管照夕父親原來官居盛京將軍，乃是漢人中赫赫有名的統兵大員，爲人剛直，以善人而聞名，申屠雷自是十分敬佩。

二人邊談邊行，不知不覺已走出了這片竹林，眼前復有一黃土驛道，直坦坦的展延着。

三人各自抖韁催馬，連着那一匹駄東西的小騾兒，也不禁都飛跑了起來！

黃土道上有時刮起一陣風，把地上的灰土，像黃霧也似的吹到了半天，兩旁的旱田，種的是麥子和高粱，葉莖上却爲黃色的泥土染成了黃色，這是北地的特出風景，整個的大地，均似爲一個「黃」字所代替了。

日落的時候，他三人四騎已到了新樂縣城，管照夕非常失望。

因爲他本來打算，能在午夜前趕到「保定」，可是因爲多了一個青硯和那頭駄東西的小騾，無形中慢了下來，就如此那青硯已經是吃不消了。

申屠雷很體會這個心愛的書僮，此時見狀，不由笑問照夕道：「大哥！我們就在這新樂歇一晚吧！好在也不在乎這一天兩天。」

照夕無奈，只好點了點頭，青硯不禁十分歡喜，匆匆由馬背上翻了下來。

街道上行人如鯽，有幾家店舖已掌上了燈，三人各自牽着坐騎，在街上走着，熙熙攘攘的行人摩肩接踵，頗爲惹厭，照夕見路口有家「新樂老店」，尙還寬敞，不由對申屠雷道：「我們就在這家店住下吧！」

申屠雷方自點首，三人正拉馬欲走之際，忽見人羣之中，一人向着三人揮手道：「客人，客人！請等一等！」

三人先不知是喚自己，後來見那人已走過來，而且口中一個勁叫三位客人三位客人！這才知是喚自己，不由停步不動。

這人已走到了近前，只見是一個四十上下的瘦小漢子，十分黝黑，背後揹着一頂草帽，他對着三人請了個安，操着陝音道：「請問三位客人是要住店的麼？」

照夕點了點頭，申屠雷却反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這瘦小子嘻嘻一笑道：「我們是幹什麼的嘛，連要住店的客人都看不出來，還作什麼生意！」

照夕點了點頭，皺眉道：「你是那家店的，是新樂客棧的嗎？」

這伙計搖頭道：「新樂店算什麼，客人到我們店裏看一看就知道了。」

申屠雷就問道：「你們店房在那裏，我們實在是累了，不願再多走路了，遠不遠？」

這瘦小的伙計這才一笑道：「相公，你跟着我來就是了，保險那地方房子大，涼快，風景又好。」

三人一聽涼快風景好，都不由動了心，照夕首先點頭道：「好吧，你帶我們去看一看吧！」

這伙計縮了一下頸子笑道：「請跟我來，我的馬在這邊哩！」

他說着，領着三人走到了對街，在另一個漢子手上接過了一匹馬，一面回頭笑道：「我們店是在西頭老頭市，騎馬快得很。」

三人只爲他一句房子大涼快而吸引住了，即使遠點也無所謂，當時各自上馬，青硯仍牽着那頭小騾兒，一行四人穿過了吵鬧的街道，向前疾馳而去。

那伙計騎着馬在前帶頭，不時回頭訴說着，行了約盞茶時間還不到，照夕不由勒住了馬道：「這麼遠，我們不走了。」

那伙計含笑往前一指道：「喏！相公請看，這不到了麼。」

照夕、申屠雷順其手指處一看，果見有一座頗爲精緻的樓房，隱在一片竹林之中，並有一道小溪由樓前流過，溪上架有一座紅木小橋，直通那樓院大門。

申屠雷不由十分驚異道：「這是店房麼？」

那伙計一面徐徐向前策馬行着，一面道：「我們東家開這店房才三個月，因爲地方偏僻，知道的人不多，所以每天才派我們到鎭上去拉客人，相公，你看這地方好不好？」

申屠雷和照夕對視了一眼，都不禁高興十分，他們倒眞沒想到，居然這地方，有如此雅緻店房，小橋流水，清竹翠館，即使是一般居家，也難找出如此風雅之處，都不禁高興得笑了。

那伙計遠遠下了馬，大聲的向對面吼道：「老張！客人來了！」

他這麼吼了一聲，才見由林對面一跛一拐的走過來一個老人。

那伙計高聲道：「客人來了，你把客人們的馬接過來，好好管着。」

那老頭子抬頭向三人看了幾眼，才把各人的馬接了過去，這時那瘦伙計又連聲道：「請！請！」把各人都讓進去了。

三人過了小橋，伙計推開了一扇門，進了院子，直領着三人向樓內走去。

院中百花齊放，早蘭亦開，兩邊搭着葡萄架子，結着一串串的葡萄，照夕不由皺了一下眉，心說：「這那裏像是店？怎麼連一個招牌都沒有？」

申屠雷也是心中不解，但二人又怎會想到其他，何況又各懷絕技在身，也就不加深思，儼然擺出一副住店的大相公模樣，大搖大擺的走了進去。

他一走進，才發現內中地勢極大，廳房亦多，光祇是樓房，就有三幢之多，院內奇花異卉，亭台榭池，洞門廻廊，無不是有，放眼過去，竟是琳瑯滿目。

那伙計只把照夕等三人，帶至樓前，却見廳門自開，走出一個瘦高的漢子，彎腰笑道：「客人裏面請！」

那帶路來的瘦小伙計，對着那人彎腰行了一禮，就退下了，三人遂自走前，照夕不由重紋身份道：「我們是住店的！」

那瘦子笑着，眼角露出魚尾紋道：「我知道，我知道……客人請坐。」

照夕看了申屠雷一眼，略顯得有些拘束的坐了下來，申屠雷不在意的坐下，一面問道：「我看你們這店房很大，後面房子還多，都是客店麼？」

瘦子嘻嘻一笑道：「不！後面是我東家住，就只這麼一幢樓，才是客房呢！客人你們要住幾間房呢？」

照夕喝了一口茶，笑道：「我們是一家人，就開兩大間吧！要在一塊兒的。」

瘦子聞言拍了一下手，遂自後面走出一人，穿着一身夏布衣服，對那瘦子叫了聲：「覃先生！」

這瘦子笑道：「這三位是自河南來的貴客，你給我兩間好一點的房子，好好侍候着。」

穿夏布衣服的伙計，彎腰道了聲：「是！覃先生。」

他這種態度稱呼，立刻令照夕和申屠雷感到吃驚和奇怪，不由又對視了一眼，因爲這是大異於一般店房的習慣的。

而且那店小二穿着打扮，十分整潔，不像普通的店家一樣，這時他回過身來，對照夕，申屠雷道：「客人請上樓來。」

照夕點了點頭，當時和申屠雷跟着上樓，拐向一條甬道，地上舖着一種細草編織的地毯，足踏上去，覺得軟軟地，看看

幾間房子，俱都寬敞，二人選了兩套房，就決定住下了。

這時那叫「覃先生」的人，又走上來了，他拿着一支筆和一本本子，請二人各自簽了名字，還細細的打量了二人一會，才下去了。

二人至此，雖是滿心狐疑，可是自目前為止，並沒有什麼不對，也就放寬了心，呼茶喚水忙了一遍，天已大黑，那穿夏布的伙計，在他們房中點上了燈，問二人是否要吃些什麼。

三人早已肚子餓了，當時便點了些菜，那伙計就下樓去了！

這整個一座大樓，樓下是否有人住就不知道了，可是樓上十多間房子裏，除了照夕等三個人之外，再也沒有另外一個別的客人，寧靜得沒有一點聲音。

照夕覺得十分沉悶，當時就和申屠雷下樓，在院中隨便走走。

在花園外牆，有一排馬棚，內中拴有數十匹馬，正在仰首怒嘯，一個刷馬的小子，手持馬刷子，正在刷着馬，兩院的洞門，是通着另外二幢大樓，隱約可見洞門之內花台亭榭，那景緻，較這院子更不知美上許多了。

依着申屠雷的意思，是要過去走走的，可是照夕卻說是人家住家，不便擅入。

這座樓佔地頗廣，石階處有一方翠匾寫着「北館」，二人揣摸了半天，也不知道「北館」是什麼意思，因為這顯不像什麼客棧的名字。

房中雖早已上了燈，可是西天仍留有薄薄的一片晚霞，襯托得院中暮色蒼然。

管照夕不由嗟嘆道：「想不到新樂地面，竟會有這麼一個好地方，這眞出人意料之外。」

申屠雷也嘆道：「由此可知，這店主人一定也是一個清雅之士了，只是……」

他不解的指了那遠處的馬棚一下道：「他們養這麼多馬幹什麼呢？而且這麼大的地方，竟是看不見幾個人。」

照夕正自覺奇怪，卻見由那邊洞門內，慢慢踱出了兩個人來，為首之人，是一個身高而微顯隆背的銀髮老人，穿着一件寶石藍的綢子馬褂，一雙袖子挽着，足下是一雙便鞋，一隻手卻拿着一個澆花的水壺，一面在澆着花，他身後跟出之人，照夕和申屠雷都認得，正是那賬房先生「覃先生」。

這覃先生卻垂手峙立在這老人身邊，不時手指着這方樓上，似在說些什麼。

那老者一邊澆着花，一邊聽着，不時一雙雪白的眉毛皺一皺，問問一兩句，他們說些什麼，這方一句也聽不見。

忽然覃先生一抬頭，看見了二人，不由怔了一下，那老頭也停止澆花，目光向二人看着。

那覃先生哈哈笑道：「二位客人吃過飯了？」

照夕搖頭道：「還沒有，我們隨便走走，這花園太美了。」

這時那覃先生又對老人說了幾句，老人一面點着頭，一面慢慢向着二人走過來，他手中仍拿着那隻澆花用的水壺。

一直走到二人身前，覃先生才含笑為二人引見道：「這就是本店的主人金老先生。」

二人見這老頭兒，微微一笑，老人對着二人點了點頭，說道：「小店新開，老夫又是外行，有什麼怠慢之處，二位萬乞海涵才好。」

二人見這老人面相清癯、談吐又甚謙虛，不由對他增加了好感，申屠雷笑笑，道：「老人家，你太客氣了，我們沿途住店甚多，就從來也沒住過這麼好的。」

照夕也笑道：「這地方太好！」

這駝背老人，聞言之後，聲若洪鐘的大笑了兩聲，遂用手在照夕背上拍一下道：「小朋友！你們如喜歡這地方，就盡管住在這地方好了，老夫不收你們的房錢就是了。」

二人一聽不由都怔住了，那老人又是一陣大笑，把手上澆花水壺遞到那姓覃的手中，搓着雙手笑道：「來！年青人！我們來談談。」

他說着話，張着二臂一邊一個，把二人一拖，十分親熱的向前走着，一面笑道：「我最喜歡交年青的朋友，來！我們談談。」

二人聽了也不由都笑了，因為這老頭說話很風趣，而且很直爽，倒不好意思把他推開，只得任他像多年老友也似的拖着走。

老人一直帶着二人走進了大廳，坐下來，瞇着一雙眼睛笑道：「二位是由河南來的吧？」

照夕吃了一驚道：「咦！你是怎麼知道？」

老人點了點頭，卻也沒有解釋，他仍是帶着微笑，目光在照夕身上轉了一轉，又在申屠雷臉上看了看，不由笑了笑道：「當眞是英雄出少年……兩位小朋友，你們都有一身好功夫啊！」

二人不由大吃了一驚，方自一挑劍眉，那老者卻哈哈的笑了起來。

他接着笑道：「你們不要奇怪，老夫雖是上了些歲數，可是自信這雙老眼不花……小朋友，你們說是對不對？」

二人都不由臉色微微一紅，互相對看了一眼，照夕不由也冷笑了一聲道：「老先生目光實在厲害，只是恐怕也未必僅僅老眼不花吧？」

說着一雙眸子，精光四射的向這老頭兒朝看，老人先是怔了一怔，可是卻又洪聲大笑了起來，他連連的搖搖頭，大聲道：「看錯了！看錯了，你完全猜錯了……老夫我可是一塊廢物點心……哈！」

照夕只微微笑了笑，心中暗想道：「看樣子，這老人定有來路，莫非他眞是一身懷絕技的隱者不成？」

可是卻又不能十分斷定，忽然他吃了一驚，仔細的打量着這個老人，心中驚道：「他又姓金……唔，會不會是那九天旗金西老呢。」

這麼一想，不禁令他大吃一驚，可是轉念一想，那九天旗既是一個著名的綠林魁首，那會是一個如此和善的老人？再說也不會在此安家立寨？

他想着不由把本欲探詢的話忍了住，反倒作出一副安詳姿態，和老人談了許多別的話。

老人談鋒甚健，天南地北，頗能吸引

住別人的興趣，直到有人下樓來請吃飯，這老頭兒才含笑站起，他瞇着眼睛道：「你們去吃飯吧，小朋友！」

說着哈哈笑了幾聲，就出去了，二人對看了一眼，卻見那覃先生正含着笑，彎腰道：「二位相公的飯菜都已擺好，請上樓用飯。」

照夕點了點頭，遂和申屠雷上樓而去，申屠雷微微笑道：「這老頭子很有點意思。」

照夕卻問道：「你方才說，那九天旗金西老，是住在什麼地方……」

申屠雷不由怔了一下，他想了想才慢慢搖了搖頭道：「不會吧……那金老頭子聽說是在旗桿頂開山立寨，他怎會到這種地方來。」

照夕微微皺了皺眉道：「話雖如此，可是這老頭兒，卻眞有點起疑，而且這地方也太奇怪了。」

申屠雷微微搖了搖頭道：「不會吧，即使有什麼不對，莫非我們還怕了他們不成？」

照夕不由笑了笑，沒有說什麼，因知這申屠雷和自己一樣，不但毫無世故，而且年少氣盛，他心中暗暗想道，只好暫時小心，一切再隨機應變了。

想着，二人已上了樓，青硯早已把飯盛好了，二人就命他同坐，三人早已肚子餓了，方吃一半，卻聽門外有人叩門道：「相公請開門，小的送酒來了。」

青硯忙把門打開，卻見那個穿夏布的伙計，雙手捧着一個銀盤，盤中托着一把銀質酒壺，一面笑道：「覃先生特叫小的送上一壺酒，為三位客人洗塵，這是自釀高粱。」

說着遂把酒壺放下，申屠雷笑道：「這酒錢我們照給，你去謝謝覃先生。」

那伙計連道是！是！遂退了下去，申屠雷把酒壺蓋子打開聞了聞，連道：「好酒！好酒！」

照夕卻仔細看了看酒色，不見有異，這才各自斟上一杯，相互對飲了起來。

那酒壺本小，三人略飲一二，已見了底，正要喚他再送些上來，卻見那伙計又自動送了上酒，並親自為三人斟了一杯。

三人因不覺有異，遂也就各自飲下，那伙計見三人喝了酒，就悄悄退了出去。

照夕喝了一杯之後，正要再斟，卻見到那青硯忽然站起一站，含糊道：「大爺……我不行了……我醉了。」

他說着轉身離席，不想才走了三兩步，竟自咕嚕的一聲，倒在了地下。

申屠雷皺眉道：「這奴才酒量太小了……讓他在地上躺了一會好了。」

一言甫畢，他忽然大叫道：「大哥快看！」

照夕吃了一驚，忙放下酒壺，只見那青硯口吐白沫，兩手亂抓，心知中計，不由一拉申屠雷道：「好惡賊，走！我們找他去。」

申屠雷這時也是氣憤填胸，猛然站起一站，還沒站好，只覺頭一陣昏，咕咚！一聲也隨着倒下了。

照夕這時已覺不妙，正想以內力將酒力逼出，不想不用力還好，這一提力，頓覺一陣頭昏，還沒有吸上兩口氣，也就倒地不起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管照夕只覺遍體冰冷，昏迷之中，他用手摸了摸，覺得竟是睡在一塊冰冷的大石之上，他忙坐了身來，竟覺眼前一片漆黑，他不由拚命的搖了搖頭，心中想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什麼地方？」

忽然他想起來了，當翻身試着下地，輕輕叫了聲：「申屠雷！申屠雷！」

可是申屠雷沒有一點回音，而屋子裏實在太黑了，伸手不見五指，他摸索着到處摸了摸，只覺四壁，全是極為堅硬的石頭。

這房間地方還不算是太小，只是沒有一個窗戶，他想摸出身上的火摺子來，可是連那個麁皮革囊，也不知到那去了。

他嘆了一聲，又坐在那冰冷的石頭上面，心中大為失望、後悔，暗想道：「這到底是為什麼？唉！一定是那酒……我太大意了！現在怎麼辦呢？」

他於是又叫了兩聲：「兄弟！兄弟！青硯，青硯！」

可是沒有一個人答理他，這時他才覺出不妙了，而申屠雷和那書僮，也不是和自己關在一起。

照夕又急又氣，當時運足了內力，力貫雙掌，朝着四壁，用力的擊出，一時碎石飛濺如雨，嗡嗡的回音之聲，幾乎震耳欲聾，可是那堅硬的四壁，並沒有被擊開，他只好嘆息了一聲，收住了手，心中恨恨不已，這時他才明白了，暗想道：「這麼看來，那姓金的老頭子，定是所謂的九天旗金西老了。」

想着不禁打了一個冷戰，暗忖自己既和他女兒金五姑結了仇，又打死他手下多人，至今更落在了這老兒手中，只怕是沒有活命的機會了。

想着又驚又怕，可是轉念一想，自己既已為他迷藥灌醉，要想取自己性命，豈不易如反掌，可是他又為什麼不殺我呢？

這麼想着，他心似稍微定了定，可是仍不能令他就此安心。

他坐在這冰冷的石頭上，又大叫了幾聲申屠雷，依然沒有一點回音。

忽然頭頂一陣石塊磨擦的克！克！之聲，掉下了不少石碎子，照夕抬頭始見一綫日光，敢情外面竟是白天，只是卻只有碗口大小的空處，露出一個人頭，傳出一聲輕笑道：「小伙子！酒醒了麼？這一覺睡得可眞舒服喲！」

照夕不由厲聲喝道：「你是誰？為什麼好好把我弄到這石頭房子裏來？」

那人搖搖頭嘻嘻笑道：「我是誰？哈哈……小子！你喝醉了，不給你找個地方涼快涼快還行？」

照夕知道此刻厲言是自找苦吃，當時強忍着怒火，哼了一聲道：「我的那兩個同伴呢？你們把他們關到那裏去了？」

這人又尖笑了一聲，操着破嗓子道：「小子！你放心吧！他們和你一樣，只是給他們另外換個地方涼快去。」

照夕大聲叫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到底想幹什麼？」

那人又是一聲尖笑，照夕眞想一掌劈去，只是他知道那麼做，自己更吃虧，當即冷笑道：「你笑什麼？要知道我管照夕

可不是好惹的。」

那人尖聲笑道：「這是什麼地方，你還不知道？想幹什麼！你不知道！哈哈！小子，你眞白活了。」

照夕氣得肚子都快破了，心知從他們口中，也問不出個名堂，只氣得坐在石頭上直生悶氣，那人又咳嗽了幾聲，才嘻嘻笑道：「小子！你自己做的事，自己還不明白麼？眞是上天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自來投！」

照夕冷笑道：「你們想怎麼樣？」

那人尖笑了一聲，回答道：「不想怎麼樣，小子！你好好在裏頭呆着吧！你要是再亂叫亂吵，媽的！老爺就要給你罪受了。」

說着一陣嘞嘞石响之聲，又把那洞口給堵住了，照夕眞是被氣得半死，方自恨恨的搥了一下石頭，却見那才關上的石塊，忽的又嘞嘞的開了來，露出了臉盆大小的一個空處。

照夕只以爲又是那小子來找麻煩，理也沒理他，仍然低着頭，心中納悶，却聽見上面似有人互相爭議之聲，似聞那先前說話的小子道：「小姐，這……我可不敢當家，是老爺子關照的，小的實不敢……」

另一個女人聲音嗔道：「老爺怪罪有我來當，你不要管，你先下去。」

那人又道：「唉呀！這怎麼行呢？老爺子說這小子本事大着呢！最少要餓他三天，這才多一會呀！小姐……老爺子到時候……」

才說到此，那女子却嬌嗔道：「你怎麼這麼囉嗦，叫你下去你聽見沒有？告訴你出了事有我，不關你的事。」

這才聽到那人連道：「是！是！」

照夕聽着奇怪，抬頭一看，不由頓時怔住了，原來那洞口外，此時正現出一個女人的頭來，似正向石室內張望着。

這女人不是別人，正是在開封附近見過的金五姑，也正是那九天旗金西老的女兒，照夕不由吃了一驚，又驚又怒，心想這女人也眞厲害，居然和自己不差先後的來到了河北，想不到自己躲來躲去，快到了家門口，却仍然落在了她的手中。

當時氣得把頭一低，一聲也不出，却見上面咯咯一陣嬌笑之聲道：「喲！管兄弟，你在那呀，裏面黝黑的，我怎麼看得見你呢？」

照夕仍是不哼一聲，金五姑却俏皮的又笑道：「你這個小冤家，你以爲你不說話，我就找不着你了麼？」

她說着話，遂見火光一閃，照夕忙抬頭一看，却見她手中拿着一個火摺子，伸進石室之內，於是把洞中照得很清楚。

金五姑單手拿着火摺子，略爲顧視一下，已看見了照夕的坐處，不由嬌嗔道：「呆子，我看見你了，喂！我說，管兄弟，你怎麼不答理我呀？」

照夕看了她一眼，冷笑道：「妳把我及我拜弟關到這裏，意欲何爲？」

金五姑撇了一下嘴，嬌聲道：「好沒良心的小鬼，是我把你關起來的呀？要不是我說情，恐怕你們早沒命了，你不謝謝我，反而還怪我，眞是……」

她說着又笑了笑接道：「不過你放心，有我在這裏，你決吃不了什麼苦，只要你聽話。」

照夕不由勃然大怒，當時猛然抬頭厲聲道：「金五姑，妳也太把我看差了，我管照夕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豈能上妳這賤人的當，妳即然用毒汁把我擒住，死活隨妳，我要是皺一皺眉，決不算是好漢，再要多說，我可要罵妳了。」

金五姑不由被罵得臉色一陣大窘，只見她柳眉一豎，却又嘻嘻的笑了。

她仍然笑哈哈的道：「好個不知死活的小鬼，到了這個時候，你居然還敢對我這麼說話？你呀……」

她又格格笑了幾聲道：「在我面前又充起英雄來了，哼！在那姓尚的丫頭跟前，你不也是很聽話的麼？」

照夕不由臉一陣熱，冷笑道：「簡直胡說！」

金五姑也冷笑了一聲道：「哼！胡說？你自己心裏明白就是了，不過，我也不會管這些。」

她說着又笑了笑，輕輕的挑着她那一雙細彎的眉毛，道：「你自己想想看，我好心請你吃飯，你不賞臉也就算了，也該告訴我一聲呀……這還不去說它，你還把我手下的人給殺了，你說說，天下有這理由沒有？」

照夕不由冷笑了一聲，也懶得和她多辯，金五姑揚一下秀眉，道：「你殺的那幾個人，都是我父親手下的人，他老人家那能不氣呢！所以才用計策，把你和你那位朋友給誘來擒住，要依着他老人家，那還會有你的小命？不是姑娘我……唉！」

她說着嘆了一聲道：「算了，這些話也不去說他了，我知道你肚子餓了，特地給你送些東西來吃，你暫時先在裏面忍一忍，我一定能想法子，把你放出來。」

照夕冷笑了一聲也沒說話。

金五姑却把火摺子收了起來，一面嬌笑道：「這籃子裏有鷄有酒，你可以放心，這酒裏決不會再有迷藥了。」

她說着話，果然從上面吊下了一個竹籃子下來，並喚道：「管兄弟，你倒是接着呀！」

照夕本想賭氣不去理她，可是轉念一想，暗忖眞要是餓死在這裏，那才划不來呢！

想着，很不好意思的把那籃子由繩子上解了下來，金五姑不禁格格笑了起來，一面道：「對啦！這才聽話，你還要什麼不要了？」

照夕這時又羞又氣，猛然抬頭，狠狠的用眼睛看着她，却又一點不知道罵她什麼好。

金五姑眨着眼，笑道：「我問你呢！等會爸爸來看見了……」

照夕笑笑道：「那老頭兒不來就罷了，來了我還要痛罵他一頓呢？妳還不走，盡自在這裏嚕嘛些什麼？」

金五姑那知照夕對她根本沒有絲毫情意，聞言仍在吃吃的笑着，照夕不禁十分厭惡，當時一陣火起，飛起一腿，把身前那個盛飯的竹籃，踢得撞在了石牆上，嘩啦啦的一聲，內中盤碗全碎。

他憤憤的倒在了石床之上，再也不去看她一眼，金五姑不由怔了一下微微嘆了一聲，失意的道：「你又何必發這麼大脾

氣呢？莫非你肚子不餓麼？」

照夕猛然回過身來叱道：「我餓死也活該，妳就不要管了，哼！」

金五姑一時眞是說不盡的傷心，她緊緊的咬着下唇，連眼淚都流出了，她抖聲道：「好……我走就是了。」

說着就把那石窗關上了，洞室之中，又變成了漆黑的一團，照夕這時不禁又有些後悔，暗忖自己似乎不該對她發這麼大脾氣。固然她爲人可耻，可是對自己，却是一番好心。

想着他不由長長的嘆了口氣，說不出的失望和懊喪，他怔怔的坐在那冰冷的石塊之上，盤算着將面臨的命運，他並且決心不再向命運低頭了！

時間就如此一分一秒的過去了，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反正他此刻肚子餓得很厲害！

石室之中，本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可是由於在裏面停留了太長的時間，目光也能適應了，現在他可清晰的看見這石洞裏任何一個角落，可是並沒有一個角落可供出入的門戶，他不由長嘆了一聲，暗忖，看來自己眞還要餓死在這裏的了。

想着不由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憤恨與沮喪，他實在忍不住肚內的飢餓，偏巧金五姑送來食籃，雖然被自己踢翻了，可是一陣陣香味，却由籃中透出來，他嚥了一口唾沫，忍不住走過去，把那打翻的籃子拿起來，打開看了看，籃內杯盤狼藉，菜餚更是濺翻得滿籃都是，還有一把銀質的水壺，照夕拿起壺來，覺得沉沉的，內中竟有大半壺酒，酒香四溢。

他不由大喜，立時嘴對嘴的喝了幾口，覺得肚內較以前暖和多了！

再看籃內，尚有幾個包子，雖然浸在菜汁裏，可是仍可食用。

到了此時，他可顧不得再賭氣了，因爲不知不覺他已在這裏關了兩晝夜，雖說是內功純厚，可是初次絕食，亦不由餓得發慌。

他小心的把四個包子由破碎的盤碗菜汁之中，撿了出來，狠吞虎嚥的吃了下去，立刻精力大增，這時却聽見頂上似乎嗤嗤的石塊移動之聲，空中撒落下來不少的碎石粉末。

照夕忙自縱身到石塊之上，盤膝定坐，却見一綫天光自上穿入。

他本來以爲，定又是那金五姑來了，如果她再送食物來，自己就是餓死，也不能收留，可笑一分鐘之前，他還在狠吞虎嚥着她送來的東西，此刻却又硬起來了！

他腦子裏這麼想着，却連頭也沒抬，過了一會才聽見頂上嘿嘿一陣冷笑之聲。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才知來人不是金五姑，當時忙抬頭一看，却見洞口現出一個老人的頭，他仔細認了認，竟是那一天在花園中所見的老人，現在他已知道，這老人也就是江湖上盛傳的九天旗金西老，當時不由劍眉一挑，正要喝罵，金西老却先嘻嘻笑道：「怎麼樣小伙子，還挺得住麼？」

照夕冷笑道：「好一個無恥的老東西，竟用這種卑下的手段來對付我，哼！」

九天旗金西老哈哈大笑了兩聲，那兩道雪白的眉毛，倏地窄下一分，照夕仍然看不出他的喜怒，只見他連連點着頭道：「你戲侮我女兒，又殺我門下多人，我這麼作，已算很對得住你了，我近年來，火性不如以往大了，否則，嘿嘿……小伙子，你還會有命在麼？」

照夕當時氣得熱血上冲，聞言之後厲聲叱道：「老頭兒，你說話可要清楚些，你女兒自己行爲放蕩，你却反倒來說起我來了。」

說着突然覺得，自己不便說這些話，少停了停，忍不住冷笑了幾聲，道：「你最好去管管你的女兒吧。」

九天旗被這幾句話，說得面紅耳赤，他嘿嘿一聲怪笑，倏地一探掌，却又慢慢的把手收了回來，過了一會，才笑了笑，道：「好，算你有胆量，這十幾年來，敢在我九天旗面前這麼說話的，大概只有你一人，」隨又沉聲道：「小子，我知道你有幾手厲害功夫，可是此刻你却是使不開，你乖乖呆在裏面吧，我倒要看看，你能挺到什麼時候？哼！」

他說着收回了頭，隱隱聽他對另一人叱道：「把石頭封上，加上鎖，以後任何人不准來，我要活活餓死他！」

遂聽到另一人答應着，那石塊又嘞！嘞！的封了起來，照夕不由吼了一聲，拚命擊出一掌，只聽見轟！的一聲暴响，巨石也被這股暴力衝得跳到了一邊，一時石末紛飛，餘音震耳，聲勢端得驚人已極。

那奉命封石的人，也不由大吃了一驚，嚇得在外大叫道：「姓管的，你可要放清楚一點，你要是再這麼胡鬧，老爺可要給你苦頭吃了。」

九天旗金西老，本已回身而去，此時見狀也不禁心內吃驚，他冷笑了一聲，大聲道：「小子，你有本事，你就試試吧，看看你能出來不能？」

照夕在洞內聽到了這句話，一顆心算是死定了，當時氣得眞想哭，暗忖完了，這原來是一個山洞，我就是有再大本事，只怕也出不去了。

他想着抬頭看了看，頂上的那個石窗，即使是能爲自己掌力震開，却也只有小小的一個洞口，想出去也是不可能，雖然這頂上另有門戶，只是自己却找不着，即使是找到了，也定是萬斤大石封口，亦是枉然！

照夕一個人，這麼傷心憤恨了一陣，最後也只有把一切都付之命運了。

他重新盤膝於大石之上，往日運習坐功，多是在蒲團或榻墊之上，如今這冰硬的石床，使他很感到不習慣，費了半日功夫，才勉强把心定了下來，他想到以往納坐神的功夫，來抵制今後長期的飢餓，雖然他功力離着辟穀尚遠，可是短日之內，起碼不會有什麼問題。

一個時辰之後，他已氣貫週天，但覺三花蓋頂，五氣朝元，同時由丹田之中，散佈出一片無比的熱氣，令他全身十分通暢。到了這個時候，也正是坐功一個緊要的關頭，往日洗又寒曾傳他下採藥的功夫，所以到了此刻，正是要緊關頭。

忽然一點眞陽，刺激生死竅，此時即應拋開一切雜念，下手採藥，不可受任何聲音干擾。

誰知也就在此時，忽聞一陣琴弦之聲

，不知從何而出，聲調極爲老澀，聞之不禁心神一動，那眞陽亦隨之渙散而開，前功盡棄。

照夕不禁十分懊喪，本想重新再來一遍，待眞陽聚齊，再行收採。

可是忽然一個念頭，令他大大吃了一驚，他不由張開了眸子，心想：「這琴弦之聲，從何而來呢？」

想着不由四下觀望了一陣，細心聽了聽，那有什麼外音，照夕這一刻不禁發起呆來，暗忖方才自己在要緊關頭，明明爲一陣冷澀的弦音而驚擾，此刻怎會又不聞了呢？再說這陰冷地洞之中，只有自己一人，那又會來的錚弦之音呢？

他想了半天，却是愈想愈糊塗，最後認爲一定是幻覺，因念及師父所說，行動到了某一時刻，定會有心魔幻境來干擾，可恨自己却一時無察，竟自把半日苦心所聚集的眞炁又分散了，一時却無心再定下來，只覺得腹中甚爲飢餓。

入定初醒之後，倍覺眼明耳聰，同時腹中又感到了飢餓，他跳下了石床，開始在這陰窄冷森的地洞中徘徊着，覺得陣陣的冷風，由兩邊絲絲浸進來，細看之下，才發現洞頂有十數個拳大的洞口，那冷風，即由這些洞口內，向洞內吹進來。

心想這些洞穴，一定是七扭八拐的曲折着，否則怎會沒有現出來呢？

他不由對這一猜測感到合理，心想這九天旗金老頭子，設計此洞，也頗費了些心血，定是用來囚禁強敵之用，否則何至於如此精細呢？

他意會到初秋的日子的炎熱，可是這洞中却是陰冷得怕人，當可想知這是一個開鑿得十分深下的石質地洞了。

人在無聊的時刻，常會想得很多，很亂，管照夕這一刻也是如此，他腦中盡力的分析着這些瑣碎的念頭，却也難以心平氣和了。

他又想到了申屠雷和那書僮青硯，也不知如何了，也許他們都巳經餓死了。

想到這裏，不由十分心寒，腹中忍不住咕咕又叫了幾聲，他長嘆了一聲，只好又走到石床上，暫時把心收起，想運一會功夫，抵禦腹中的飢餓。

忽然，他聽到頂上一陣輕微的鎖鍊聲響，過了一會，似見石塊移開了些，只是不見日光洩下，照夕抬頭看了看，似見一個恍惚的影子，原來外面天又黑了，那小洞窻外，可窺見閃爍在天空中的星星。

照夕不由低叱了聲：「是誰？」

却聽見那黑影似乎按唇，嗤了一聲，遂小聲道：「管大哥！是我！你……」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道：「妳……妳是誰？」

那人似乎哭了，一邊小聲道：「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麼……你……唉！你的魔難，怎麼會這麼多呢……這一次，我可眞是沒法子救你了。」

照夕這時又驚又喜，不由一翻身站起，抬頭道：「妳是丁裳不是？」

那姑娘又嘆了一聲，照夕不由頓時忘了此刻的處境，高興道：「姑娘……妳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原來妳一直都跟着我呀。」

這姑娘果眞就是那個痴情的丁裳，她一面流着淚，一面嗔道：「誰跟了你一路，我只是湊巧和你順路吧了。」

照夕不由忙道：「是！是……我說錯了。」

丁裳紅着臉道：「現在不要說這些了，我問你，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了？這外面雖然有門，可是我沒有辦法打開，再說人很多，伏在這地方的附近，只要有一點點的響聲，他們就會發覺的，」

照夕嘆了一聲道：「姑娘妳走吧，妳不要管我了，妳巳經對我太好了，我不能再連累妳。」

丁裳抖聲道：「我一定要救你，只是你不要急。」

照夕嘆道：「妳是沒有辦法救我的，再說這金老頭子父女，都很厲害，姑娘只一個人。」

丁裳怔了一怔道：「你是說我打不過他們？」

照夕見她仍還是一副天眞，不由又有些好笑，忍不住笑了笑，却想到這可不是笑的時候，方自收起笑容，却聽丁裳道：「你爲什麼還笑呢？」

照夕不由臉一紅道：「沒有呀，我怎麼會笑呢？」

丁裳哼了一聲道：「你不要騙我，我却看見了，反正你一向只是把我當作一個小孩子。」

照夕不由暗吃一驚，心想這麼黑的地洞裏，她居然連我表情都看得這麼清楚，這倒是奇了。

想着朝着她仔細看了一看，雖借着外面星月之光，亦只可微微辨出她面部輪廓，不由十分慚愧，當時頗爲尷尬的道：「姑娘原來能暗中視物，這就難怪了。」

丁裳吸了一下鼻子道：「這有什麼稀奇，我從小就和師父在山洞裏練功夫，比這再黑一點，我也能看見。」

照夕點了點頭，頗感到難以回答她的話，而自己確也不知爲什麼，總是把她當成一個很小的女孩一般，只要見了她就想笑，也許是從前和她逗鬧慣了。

丁裳這麼看着他，過了一會，才斷斷續續道：「你才吃過飯麼？」

照夕皺了一下眉，苦着臉道：「我好幾天沒吃飯了！」

丁裳心中啊了一聲，遂奇怪的問道：「那你旁邊，怎麼放着菜籃子呢，怎麼盤碗全都碎了？」

照夕心中一動，暗忖：「這小姑娘脾氣可是壞得很，如果對她實說，弄不好又把她氣走，那可是冤杜。」

想着苦笑了一下道：「這是他們送來的，我情願餓了，也不能吃呀？所以我生氣，把它摔碎了。」

丁裳點了點頭，遂道：「哦，所以他們才要餓死你是不是？」

照夕點了點頭，嚥了口唾沫，丁裳很快的掏出了一包東西，一邊道：「我眞猜對了，我知道他們一定要餓你，所以帶了吃的東西來，你接着，這是饅頭，够你吃的。」

照夕不由大喜，遂見一個袋子丟了下來，忙就手接着，丁裳又扒在窻口，她瞇着眼睛笑道：「以後我每天夜裏來看你，給你送東西好嗎？」

照夕這時一面吃着東西，一面點着頭，丁裳遂用輕鬆愉快的樣子，支着頭，細細的欣賞着他吃東西的樣子，她感到一陣說不出的安慰。

她反而覺得，這種情況之下，才是充滿着新奇刺激和眞美的感情交流。

照夕這時只顧得吃着饅頭，丁裳笑了一聲道：「你看你餓成這個樣子，紙包裏面，還有好東西呢？」

照夕對着她窘笑了笑，遂伸手到紙包裏摸了摸，摸出了一隻油薰薰的燒鷄，忍不住咬了一口道：「嗯……眞香！」

丁裳支着頭，兀自格格的笑了起來，照夕不由一驚，忙抬頭道：「輕點……等會給人家聽見了！」

丁裳忙用手捂着嘴，一雙眸子向兩邊瞟了瞟，照夕匆匆吃下了一個饅頭和半隻鷄，這才擦了擦手，丁裳在上看得清清楚楚，皺着眉毛道：「你怎麼在衣服上抹呀！多髒，明兒個我給你帶一條毛巾，和一個臉盆子。」

照夕眞是又好氣又好笑，嘆了一聲道：「我的小姐！妳是要我長住下去，是不是？」

丁裳道：「可是，你到底什麼時候出來呢？」

這問題不由照夕一怔，遂嘆息了一聲，微微搖了搖頭，丁裳細細的注視着他，她那張小嘴，就像是炒綳豆也似的，一會也不停，總之，他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照夕給她談了半天，反而却盡是一些無關痛癢的話，一時却也其樂融融。

二人談了一會，惟恐被人發現，照夕催她快走，丁裳却還有一些依依不捨，照夕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不由急道：「丁裳！我還有一個朋友，和他一個書僮，也不知被關在那裏了，妳最好能見着他們，如果他們也是餓着時，就送點東西給他們吃！」

丁裳在上面皺着眉毛道：「這事你爲什麼不早說呢？現在這麼晚了。」

照夕不由急道：「無論如何，妳要設法找到他們，姑娘……他是我一個結拜的兄弟……」

丁裳嘆了一聲，懶洋洋的道：「好吧！他叫什麼名字呢？」

照夕忙答道：「他叫申屠雷，你記好了。」

丁裳輕聲唸了一遍，忽然她低叱了聲：「不好！有人來了！」

她說着話，雙手猛的往回一按，左脚把大石往洞口一勾，人巳翩若飛燕似的竄了出去！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忙把丁裳丟下的食物和水囊，掩藏在身後，耳中聽到洞頂一人粗嗓子叱道：「誰！是誰？」

緊接着那塊封石嘞嘞的推了開來，探出一個人頭，厲聲向下叱道：「剛才是誰來了？」

照夕冷笑了一聲，忽見黃光一閃，一道黃澄澄的光華，自洞頂射了進來，原來這人手中還持有一盞孔明燈，那道光華轉了一圈，却照在照夕身上不動了。

照夕不由怒道：「你幹什麼？」

那人大聲吼道：「幹什麼？小子！剛才誰來看你了？你說！」

照夕想了想，不由冷笑了一聲道：「你去問你的小姐去吧！」

那人聞言怔了半天，才把燈收了回來，口中輕輕罵了一句道：「這不是成心找我麻煩嘛！」

說着重重的把石塊封上了，還聽見鐵鍊子穿鎖的聲音，照夕樂得笑了笑，不過他馬上又皺上了眉毛，因爲他知道，這一次是眞的上了鎖了。

好在此刻有食物和水，他就不怕了，他把那個紙包打開，數了數數目，把它平均分了四份，預算着，即使是丁裳不來他也可過一段相當的日子了，反正急也沒用，不如趁這段日子把師傅傳授的「內輕三本」功夫，好好運習一番，說不定因禍得福也未可知。

管照夕腦中這麼想着，不由心平氣和，暫時把煩惱拋置一邊，遂又盤膝石上，打起坐來了。

他耳中聽到洞頂，有人來回走着的脚步聲，心知他們是加了戒備，如此看來，丁裳是不可能再來看自己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運過了一陣功夫，覺得混身上下極爲通暢溫適，這是內炁充滿的好現象，知道練功時候巳到，遂默念師傳心法，緣鼻內一吸氣，曰進，心意由生死竅一升，鼻內一呼出之聲，曰升，心意由頂降到生死竅，即是轉法輪。

照夕緊按着二氣妙用，一起一伏，此刻巳到了眞正無念境地，心氣巳由生死竅升到了眞炁穴，又一呼，氣由絳宮降到了眞炁穴，如此數次，外陽自回，正自緊要關頭，忽又聞得一陣冰瑟琴弦之聲，奏的却是三音寒調，音雖濁，却能深深懾人心神。

照夕不由的大吃了一驚，心念一動，那甫將歸穴的一片眞炁，遂自散開，又化爲千縷熱氣，散遊全身。

照夕不由打了個冷戰，當時強忍着心中的怒火，把心神用「小週天」法歸回本位，這才睜開了眸子，細心聽了聽，那琴弦之聲，亦不再發。

他這一次可是吃驚非小，暗忖：「怪了，我往日即使在萬分吵雜聲中，一樣可以靜心採藥，怎麼此刻如此安靜，反倒不行了呢？」

尤其奇怪的是，自己耳中明明聽到似有人弄琴之聲，怎麼一待開目，反倒又是什麼都看不見了呢？

他想了半天，又沿着四壁走了一轉，却也什麼都沒有發現，他因而又想到，可能那琴弦之聲，是自洞頂下傳而入的。

可是這一假設，立刻又爲他否定了，因爲他絕不相信，那微微琴聲，能穿透山石。

想着他咬緊了牙，暗忖：「管他呢！這定是錯覺，我且不要多心，何妨再運一次功看看！」

想第二次運氣，舌頂上顎，天池穴上，雙手互點「龍」「虎」二穴，這次以無比定力，勢要採下一點眞炁，不久遂自心定。

這時隱隱覺得由尾閭上升起一陣熱氣，過尻骨，經玉枕，到泥丸，再降下，由玄膺過重樓，到「絳宮」，入眞炁穴，名爲一周天。



照夕二次用功，以無比定力，定必不使心魔入侵，所以立以中指各點「龍」「虎」二穴，爲恐眞炁外遊，至此那琴弦之聲，如九天拋竹也似的又隔壁穿了過來。

照夕咬緊牙關，强自提着心神，不使外散，再聞那冰弦之聲，竟是愈奏愈响，幾乎令他由石上倒了下來，這次他已覺出，這種聲音，絕非是自己心魔的幻境，定是人爲之音了。

他緊緊咬着牙，眞氣上通「泥丸」，下抵「湧泉」，決心不爲弦音所動。

可是此一刻，要想下手採藥，却是不可。

再聞得那冰弦之聲，却在右山壁中，一聲聲如金石裂帛也似的傳了過來。

一曲甫畢，照夕已不禁汗下如雨，暗忖：「好寃家！我和你又有什麼仇？你却要如此害我？你這是何苦？」

心腦中只這麼想了想，心神已自大爲動盪了一下，所幸他馬上又自定下了心，元神歸位，抱元守一，一經那弦聲變幻萬千，却是理也不去理睬。

似如此心方自定，弦聲忽止，照夕也不由心神爲之一輕，却聽見一聲極爲蒼老的嘆息之聲。

照夕心雖驚異，却再也不敢動神，略定片刻，這才伸出一指下點「生死竅」，正預備運功採藥，這時忽聞一種極刺耳難聽的聲音，由石壁傳出，接着似有人以手擊玉之聲，錚鏘之聲，如雷貫耳。

照夕甫聞此音，不由心神大震，暗叫了聲：「不好！」

當時併口，將口中玉液咕嚕一聲，吞入腹中，經「任」脈自入「炁穴」，化爲萬千暖紅，心神由是大定，可是他却不敢再運功採藥了。

當時開了雙目，細聽那錚鏘之聲，兀自由右壁傳入，每三四拍後，必有一種刺耳怪嘯，隨拍傳入，令人聞之心寒胆戰。

照夕這一驚，可不由嚇了個目驚口呆，這才知道，原來這石壁另間果眞有人。

他驚愕了一會，方想開口問一問，可是轉念一想，不知對方是友是敵，冒昧傳話，福禍不定，想着把到口的話不由忍住了。

他心中又驚又怒，當時下了石床，輕輕走到隧道根，當時伏耳壁上，細細聽了一會，愈覺那擊節之聲，十分的清楚。

先前聞得的怪嘯之聲，此時却改成了低聲吟哦，照夕細聽了半天，却也不知他口中唸些什麼，總似反覆的叨唸着一串八字音節。

到了此時，那聲音非但不覺刺耳，反倒覺得悅耳，同時聲音也愈來愈低了。

照夕不由更是驚異不置，他只是靜靜的聽着，最後那低聲的吟哦，却又化爲了一聲嘆息。

那聲音，眞像是一個待死的老囚也似，嘆息之聲，充滿了絕望和寒意。

再後，就沒有什麼聲音了。

照夕聽了一會，聽不見什麼聲音，百思不解，却聽見耳邊一聲極爲蒼老的「嗡嗡」之聲道：「娃娃！你莫自驚奇，還不定神用你的功夫？待時辰過後巽風回臨，你今天就練不成了。」

接着又是一聲低沉的嘆息之聲。

照夕不由大吃了一驚，當時忙道：「你是誰？」

可是一連問了兩聲，對方却沒有回音，忽然想起，隔着這麼厚的山石，他自然是聽不到了，想着忙自提起一口丹田之氣，用傳音入密之法，開口道：「老人家，你是誰？」

似如此又問了兩遍，對方依然沒有回答，方以爲，也許自己功力太差了，或是聲音太小了，正想提起一口氣再叫大聲一點，却聽見耳前，嗡嗡之聲又起道：「娃娃！你不要費力了，你的話我早已聽到了，你的一舉一動，全在我的眼中。」

照夕大吃了一驚，戰戰兢兢道：「可是……老人家你是誰呢？」

那聲音哼道：「我自然是我了……我們是隣居，不過多少還是有些距離。」

照夕用手敲着牆道：「可是，我怎麼看不見你呢？你在什麼地方？」

那蒼老的聲音，發出了陰森的一笑，遂嘆道：「你叫什麼名字？」

照夕照實說了，那人又問道：「他們爲什麼把你關起來的？」

照夕不由嘆了一聲，然後才道：「是他們用藥酒把我灌醉了。」

那聲音又哼了一聲，過了一會才又問道：「和你同行的還有誰？」

照夕忙道：「還有一個是我拜弟及他書僮。」

那蒼老的聲音嘻嘻笑了笑道：「這就難怪了……他們二人和你一樣，只是離你遠一點罷了！」

照夕不由大喜，一面驚異道：「老先生……我可以見你麼？」

那聲音由石壁內傳出，嗡嗡道：「不行，我已經有五年不見生人了。」

照夕大爲好奇，當時哀求道：「老先生！我絕沒有惡意，我只想能面見你一下，和你談談。」

隔石傳出一聲冰寒的冷笑道：「自然，我是不怕你對我有什麼惡意的。」

管照夕忙道：「老先生，你也是和我一樣被人囚禁在這裏麼？」

老人發出一聲冷笑道：「誰？誰有這麼大胆子能把我關起來，娃娃！你不要胡說。」

照夕先前對這古怪的聲音，尚還心存畏懼，誰知這麼一談，反倒覺得這聲音十分通情，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當時聞之忙道：「可是，你老人家，怎會在地下呢？」

才說到此，那聲音忽然變得十分尖銳，厲叱道：「不要多問，我不是說過了，叫你不要多問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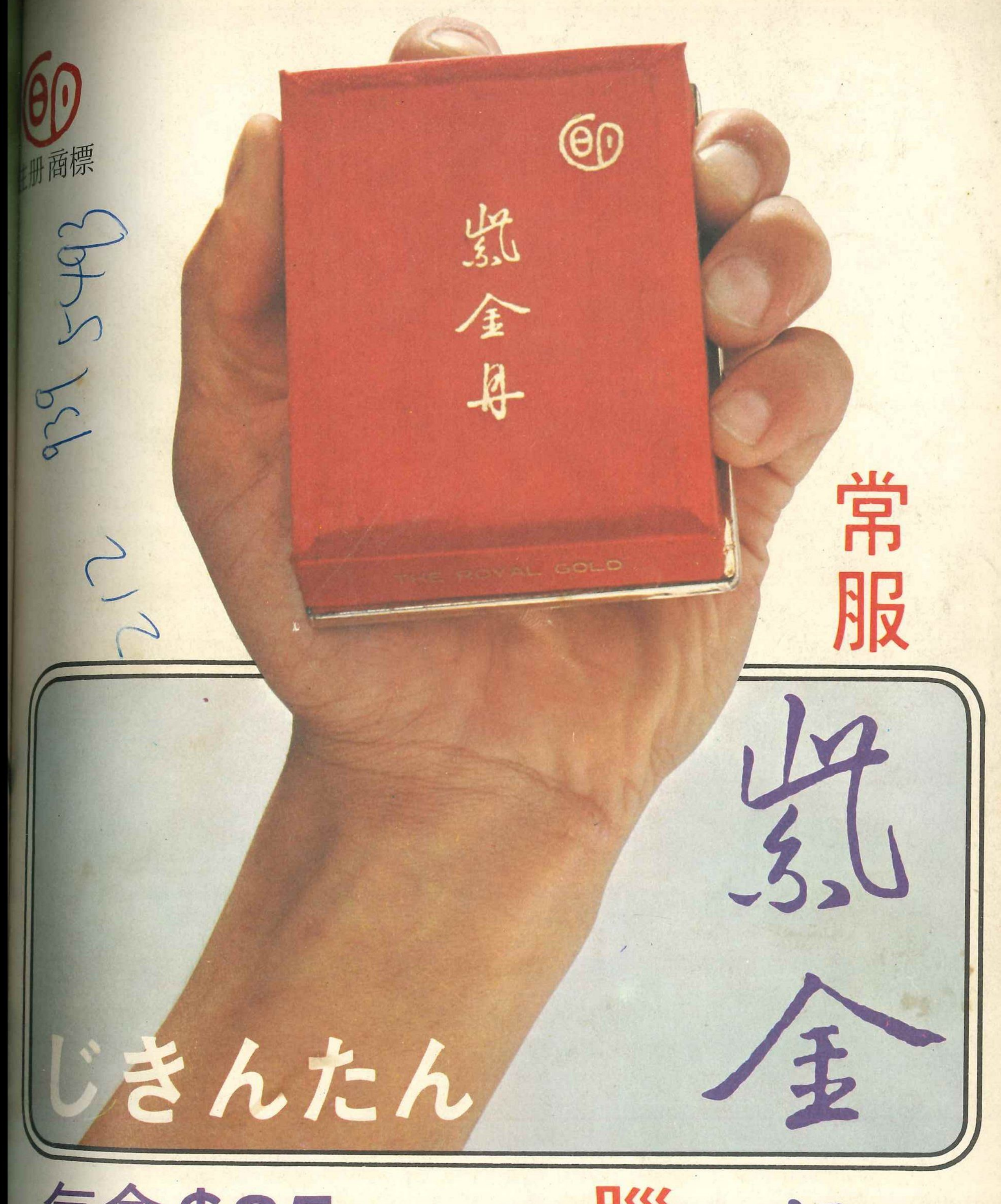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忙道：「是……是……我不問……」

可是他心中充滿着疑惑，腦中轉念道：「這人眞是個怪人啊！我要怎樣才能見到他呢？他又不許我多問！」

他腦子裏這麼想着，正想找些什麼話對這怪人旁敲側擊一下，却聽見那聲音，發出了一聲長嘆，令人聞之心寒，隨後道：「我是自己把自己關進來的……娃娃，你明白了麼？」

照夕怔了一下道：「自己關起來，爲什麼？」

（未完）


註冊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